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醉爱(1)
- 第2节：醉爱(2)
- 第3节：醉爱(3)
- 第4节：醉爱(4)
- 第5节：醉爱(5)
- 第6节：醉爱(6)
- 第7节：醉爱(7)
- 第8节：醉爱(8)
- 第9节：醉爱(9)
- 第10节：醉爱(10)
- 第11节：醉爱(11)
- 第12节：醉爱(12)
- 第13节：醉爱(13)
- 第14节：醉爱(14)
- 第15节：醉爱(15)
- 第16节：醉爱(16)
- 第17节：醉爱(17)
- 第18节：醉爱(18)
- 第19节：醉爱(19)
- 第20节：醉爱(20)
- 第21节：醉爱(21)
- 第22节：醉爱(22)
- 第23节：醉爱(23)
- 第24节：醉爱(24)
- 第25节：醉爱(25)
- 第26节：醉爱(26)
- 第27节：醉爱(27)
- 第28节：醉爱(28)
- 第29节：醉爱(29)
- 第30节：醉爱(30)

- 第31节：醉爱(31)
- 第32节：醉爱(32)
- 第33节：醉爱(33)
- 第34节：醉爱(34)
- 第35节：醉爱(35)
- 第36节：醉爱(36)
- 第37节：醉爱(37)
- 第38节：醉爱(38)
- 第39节：醉爱(39)
- 第40节：醉爱(40)
- 第41节：醉爱(41)
- 第42节：醉爱(42)
- 第43节：醉爱(43)
- 第44节：醉爱(44)
- 第45节：醉爱(45)
- 第46节：醉爱(46)
- 第47节：醉爱(47)
- 第48节：醉爱(48)
- 第49节：醉爱(49)
- 第50节：醉爱(50)
- 第51节：醉爱(51)
- 第52节：醉爱(52)
- 第53节：醉爱(53)
- 第54节：醉爱(54)
- 第55节：醉爱(55)
- 第56节：醉爱(56)
- 第57节：醉爱(57)
- 第58节：醉爱(58)
- 第59节：醉爱(59)
- 第60节：醉爱(60)
- 第61节：醉爱(61)
- 第62节：醉爱(62)
- 第63节：醉爱(63)
- 第64节：醉爱(64)
- 第65节：醉爱(65)
- 第66节：醉爱(66)

- 第67节：醉爱(67)
- 第68节：醉爱(68)
- 第69节：醉爱(69)
- 第70节：醉爱(70)
- 第71节：醉爱(71)
- 第72节：醉爱(72)
- 第73节：醉爱(73)
- 第74节：醉爱(74)
- 第75节：醉爱(75)
- 第76节：醉爱(76)
- 第77节：醉爱(77)
- 第78节：醉爱(78)
- 第79节：醉爱(79)
- 第80节：醉爱(80)
- 第81节：醉爱(81)
- 第82节：醉爱(82)
- 第83节：醉爱(83)
- 第84节：醉爱(84)
- 第85节：醉爱(85)
- 第86节：醉爱(86)
- 第87节：醉爱(87)
- 第88节：醉爱(88)
- 第89节：醉爱(89)
- 第90节：醉爱(90)
- 第91节：醉爱(91)
- 第92节：醉爱(92)

第1节：醉爱(1)

一

柳北桐和眼前这位风度翩翩的女士有过一次交往，他们今天的关系严格说是老乡。张茉莉是他们那座不大的城市里小有名气的漂亮女人，身材高挑，皮肤不算白却如同夕阳照射一般，典型的象牙黄，细腻且有光泽。那双薄薄的眼皮下，眼睛不是很大，却长了一个上翘的眼角，飞扬着一种迷人的气息。工作的原因，柳北桐见过不少漂亮女人，但他总认为张茉莉的美是与众不同的，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生动，而是因为生动而美丽，这是他一贯的看法。

几年前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认识了她，并在一起吃过饭，那次人很多，她那阔绰的丈夫也在场。柳北桐总的感觉是这个女人有点清高，不太说话，似乎有意和身边的人拉开距离。他那次被几位朋友哄着拥着弹了一段钢琴，转过脸时大家都在鼓掌，唯有张茉莉没有动，只是用那双边角上翘的（有人叫丹凤眼，有人叫狐狸眼）的眼睛瞟了他几下，就很快躲了过去，有些意味深长的东西分明就在那一亮一暗的眼波里闪着。但他不光没给她套什么近乎，甚至没有怎么正眼瞅过她。这并不是他一贯的做派，有两个特殊的原因，一是因为她那位大款丈夫在座，二是因为他在圈外陌生漂亮女人的目光下，总有些拘束和睁不开眼睛的感觉。

但这个女人却时常走进他的梦中，特别是她那有着天然风韵的腰段，几乎可以调动所有男人的想象力。记得那次宴席到了下半场时，他从卫生间出来，迎面碰到茉莉，她莞尔一笑，眼睛和他的目光仅仅接触一下就垂了下去，而那一排整齐雪白的牙齿一下就露出来了。她嘴不大、两片嘴唇却噘噘的很饱满诱人。柳北桐只是给她点点头，心却怦怦跳了起来。她象模特一样从他身边走过，一扭腰就进了卫生间。

在他的印象中，她那天穿的是很短的一件皮裙，柳北桐平时常给老婆筱晴开玩笑说女人穿皮裙显著粗野，象鸡，可这个张茉莉却把那件皮裙穿出了特有的韵味，怪了，是因为她的腿长腰细，还是那件皮裙子的颜色和质地特别好?

这次到省城，他是到省文联开一个业务会，一位学生家长在省艺术学院附近开了一家饭店，听说他在省城，打电话叫他晚上一定过来吃饭，还说有不少老乡也在。好在文联的会是一个务虚会，本来就有些无聊。下午散会后他也没和会上打招呼，就打个车直接去了朋友的饭店。

饭店很远，路上有些堵车，那司机又有些磨蹭，他到的时候，大家已经全到了。记得那个厅叫茉莉厅，当中那巨大的吊灯就是几十朵绽放的茉莉花。他一进房间，大家立刻欢呼起来--都是中州的老乡和学生家长，只有一个人坐着没有动，他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曾经有过一面之交的美人茉莉，但他们只是轻轻地点点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

"教授请坐、请坐，今天都是老朋友，省城大聚会，只有一位你可能不太熟悉，按家乡的规矩，我们先喝三杯以后再介绍。"徐老板是他的学生家长，他的女儿曾经和柳北桐学习钢琴，现在在省城艺术学院读附中。今天，见到孩子的启蒙老师，自然是非常热情，明显可以看出徐老板并不知道他和张茉莉已有过一面之缘。

柳北桐立刻有些激动--今天是他的"主场。"

觥筹交错，热闹非凡。

众家长纷纷向他敬酒，这些人当中，有些是他很熟悉的，有些是不太熟悉但人家早以听说过他大名的，一时间，他有些昏昏然。而那位茉莉却受到大家的冷落，显然，大家对她比较陌生。 "教授，这位你可能不认识，我来介绍一下"，徐老板的手指向那位矜持的美女。

他站了起来，喝过几杯酒以后，一种兴奋正从他的胃囊深处向上暖暖升起，这是他最舒适、发挥最好的时候。

当他的酒杯和茉莉的酒杯碰到一起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没有任何躲闪，他几乎是在直视着那双美目了："用不着介绍，徐老板，我知道你为什么选择这一个厅了--市建设银行，张茉莉。"

大家起哄了："啊，他们认识啊？张茉莉？茉莉厅，徐老板真是用心良苦啊。"

她那双上翘的眼睛闪过一缕妩媚，轻轻一笑："当然认识，作曲家--文化局有名的柳教授。我孩子在省舞校，最近要到北京比赛，我来送她，你到这里是……"她说的是地道的家乡话，声音有些微微的沙哑，可那种沙哑不光不难听，在柳北桐耳朵里还有些性感。那声音位置很靠前，每个字都很清晰，一点没有家乡话那大大咧咧的土气。

第2节：醉爱(2)

"我到省文联开会，没想到能见到大家，更没想到会碰到你这个仪镇苏北的大美女，看来这一趟南行有戏喽。" 他喝过酒以后，往往语无遮拦、犀利风趣，脑子那时是跟着嘴走的，有时自己都为自己的语言震惊。

"柳教授真会开玩笑，什么大美女，老了。"她显然已经找到了感觉，大概这几天她一直没有听到这样的恭维话，在寂寞和陌生的环境中，这些话大概挺受用的吧。

"行了，行了，你们也进展太快，只顾说话，喝一杯吧！"徐老板的这一句托词真是来的恰到好处，大家都应声附和。柳北桐首先举杯一饮而进，张茉莉略微犹豫了一下，竟然也顺从他一口喝完了一杯白酒。

大家一片欢呼。

"还是教授面子大，刚才大家请她喝，她可是滴酒未进，没想到她还真会喝酒啊，这才叫真人不露相呢"。老徐这一句来得更让他得意十分，"主场"的感觉真爽啊。

"我告诉大家，我和柳教授有过多次合作，都是工作上的事，我还有不少事要请教他呢。"

当然，这是她即兴编的，大家都不知深浅、信以为真。只有他心里一阵发热，这似乎是一个暗示了，专门给他的暗示，这个暗示拉进了他俩之间的距离，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小小的秘密。

"自己人，用的着这么客气么！"他顺势给她配合着，趁机又把杯子举起，他们又一次一饮而尽。

几杯下去，她已经面如桃花，一双眼睛里那居高临下的东西已经荡然无存，却又多了几分朦胧和娇嗔。

几杯酒下肚，他出去在吧台给一个省文化厅的朋友打电话，是茉莉孩子进京比赛的事，那天也处处顺，负责那件事的恰恰是那位朋友

的老婆。

那位朋友说："告诉我是谁的孩子，不说不给办。是谁啊，你这么上心？"他很悬乎地说："拜托了，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呢？你这还不明白吗？"朋友又说："是小二的吧，是女学生还是女秘书啊？"他们在电话里开了一会儿玩笑，谈笑之中就把这件事敲定了。

他们的座位之间原来坐着东道主徐老板，等他进来的时候老徐已经离座给别人敬酒，他一屁股坐在老徐的位置上，对身边的茉莉说"给你搞定了"。说完又立刻有些后悔，太简练的话容易让人误解。茉莉脸红红的看着他，不知是为了这句话还是猜到他和朋友在电话里胡扯了什么似的，那眼神看的他心里没了底。他身上一阵躁热，真怕她说出什么让他难堪的话，而茉莉说的竟是："我发现你是光喝酒不吃菜，回到你自己的位子上去。"

他到了自己位子上才发现醋盘上放着一只调羹，而调羹里面是一团剥好的蟹黄和两只剥光的蟹夹子，他顺着他感觉到的东西望过去，那双灼热的眼睛正在向他示意。

他几乎一口吃完了她忙了半天的劳动，弄得一嘴蟹黄。她笑着指了指，他还没反应过来，她已从桌下把一张餐巾纸递了过来。

那天喝的是剑南春，他至今也没弄清喝了多少酒。老徐那天特好客，白酒、红酒、啤酒在房间的小吧台上摆了一片。在他的印象中，那天茉莉厅好象不断有中州的老乡加入进来（那几天大概是全省少儿器乐考级吧），家长们都在奉承老徐，说一些老徐的店给家乡父老挣光啦、这里已成中州接待处啦、老徐可以称为徐处长了、老徐为人太意气啦……之类的话。激动的老徐到处找人喝酒，嘴里不断地说这里就是大家的家、大家的家明白吗、钱算什么、我老徐是什么人你们不了解吗、到省城一定要到这儿来、否则就是看不起人……这类话翻来覆去说了有几十遍，一遍比一遍真、一遍比一遍豪迈。

大概大家都喝多了，没有一个人嫌他啰嗦，一张张涨红的脸都透露着激动和真诚，乱糟糟地都在相互表白着什么。桌上已经没有了主

题，大家各顾各的，气氛虽乱，却十分融洽。

大概已经到了"豪言壮语"的阶段了吧?

餐厅包间的音响里正一遍一遍放着肖邦的幻想曲，老徐这个店的十几个包间的背景音乐全是钢琴曲，而且都是她女儿的演奏录音。

他不知什么时候又和茉莉坐在一起了，他俩谈起了第一次见面时的印象，他说那一次觉着你挺难接近，让人望而仰止，是不是漂亮的女人都这样呢？她说她总以为有知识的人都比较内向，没想到你这么风趣，而且酒量这么大。他说你身上洒的什么香水啊，是茉莉油吧？她悄悄地说，你是不是有些花心呀，这么多的菜，你的鼻子往哪儿闻啊？桌上已经没有人注意他们，他们离得很近，说话声音很小，眼睛就这么相互看着，无所顾忌。那里好象有些东西就要在酒精的作用下，呼之欲出。

第3节：醉爱(3)

借着酒劲，柳北桐放在桌下的那只手不知什么时候就抓住了茉莉的手，她那柔柔的手一下变的坚硬起来，像是要往外抽，可那大拇指长长的指甲却在使劲掐着柳北桐的虎口……多亏了那垂着的桌布，否则真要露馅了。

酒酣耳热，大家不知谁带的头，讲起了段子，段子是那几年最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大家按圈走，每人讲一个。如果没人笑，自罚一杯。桌上顿时安静下来，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柳北桐当然也不能例外了。

酒后的柳北桐一向是讲段子的高手，那天他讲的段子是："一位老板在董事会上讲话，裤子拉链没拉，女秘书不好直说，就暗示他："老板，你刚才开车进车库忘记关车库门了吧？"老板是个聪明人，马上意识到秘书的用意，悄悄关上了大前门。会后，老板愈想愈有意思。就把女秘书喊来："你看见我的车门没关，看到我的车了吗？"女秘书也是个精明人："没看到车，只看到两只旧轮胎。""

这种粘点荤腥的段子效果自然是哄堂大笑。

转眼到了茉莉，他原来估计她不会讲，可能要自罚了，她已经喝了不少酒了，不能再让她喝了。

可事情有时总是出人意料，她接着他的段子就讲了下去："有一位老板喜欢自己的女秘书已经好长时间了，可是最近他炒了女秘书的鱿鱼，朋友问他缘由，他是这样说的：

"那天我过生日，女秘书请我到她家里坐客，还特意告诉我说她老公出差了。到了她家，她让我坐在沙发上，给我倒了一杯水，神秘地告诉我她先到卧室去，请我五分钟以后进来。"

朋友说那不挺好吗？他说我也这样认为啊！

过了一会儿，我悄悄推开她卧室的门，呵！把我吓了一跳--几乎全公司的人都挤在她卧室里，大家还点了蜡烛，一起唱生日歌。

朋友说"那不是挺好吗，人家是好意，你也不能因为这个就炒了人家啊。""

茉莉讲到这儿突然停了下来："你们知道这位老板是怎么说的吗？"

大家面面相觑，一时很安静。

她说："我忘了。"

大家哄堂大笑，这个漂亮女人还真聪明，关键时刻故意掉链子。

老徐立刻替她说了出来："老板说"她好意是好意，我可是光着身子进去的呀！""

大家乐不可支，笑得东倒西歪。可柳北桐笑完以后立刻有了警觉，她的故事不会有所暗示吧，自己是不是有些自作多情了。他好像突然从幻觉中回到现实。虽然自己在那个城市里也算文化界一个有些名气的人物，但现在谁又把文化当作什么菜呢？听说茉莉的老公出身矿工，没有什么学窝子，但他现在是他们那座城市里很有名气的老板，家里有别墅轿车，上千万的财产。而茉莉虽然已经30来岁，却仍然是光彩照人。美貌和财富结合在一起就容易形成一道闲人莫入的门栅，属于另一个世界，那里面的风景也许不是我等阶层观赏的吧？

那天老徐异常兴奋，他是茉莉老公的朋友，大概他最近在和那位大老板谈一个什么项目，一口一个"领导夫人"地称呼茉莉，并想尽一切办法让她喝酒，那几位老乡在酒场上个个都不是一般人物，在他们的闹腾下，茉莉那天还真喝了不少，面色从红又变得有些苍白。

最后还是他说了话："人家是女士，老公又不在，还是让她随意吧。"大家都很尊重柳教授，也就罢了。

如果那天不是老徐的车坏了，如果不是茉莉住的酒店和他开会的酒店顺路，如果不是两人都喝多了。如果不是……也许有些事只能用缘分来解释了，许多因素促成了一件事，直接改变了他后面的生活。

那天散席时很乱，大家似乎都喝多了。特别是老徐已经不省人事。出门时，柳北桐发现茉莉已经有些步履蹒跚。是他主动送的她，

她一个人住在很远的玄武湖大酒店。他原本想借着酒劲和她一起坐在后座上，但这么多人在出租车前给他们打招呼，他有点怯，还是坐了前排。

身边有个司机，他们几乎一路无语。那天他很兴奋，喝了许多酒，白酒啤酒红酒，乱七八糟的把他弄的也有些天大地大了，但他并没完全醉。他脑子一路在琢磨着，如果到了酒店，还送她到房间吗？如果就这样分手，就不知什么时候再有机会见面了，是不是有点丧失天机？如果真到她房间去，会不会还有点什么戏？现在已经半夜了，酒店保安会不会怀疑？

第4节：醉爱(4)

他回头看了一下茉莉，她闭着眼睛倚在后座上，像是睡着了。这真是一个摸不清底细的女人，还是慎重点为好。人家不就是给你剥过一次螃蟹，彼此印象不坏吗？不能、不能出什么自作多情的笑话。离开了那个乱哄哄的房间，他开始有些清醒了。他终于做出了决定，送她到酒店大厅，然后迅速离开。就在他为自己的清醒感到庆幸的时候，茉莉在后座上呻吟起来。

"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我心里难受，我想吐。"

司机听了一怔，不待他们说什么，就迅速地把车子停在了路边。柳北桐下了车，把她从后座架了出来，发现她的腿像两根面条似的使不上劲，他用了好大的劲，才把她架到路边来。

"这是什么地方啊？"

司机说："离玄武湖酒店只有一站路了，你们顺着湖边往东走就到了，你看是不是先把钱付了？"

等出租车开走了以后，他才发现这正在玄武湖边，那时已是深夜，情侣和纳凉的人已经不多，到处一片漆黑，借着远处大路上的路灯朦胧看到湖边有个石头椅子，他一手架着她的胳膊，一手揽着她的腰，哇，那腰竟然如此纤细、柔弱无骨。透过薄薄的不知什么面料的长裙，他已经触摸到里面裤衩那细细的松紧带，他的心怦怦跳着，嗓子里鲠鲠的，说话也有些语无伦次："我们到湖边去，不要紧，我知道的，吐出来就好了，那儿有个椅子，今天不该让你喝这么多，你看看……"

他们坐在石头椅子上，他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她吭吭地吐着，但什么也吐不出来，她紧紧抓住他的手，肩膀就这样倚在他的怀里。他突然想起酒桌上的一句戏言："女人不喝醉，男人没机会。"在这个深夜里，在这个远离家乡400公里的城市，在这个风景秀丽的玄武湖

边，这个让他心仪已久的女人就这样依靠在他的怀里，真他妈的像在做梦！

"我头特别晕，我靠着你歇一会儿好吗？"

"好的、好的。"他把茉莉身体扶正，一只胳膊抱住她的肩，就这样靠在椅背上。他真的有些担心她会听到他怦怦的心跳，嘴里却在说："别人现在如果看到我们，会以为我们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呢！"

她听见了，很真切。她没有说什么，只是将身体靠得更紧了，头渐渐地转了过来，把额头贴在他的面颊上。一股头发的馨香沁人肺腑，他想起母校那满园的茉莉花，到了夏季，艺术学院处处都是这个味儿。他开始心驰神摇了。他把头低了下来，在她的耳边喃喃细语："还难受吗？大美女，你真把我吓一跳……"在不断的摩挲当中，他们的嘴碰到了一起，只碰了一下，就立即分开了，可摩挲了一会，又碰到一起……后来终于不再分开了。那舌尖也像两只欲斗的蟋蟀，先是在试探对方的力量，轻轻地、轻轻地，最后终于加大了力度，绞到了一起，几乎是在横扫了，两只贪婪的舌头已经完全离开了理智的指挥。

"哼，你知道你嘴里是什么味吗？"

"什么……什么味……"

"剑南春……和我一样……"他伏在他耳边说着、从鼻子里发出有些模糊暧昧的笑声。

"讨厌……我今天喝多了……出洋相了……"

"没有，你好可爱……"

他一边气喘吁吁地用最嘴堵住了她，一边在调整着自己的动作，一只手顺着她的肩膀在她身上急促地摸着，当他把手伸向她的胸前时，她的手轻轻拦住了他。虽然动作很轻微，但他立刻醒悟过来，动作渐渐停了下来。

"你怎么了？生气了？"她睁大眼睛看着他。

"没有、没有……我不太舒服，你不用担心，我一会儿就好……"欲望的潮水已经让他的身体有了感觉，他真的有些不好意思了，夏天本来就穿得少，如果让她察觉到了怎么办？接吻是接吻，但听说有些女人把接吻和性是严格区分开的，他又想到她讲的那个段子，如果真那样他今天就栽了。

他站起身来，在草坪上走了几步："玄武湖酒店在哪个方向啊？不然我们走过去？"

她似乎有些醒酒了，但仍然静静地坐在那儿，不说话，也不动。

他走到她跟前，拉着她的手，很君子地说："走吧，时间已经很晚了。"可心里却在骂着自己--鸟人！胆小鬼！伪君子！

他们沿着湖边的小路向前走着，都感到有些别扭。前面更黑了，她走在他的身边，穿着高跟鞋的她几乎和他齐肩了。他用手揽着他的腰，那细腰下高高隆起的臀部是那么优秀，他几乎可以把手搭在上面了。欲望又一次冲击着他，但这一次他已经有了经验，他努力说一些别的事来分散注意力。

第5节：醉爱(5)

很快就要到了，他们已经看到了酒店那黑幽幽的身影，他不由叹了口气。这时，她停下了脚步，脸转向了他："你生气了。"

"没有。"

"不，你生气了！"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他还想调侃。

"告诉我，你为什么生气？"这个女人是个坚定的、有个性的女人。

"我怕全公司的员工突然出现，为我唱生日歌。"许多年以后，他还为自己这句话叫绝，既是调侃、暗示，又给自己留有余地。

"你真是个坏蛋。"

她主动拥抱了他，送上了温温的、柔柔的嘴唇。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她长裙下两只结实的大腿紧紧地靠着他的腿，他想回避也来不及了。下身正好紧紧地抵在她的两腿之间，他们似乎都读懂了那令人心醉的语言，他又一次头昏目眩。他的手紧紧抱着她的身体，贪婪地摸着、捏着、扭着，后来他竟然掀起了她的裙子，把那双白皙细长的手伸了进去。

"这样不行、不行。"她贴着他的耳朵急促地说着。

他迅速地松开双手，把她拉到路边的一棵树下，眼睛迅速地向四周打量了一下，搂着她的肩膀一使劲，就把她放倒在草坪上。

"别吱声……我来"。

他把手伸到她的裙子里，没费力就把那个小裤衩拽了下来。他开始手忙脚乱地寻找自己的裤子的拉链，再也没有什么犹豫。当他终于俯下身时，她使劲推着他说："这样行吗？你要来真的啊？我害怕……不行、这样不行……"

"傻瓜！"他咬牙切齿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不容质疑地用嘴封住了美女茉莉的嘴，粗鲁地掀开她的裙子，平时那个温文尔雅的柳北桐

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他此刻已经是一个无畏的勇士，已经没有任何后果需要考虑，酒精给了他太大的胆量。

"茉莉、茉莉，"他在她耳边喃喃自语着，伏在这个柔弱无骨的女人身上，他感觉自己竟然如此强悍，他几乎要仰天长啸了。茉莉紧皱着眉头，牙齿咬的咯咯响，嘴里却没有话，只是从喉咙深处发出一种痛苦、沙哑的呻吟，身子却在迎合着他，不知在他疯狂地撞击了几百次以后，她全身变得僵硬起来，嘴里终于发出了声音："哎呦……你不是教授，是野兽……"

这句话犹如冲锋号，他感到脑袋后一阵酥麻，立刻，在两人的一阵痉挛之中，山崩水泻了。

那是95年的夏天--是的，95年、夏天、刚刚放暑假，学音乐的孩子们都在忙着艺术考级，他也有几个钢琴学生正在省城呢。

二

回到自己下榻的酒店，才发现同房间的那位扬州的老同学也没回来，那小子叫丁热草，天知道他的父母为什么给他起这样一个名字。十几年前他和柳北桐在省艺术学院做同学的时候，大家在他的名字前加了个一，戏称他"一丁热草"，听起来象个日本名，含义却是"一定要粘花惹草"。再后来大家又嫌这名字太长，干脆就叫他"一丁"。

真是名如其人，几年后，当他成为柳北桐另外一座城市的同事的时候，柳北桐才发现这小子也确实花的可以。

前年春天他们在省城开歌曲创作会，他那位省城的女学生来酒店找他，还和柳北桐见了面。那女人叫杜娟，她见了柳北桐不叫老师，却乖巧地跟着丁热草叫桐哥，一丁一脸得意的站在一边。会议人多嘴杂，柳北桐把他俩带到外面吃的饭。杜娟20多岁，长得小巧玲珑、白白静静，就是脾气不太好，吃饭时总是压着一丁说话。可一丁迷她迷得是走火入魔，每次到了省城都鬼鬼祟祟、行踪不定。白天开会，晚上偷偷开溜，几乎每次到省城开会都不在酒店住。每次拔腿之前还都反复交代柳北桐如果扬州有电话打到房间应该如何如何。一丁的老婆

柳北桐见过，在扬州旅游学校工作，人不光年轻，风度长相俱佳，从柳北桐的审美角度来看，她绝对比杜鹃耐看--哎！男人。

一丁多次试探柳北桐的隐私，但柳北桐总是搪塞，让他莫测高深。个人隐私是属于个人的，但有些人总憋不住，想让别人分享自己的喜悦和激情。也难怪，那些年在一些酒桌上，情人那码子事早已司空见惯。

柳北桐今年已经30有9，快到不惑之年了，女儿囡囡在国外学音乐，妻子筱晴是他的中学同学，在中州的一所中学教外语。柳北桐当年是省艺术学院的高材生，现在是中州小有名气的作曲家。目前在中州市文化研究所任一级作曲、正教授级。结婚十几年可以说风平浪静、一帆风顺。

第6节：醉爱(6)

要说艳遇，像他们这些文艺圈子里的人真正能做到洁身自好的还真不多，柳北桐也有过一两次出轨，但都是逢场作戏。一想到自己的身份地位，想到勤勤恳恳的妻子筱晴，想到孩子，他就感到无地自容了。

可最近几年，特别是囡囡去了美国，他又在前年破格评为正高职称以后，他从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空虚。一种发泄不了的东西总是鲠在心中。他多次激励自己要振作，要写出更好的作品，要再创辉煌，但总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年轻时的激情似乎已经提前离他远去。研究所又是个闲散的单位，古语道："耐忙碌易，行闲散难。"人到中年、功成名就，下面的目标该是什么呢？他常常扪心自问。

可人活着始终都应该有目标吗？累不？

有一次一丁和他彻夜长谈。"桐哥，你鸟人现在什么都有了，事业、职称、孩子安排、工资待遇……可你缺啥，你知道吗？"

"我还得写点有份量的东西，我不能这样随波逐流，我才40岁，怎么能没有激情了呢？"

"你算了算了！柳教授，不是我太堕落，就是你太迂腐。你以为40岁很年轻吗？肖邦只活了39岁，就写了80部作品，成为闻名于世的钢琴诗人。舒伯特只活了32岁，可是写了500多首歌曲、20多岁就成为奥地利的歌曲之王。聂耳就不说了，23岁，他是溺死的，不吉利。"

"你什么意思？你觉着你大哥已经眼老珠黄、江郎才尽了是吗？"在各个大市的同事中，柳北桐和丁热草不光是先后同学，专业相同，而且关系最铁。但每一次都是见面就斗，相互开涮，并以此为乐。

"你听我说，教授。他们不光都属于英年早逝，还有个共同之处是生活拮据、情感孤独。"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从单位下岗，再离一两次婚，弄的家徒四壁、妻离子散才能写出好东西是吗？嗨！你小子有些歹毒吧？"

"桐哥，如果贝多芬也在一个研究所里当教授，有一个十几年如一日的小家，一个贤妻每天早上把他的内裤、袜子都放到床头，把牛奶、鸡蛋、肉松榨菜小笼包放到他的餐桌上，旁边再送一份新来的《都市晨报》……他还写得出第九吗？命运还会敲他的门吗？"

"哦……你接着说。"

"桐哥，你的优势是顺，可你的问题是太顺了，两点一线的生活已经把你埋没了，在事业上你和那些大师比也许才刚起步，但在职称待遇上你已经到顶了。现代人有许多奇怪的病，像节日综合症、空调综合症，你得的是提前兑现症，这正是你的悲哀。你怎么会有激情呢？机关再好、再稳定，也就拿那几个钱；老婆再好、再贤惠，你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耕的还是那块田"，老夫子，你琢磨琢磨你弟弟的话吧！"

能言善辩的柳北桐瞪着眼睛看着丁热草，无语了。

这小子的话虽然损点，还真有些道理。文化圈的改革喊了10几年了，还是没有碰到他们这一批招生改革以后的社会宠儿们，学历、职称、年龄、和他一向稳健做人的风格都使他在局里的地位坚如磐石。然而，机关也害人啊！那种循规蹈距的生活正像一个温柔的杀手，它扼杀的是人的灵感。创造力是作曲家的灵魂，真正的艺术家是不应该呆在机关里的。

这几年，除了酒量见长之外，柳北桐明显感到自己有些未老先衰。

至于女人，他和筱晴从恋爱至今也有风风雨雨20年了，他除了那一两次短暂的、绝密的浪漫，在感情上还真的没有大的出轨，这块田，是他精心开发梳理出来的，他熟悉、他爱护，在这里，他们精心孕育了他们的女儿囡囡。那是他的家园，没有什么力量能使他离开。

一个人一个活法，一丁和他就不一样了，他们是一个学校的校友，他低他三届，这小子好象始终不满现实、不甘寂寞。几年前停薪留职去了南方，在舞厅给乐队写配器，挣了点钱。混了几年又回到扬州开练歌房，练歌房倒闭以后才回了原单位，到现在才刚上中级职称。

第一个老婆和他离了婚，他在扬州又找了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学生，还是个黄花闺女，他不知用什么手段把人家搞到手的，去年结婚柳北桐还特意到扬州参加他的婚礼，令他惊讶地是，伴娘居然是那位省城的杜娟，看她和新娘那亲热劲儿，要不是一丁狠很拧他一下，他差点要说些什么出来。世界太奇妙了，柳北桐真是老夫子了，世上许多事都超出了他的想象。

第7节：醉爱(7)

后来一丁给他做了交代，杜娟是他老婆最好的朋友，他是在瘦西湖的五亭桥上认识的她们。当时一丁是扬州电视台拍的一部风光片的副导和作曲，他看到两位靓女眼前一亮，立刻拦住她们，请她们客串两个角色，二位几乎没有犹豫就上了他的圈套。后来怎么上的手，他没讲细节，只说天机不可泄露。

"哎！老弟我问你，就算桐哥向你讨教。你比我小三岁，可仅我知道的你就耕了三块田了，你不怕后院起火吗？再花你也不可能两人同时进行吧？这不是很容易穿帮吗？哪天她们不会合伙把你扔进瘦西湖去吧？"

一丁笑了，伸出那只骨瘦嶙峋的手晃着说："桐哥，这就是水平了，这里面学问大了。别说我，现在说你，怎么样，找个情人吧？要不要我来帮忙？艺术家如果没这挡子事，哪来的灵感、激情？你还写什么曲子，老哥，那你就是真正的老夫子了。"

那次，丁热草用这句话结束了他的演讲。

柳北桐看了看表，已是夜里一点。酒后的他仍处于懵懂状态，但他拍了拍身上的草屑后，仍精心地一根根从地毯上拣起，放到茶几上的烟灰缸里，一丁可是个猴精，一点蛛丝马迹都逃不出他的眼睛。

他草草洗了个澡，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时，才发现大腿胳膊上都是蚊虫叮咬的疙瘩，他妈的！他当时竟没有丝毫感觉。从他下午6点走出宾馆，到现在已经整整七个小时，这七个小时如同戏剧一般，一波未落、一波又起。他甚至记得每一个过程和细节，一切都怎样发生的？一切为什么要发生呢？酒意方酣的他没有多想，也没法再想，筱晴给他带的脑白金就在床头，但他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平时失眠的习惯已经远离他疲惫的神经，他已经又累又困。他嘴里咕哝着一句话："谁他妈是老夫子……"就立刻进入了梦乡，枕着那淡淡的茉莉花香。

早上，如果不是服务员按门铃，他也许还不会醒，他看看表，已经是上午9点了。他这才想起今天省里有家出版社请与会代表到镇江游览金山寺，明天就要闭会了。

他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一觉醒来，昨天所发生的一切都有些不真实的感觉，他真的经历了一场艳遇吗？他和张茉莉之间真的发生什么事了吗？他的头仍在发沉、发懵。当他把事情的所有经过从头至尾地想了一遍，再次确认一切都是真的，特别当他的眼睛看到那烟灰缸里的草屑和身上被蚊虫叮咬的红斑时，他委实吓了一跳。酒太可怕了，真是乱性！他和张茉莉并没有什么了解啊！如果万一传出去，我操！后果不堪设想。

他光着身子，像困兽一样在床上翻来覆去，胃囊里那发酵了一夜的酒味菜味已经失去了昨夜的醇香，变成了肮脏的泔水，一阵阵地往喉咙上泛，他恶心想吐，他的心情已经变的乱七八糟。

首先是筱晴绝对不会忍受这种现实，她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和柳北桐从小就在一起，两小无猜，一起长大。中学时代就是校花，不少条件很好的男生追她，她一概用她的伶牙俐齿和冰冷的眼神做了回应。可最后她偏偏选择了老实用功的柳北桐。她说过，柳北桐有事业心、为人忠厚，感情专一，这才是男人最宝贵的品质。结婚这么多年，她一直坚信自己的选择。

如果她知道这件事，真不知会做出什么事来。

还有那个远在美国的囡囡，一直把她爹当作心中的偶像，这下，她爹崇高的形象将要一落千丈了。

单位更会把这件事当作轰动的笑柄--哦，道貌岸然的柳作曲居然还有这一小手。

哎！不要说别的，就张茉莉那位大款丈夫就能把他生劈活吃了！

他一下从床上坐了起来，这事弄大差了！后悔和恐惧像两条蛇，轮流在他脑海里缠绕，他愈加感到这件事的严重性。虽然现在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但张茉莉昨天是确实喝多了，醒酒后会不会说他趁人

之危呢？她是被迫吗？他记得当他把她送到电梯门口的时候，他正要和她一起进去，她却迅速地用手把他拦住，把电梯门关上了，她那时眼光低垂、面色苍白，一脸的失魂落魄。后悔了吗？他当时有些发楞，想再给她说点啥，可一转脸，看到大厅那个保安正很警惕地瞧着他，就立即出来了。

酒后的人大多是单向思维，不会拐弯，现在想他当时应该再回去，到她的房间给她倒点水，和她聊聊。

第8节：醉爱(8)

但当时就是有这个心眼，他也不知道她的房间号啊。

"铃……，"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像扑向救命草一样扑向电话，里面却传来丁热草轻松的声音："桐哥，我一丁呀，今天我和杜娟去苏州了，你把我的箱子放到总台吧，那边有电话就说我到镇江了！杜娟问你好，下次再见吧！"

"喂……" 柳北桐想给他说两句，他已经挂上了。外遇也得有心理素质、有承受能力，他这方面不行，比一丁差多了。他感到孤立无援。他真希望昨天发生的一切是一场梦，如果重新来一次，他绝对会选择坐怀不乱和风平浪静，而不会像昨天那样放浪形骸。

"铃……"电话又一次响了起来，他接过电话一听，是筱晴的声音："老公啊，你好吗？明天能回来吗？"

"能吧……，他嗫嚅着，心情一下没能调整过来。

"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啊？"筱晴一下焦急起来。

"没事，没事的，昨天厅里领导请客，我多喝了几杯，有点头痛。"

"柳北桐，让我怎么说你，大概不是几杯吧？你现在不是喝酒，是酗酒你知道吗？伤身体、伤形象……哎！回家再说吧！你很难受吗？不行我过去……"

"没事、没事的，喝点水就好了，我今天下午就回去……"他嗓子里突然有些哽哽的，就慌忙挂上了电话。

三

这几年，柳北桐和筱晴之间的几次大的交锋都和酒有关系。

从上大学到毕业结婚，甚至到女儿考入上音附小、附中，柳北桐几乎和酒无缘。他几乎一直在个人奋斗中。从中级到副高，从副高到正高，从一室一厅到两室一厅、三室一厅，他几乎像一头不知疲倦的黄牛，一直在辛勤耕耘。

特别在教育女儿方面，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女儿囡囡的钢琴。在他给女儿当了四年启蒙老师以后，他毅然把囡囡送到了上海，租房借读。还花高价请了上海最好的钢琴老师。那几年，筱晴在学校办了停薪留职，到上海做了全陪妈妈。柳北桐在家用业余时间拼命挣钱，最多时，他每周带了20多个钢琴学生。他还创立了"北桐音乐工作室"，为一些工矿企业和业余歌手作曲、做MIDI音乐。

那几年，他两口子配合得天衣无缝。囡囡也争气，到上海的第二年就考上了音乐学院附小、接着又是附中。初二时，美国旧金山音乐学校到上音招生，她以附中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轰动一时。

这几年，一切都有了根本的变化。生活的压力突然没有了，柳教授的名气却愈来愈大，他开始频繁地出席各种宴会。

在这座以酒乡闻名的苏北小城，生产各类白酒的企业多达几十家，瘾君子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酒神酒仙酒鬼，年龄不分大小，各显英雄本色。每当夜幕降临，这座城市的几千家各种档次的大小酒店生意一片兴隆。太平盛世，灯红酒绿。上岗下岗不寂寞，有钱无钱皆饮者。有言道：白酒啤酒葡萄酒，分分合合；划拳猜谜讲段子，杯杯盏盏；到黄昏，那次第，怎一个喝字了得。

一向清高的柳北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不小心，他也迷上了这"杯中物。"

记得他第一次喝醉，还是筱晴的一位大学外语系的王教授请客，他是筱晴大学时代的恩师，一老一少两个男人也就是喝了两瓶干红吧，可他们都醉了。酒后吐真言，那个王老头一晚上含着眼泪把一句"筱晴是我最用功的学生，是我的骄傲。你很幸福，你要善待她……一定要善待她……"颠三倒四地说了无数遍，他则一只手拍着王老头的肩，像平辈一样劝着那位老情种："你放心，阿晴是我的老婆，我会善待她……" 筱晴看着两个醉人，激动地不停抹着眼泪。

后来到了家里，他还在喃喃自语："阿晴是我老婆，他妈的，谁也不能想她的头绪……"

"你老婆都是老太婆了，没人想她的头绪"--筱晴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她，大概女人都渴望看到自己男人的真感情，醉酒后的柳北桐把她感动得一塌糊涂。那天夜里又给他递毛巾又给他捶背，还不停地给他喝醋，把他沤的一个星期嘴里都有醋味。

那是一种如梦如幻的境界，一些情绪由于酒精的作用而改变了色彩。紧张变成了轻松、冷漠变成了热情、平庸变成了美好、复杂变成了简单……人的个性得到张扬，关闭的心灵得到释放。

第9节：醉爱(9)

世界上原来还有酒这个好东西，生活原来还可以这样过啊！

他有一个朋友离婚了，很痛苦，但喝点酒以后就不一样了，出了云龙湖一家酒店门，那老兄就是不愿意走，抱着一棵树傻笑："有这样一棵忠于我的树，我知足了，我此生无憾。"

柳北桐酒龄不长，可进步飞快。刚开始喝点红酒都上头，可没有多少时间，一两瓶啤酒已经不在话下，后来酒量更是直线上升，那年春节他们文研所会餐，他居然面不改色地喝了半斤白酒，所里那些搞戏剧曲艺的老头老太都瞪圆了眼球：柳作曲什么时候又偷练了这一手？单位的人都没见他喝过酒。

随着酒场的增多，他的身边开始有了一些固定的酒友，像歌剧团团长尹天一、音协赵见秘书长、电视台朱导演、师范大学音乐系刘易副教授……是先有知己才练的酒还是有了酒才逢到知己？没有人追究这个无聊的问题。筱晴说他们是一群酒鬼，是臭味相投。他说你是女人之见，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沙龙。别管怎么说，反正他们是一见钟情、一见如故了。几天不见，就心惶惶了。官场要喝，私场要喝，今天你邀我，明日我约你，几乎每周都有几次以酒为媒的聚会。再加上这个圈子不断在扩大、不断有新的酒场、新的朋友在拓展，柳北桐几乎日日有酒、夜夜笙歌了。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莫看那酒杯容积小，却能装下柳北桐的喜怒哀乐，谈艺术谈生活谈女人，猜拳行令讲段子，几乎成了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但渐渐地，筱晴忍受不下去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就睡到了女儿的房间。她不光不能习惯他身上、嘴里那哝哝的酒味，更讨厌他在酒场上和平时判若两人的粗俗。

有一次过春节，柳北桐在家里摆了一桌酒，请他的"艺术沙龙"。那天恰逢筱晴身体不适，皱着眉头端菜弄饭，他却毫无感觉，和那帮

酒友谈古论今、谈天说地、称兄道弟、嬉笑斗骂，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筱晴强颜欢笑，可脸随着时间愈拉愈长，大家都看出来了，不少人提出"客走主人安"的理论，可柳北桐酒已经用大了，坚决不愿散席，一次又一次把要走的人拉了回来。夜深人静，等人都走后，他不光不帮忙拾掇，还抱着电话挨个问候，筱晴那个暴躁性格，一气之下竟然把桌子给掀了，家里顿时杯盘狼藉、一塌糊涂。两人大闹了一场……

可前半辈子艰苦奋斗、严以律己的柳北桐已经在酒场上找到了感觉，他感到自己多少年的严谨和拘束得到伸张，在他那个以搞戏曲的老爷子、老太太为主要力量的研究所里，柳北桐是一个少年老成、谦谦君子的形象，才华横溢的他常常感到孤独，缺乏灵感，他需要广阔的天空、新鲜的空气、激情的环境，他现在已经找到了。

他的那几部在省内外小有影响的作品，都是在酒场上得到的灵感，都是在酒圈的朋友的启示和帮助下完成的。在这小小的酒桌前，他如鱼入水，那种时而温馨和谐、时而激情洋溢、时而灵性涌动、时而诙谐幽默的气氛都让他如此的留恋， 酒的哲学并不仅仅是那一杯杯辣水啊！

有时，酒过三巡，朋友们常鼓动柳教授即兴演奏一曲。他的钢琴即兴在学生时代就是一绝，你随便哼一个音乐主题，他立刻可以将它演绎成一个有独立结构的钢琴曲。那往往是他最有魅力的时刻，那双白皙修长的手往琴键上一放，行云流水般的琴声立刻从他手指下流出，他往往是眼睛紧闭，眉头紧锁，激情时铿锵有力，柔情时如泣如诉，挺直消瘦的后背的微微晃动曾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往往在那时，筱晴的眼睛里才会出现那种灼热的光芒、那种柳北桐年轻时熟悉的光芒--那时，她经常用这种眼光看着她为之骄傲的男朋友、那个圈里有名的才子。

人生苦短，最好还是年轻时啊！

他常常和老婆进行酒的学术交流，他讲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艺术激情，谈白居易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温馨意境。讲艺术创作和酒的关系，讲他们这些人并非酒徒，他们实际上是一个以酒为媒的艺术沙龙……

筱晴除了艺术不在他面前"班门弄斧"，其它方面也是个好为人师之人。她查了不少资料，常常不厌其繁地给他讲酗酒和"酒到微熏处"的区别，讲酒鬼和酒仙的不同，讲大雅和大俗之间的距离。讲一个人的社会形象是多么的重要。甚至还讲到商代殷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最后纵火自焚的历史典故。

第10节：醉爱(10)

可能谁都没说服谁，但柳北桐大醉的情况的确很少了。

有一次，柳北桐和几位朋友在郊外一家有名的海鲜馆喝酒，那家饭店招了不少陪酒女，他们4个人吃饭，老板竟给他们喊来5个陪酒。刚开始那几个小姐还算有规矩，只是插科打诨讲个荤段子，可酒一下肚就乱了套。什么交杯酒、楼上楼、接吻酒……一切按她们的套路来了，大家第一次见这个场面，还真有点怯，可酒一喝高，疑虑就丢到脑后去了。

那天也活该出事，筱晴的钥匙掉了，她到处打电话找他，而他的传呼又恰恰没电，她又给歌剧团尹团打，那老兄正在另外一个酒场操练，不假思索，就出卖了他们的行踪，她也就径直来到了海鲜馆。她进来的时候，里面的情景让她目瞪口呆：赵秘在跳贴面舞、朱导在喝交杯酒、柳教授更让抓了个现行，那个安徽的陪酒小姐正坐在他的腿上，用嘴喂他酒。筱晴那天也够野的，一把把那小姐拽了下来，小姐重重地摔在地毯上，她根本没转身，像管孩子一样，拉着柳北桐就往外走，一直到进了出租车，观察一下周围，确信车边没有熟人了以后，一个耳光把柳北桐打得眼冒金星："这就是你的男人社交？这就是你的艺术沙龙？你是不是流氓教授你？"

柳北桐从来都没受过如此强暴。可她述说的道理让他没法反抗。这一记耳光让他有所清醒、自惭形秽。他自己也感到自己的确变了，酒量见长，但把握"度"的能力、把握酒后行为的能力却下降了。放纵就是潇洒吗？清醒后的他开始认真反省自己。那一次以后，向筱晴赔礼道歉、解释等努力几乎延续了半个多月，那半个月，他真的没去酒场。

可是时间一长，一切又慢慢回到了以前，积重难返啊！

省城和中州市之间只有300多公里，坐火车也就是4个小时左右。柳北桐坐在软席车厢里，眼睛望着窗外熟悉的景色，心里乱糟糟的。

头很沉，胃里还在一阵阵发酸。昨夜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一遍遍呈现在他的脑海里，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完全主宰了他的思想，昨夜那美好刺激的感觉完全被一种冰冷的恐惧取代了。

他没随会议到镇江去，他已经毫无心情。一个上午都呆在房间里，他在等一个电话。他是那么渴望张茉莉能给他一个电话，能给他这个闯了祸的野兽说一句话，哪怕是埋怨、哪怕是咒骂，也能多少缓解一下他心中的焦虑，他太想知道她现在是怎样想的了。他多次想打一个电话过去，虽然不知道茉莉的房间，但他可以通过114、通过酒店总台寻找，可他已经没有这个勇气，昨晚的激情和魄力已经随着酒精的稀释而烟消云散，喝酒时的他和醒酒后的他几乎就是两个人，酒场上的那个好汉已经变成一个彻底的懦夫。

确实，和这一次相比，以前那些酒后的洋相都不算什么了！酒真的能乱性，又一次在他身上得到证实了！

筱晴常给他说："你如果只喝到七八成，我绝不干涉你，可你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你这样早晚要出大事！"

难道真的被她不幸而言中了吗?

直到上了火车，他还在一遍遍筹划对策：如果东窗事发，他可以说自己已经完全喝多，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如果张茉莉真和他对簿公堂，他是一定不能承认的、绝对不能承认！如果事情真得闹出来，他肯定在中州呆不下去了，他只有离家出走这条路了，深圳那边有朋友会帮忙的，可筱晴怎么办？她肯定不会原谅他的了。离婚，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会到那一步，远在美国的孩子如果知道是什么心情呢？想到囡囡，他的眼泪簌簌而下……

"叔叔哭了！"

他的位子对面是一个伏在妈妈怀里的孩子，那个孩子一直在偷偷看着他。看到他掉眼泪，小孩立刻告诉他妈妈。

他擦了擦脸，有些难堪--你还是男人吗？事情已经发生了，怕有什么用？反正是已经发生了！他振作精神，使劲眨了几下眼，给那小

孩和那位年轻的妈妈很狼狈地点了点头。

可那小孩又突然指了指他的腰间，对他说："叔叔，刚才你的传呼机响了！"他愣了一下，立刻掏出那个摩托罗拉的汉字传呼，上面是一个省城的陌生电话，翻到第二页，一行字跃入眼目：

"柳教授，你昨晚也没给我留个电话，我是刚刚从徐老板那儿得到的你的传呼号。你没事吧？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

第11节：醉爱(11)

张茉莉。"

沉浸了一会，他突然抬起头，用很大的声音对那孩子说了一句："谢谢你！"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在谢谁，却把那个小孩和他妈妈都吓了一跳，这个叔叔是不是精神有什么问题啊！

他如获珍宝地把玩着那个传呼机，那一条留言他翻来覆去地看了有两个小时，他如释重负、先前所有的疑虑都已经烟消云散，灰暗的眼神开始明亮了！他的自信又神奇般的复苏了！这种感觉真爽啊！真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他的脑海里那团不久之前还淤塞的东西融化了。头不痛了，胃里也出现了那种令人愉快的饥饿感，茉莉那可人的笑容、曼妙的腰肢又出现了。

他哼着肖邦幻想曲的旋律，心里又开始充满了激情。

四

从省城回来的那天晚上，筱晴给他做了一桌子菜，有他最喜欢的猪脚炖萝卜、香菜调素鸡、大葱爆鸡肫，又主动给他拿了一瓶长白山干红。几天未见，又有内疚在心，柳北桐也主动端盘子拿碗，殷勤了一番。

实际上，柳北桐和筱晴除了因为他这几年喝酒闹过几次，他们的感情还是很深的。柳北桐仍然是她的骄傲，在外面她总是说："男人不喝点酒是不正常的，特别是搞艺术工作的。"有人告诉她，艺术家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容易感情走私，你可要多个心眼，她对此嗤之以鼻："我家北桐你们太不了解，他也许会喝醉、会撒野，但在感情上，要让他爱上谁，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他的脑子就缺那根弦。"

孩提时代，他们就是一个大院的邻居，从小学时代开始，漂亮傲慢的筱晴就是老实用功的柳北桐的保护神。柳北桐从小就对她言听计从，这一点她太自信了。

筱晴和柳北桐在高中是一届，但筱晴比柳北桐大一岁。结婚那几年，柳北桐还一口一个晴姐的喊，筱晴生活上不光像姐，更像个娘，每天像伺候孩子一样的对待他，柳北桐从头到脚都是她的设计。

她每天别管睡多晚，总是早早的起床，为9点才上班的柳北桐熨好西服领带，为他精心擦干净皮鞋、换好鞋垫，为还在梦中的柳北桐做好早点，放在微波炉里，这才迅速地往嘴里塞点东西，慌慌张张去学校。可也奇怪，被人伺候惯了的柳北桐这几年倒没有什么变化，辛苦的筱晴却胖了不少。

筱晴的母亲李姨姐妹四个，个个家庭都是母系社会，男人没有地位。那几个姨夫柳北桐都很熟，在老婆面前都是一副委琐样。她妈不止一次地说过，俺晴这孩子婚前婚后就是两个人，以前在家里叫三拐子，专横跋扈，油瓶倒了都要喊哥哥姐姐来扶，简直不食人间烟火。可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柳北桐研究所的上上下下的领导群众，几乎没有不认识筱晴的。她对人热情，乐于助人。研究所宿舍大院里面的初中生几乎都得到过她的英语辅导，而且都是免费的。那些家长对她简直有些顶礼膜拜了！这几年柳北桐在所里这么顺，筱晴的作用大了。

她可以在家里和柳北桐吵、闹甚至大打出手，但公共场所她一直在竭力维护柳北桐的威信。她可以评价柳北桐，但别人却不能在她跟前说一句柳北桐的不是，那是她的专利。

这几年，为了阻止柳北桐的喝酒外交，她看了许多书，一有机会就给他上课。柳教授的身体比她自己的更为重要，柳教授的社会形象就是她的荣誉、她的生命。

"在省城喝了几场酒？"

"两场，报到时会议招待一场，结束时厅长来了又喝了一场。"

"那也不能喝太多，最后难受的还是你。"

"你说为什么，那天我只喝了不到4两酒，感觉就不行了。怪啊，有好几个人第二天难受，镇江都没去。"

"假酒！你们肯定喝假酒了。"筱晴做了总结。

许多年了，柳北桐编故事的能力已经炉火纯青，几个酒友曾给他面授机宜，酒大了到家对老婆不要顶，更不能发脾气，要调侃、要编，目的是别让人家等你一晚上再气上加气，这里面有不少技术。

上次京剧团梁哥的老情人从深圳来了，晚上那女人非要请客，可到下午6点才通知，真有点难为他了，那段时间柳北桐的酒场太多，他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面对老婆了。

老梁电话来时，筱晴正在厨房忙乎，晚饭眼看就端上来了。跟过老梁的那个娘们是深圳文化局的，听说在那边混的贼顺，柳北桐还真想认识认识她。想了一会，计上心来。

第12节：醉爱(12)

他在卧室的电话上给自己的传呼机发了一个汉字留言："速到文化局内部餐厅，省厅来人了。刘建。"然后反复交代传呼台小姐不要显示来电号码。

他把传呼放在厨房外间的的餐桌上，一个人把自己关到卧室里看书去了。过一会就听到那个传呼在响，又听见筱晴从厨房出来了，好像在看。过了好一会才听到她的声音。

"北桐，有你的信息。"

"又是那群酒鬼吧，不回！今天我哪都不去了，在家陪老婆。"他卧室都没出，躺在床上伸着懒腰。

筱晴进来，把传呼仍到他面前："去吧，别耽误什么事？"

"我不去，我想吃家里的饭。"

"是你们刘局长。"

"哎！局长也不能这个时间来骚扰群众啊。"他叹着气慢慢地爬起来，一脸不高兴地走了。

筱晴记得很清楚，柳北桐这次到省城去了5天，一定猴急了。

那天晚上，筱晴也喝了几杯红酒，不到九点就先上了床。等柳北桐进了被窝，那根熟悉光滑的大腿就从旁边的被窝里伸了进来，摩挲几下就压在柳北桐的小肚子上。柳北桐怕她碰到他软塌塌的下面，立刻搬下她的腿，转过身轻轻吻着她的鼻子、眼睛、嘴……哦，她早已一丝不挂了，柳北桐集中精力，努力让自己尽快投入，他使劲地揉着她的乳房、狠狠地用膝盖夹住她的双腿。她在下面很夸张地叫着，好不容易，他有了点感觉，但仍然有点力不从心……

"你是不是有些累？" 筱晴问他。

"这几天睡的不好。"

"我感觉到了。"

黑暗中，柳北桐还可以看到筱晴的眼睛是睁开的，像是若有所思。这么近的距离，他有些心虚，不敢面对。

筱晴突然问他："你闻到这床上有什么味道吗？"

"没有什么味啊。"

"你走这几天都是许蕾陪我睡的，我让她睡那边的床，她就是不愿意。"

"许蕾……"

说到许蕾，那张黝黑的、带有几颗雀斑的脸立刻出现在柳北桐脑海里。一种电流般的热出现在他的身体中，并迅速地作用到他的小腹下，那个软塌塌的东西突然变的赳赳然了，柳北桐的速度力度都发生了变化，牙齿咬的咯咯响。

"许蕾，她怎么能睡我的床呢？你们不是同性恋吧？"

"不是不是，她说她一个人在那边害怕。"

"这个浪货、许蕾、许蕾是个小浪货……"

"别说人家坏话，她不浪！"

"她浪！"

"不浪！"

"浪！"

"哎呦……

一阵洪峰把他们俩都淹没了……

高潮过后，两人都有些心照不宣的尴尬。他们迅速地换了话题，筱晴递给他一块热毛巾，他胡乱擦了擦，就睡了。

五

许蕾是筱晴学校的体育老师，也是她们教工乒乓球队的球友，是筱晴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柳北桐有一次到学校找筱晴，看见筱晴的办公桌对面坐着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正在给筱晴朗读英语课文。

那女孩见了柳北桐立刻站了起来。

筱晴说："我来介绍，这是许蕾，我的小朋友。这是我老公，你喊姐夫吧。"

"你开玩笑了，她应该喊我叔叔吧？"

"叔叔好--晴姐，我这样喊行吗？"

一个办公室的人都笑了，这孩子，够鬼的！

许蕾不是本地人，是南体分来的毕业生，搞艺术体操的，小姑娘脸色黝黑，不施粉黛。五官看起来很平常，但组合起来却挺生动，特别是那几粒醒目的雀斑不光不难看，反而成了一种点缀。当然，身材是一流的，除了三围可以和一些魔鬼身材的美女相比，又比她们多了一份健壮和结实。男朋友小王学的是游泳教练，现在在英国读硕士。许蕾那段时间正在紧张学习外语，准备到外面和小王会合，所以天天缠着筱晴。筱晴又是个热心人，不光在学校里帮她，还经常把她带到家里来。许蕾性格豪放，无拘无束，整天笑声不断，帮筱晴做这做那、陪筱晴上街、做美容、做瑜加、做健美……这些年，筱晴在家相夫教子，还真没有什么朋友。和这个她小10几岁的孩子在一起，她有一种以前没有过的快乐。

有一次柳北桐回家，发现她们正在床上乐得直滚，筱晴求救地大喊："北桐快来救我，她打听咱的隐私，不给她说，她就咯吱我。"

她立刻脸红红地爬起来，在他面前，她还是有点拘束。

第13节：醉爱(13)

筱晴却余兴未已，指着她说："这孩子人小鬼大，会讲黄段子。哎，你今天敢讲给你姐夫听，才算你行。"

女儿不在家筱晴又有些寂寞，柳北桐一出差，她就把那许蕾带到家里陪她住。

那年三八妇女节前夕，教育局直管单位举行女教工健美舞比赛。许蕾是当然的教练，筱晴也是学校的主力，她们天天在一起琢磨动作和音乐。后来彩排的时候，筱晴的学校专门摆了一桌，请文艺界的一些内行品头论足。那次她们学校确实不错，从动作、服装到队型设计都得到大家的一直赞扬，看来获得一等奖已经没有问题。

但文化馆那个资深编导刘老师后来又提出，节目结构稍微单薄了一些，缺乏一点起伏，如果将这个6分钟的两段体中间再加一段自由的华彩，不光前后有了对比，也就产生了高潮。

"主要是时间不太够了。"校长有些担忧了。

"没问题，中间大家可以退到台侧，由许蕾来一段即兴，加深难度，这可是她的专业，她的基本功和能力毫无问题。" 筱晴说话了。

"音乐怎么办？只有两天了啊。"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刘编导笑眯眯地瞅着筱晴。

"让她老公出山！"大家一下欢呼起来。

那天的节目很精彩，但最有艺术水准的就是那段华彩了。

柳北桐和许蕾几乎没有合练过，他仅仅在演出之前看了他们两遍走台，跟着许蕾的舞步嘴里哼了几遍。不光校长，连许蕾和那些老师都很怀疑，这样能行吗？只有筱晴心里有数，她不止一遍地告诉许蕾，你放心的发挥吧，你是主角，柳北桐的音乐会紧紧的跟着你。

果然，炸台了。

和许蕾手里挥着一条长长的红绸冲上舞台的同时，柳北桐的音乐立刻从台侧那架黑色的钢琴中泻出。流畅的琶音裹挟着铿锵有力的旋

律追逐着许蕾每一个动作，音乐忽而低旋，忽而高亢，许蕾自己设计的那几个动作组合在音乐当中突然有了生命力，一种叫做情感的东西升华了技术动作的色彩，许蕾像一只自由健硕的海鸟，而柳北桐的钢琴就是这只海鸟翅膀下沸腾的大海……

她几乎是超水平的发挥了，有几个难度较大的动作竟然是计划外的，默契的音乐成就了她的即兴创作。当许蕾在一连串的后翻以后，最后一个渐收的动作恰恰被柳北桐那个多情的分解和弦托住……

当第三段音乐响起，其它演员上场时，掌声才突然爆发出来。

后来在柳北桐家里，他告诉许蕾："华彩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它的生成性，它每一遍都不应该一样、每一次都是一次新的创作。事先排练好的东西已经不是华彩，舞蹈同样如此……"

许蕾看着柳北桐，五体投地。

那次学校获得了全局第一名，报纸电台都做了报道。许蕾很兴奋，告诉筱晴，她要请请柳北桐夫妇。筱晴的意思是别到外面去了，就在家里吃吧。那天她们俩提前下了班，到超市采购了一大包菜肴。等柳北桐下班的时候，味美色佳的各式菜肴已经摆满了一大桌子。

许蕾给柳北桐斟了满满一杯高度洋河，又高高举起一大杯干红说："我要敬我才华横溢的姐夫一杯、再敬疼我的晴姐一杯，认识你们是我们的缘分。"话声刚落，她竟然一饮而尽。

"慢慢喝嘛，你晴姐可不准我这样喝。"

"不行，今天破例，晴姐，你就开恩一次吧。"

"今天是在家里，我不干涉，但你们都不准喝醉，我可弄不了两个醉鬼！"

"今天有两个大美女陪我，我不喝自醉。"

]

许蕾酒量并不大，但喝的却特别豪爽，柳北桐喝了半瓶白酒时，她已经把那一大瓶干红弄完了，已经有了醉意。她在厨房开第二瓶红

酒的时候，她说："姐夫，你知道我们那边说小姨子是姐夫的什么吗？"

"小妮子喝多了，又开始瞎说了吧？"筱晴也进了厨房。

"小姨子是姐夫的半个腚。"

"为什么啊？"柳北桐在外屋竖着耳朵在听。

"不是有一首歌吗：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你知道带妹妹干啥吗？"

"别听许蕾胡说八道，她喝多了，我看你也有点晕吧，怎么样，家里有两个女人的感觉不错吧？"筱晴站在门口逗柳北桐。

"两个不算多，阿拉伯酋长国一个男人有四个老婆呢。"

第14节：醉爱(14)

"你别臭美了，就是我同意，许蕾也不会给你做二奶的。"

谁都没想到许蕾竟然一本正经地说："谁说的，再让我喝一瓶，我就当二奶。怎么样，晴姐，姐夫今晚让给我。"

三个人一齐大笑起来。

"你个死妮子，什么话都敢乱说。你姐夫就是有这个贼心，他也没有这个贼胆，对不对，柳北桐？"

"哎哟，那也不一定……"

许蕾在厨房大笑，筱晴却走过来狠很地掐了柳北桐："不能再喝了，我看你有病啊。"

那天晚上，柳北桐让这几个玩笑弄的很兴奋。他不停的讲了不少带有荤腥的段子。其中一个是他刚刚从一个酒场听来的："一个考古学家想儿媳妇的主意，儿媳妇告诉了婆婆。结果有一天婆婆进了儿媳妇的房间，儿媳妇给老公公抛了几个媚眼就悄悄回了娘家。夜里，老公公摸到儿媳妇的床上，很激动地摸着黑把事给办了，嘴里发生出感叹："年轻的到底不一样。"话音刚落，灯亮了，老婆婆给了老头一个耳光："还是考古学家，连二十多年的差别都搞不清楚！"

筱晴还真的没太听过老公讲段子，她给许蕾说："你看看，他在酒场都学了什么，这可是个教授。"

"教授怎么了，教授也是人。现在酒场上讲上级忌讳，讲下级敏感，那讲什么呢，只有段子了。"

喝的满脸通红的许蕾说："姐夫说的对，下面我再讲一个。一个王老五40了还没有找到对象。这个人有个乖癖，就是一定要找个处女，经过调查，发现周围已经没有了。他又来到乡下，发现也不多了。最后在一个偏僻的山区找到一个，还是个罗锅。他想，只要是处女，罗锅也要。他们很快结婚了。新婚之夜，罗锅总在床上晃，王老五一头汗也不成功。他骂人了--老子千辛万苦找到你，你晃什么东西啊。继

续操练，罗锅还是在左晃晃、右晃晃，左晃晃、右晃晃……王老五一气之下给了她一个耳光，这下罗锅急了，一下子坐了起来："你真笨，你还不如俺表哥呢，俺表哥还知道在地上给俺挖个坑呢……"

柳北桐一下大笑起来，直夸这个段子有包袱。筱晴开始也跟着笑了几声，后来突然问道："她表哥怎么了？为什么她表哥要挖坑？"

这下子，柳北桐和许蕾一起大笑起来，这次是笑筱晴的。

那天，他们喝了不少酒，一瓶52度蓝瓶洋河、两瓶张裕干红都见了底。就连筱晴也喝了几大杯。结束时，大家才发现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

柳北桐在卫生间里听到她俩在嘀咕。

"今天你就别走了，咱俩一起睡，让你姐夫自己睡。"

"不行，我可以自己睡，你和姐夫睡，我不能耽误你们的好事。"

"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有多少好事啊，我看你喝成这样，怕你难受……"

"要不然咱们……"

她们耳语后轰然笑了起来，筱晴在追着打她。

那天受了这么多的语言刺激，再加上酒精的作用，柳北桐心里一直痒痒的。那天夜里他还真来了劲。非要做那件事，他和筱晴在床上翻来覆去弄了几十分钟，筱晴反复交代他轻一些，许蕾在隔壁，可越说他越来劲。

"你为什么没声音？"

"你这家伙疯了，她在隔壁，说不定还没睡着呢？"

"没睡着就让她听着，现在的女孩子什么不懂啊。"

"你流氓！"

"就是流氓，是你的流氓……

柳北桐又加快了动作的速度，筱晴也被刺激起来了，柳北桐可很少这样。她终于忍不住地呻吟起来，结婚时买得那个坚固的大床也吱扭吱扭的叫了起来。

后来筱晴也得出一个经验，夫妻生活有时也需要刺激，过于保守是有害的，人有点想象不一定就是坏事。

柳北桐醒来的时候已经早上9点了，筱晴已经走了，她们主课老师的课总是排在前面。那位呢？许蕾肯定也走了，这时，他才想起昨晚的事情，关节酸酸的，有点像没有休息过来的疲劳。

他走进卫生间洗漱了一下，镜子里的他眼睛红红的，那酒精大概还在起着作用，头有些发懵。昨晚他自己喝了将近一瓶洋河，筱晴居然没有干涉。这可能就是她的形象理论：在家里可以，外面不行。

出了卫生间，他才发现厨房有人，把他吓了一跳。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发现许蕾正在那里煎鸡蛋。

"你吓了我一跳，你没走啊？"他走到她的身后。

第15节：醉爱(15)

"我上午没课，晴姐让我给你把早点做好再走。你洗好了吧，准备吃饭。"她低着头没有抬，身上还穿著筱晴的睡衣，全然没有了昨夜的精神头。

柳北桐突然有了一种怜香惜玉的情怀，他拍了拍许蕾的肩膀，用长辈般的口吻说："小许不错。"

柳北桐坐到餐桌旁，顺手拿起一份《都市晨报》，看到第一页的下面醒目的标题《三八节健美操，女教师展风采》，旁边的一副插图正是许蕾舞动彩绸在台上大跳的镜头。

"小许，快来看，你上报纸了。"

"看过了，还不都是你的功劳。"

过了一会，两只荷包蛋、一杯牛奶、两块面包和一小碟子肉松和榨菜就端了上来。

"你的呢，你为什么不吃？"

"我刚才吃过了。"她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仍然低着头，这是他们第一次单独接触，她有些紧张。昨晚的张狂一点也没有了。

柳北桐笑了，这个疯丫头也有羞涩的时候。

"昨晚睡的好吗？"

"一夜都没睡。"

"为什么？" 柳北桐想起了昨晚的事。

"不知道。"

"哦……对不起！昨晚我喝多了，可能吵你了吧。"醒酒以后回想醉酒时的事情真是很惭愧，恍然如梦，有时自己都有些不相信和不理解。

"对不起就完了？"

"那你说怎么办？怎么弥补？

"随便你！"她坐在他的对面，仍然低着头。结实的脖颈长长地伸着，丰满的胸脯在那宽大的睡衣下起伏着，面有赧色、欲倾未倾……

柳北桐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她为什么还穿著睡衣？她的睡衣里面穿的什么？是胸罩？裤衩？或者什么都没有？他们竟然这么自然地坐在一起，如果仅仅相隔一层薄薄的睡衣，那……

他身体立刻产生了冲动，他居然就这么大胆地走了过去。双手扶着了许蕾的肩膀："小许，都怪我，又喝多了……"

许蕾的屁股没有离开椅子，但她突然像做健美操那样来了一个90度转体，一下抱住了他的腿。那动作利索地让他毫无准备，已经勃起的那东西正好压在她的脸上。他们都吓了一跳，但两人的手都没有分开。他的头一阵昏眩。

欲望之火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把两人点燃了。他们相拥着，踉踉跄跄就进了卧室，他手忙脚乱地解开她睡衣的纽扣，发现她正是一丝不挂，优美的体形在柳北桐面前暴露无遗。他几乎来不及欣赏就把她放倒在床上。

那是柳北桐第一次偷情，他清楚地知道，大门没有反锁，筱晴的学校就在附近，她随时都有可能回来，但来不及了，这害死人的欲望之河已经把他们淹没了。许蕾在他身下大呼小叫，一脸痛不欲生的表情，柳北桐虽然昨夜刚刚辛苦过，但他依然赳赳雄壮……

高潮过后，柳北桐立刻用命令式的口吻说："拿着你的衣服，快去卫生间。" 许蕾不愧是运动员，她一个箭步就跳出了卧室，不到半分钟就拿着衣服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了。

柳北桐心放了一点，他穿上自己的衣服，整理了一下被褥。又回到了餐厅，他真的饿了，几乎是狼吞虎咽地把桌上的食品一扫而空，然后把桌子拾干净，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卧室、厨房，确信没任何问题以后，把大门打开一条细缝。他点着了一支红塔山。

他的心里一片宁静、危险过后的宁静。

许蕾走时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不要认为我是轻浮，我喜欢你。"

第二句是："千万不能让晴姐知道，她是我的恩人，我可能永远还不清她了。"

她轻轻在柳北桐额头上亲了一下，走了。

快一年了吧，柳北桐一直没见过她。

六

柳北桐再见到茉莉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了的事了。

那天是95年国庆节的前一天，在中州市最大的中山堂剧场，市各大单位的合唱比赛隆重举行。那不光是音乐水平的对抗，也是一个单位经济实力、管理水平的展示。

柳北桐坐在评委席最右边的一个位置，上身是一件休闲西服，里面穿一件白衬衫，每当大幕拉开，那白色的领子在那一排评委中就特别扎眼。他靠在第一排那宽大的皮椅上，用手里的一只铅笔轻轻和着台上的节奏。在台上强烈的光线辉映下，他面色苍白，好像瘦了不少。

那段时间，柳北桐特别忙。市里的各企事业单位都在搞歌咏比赛，一些大的单位请他作曲、做伴奏带，有些单位直接请他去指挥排练。市宣传部请他去当评委，当然，这些工作都是有酬劳的，他忙的不亦乐乎了。

第16节：醉爱(16)

当台上的主持人报出下一个参赛单位是人民银行代表队时，他并没有多加注意。大幕一拉开，台上庞大的阵容立刻引起台下一阵骚动。足有百人的合唱队分成三块，中间是男声，一色的藏青西服、白色的领带。台侧两个方阵是女声，那些女演员全部身着紫红色的曳地长裙，胸前点缀着黄色的绢花，一个个婷婷玉立、气势夺人。在强烈的舞台灯光的照射下，她们胸前高耸的乳腺整齐的像一个泛光的一字。

"到底是人行，气度不凡啊！"身边的尹天一在柳北桐耳边轻轻议论着。但他毫无反应，他被台左边方阵的一个演员吸引住了，高高的身材、鸭蛋型的面庞、细细的高耸的鼻梁、长长的的颈项，怎么这么像茉莉呢？不会是她，茉莉好像在市建行，而且茉莉是长头发，这位却是一个很精神的运动头。

那段时间，他虽然忙，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总有一种深深的落寞、一种难言之隐。从省城回来以后，茉莉一直没有再和他联系，他的汉字传呼一直带在身上，每天都要响无数次，但每一次都以希望开始，以失望结束。一种悬念始终萦绕在他的心中。不少问题每天都在困扰着他：

"就这样结束了吗？不是刚刚开始吗？怎么评价那天晚上的事情？一夜情？张茉莉真的会把这件事淡忘吗？她怎么可能忘呢？"

那幽幽的、意味深长的眼神，微蹙的眉头、有些沙哑的声音，那剥好的螃蟹、体贴地递过来的餐巾纸……不可能是假的。

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经常喝醉？经常接受异性的护送，经常……每当他想到这些，他的心就一阵隐痛。

实际上，他如果主动和茉莉联系并不难，但经过那个起伏的心理历程，他总没有寻找她的勇气，他在等待，他相信她会和他联系的。他们肯定会见面的，只要她没出什么事。

她会出什么事吗？那个大款会不会有所察觉，会不会对她严刑逼供，她会不会夜里说梦话，把这件事说出来？他太不了解那种家庭、那种社会层面了。柳北桐感到自己已陷入了一个封闭的心境里，他无人诉说。

那一阵子，他很少到酒场，朋友都说他变了。他把自己埋在工作室里，在一首首乐曲中寻找内心的平衡。他为国庆活动写了一首歌曲《两岸情思》，得到行内一片叫好。那个固执的主题如同大海的潮汐、一浪一浪地在冲击着、呼唤着……到底呼唤的啥，只有他心里有数。

大幕又拉上了，台下光线很暗。迁换下场的演员纷纷从他身边的过道走过，坐在第一排的几位评委都在埋头打分。

也许茉莉和柳北桐不同的地方，就是她的自信和坚定。这是一个漂亮女人的固定资产，不是可以模仿的。

"柳老师，还认识我吗？"

他抬起头，身边的过道上站着一位身着长裙的女演员。光线太暗了，虽然他们距离很近，他仍一时看不清她的摸样。但那声音、那带着点母性般沙哑的、位置很靠前的声音让他一下子激动起来："你--你是……"

"真是贵人多忘事，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她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从柳北桐手里拿过那只打分的铅笔，在一张空白的评分表上写下了一行数字：9638882。

这个电话号码柳北桐许多年后都没忘，1995年市面上刚刚有手机，对许多人来说还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9字开头的电话几乎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当时柳北桐根本就没注意电话号码，能说会道的嘴在那一瞬间淤塞了。他接过纸和铅笔，心怦怦直跳。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他也不可能说什么，只见那个出现在柳北桐脑海里无数次的美丽面庞在黑暗中嫣然一笑，顷刻之间就消失了。

尹团歪过头来："什么时候认识的？"

"你说谁？我真的没看清楚是谁？"他卖起了关子。

"别装！刚才那位银行代表队的，那个靓女，运动头。"

"你小子这会倒眼神挺好，她可能是我以前的学生吧？"这是柳北桐心里最大的秘密，他绝不会轻易告诉别人的，包括他最好的朋友。

当大幕再一次拉开时，柳北桐已是神采奕奕。

第二天他们就通了话，是柳北桐主动打给她的。

"喂，你是9638812吗？"

"柳老师你好！"

"昨天剧场里灯光太暗，我都没认出你……"

"我想买一架钢琴，你能陪我去吗？"

第17节：醉爱(17)

"谁要学？你的女儿不在省城学舞蹈吗？"

"你能做我的钢琴老师吗？"

"你？你学？你有时间弹钢琴吗？"

"我会按时交纳学费。"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好吗？"]

"你愿意教我吗？"

"我想见你。"

"你愿意教我吗？"

……

这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女人，她常常沉浸在自己的思路中，不受对方思路的干扰。她的思维方式有时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常常会使用一种不容违拗的口气，让对方忘掉自己的观点。后来柳北桐经常模仿她的这个特点，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经常把她憋的满脸通红，气得直嚷嚷："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待我，别以为我真是傻瓜……"

那天晚上，他们见面了。地点是柳北桐选定的，东湖的"自由空间"茶社，这儿环境好，离市区比较远。重要的是在这里，一般不会碰到熟人。这里不是省城，柳北桐又是中州的公众人物，不可掉以轻心啊！

这是一个小单间，一个小巧的小方桌放在房间正中，两把沙发椅一南一北的放在小桌旁，像是预示着什么。桌子上方是一盏悬的低低的麻将灯，巨大的灯罩把柔和的光线罩定在小桌的范围内，如果把身子往后一撤，你的脸立刻就隐到暗处。柳北桐心里暗暗赞赏着这简单的布置，这种设计是有心理依据的，人的紧张和拘束到这儿就化解了。

虽然房间不大，但在那个小小的窗子下面仍摆着一个很大的三人沙发，宽大的有些暧昧，那上边大概上演了不少故事吧？

他提前20分钟到了，把菜酒茶都点好，点上了一支红塔山，一边打量着这个房间的布置，一边在心里交代自己：今晚第一不喝白酒。第二要克制住自己的一切冲动，让她感受到他温文尔雅的君子之风。教授就是教授，偶而成了野兽，但大多时候还是教授。

当这个让他魂牵梦萦的女人站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一时有些木讷。她变年轻了，长长的马尾发改成了一个与耳根相齐的运动头，一件素线条的长袖衬衫像男孩子一样束到那条泛白的牛仔裤里，既活泼又不失女孩子的妩媚。乍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的样子。

"你是茉莉吗？"他突然憋出这样一句话。

"我是她妹妹啊，我姐姐出差了。"

"哦……你来替她赴会？"

"不欢迎吗？你们男人不都是喜新厌旧吗？"

毕竟他们不是太熟，毕竟他们心中的秘密太不寻常，毕竟是他们第一次单独同在一个屋檐下。这时掩饰心里的慌乱的最好办法可能就是调侃了。

"你把头发剪了，为什么？"

"不知是谁把我弄的一头草屑，怎么都洗不干净，索性就把它剪了。"

"哦……坐吧，我随便点了几个菜，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柳北桐有些尴尬，他没想到茉莉三句话就提到了他最敏感的事。

轻轻的敲门声--服务员把开好的红酒和凉拼，一起送来了。

"柳教授怎么改喝红酒了，你可是海量啊！"

"喝酒误事、误事，我最近一直都没喝白酒。"

"你好像没误什么事啊？"这女人好像有点怨气，说话够尖刻的。

"是的……没有。"

"服务员，拿一瓶五粮液。"

"哎……"柳北桐简直有些手足无措了，他不喝酒的时候，绝对是另外一个人，矜持沉稳，善于思考，可茉莉才来几分钟就把他一下午

的计划都打乱了。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怎么办--喝吧。

几杯白酒下了肚，他很快就恢复了他的从容，胃囊深处涌上来的暖流让他很快变的主动起来。

灯下照美人。

柔和的灯光下，茉莉美的有些不太真实。她的皮肤是那种天然细腻型的，像是凝着一层浅铜色的柔滑的膏脂。眼神依然很明亮，但那深处又多了一种坚定的东西，这是上次没有的。

"你好吗？" 柳北桐心中涌上一种柔情。

"不好！很不好！"

"为什么，能告诉我吗？"

"我遇到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一个逢场作戏的高手，我一不小心掉进去了，他却装的若无其事。"

"高手？你碰到一个高手？你掉到哪里去了？你是不是又喝多了？" 柳北桐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你认识。"

"我认识？"

柳北桐脑子里闪过一系列面孔，脑子在急速的思索着，才仅仅一个多月啊，你又认识哪个情场高手了？你他妈真的是那种轻浮之人？如果确实如此，今天的见面将毫无意义。

第18节：醉爱(18)

"你难道真不认识他吗？"

"我认识他？我怎么会知道他是谁！你遇到谁了？你遇到谁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柳北桐全胡涂了，一股积累多日的怨气涌上心头，那口气几乎在咆哮了。

"你别装了，那人不就是你吗？"

"我？你在说我……？"

"你43天没和我联系，如果昨天不是我见到你，你大概永远不会和我联系了……"她哽咽了。

"我是想和你联系的，但我没有你的电话号码啊？"

"我给过你汉字留言的，上面有电话的……"

"茉莉，你相信吗？我可是每天都在想着你啊！"

"骗人……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到？"茉莉掏出面巾纸开始抹眼泪。

柳北桐有些瞠目结舌了！一瞬间，他什么都明白了！什么自责、什么酒能乱性，统统滚出他的词典吧。茉莉和他、他和茉莉之间是一种情、一种前世的缘分。也许这种偶然本身就包含着必然。是一见钟情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他们的感受如此相似呢？

他走过去把她扶到沙发上，两人拥抱着、诉说着，茉莉流着眼泪拧着他的手，他用嘴不断地吸吮着她脸上的泪。柳北桐一直在说好了好了，一切都好了。茉莉一直在说你坏了你坏了，你太坏了。后来两人的嘴吸到了一起，声音就没有了。当欲望的潮水又一次袭过来时，清醒的柳北桐才原谅了省城之夜的自己，抱着这个女人，这种感觉简直无法抗拒，在当时那种情景中，如果作出另外选择，才真正是有病。

但今天不行，不能让茉莉小看了自己。他挣扎着掰开了茉莉缠在他脖子上的手，把她拉到了餐桌旁。

有一首歌怎么唱的：

"还没找到恋爱的感觉，身体却已经不知所措；还不知什么叫爱，我们之间已经不再羞涩……"

那天晚上，他们说了许多话，实际上这是他们第一次真正的交谈。柳北桐了解了茉莉许多情况。

她只有31岁，比柳北桐小整整8岁。她"那位"干石油生意，常年在东北，她陪着他在东北呆过几年，学会了喝酒，但她最后实在忍受不了生意圈里那醉生梦死的生活，又回到家乡，找了一些关系、花了不少钱，进了市人行，在信贷处做后勤。行长多次想把她调到行长办公室，她都拒绝了。

"为什么不去？"

"人多嘴杂，行长虽然是我那位的朋友，但那双眼睛总让人害怕。"

"哦……" 柳北桐若有所思。

"你在想什么，是不是以为我在说假话，是不是以为我很轻浮。我告诉你，你是我和我那位之外的第一个，其实我最怕的就是你会这么想。"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呢？"

"你……"她笑了："我不告诉你，但你以后会知道。"

正宗五粮液--喝了这么多年酒的柳北桐绝对识货。那种温顺柔和的喉感是所有的好酒都无可比拟的，而当它流到了胃里以后，那种柔柔的、不断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感觉立刻能让你明白什么叫琼浆玉液。不多一会，柳北桐的心中口中已经醇香贯通，眼睛开始有些迷离了。

茉莉的胸脯在那件竖条的衬衣内起伏着，酒的原因，她的脸和脖子上已经嫣然一片。柳北桐和她说话的时候常常走神，虽然他一遍遍告诫自己，但还是枉然，这女人就是一个天生的尤物，漂亮只是她的外壳，而性感才是她的本质。一颦一笑都让他感到意味深长，特别是

她掉泪的时候，居然是她最性感的时候，让人产生一种暴殄天物的欲望，他多次产生一种冲动：立刻把她衣服扒掉，把她放倒在沙发上。

沉住气吧，来日方长，好东西要慢慢享用。什么是权利，当官发财固然是，而拥有一个好女人的爱更是一种权利。有些人也许一辈子都望穿双眼得不到的，柳北桐却无意中得到了。

"你在想什么？" 柳北桐发现她有时也走神。

"你坐在评委席上的样子挺有风度的。"

"你看到我了？"

"当然……"

"比那天显得有涵养。"

"哪天？"

他直视着她的眼睛，突然唱了起来："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的故事让人难忘……"

"你讨厌啊，记这么清楚？可你那天至少比你这后来几十天真实，我一直在想，酒前酒后到底哪个是真实的你啊？"

"那么你喜欢酒前的我还是酒后的我呢？"

第19节：醉爱(19)

"不知道。"

"今天我喝酒吗？" 柳北桐的眼睛里有话。

"喝了……"她看看酒瓶，又低下了头。

"今天我是不是很真实？"

"你认为你真实你就是真实。" 她那双上翘的丹凤眼立即多了一种色彩，她显然是话中有话。

时间在一次次含义深刻的碰杯和凝望中转瞬而过，他们像老朋友一样谈了很久，一瓶五粮液和一瓶干红全被他们喝完了。柳北桐暗暗惊讶，这个女人的酒量绝不在他之下。

柳北桐去结账的时候，小姐说："那位小姐来时就结过了。"

走出茶社，已经是深夜。院子里面停着一辆银灰色的别克轿车。

"柳老师请上车！"

"是你的车？你喝酒了不能开车啊！" 柳北桐有些吃惊又有些着急。

"没事，我们慢慢开，这儿很偏僻，没有多少车。"

车子果然是慢慢的，从东湖到市内再到柳北桐住的文化局宿舍，几乎开了一个小时。当车子终于停在他宿舍门口的时候，她从车的后座拿过来一个纸盒子。

"柳老师，送你一件小小的礼物，请笑纳。"

接过来以后，柳北桐才发现是一个手机。

"不行不行！太贵重了，我真的受用不起。"

他知道，这种新兴的翻盖摩托罗拉手机刚刚上市，一万多块钱呢。实际上，他早就想买一个了，在当时，手机几乎是一个成功男人的标志。

筱晴也有这个意思，有个移动电话，和孩子联系也方便多了。但确实有些贵，好像暂时还不属于他们这些工薪阶层。

可是这样接受一个女人的礼物，感觉实在不对，有吃软饭的感觉。

"比这更贵重的你没有受用过吗？"茉莉执拗地看着他。

她绝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柳北桐想了想，看着那双上翘的眼睛说："那我送你一架钢琴吧？"

"别给我比这些，我现在很富有，在认识你之前，我穷的只剩钱了……别紧张，回家就给嫂子说是你拣来的。"

"哈哈，你开玩笑了。" 柳北桐话这么说，但一会把手机拿回家，还真要找个理由，家里的财务开销可全是筱晴掌权。

当汽车发动的时候，她又问了一句："记住了我的电话号码了吗？"

"9638882。"

"这次还不错，你的号码是：9638881。"

"茉莉，谢谢你！开车当心。"

她又一次打开车窗，把右面颊伸了出来，柳北桐轻轻地吻了一下。

"只有一个要求。"

"你说。"

"永远不准挂我的电话。"

"我保证，这太容易了，我求之不得。"

"注意休息，你瘦了。"她轻轻告诉柳北桐。

柳北桐深情地望着她，驾驶座前的小灯下，张茉莉美目盼兮，楚楚动人。

七

去年五一前夕，囡囡从旧金山打电话过来，那天柳北桐恰好在纺工集团排合唱，不在家。回家以后看到筱晴正趴到床上哭，把他吓了

一跳，连忙询问事由。筱晴哽咽着说："你天天花天酒地，一点都不问孩子的事，你以为她有多大，她才16岁，16岁的孩子懂什么啊。"

柳北桐以为出了什么事，脸色都变了。

囡囡14岁就去了美国，这孩子从小自己就在上海独立生活，比一般孩子坚强的多。在上海机场，筱晴哭的像个泪人，柳北桐虽然一直在劝她，但囡囡走进安检门，向他们俩挥手的时候，他扶着筱晴的手也在微微颤抖，他也泪眼朦胧了。但他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孩子不光没有眼泪，居然再也没回一次头，这孩子心够硬的。这点像谁呢？他们回来为这事还研究了半天。

囡囡到美国刚开始只有很少的助学金。他们为她筹备的3万美元几乎用完了他们这些年所有的积蓄。柳北桐这些年如此勤奋，不少原因都是为了囡囡。这些年，他们这个院子的不少同事都在外面买了房子。但他们丝毫不嫉妒，他们有一个骄傲的孩子，这比有最好的房车还让人踏实。

囡囡也确实争气，第二年就拿到了全额奖学金，这个奖学金他们学校每年只有10个名额，基本上是给每个乐种的第一名设立的。那次听到这个消息，两口子欣喜若狂，在中州市最豪华的开元迎宾馆宴请亲朋好友，那天向来节俭的筱晴一下就花了两千多元。最激动人心的是在宴会举行期间，一位柳北桐在酒业公司当老总的朋友苏天明当众举起了手中的大哥大："大家听听，我接通了囡囡美国的电话。"

第20节：醉爱(20)

一个早已准备好的话筒对着话机，里面立刻传来囡囡有点洋腔的家乡话："爸爸妈妈好！叔叔好！阿姨好！我是柳一春，我在旧金山，现在是美国西海岸时间早上7点钟。我一切都好，爸爸妈妈放心，大家放心。"

苏总说："囡囡，听说你得到了全额奖学金，大家都为你高兴，我们在这聚会，在为你庆贺呢。"

囡囡说："谢谢叔叔，你们社会主义真幸福，整天聚会啊、庆贺啊、喝酒啊，我们资本主义天天都在学啊、练啊、打工啊，好辛苦啊！"

大家都在凝神静听，这时发出一阵笑声。

"你在干什么啊？"

"刚刚起床，9点钟钢琴课，10点钟体育课，11点钟没有课，12点钟又是面包黄油西红柿酱……你们桌上有辣子鸡吗？我都馋死了。别觉着美国好，吃的比家里差多了……

"我马上叫服务员给你送一份辣子鸡过去。"苏总在逗她。

"好啊！旧金山市黄氏区第5大道1223号，多放辣椒。"

大家哄堂大笑！这孩子活像柳北桐，够幽默的。

"囡囡，你还给爸爸妈妈说话吗？"

"不说了，手机现在往这打很贵的。祝大家玩的愉快，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我唯一不放心是爸爸，请各位大大叔叔爱护他，少让他喝酒……叔叔阿姨再见，爸爸妈妈再见。"

她在那边把电话挂了。餐厅里一片唏嘘声--筱晴和不少女人在抹眼泪，这孩子真懂事。

一春是囡囡的大名，是柳北桐给她起的。筱晴生她的时候，晚产了将近一个月。大夫说要运动，柳北桐搀着筱晴在整条淮海路上走了好几趟。后来终于有了感觉，她又感冒了，发烧39度，肚里有孩子不

能打退烧针，她就一个劲的吃西瓜，不停地上厕所。烧终于下到38度后，医生决定冒险打催产针，可又发现胎位不正，只能剖腹产。

医院让柳北桐签字，如果手术中出现问题，是先保大人还是孩子，他想都没想，就写了"大人"。

好事多磨，磨的柳北桐手脚冰凉，头上流着冷汗，那几天真有些"山穷水复疑无路"了。

手术时，他和李姨心惊胆战地等在手术室门口，手术进行了3个多小时，打开筱晴的肚子，才发现原因是脐带绕着孩子脖子三圈，小脸都憋紫了。大夫说这孩子在妈妈肚子里太淘气，位置都让她给颠倒了，如果用顺产的办法，这孩子肯定没命了。

但最终的结果是母女平安。

囡囡生下来时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她比别的孩子多在母腹中呆了一个月，脸被羊水泡的又大又膀，比其它婴儿要大一圈。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丑八怪。护士说你们俩都是一表人才，怎么生产出这样一个产品。

但这孩子出院后一天一天变了样子，羊水膘一个月就下去了，小脸愈来愈清晰秀气了。两个月后到医院例行检查，两口子给她拍了厚厚的痱子粉，她成为那几个孩子中最白、最精神的一个。柳北桐给她起了名字柳一春，意思是"柳暗花明又一春"。 筱晴嫌这名字有点严肃，又给女儿起了个乳名囡囡。

囡囡从小就是个意志坚强、心里很有数的孩子，她不太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从小就很自信。

她三岁的时候，柳北桐四川的一位的同学给他来信，请柳老师给一个群众作曲培训班讲课，讲课费从优。柳北桐给他回信说，不要你的讲课费，我们两口子都没去过成都、没去过峨嵋山，你就给我们安排一次旅游吧。

筱晴把囡囡安排在她外婆家里，她外婆住的是铁路宿舍，家的不远处就是铁路。他们两口子是坐夜车偷偷走的。囡囡早上醒来的时

候，他们已经出发了。她外公告诉她，爸爸妈妈坐火车去好远的地方去了，去给囡囡买好吃的了。她没哭也没闹，只是有些不高兴。她外公说，囡囡别生气，过几天火车一响，他们就回来了。

那几天，她外公外婆想着方法给她弄好吃的、逗她高兴，可她就是绷着个小脸不太说话。每天火车一响，她就动都不动地听。晚上大家都以为她睡着了，她突然坐起来说："火车来了，火车来了。"大家仔细听着，果然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隐隐约约的火车声，到底是音乐家的孩子，耳朵真好。

有一天，她外公从家里打来长途电话，说囡囡不见了，把他们俩吓个半死。筱晴赶快找人买回去的票，好不容易把票买到了，她外公的电话又来了，说囡囡找到了。她一个人跑到一里外的铁道边去了，一群人找到她时，她正坐在铁路边楞楞地往西望。

第21节：醉爱(21)

"你跑这里干什么？"她外公又急又气。

"爸爸妈妈快来了，我等他们。"

"他们从哪里来？你怎么知道？"

"就从那边铁路来、就从铁路来。"

……

筱晴一边听电话一边哭，什么地方都没玩，丢下正在讲课的柳北桐，连夜赶回了家。

很多人都说从小学音乐的孩子没有童年，这在囡囡身上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柳北桐对待别人的孩子挺有耐心，可对囡囡就是个纳粹。从孩子5岁起就进行法西斯管理，孩子就是抹着眼泪在键盘边长大的。

柳北桐从她很小就给她进行理想教育，他找来不少神童成长的文章讲给她听，经常把她按在小凳子上给她上音乐欣赏课，有些钢琴奏鸣曲听一遍就是一二十分钟，把她个小脸都听的呆呆的。筱晴私下给他说，不能这么听，你端个大茶杯听的津津有味，她这么小能听懂吗？你这不是填鸭式吗？柳北桐说你看不到她很认真吗？筱晴说坐那不动就是认真啊，你知道她想的啥？

她想的啥他们都不知道，但有一次音乐欣赏课下课以后，柳北桐转脸到外屋拿个东西，筱晴发现囡囡正在往他爸爸的大茶杯里吐唾沫，她悄悄地告诉了柳北桐，柳北桐楞了半天，对筱晴说，这点像谁呢，反正不像我，才5岁的孩子，够毒的。

从5岁开始，柳北桐教她陪她练了4年琴。大家都说自己的孩子教不出来，柳北桐就是一个例外。每天雷打不动的四小时练琴意味着什么？筱晴常在背后掉眼泪，说囡囡真可怜，那四小时剥夺了她一切同龄孩子的乐趣。无论她喜欢不喜欢，她必须全神贯注，因为这四小时柳北桐始终在她身后盯着她，她从小就知道什么叫虎视眈眈。有一次

筱晴检查她的作业，有个虎视眈眈的造句，她写到："我每天练琴，爸爸都在我身后虎视眈眈。"他们看了，觉着又可笑又让人伤感。为了囡囡的琴，他们夫妇不知吵过多少回，但都是在孩子背后。

有一次囡囡没练够四小时，他晚上回来一把将熟睡的孩子从被窝里拎了出来，直接扔到琴凳上。孩子坐那哭，筱晴躲在厨房哭，他一边吸着烟，一边虎视眈眈。筱晴有她的理论，他管孩子的时候你千万别干涉，两口子当着孩子面吵架，孩子就算白搭挨了。

囡囡在上海学琴时，筱晴是全陪妈妈。他半个月去一趟，听完她的演奏，就开始在他们租来的那间小房子里研究上海翟老师的教学录音。他每次都听半夜，琢磨老师的每一句话，听老师的示范录音，在钢琴上模仿老师的教学意图。

那个从英国留学归来的翟老师很有意思，他们叫他翟画圈。你哪里弹错了，他也不多说你，就直接在那个音符上画个圈。下次还不对，再换个颜色的笔继续画圈。三个圈以后他给你停课一次，让你自己去解决，但学费照交。一次因为一个二对三的双手配合，囡囡老是弄不好，老师已经划了两个圈。柳北桐很焦急地等在老师家门口，女儿一出来，他马上夺过谱子看，发现那两个讨厌的圈外面又加了一个特大的圈。一股火起，对着囡囡就是一脚，那天他穿的是一双很重的皮鞋，力量又大。正好踢在迎面骨上，囡囡一声不吭就倒在地上了，她脸色苍白，疼的一脸汗。

他迅速将她抱到医院，发现迎面骨上乌紫一片。大夫问他孩子的伤情，他一脸窘相。囡囡自己说了话，她说是自己碰的。

那件事筱晴现在都不知道，女儿没告诉她。后来囡囡告诉她的同学，说我爸爸踢的对，那一个圈就是100块钱啊。

现在囡囡的膝盖下面还有一个小坑。有一次她从美国打来电话还跟柳北桐开玩笑："爸爸，我准备在旧金山法院起诉你，我已构成轻伤，根据这里的法律，你要被处以半个月的拘役。"

"你说啊，囡囡到底怎么了？"囡囡几乎每10来天就会来一次电话，柳北桐和筱晴都是用免提电话给她说话，每次都是其乐融融，今天是怎么了?

"韩东去了旧金山。"

"韩东，哪个韩东？"

"你忘了，就是那个有些神经兮兮，整天围着囡囡转的拉小提琴的。"

哦…… 柳北桐想起来了，囡囡在上海上初一的时候，班主任老师给筱晴反映囡囡有早恋倾向，对方是一个比她高两届的一个上海男孩。他们每天吃饭都在一起，最近晚上还一起出去。老师还特意交代筱晴，那个男孩家就在上海市内，有两处房子，不要出什么问题。

第22节：醉爱(22)

筱晴也是个老师，在学校也处理过类似的事情。初中的孩子最天真最朦胧也最危险。但这件事落到自己孩子身上，她有些手足无措。她立刻给柳北桐打了电话，柳北桐一刻没耽误就到了上海。他们一起和囡囡谈到半夜，可是她对父母的苦口婆心还是一脸的不理解。她说他们很正常，只是比较能谈得来而已，没必要大惊小怪。

他们的观点就不同了，音乐学院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吗？都是尖子，这是一个培养音乐家的摇篮，如果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是很快就要被淘汰的。不行！绝对不能和他来往，筱晴脾气上来了。她给囡囡约法三章，并要强制执行。柳北桐回去以后，监视孩子的任务都落到她身上。她象间谍一样注意着女儿的一举一动。饭厅的窗户、学校大门外的电线杆子都成为她的隐身之处。

这些行动很快就被囡囡发现了，她马上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妈妈不像个老师，不尊重她的人权。特别是筱晴背着她找韩东谈了一次以后，母女的关系一度空前紧张。好在一学期过来，囡囡的专业成绩仍然是年级第一名，夫妇俩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美国旧金山音乐学校来招生，囡囡考上了，而韩东的小提琴只考了第四，落选了。

筱晴不光高兴，还有点幸灾乐祸，认为这一切都是天意。那小子就让他咎由自取吧。可囡囡心情不好，这一点柳北桐也看出来了，看着囡囡出国时那一脸的落寞，他真不知该说什么，但他想囡囡毕竟是个14岁的孩子，换个环境后一切都会改变的。

"别担心了，囡囡也大了，她会处理好的。你总不能干涉人家韩东，不让人家出去吧？"

"你知道啥？韩东不光到了旧金山，还和囡囡一个学校。"

"没事，一个学校怎么啦？"

"他们住在了一起！"

"什么？" 柳北桐感到这件事有点严重。囡囡在学校外面租一套房子，只有二室一厅，韩东怎么能和她一起住呢?

"不行，我要去一趟！"筱晴很坚定。

后边一段时间都是在紧张地办探亲护照、到上海签证、买机票中度过的，这一趟就要花好几千美元，合成人民币就是几万呢。刚刚在经济上喘口气，又要紧张了。

这几年柳北桐到底挣了多少钱，他可能永远都算不清楚。反正大部分钱都花到囡囡身上了。筱晴常说柳北桐在钱上是个糊涂虫，学生的学费、MIDI的制作费、稿费，只要到手了，他统统丢到他们家写字台中间的抽屉里，从来不点。都是筱晴点好往银行送。那时单位还没有工资卡，发了工资，他进了家门就掏出来放在客厅门口那个单开门的冰箱上，包括几枚硬币他都用工资带束好，供筱晴清点。朋友之间的红白喜事，都是筱晴陪他一起去，都是筱晴代他表示。上次筱晴出差了，赵见打电话来说刘易的丈母娘死了，喊他去烧纸，他二话没说，从学生刚刚交的学费里拿一摞就去了。到了灵棚旁的收账处问赵见烧多少钱的，赵见给他伸出两个手指，他到记账的桌前就掏了2000元。把赵见和那个操办事的的吓一跳……

实际上不光筱晴持家很勤俭，柳北桐也不乱花钱，这几年花天酒地的喝，大部分都是别人请教授，他自己还真没结过几次账。

不买房子不买车，一切为孩子，这么多年都这样过来了，要真有点空钱，他还真不知道怎么用。

筱晴在美国一呆就是两个月，她本身就是学英语的，在那边很适应。她几乎每天都在上午9点左右都打电话给柳北桐，那时是旧金山的深夜，手机免费。她给柳北桐介绍了许多美国的情况："美国地广人稀，环境优美。如果你也能来，我真的不想回去了，等咱囡囡再硬棒点，我们都移过来吧，到这里你就脱离了你的酒海了，离开你那些朋友，你自然就戒酒了。"

筱晴对柳北桐的酒的确深恶痛绝，到了美国还念念不忘。

"囡囡已经有些西化了，一口流利的英语。韩东什么都听她的，那小子是全自费，也挺可怜的。囡囡每月还收他200美元房租，这里把钱分得可清楚了。囡囡说和他一起住，房租就可以少一倍。何乐而不为呢？你们大人的思维总把我们往坏的方向想，这就是代沟。她处理问题很老练，我真放心了。囡囡上个月到波士顿演出一个星期，猜猜她挣了多少？2千多美金啊，换成人民币将近两万块呢。昨天她把这些钱都给了我，她说她已经可以自食其力了，不能再用老爸的血汗钱了。

这边已经没有什么事了，我准备尽快回去，没人管你，你这个老东西是不是又把酒放开了？"

那段时间，柳北桐还真的没喝多少酒。

他参加了市里的庆七一大型晚会的编导组，负责6个重要节目的作曲。他带着几个年轻的小兄弟到铁路、煤矿去采风写作。他刻苦敬业，以身作则。合唱、独唱、器乐、舞蹈，他们几个绝对是高效率高质量，作品四面开花，负责晚会的领导笑得一脸褶子。那些天到处都有宴请，但他居然没喝多过一次。有一次在庞庄煤矿，四个矿长醉倒了三个，他却想尽一切办法，把清醒进行到了底，连他们刘局都说我们的?酒神职称又要动了，要晋升为酒仙了。

这杯中物也确有它的规律，你心情平静时，它驯服知趣、乖巧听话；只有你心情大起大落时，它才会失控、才会变成不认主人的魔鬼。

没有了老婆的唠叨和提醒，他反而更有自控力了。

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孤独而恬静，夜深人静时，做完他的事，他常常站在他家里那不大的晒台上，望着浩瀚的星空，想着他的筱晴和囡囡。这个小家，一个不太华丽的地方，曾经是那样的温馨。尽管有时也硝烟弥漫，但毕竟是他们生存和相互依偎的空间，每一件家具、每一个角落都有他们三口的气息。而现在，当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更感到家的重要。

有了浩瀚的太平洋的相隔，筱晴的优点是那样清晰。她无私无畏，一心为家，这么多年来，她把这个简陋的小家布置的温馨舒适、她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她为他孕育了一个如此可爱有才的女儿……虽然这几年她开始有些唠叨，脾气依然，他们也不像最初那样激情了，但一种更深的亲情却萌生了……

那段时间，柳北桐写得一首女声独唱《儿女心》获得了省级创作歌曲一等奖。那首歌里面一些作曲手法的运用并没有什么突破，但旋律节奏间洋溢的一种深刻的情感却是他的作品中不多见的。他很明白，这首歌里面有一种他心里不常有的温情和思念，那是献给他的阿晴的。

后来当他的生活风雨飘摇、当他感到自己心在流浪的时候，那种单调平凡的家庭生活更清晰地露出了它的本质，它如同海涛中的屹立不动的礁石，看起来很不起眼，远没有周围起伏的的海浪和天上漂浮的云霞那么潇洒自如、变化多端，但一旦出现飓风、出现海啸，也许这块平常的石头就能救你的命。

人生的真谛难道不就是这种平淡吗?

第23节：醉爱(23)

八

钢琴是柳北桐托他琴行的一位朋友从广东进来的，那是一架白色的三角琴，8尺斯坦威。在他们这所城市里，私人学琴还真没有人用美国斯坦威的。不算运费和税费就是30多万。

琴运到茉莉家里三天以后，柳北桐来到了茉莉的"官邸"。

她家是一幢欧式的小洋楼，座落在风景秀丽的南湖边。柳北桐听说过这个小区，《都市晨报》有一条市民都很熟悉的广告："88套别墅献给88位成功人士。"远远望去，那一朵朵琉璃瓦制作的屋顶犹如一片盛开的葵花。

开发商在开发这个小区之前已经花了大力，每一幢在设计时已经物有其主，提前融入了业主的个性理念，所以每一幢都形状各异，特别是每家的花园、小路、室外鱼池都形态纷呈，惹人眼目。每幢别墅之间都有不短的距离，有的是返朴归真，竹篱环拱，柴扉轻掩；有的注重环保，干脆用郁郁的冬青将自己的地盘团团围住。

当茉莉将车停到她的一方田地时，柳北桐下了车。他眺望着南湖的万顷碧波和远处蜿蜒如龙的山脉，深深吸了口气。

真是富人区啊，空气都和城里不一样。

房子分三层，一层是大客厅、健身房、车房。二层是几间卧室。三层是书房和一个开放的观景台。

一楼的大客厅足有80平米，钢琴放在南边的落地窗下，并不显着有多突出。柳北桐随手碰了几下琴键，优美的音乐立刻从他手下涌出。

茉莉把水放到茶几上，就静静地听了起来。这是她第二次听他弹琴了。上一次还是他们最初认识的那一次，大家吃饭时哄着他弹过一次。她听的很仔细、很投入。

柳北桐除了在大学里弹过斯坦威，后来就没碰过。太棒了！音色一流、手感一流，高低音之间竟如此均衡，力度控制、延音效果都是一般琴无可比拟的……

第24节：醉爱(24)

他弹了德彪西的夜曲、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又即兴弹奏了他前段时间创作的《两地情思》，最后又弹了肖邦的幻想曲……

"你对这首曲子有印象吗？"他突然停下来问正在冥想的张茉莉。

"考我啊？"她若有所思。

"你听过这首曲子。" 柳北桐逗她。

"是不是那天在省城，徐老板的餐厅里放的那一首啊？"她眼睛望着天花板，认真地想着。

"哦？" 柳北桐有点惊讶。

`她拉着柳北桐的手把他带到三楼的一间书房。

那套音响并没引起柳北桐的注意，可那一排光盘架让柳北桐吃了一惊。至少有几百盘，而且都是原版。不少都出自国外一些大音乐公司。许多光盘柳北桐都没见过。张茉莉啊，你不光是漂亮性感啊，柳北桐真有些要对她刮目相待了，这些不要说都听过，就是把它们收集到也不容易啊。

柳北桐拿着几张光盘爱不释手："精品啊，肖邦钢琴比赛的这张专集在美国才出来两个月，你这就有了。"

"我可是一个收藏家。你喜欢就拿走吧！我姑姑在加拿大，她的几个孩子都在美国，你家女儿如果需要可直接给他们打电话。"

"你很喜欢听钢琴？最喜欢谁的作品？喜欢哪位演奏家？"

"想听真话？"

"当然！"

"我最喜欢的演奏家叫柳北桐，最喜欢他的《两地情思》。"

"哎啊，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谁是你的情人啊，别忘了你的角色，你可是我的钢琴教师。"茉莉扑哧笑了。

她的女儿在省城舞蹈学校，"那一位"在东北。保姆刘姐在别墅后面的一间房子里忙活。诺大的客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他在"斯坦威"上不停地弹奏着，有些是钢琴曲，有些是他即兴发展的一些音乐主题，那些音乐里都牵扯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有音乐家的趣闻趣事，有他自己的创作体会、有女儿囡囡学琴时的故事、有他的老师和学生的教学细节……他边弹边讲，讲音乐是柳北桐的拿手好戏，几年前他曾经应邀到各大专院校讲授音乐欣赏，轰动一时呢。

茉莉光着脚，穿著一条肥大的休闲裤，盘腿做在钢琴边的地毯上，他说的这些对她来说太陌生了，她昂着头听的津津有味，还不断地刨根问底。

后来他又讲到了华彩的话题，他讲了许蕾那次的即兴表演，又把那段音乐凭记忆弹奏了一遍，特别描绘了后来的舞台效果。

"后来呢？"

"后来那个节目就获得了一等奖。"

"再后来呢？"

他把两只手一摊："就没有什么啦。"

"不对！再后来那女孩肯定爱上了你，你也就将计就计把她那个了……"

"哎啊！你这个人太可怕，我们在谈音乐，你怎么胡扯呀。"

"心虚了吧，好好，你继续谈……"

他们像多年没见的朋友一样交谈着，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分。房间里的光线渐渐暗了下来。

"啊，已经6点了，柳教授肚子饿扁了吧？刘姐，晚饭做好了吗？"她迅速地从地上爬起，到后边厨房去了。

晚饭是在三楼的大阳台上吃的，向西望去，暮色苍茫。大地、山脉、湖泊和这星星点点的别墅都披上了一层金辉。正值初秋时分，略带凉意的秋风携带着山里的松子香吹到脸上，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很是舒服。

一张小小的圆桌上摆着保姆刘姐弄的几个菜：木耳鸡蛋、红烧牛腩、粉肠调香菜……菜不多，挺清爽的。一瓶五粮液早已准备就绪，茉莉又从下面拿来一瓶洋酒。

"昨天报纸上讲，女人饮用白酒皮肤容易粗糙，今天我用红酒陪你。"

"我也喝点红酒算了，最近酒又有点大。"

"男人不要紧，你知道吗？你喝酒时最有魅力。"

"好了，好了，别戏弄你辛苦的柳老师了，你知道他今天讲了多少话吗？"

"好，今天你多吃少讲。敬你一杯拜师酒。"她用高脚杯倒了一杯白酒端了过来。

"太多了，你不怕我喝醉了发酒疯？"

"不怕，我还有刘姐呢。喝掉。"

柳北桐发现她在刘姐面前一点都不忌讳他们之间的关系，茉莉那天居然当着她的面靠在柳北桐怀里。后来茉莉告诉他，刘姐是她老家的亲戚、是她的死党。那个女人40来岁的样子，眼睛小小的，一脸的忠诚。

"你知道，你哪里最迷人吗？"茉莉挑起眼角问柳北桐。

第25节：醉爱(25)

"他是饺子嘴。"刘姐居然不知深浅地衬了一句。

"什么是饺子嘴呀？" 柳北桐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刘姐哈哈笑了起来："还是教授呢，连这都不懂，饺子嘴就是嘴唇线是饺子型，如果是女人都不要打唇线了。"

"行了，行了！赶快弄热菜去吧。"茉莉把她支走了。

他们挽起手臂，喝了一杯交杯酒。

"我就是喜欢你的嘴、并不是因为是饺子型，而是它会哄人。"茉莉干脆坐在柳北桐腿上，眼睛很近的看着他的嘴。

"哄人不是假的吗？"

"假的我也喜欢。"那个人"你就是打死他，他都不会给你一句甜言蜜语。"

茉莉很少在他跟前提到"那个人"。

茉莉接着说："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着你与众不同。那次你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和他们不同。"

"就因为这个喜欢我啊？"

"还有，你那次一晚上没正眼看我一次。"

"没看你也是优点啊？" 柳北桐真让她弄胡涂了。

"不看的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很讨厌，一个是很喜欢。我知道，肯定不会是第一个原因。"

"哦……"

"还有，你那天喝这么多酒都没乱说，更说明你城府很深。"

"为什么？"

"你喜欢我啊，你想在我面前有个好形象啊！"

柳北桐不说话了，他在回忆那一次的情景，他和她确实没有交流什么。这真是一个太不一般的女人了。

"还记得那天你弹了一次钢琴吗？"

"记得，好像是默克尔的《蝴蝶》吧？"

"我不懂那是什么曲子，可你那天往那一坐，就把其它人镇了，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你太与众不同了，要换个场合，我真想拥抱你，你的后背特性感……"

"后背？性感？" 柳北桐有些胡涂了，女人的感受太奇怪了。

在那个圆圆的阳台上，他们就这样说着、喝着、吃着，时间在不觉之间流逝着。从下午2点，他们在一起已经呆了7个小时。

直到柳北桐的手机突然响起，他们才发现已经是晚上9点了。是筱晴的，只有她知道这个手机号。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还有个家，有个老婆在家里等他。

"你在哪里？"

"我在一个朋友家，我们琢磨个东西（他常常把作品说成东西）。他这儿有不少国外的钢琴曲，我给咱囡囡复制几盘……" 柳北桐多少有些紧张。

"又喝多吧？"

"你闻出来了吗？再闻闻？有酒味吗？"他向电话里哈了几口气，须臾之间就恢复了正常，调侃是他屡战屡胜的武器。

"好了好了，我明天有课，我先睡了，你回来时轻点。"

"OK"！老婆再见！"他对着话筒发出了一个接吻的声音。

沈默了一会的茉莉说话了："你真会骗人，是不是男人都这样？"

"别胡思乱想好吗？有时欺骗也是善意的。"

"你以后会不会也这样骗我？"

"怎么可能呢？想还想不够呢。"

"别骗我好吗，我很敏感，我会很苦的。"这女人很感性，她的眼睛里立即就有些晶莹。

"别乱说了……"

柳北桐一把抱住了她，用嘴堵住了她的嘴。

月色如水，地阔天高。渐渐地，他们变成了两条蛇，相互缠绕着绞到了一起。肢体的交流也是一种语言，那种涌动在身体深处的渴望正在发出一种类似叹息的声音。柳北桐把她抱在怀里，饥渴地抚摩着她，后来他们几乎同时站了起来，在她的引导下来到二楼，她打开了最东面一扇关闭的门，这是一间装饰考究的卧室，床上铺着崭新的被单和卧具。

"我来吧，这是我的专利。"

柳北桐用他那双可以在钢琴上讲故事的手，精细的、一件一件地脱着茉莉身上的衣服。不一会，在卧室里那盏橙黄色的落地灯柔和的光线下，一个珠圆玉润、美妙绝伦的裸体出现了！她有点羞涩，用手捂住自己的脸，可其它地方却完全暴露无遗了。柳北桐眼神迷离了！上次在省城，他几乎什么也没看见。这次给他的第一印象是她那缎子一样光滑的皮肤。脖子、胳膊、乳房、肚子、大腿、脚……除了那暗红色的、小巧的乳头和两腿之间最隐秘处的一处毛发，竟是一片金黄色的缎子在微微颤动。

柳北桐慢慢镇定下来，他没有立即扑上去，而是调整了一下灯光，点着了一只烟，坐在床边的一只沙发上，细细地欣赏起来。

第26节：醉爱(26)

"愿意听我为你朗诵一首诗吗？" 他想起了几天前在报上看到的一首描写歌曲《茉莉花》的小诗。

"千载诗人无眼，只道此种凡花。

金牛山下歌一曲，唱彻海角与天涯。芬芳人人夸。

曾经流落村野，终成乐苑奇葩……"

茉莉捂住脸，没有任何动静。

当他终于丢掉手里的香烟，用手来掰开茉莉捂住脸的手，只见茉莉美目紧合，微微张开嘴，紧张的呼吸："你在看什么？脸皮真厚……"

"别着急，我来了。"

他迅速地脱光自己的衣服，教授又一次变成了野兽。

九

真正的秋天很快就来了。

周五快下班的时候，尹团给柳北桐打来电话："明天我们是不是组织一次自助旅游，前面一段时间大家都够辛苦的，到马陵山看红叶去怎么样？"

这种活动他们曾经搞过一次，上次是到中州附近的皇藏峪去的，那里的景色的确不错，特别是野蘑菇炖山鸡让大家饱了口福，那次大家玩得挺尽兴的。唯一的遗憾是文联的赵见把自己的老婆带去了，酒业公司的苏总、师大的刘易和尹团都有些小尴尬，因为他们都带一个女朋友，这么一拨人坐在一起的确不是那么回事，开个玩笑都不太方便。后来大家把赵见好好的搡弄了一顿。

柳北桐有点幸灾乐祸，他那次是一个人去的。一是因为他这方面比较谨慎，另外他那时的确没有女的可带。苏总的女朋友么妹、尹团的女朋友路路都是圈子里很熟的了。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很多，只要不是很公家的场合，她们经常来。这几个女人个个都是半斤白酒的

量，在酒场上能说会劝，很是热情。她们都叫柳北桐"桐哥"，柳北桐喝酒以后也经常给她们开玩笑。

电话联系的时候，大家总是很含蓄地说："带吗？有新的吗？"这些事情只能心照不宣，有时哪位突然带了一位新的，大家绝不会提老的。当然，关系分很多种，有的的确是一般关系，大家开起玩笑来就比较文雅。

刘易的一位山东的朋友那次到这来，说他们那边把这种现象叫"汇窝子"，够难听的，可也挺形象。

柳北桐这个朋友圈都是各路能人，平时各忙各的。把他们弄到一起的媒介就是酒。筱晴常说他们是酒肉朋友也不是没有道理。酒量不同，酒后的表现也不同。苏总喝完酒是必去按摩、尹团喝完就直接去了牌场。刘易喝完酒爱闹事，大家都叫他是"酒乱子"，不是和服务员闹就是和别人争事，好几次了。不是尹团总护着他，大家已经准备弹劾他了。柳北桐喝酒后爱和别人海阔天空的聊，那是他最有灵感的时候，本来口才就好，二两酒一下肚更成了神聊。

本来柳北桐这个星期想吃两天苦，把他构思的一个器乐曲《汉魂》的框架弄出来的。他虽然每周都有几次酒，有时甚至还喝的很多。但他还是在业务上比较用功的，他常说酒是好东西，但不能玩物丧志，要有所附丽。他在电话里和尹团解释半天，就快回绝成功的时候，手机又响了！是扬州一丁的，他明天要带着杜娟到中州来，和尹团不谋而合，要到马陵山看红叶。

人算不如天算。

马陵山在中州下面的一个县城里，距中州大概有60多公里。这么近的风景区，柳北桐还真的没去过。

他决定去以后的第一个考虑的问题就是茉莉。他原来答应她明天晚上到迪欧喝咖啡的。如果带她去马陵山就意味着向大家招供，那些人精肯定瞒不了。如果不带她去，她会不会有什么想法。他想了想，就拨了她的电话。

"喂，882吗？"他每一次打电话都是这样开始。

"你好！881。"茉莉的语言有时也很逗。

"明天我那一帮子狐朋狗友要去马陵山。"

"你什么意思？爽约？还是邀请我同行，或者是想用车？"

"想征求你的意见，你和他们不太熟，而且还有两个扬州的朋友……"

"我不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会去的。"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的意思是……"

"嘟……"她把电话挂了。

柳北桐看着手里的电话愣了半天，这女人脾气还真不小。累不累啊，瞒着筱晴、哄着茉莉，还要在那帮人面前演……他突然感到有些委屈。

"嘟……"电话响了！是9638882。

"生气了？你的意思是不是想带我去怕有影响，不带我去怕我生气，其实心里又特想和我在一起？"

第27节：醉爱(27)

"你是我肚里的蛔虫啊。" 柳北桐扑哧笑了出来。

"这样。明天我开车去接你扬州的朋友和你，到了马陵山就给大家说借了辆车，我是司机。你对我客气点不就完了。"

"你真是个天才。"

"天才？和你在一起，我永远是傻瓜……我想你了。"

那天茉莉打扮的真像个专业司机。脚上是一双休闲鞋，那件鱼白色的衬衫束在一条洗的发白的牛仔裤里，外面是一件别致的迷彩外衣，头上还带一个很神气的旅游帽。

柳北桐是这样给一丁和杜娟介绍她的："小张，在银行工作。你们老远来了，不弄辆好车说不过去。"

一丁直说谢谢，谢谢，他和茉莉握手的时候，两个眼睛贼亮贼亮的。杜娟也是个人精，不断会意地看着柳北桐笑，还给一丁递着眼色。柳北桐和茉莉心里明白，只能接着往下演。

柳北桐和一丁上楼拿相机的工夫，杜娟已经和茉莉熟成一片了。

"你们坐后面，我在前面和张姐聊天。"

那天天气有点阴，别克车在中州郊外的高速公路上疾驶着。出城以后茉莉就打开了车里的音响，又是肖邦。

杜娟一脸羡慕的表情，一路上嘴就没有停，不断称赞茉莉漂亮、皮肤好、风度好、开车技术好，车子好。柳北桐从车前的镜子里可以看到茉莉的表情，她在众人面前几乎永远是这个表情，那是一种淡淡的、含蓄的、安静的、有意味的笑，这是她最美的时候。一个女人的魅力原来就在这里，柳北桐突然明白蒙娜丽莎的微笑为什么风靡全世界了。女人是不适合张狂的，所谓性感就是这种含蓄和距离感了，哪怕是装的。

一丁那天有点阴沉，没说什么，但柳北桐明白这小子被镇住了。他一定在后悔自己以前对柳北桐的谆谆教导了，姜还是老的辣啊。

车到了马陵山森林保护区门口，柳北桐一眼就看到了歌剧团的那辆中型面包车和苏总那辆灰色的奥迪，车前男男女女站了10几号人，尹团已经看到了他们的车，他像酒店门口的门卫一样做着指挥停车的动作，大家都在向他们招手。

人太多，柳北桐就没再一一介绍，只是把一丁介绍给了老尹，一行人就上山了。几个男人走在前，杜娟挎着茉莉和么妹、路路还有一个赵见带来的女孩走在后面。

尹团悄悄地说："你说咱还混啥，带来一群女人长得都不如那个司机。"

苏总说："那个司机是谁啊？北桐想一鸣惊人吧？"

一丁突然一本正经地说："豪车靓女，桐哥是不是把车展会上的车和车模一起借过来用了？"

师大的刘易涎着脸说："桐哥，你再不承认，兄弟就和她过招了？"

老尹说话了："朋友妻，不可欺。朋友的马子不能骑，下边一句是什么？"

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了："不骑白不骑。"

柳北桐："都对我来是不是，刚见面就开涮是不是？"

一群坏小子突然大笑起来。

柳北桐发现了自己的幼稚，他的那点心思在这群经验丰富的老手面前，雕虫小计而已。

那天的旅游确实有点意思，一个个来自不同家庭的男男女女，在一个世外桃源相聚了，既不像同学聚会，也不像单位旅游，更不像家庭自助游。在这个风景秀丽、太适合谈情说爱的地方，却突然有些放不开的感觉。柳北桐那天很尴尬，心里挺乱，真可谓君子不像君子，小人不像小人了。

茉莉的感觉远比柳北桐好，她和那个杜娟简直像亲姐妹，卿卿我我，挎着手，那几个反而有些拘束，喧宾夺主喽。

马陵山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山谷之间有一条深涧。碧绿如蓝，深达70米，如果在南方发达地区，定是一个旅游赚钱的风水宝地。山并不高，却风景秀丽、曲径通幽、变化多端。那满山的红叶竟是各种不同的红，有鲜艳如血的红，淡嫩如蛋黄的红，紫红、橙红……有点让人目不暇接了。大家纷纷照相留念，女士们渐渐脱离羞涩腼腆之状。

山上有一个不大的庙，门口有两棵遮天蔽日的老樟树，密密匝匝的树叶，巨大的树冠，都给这庙平添了几分深幽神圣的气氛。

那树下自有牌子一块：公母树，左边为公，右为母。主树干相隔16米，枝干已在空中相连。传说此树由明朝刘堂太守上任时，为自己和爱妾靖仪所种，自今已有1000年光阴。

第28节：醉爱(28)

公母树前有一个很大的香台，已经有不少人在那儿烧香跪拜。不少是很年轻的情侣。一位和尚在香台边卖香边念念有词：

"马陵公母树，灵验你一路。拜一拜，一分爱。拜二拜，牵手爱。拜三拜，天长地久爱。"

他们这一群游客看到这个阵势，有些面面相觑。平时喝酒时的狂放都不见了，那些插科打诨的语言也不见踪影。

首先上场的是扬州的二位，大家和这二位新朋友不熟，只知道他们是柳北桐的朋友，他们也就没有任何负担。那个杜娟一脸的虔诚，一丁是勉强被她拉过去的，嘴里还嘟囔着："都是假的，不能信的。"

柳北桐心里明白，这小子说不定感情又有什么变化，"痴心女子负心汉"一点都不错。

那么你呢，你敢和茉莉齐拜吗?

一丁他们一跪到那里，大家就合着和尚的节奏跟着一起念起来：

"马陵公母树，灵验你一路。拜一拜，一分爱。拜二拜，牵手爱。拜三拜，天长地久爱。"

苏总勇敢地站了出来，拉着么妹率先拜了。他们是跪拜的，么妹站起来后，眼睛里都是泪。

柳北桐和苏天明是中学同学，对他和幺妹的事可以说是了如指掌，20多年前，他们在一个厂，苏天明是车间的团支部书记。两人18岁就恋爱了，么妹的爸爸是市建委主任，现在看也就是个处级干部，但苏天明的爹只是一个小厂的供销科科长。她家里认为不是门当户对，死活不同意。迅速地把女儿从工厂调到了市工商局，又逼着女儿嫁给了一个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

么妹结婚不到一个月，苏天明就迅速地在自己的工厂里找了一个。那个女人叫刘海霞，是老酒厂的一个保管员，离过一次婚，比苏

天明大好几岁，结婚时没有人不为苏天明叫亏，人家都找个老婆，你却找了个娘。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你急得啥?

苏天明那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情种，他的理论是他不结婚么妹永远不会安心，除了么妹他永远不会再爱上别人，所以娶不到么妹娶谁都是一样的。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不到十年，他俩的情况就掉了个个。那个教授的儿子结婚5年后因猥亵女学生被判了刑，建委主任一家人都傻了眼。离婚后，么妹一个人带着儿子熬日子。

苏天明却一路顺风，青云直上。从车间主任做起，副厂长、厂长、公司副经理、经理，现在已经是中州市最大的酒业公司的老总了。这几年在外面成天花天酒地，也做了不少埋汰事，但就两件事始终不渝，一个是刘海霞，那是他的老婆、他孩子的娘。另一个就是么妹，那是他的青春、他的初恋。他常常在柳北桐面前拿自己开涮，说他是"一个办证的，一个固定的，其它都是一次性的。"他有两个老婆的事情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他们的关系包括苏天明的老婆、么妹的父母都心知肚明，但苏总就是苏总，处理这个问题绝对有天赋。那边刚把老婆孩子送上了去武夷山的旅行团，这边就带着么妹去了新加坡。

这么多年也就这样下来了。筱晴经常在背后骂苏天明不是个东西，怎么能这样处理感情呢。柳北桐劝她说天下男人一般黑，只有你的男人例外。筱晴说那当然了，我是什么眼光啊。

柳北桐那天有点神不守舍，他偷瞅了一下茉莉，她正在那边若无其事地给路路照相。这个人和其它女人有一种天生融合的本领，但男人要想接近她却很难。她不停地变换着照相的角度，把路路逗得直乐。这边的几个男人思想也不专心了，眼睛也望了过去，特别是一丁，可能早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也难怪，茉莉的每一个姿势都变幻出不同的曲线，有点让人眼花缭乱了。

柳北桐心怦怦跳着，躲避着那些家伙意味深长的眼光。

那天中午是在一家叫做杏花村的酒店吃的饭，苏总和尹团抢着做东，他们都是单位一把，有签字权，其它人就没和他们争。那天的气氛有点怪怪的，从庙那边过来，平时很能放的开的路路和么妹都像蔫了似的不太吱声，茉莉和大家不熟悉，也就静静地坐子柳北桐的对面，杜娟那天开始是和一丁坐在一起，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就和别人换了位子，坐到了茉莉身边。

开场还是老尹。

他是舞蹈出身，又学过舞美、戏曲，还说过相声，是个杂家，但的确是个人才，如果不是受学历限制和那一个改不掉的嗜好--垒长城，现在很难说不是局长。

第29节：醉爱(29)

上次省艺术节他创作了一个描写屈原的双人舞《橘颂》，请柳北桐作曲，柳北桐坐在歌剧团排练厅的一角，看老尹给那两个演员排练，动作已经有了雏形，还没有音乐，老尹拿着无线话筒在旁边不断地说和哼，天知道他都唱了什么，但嘴里那声音的感情、节奏、轻重缓急和那两个演员的舞姿却那样协调。他的意思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让演员把他设计的动作连贯起来，让柳北桐有个第一印象。

可结束后，首先鼓掌的就是柳北桐，他在为老尹鼓掌、为老尹的即兴伴奏鼓掌。他说老尹也许没有学过音乐，甚至不太识谱，但是他真正懂得音乐、真正能触摸到音乐深层次的东西，这是天生的，他深谙音乐舞蹈那不可分割的关系。

他把老尹的即兴伴奏（有些是在念），录了下来，只用一夜的时间就谱出了《橘颂》长达8分钟的音乐。当他第二天把音乐用钢琴弹给尹团和演员听时，他们都愣了。这些气势恢弘、大气磅礴的音乐和他们的舞蹈创意浑然一体，特别是屈原和婵娟生死相别的那段感情戏，音乐几乎是如泣如诉。老尹很激动，立刻就在钢琴边跳起来了。柳北桐很坦然地给大家说这是他和老尹两人的创作，没有他那些即兴的哼和念，就不会产生这段音乐。

最后在节目单上，作曲者写的是：柳北桐、尹天一。

老尹说你玩笑开大了。柳北桐告诉他，音乐最高的境界就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华彦君并不识谱，却创作了举世闻名的二泉映月。关键是他特殊的艺术感受和独特的创造力。技术在艺术创作中是重要的，但关键的时候，艺术的感觉起着决定的作用。

后来，这个节目到省里参加省级调演，获得了创作一等奖。

尹天一是个高个子，脸型瘦削，一个很洋气的鹰勾鼻子。不少人说他像濮存昕，但他又比濮存昕多了几分威武。老尹对朋友豪爽大度，再加上他那过人的酒量和天生的幽默，在他们这个朋友圈子里，

在那个美女如云的歌剧团里，他活得潇洒自如、如鱼入水。他身边经常出现的几位大家都很熟悉，像路路、吕静、白小鸥等，但他几乎和任何一个都保持一般关系，身边陪吃饭的漂亮女人走马灯的换，看起来对他都是一往情深，但没见过他对谁用过心，除了调侃就是玩笑，他很少跟女人动真的。

上次大家在芙蓉火锅聚会，白小鸥喝多了，对老尹嘻笑怒骂，当着一桌人趴在老尹身上哭的鼻子一把泪一把，还不断地抢酒喝，最后醉倒在餐厅的沙发上。那个女人是京剧团的二号女主角，前年离了婚，一个人住在离芙蓉火锅城不远的金达小区。

大家都像悟出什么似的，"忽悠"老尹把她弄回家--还会意地给他挤眉弄眼。可不到20分钟，大家准备散席的时候，他一身白灰，气喘吁吁地回来了。白小鸥一个人住6楼，他把烂醉如泥的她架到楼上，6层楼楼梯上、墙上多少年的老灰都让他蹭干净了。他帮助她开开门，把她弄进去，就迅速撤了。

刘易说老尹你可以，坐怀不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吧。老尹瞪着眼说："可以什么，这娘们的儿马上戏校舞蹈班毕业，想进团，可今年一个名额都没有。我不能没给人家儿子办成事，却提前把人家娘办了吧？"

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他有时说话就这么粗、这么直，经常出语惊人让人不知所措，让人不知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但男人女人都喜欢他。

那天他是这样开场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有位伟人说过："我们都是来自不同家庭，为了一个快乐的革命目标，爬到马陵山来了。"大家猜猜那位伟人是谁？"

大家大笑，茉莉也捂住嘴，趴在杜娟肩膀上笑，气氛立刻变得松弛热烈起来。

"就是鄙人。今天有几位新朋友，允许我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姓尹，外号饮不倒。就是饮酒我永远都饮不倒，最近我得了一种病，去

医院查了不少项目，医生最后问我到底想查啥？"

大家包括柳北桐都没太听懂，最近没听他说过这茬子事啊。

"我对医生说，我想查查，为什么我无论喝多少酒都不醉？我好好苦恼啊，这不是很浪费钱吗？"

大家又一次大笑，杜娟和茉莉笑的最厉害，他们也许没太见过这样的人。

"开场白长了点吧？是不是先喝起来？"刘易已经沉不住气了。

第30节：醉爱(30)

"开喝开喝。"几位男士齐声附和。

苏总打开的是他从河北出差带来的恒山原酒，67度。打开酒瓶，香气袭人。

大家都站了起来，女士们每个人也都倒了一小杯马陵山的绿豆烧。

"第一杯为了什么？"王总问大家。

"为了那两棵公母树。"老尹反应绝快，妙语连珠。

大家在笑声中举杯，柳北桐看到茉莉眼睛里那一瞬而过、意味深长的东西。

那酒喝到嘴里，一股暖流从喉咙自上而下，通过喉管，直流胃囊。

"今天我上车迟到了，自罚6杯。"刘易不能闻酒，已经欲罢不能。

大家大笑。

老尹一看刘易开始耍蛮，又开始出主意了："喝酒不难，要喝出品位，喝出文化就不易了，我建议今天喝出点花样来，大家有什么建议？"

柳北桐正担心有人酗酒，接着说："这样，我们每个人说一句和酒有关系的成语或诗词，说不出来的罚酒一杯，能说出整段和典故的，有权罚在座的某人一杯。如果能唱一段和酒有关系的歌，享受上述待遇。"

"好！我先来。"赵见说话了，他带来的那个女孩一看就是他的学生，他们绝对只是一般关系，他想趁机露一小手。

赵见是声乐出身，有一副亮如铜钟的好嗓子。他很夸张地运了运嗓子：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让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好！大家一片掌声。

赵见满脸得意："我可以罚哪位酒了吧？"他把眼睛盯在他身边的女孩身上。

苏天明附在柳北桐耳边说："这小子有心计。"

果然，赵见端起酒，递给那个女孩。

那女孩倒也痛快，什么也没说，一饮而尽。

又是一阵掌声。

柳北桐认识那个女孩，她参加过市里组织的声乐大赛。好像叫王冰，大概20多岁。这一桌大概就这一个是个未婚的，赵见这小子够毒的。

女孩站了起来："今天能和各位老师在一起，我很荣幸。我想不起什么诗，就唱几句吧。"

"举杯吧朋友，在这千载难逢的时候……"闫维文的歌让她唱的字正腔圆，韵味十足。

大家一阵掌声。

她端起酒，走到柳北桐旁边："柳老师，这杯酒我应该敬你，不知你还认识我吗？我唱过你写的歌。"

"你叫王冰吧？唱过我写的歌？有点记不起来了。"

"去年国庆节，在矿务局礼堂合唱比赛，我领唱的《矿工的妻子》，那首歌特优美，我早就认识你了，特别崇拜你。"

"言重了，言重了。谢谢你。"柳北桐很痛快，端过酒杯一饮而尽。

老尹几个在相互递着眼色，看着赵见坏笑。

放下酒杯，柳北桐发现茉莉给他攮了攮鼻，这种怪怪的暗示让柳北桐心里一阵温暖。

柳北桐说："主意是我出的，我就不罚谁酒了。我也来首诗吧。"

"将进酒，莫停杯。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老尹插话了："行了，都让你说完了，下边不就更难了。我来接：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苏天明又往下接了：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大家一阵掌声。

接着下面是一丁，柳北桐知道他的诗词功底，肯定精彩。

果然，一丁与众不同。

他那一口扬州普通话很有韵味：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大家哄着说这句和酒没关系。

一丁说："看你们这样喝酒，我好好害怕，所以对李清照的《声声慢》稍加改动--

"白酒更兼啤酒，到黄昏、杯杯盏盏。这次第，怎一个、喝字了得。"

一阵喝彩。

他们常把酒场分为五个阶段"轻声细语、甜言蜜语、豪言壮语、胡言乱语、不言不语。"

那天一二节确实很文雅、愉快。几位女士也有上乘表现。么妹说的是曹操煮酒论英雄。路路说的是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到茉莉的时候柳北桐真有些为她担心，因为越往后越难说。

路路说完的时候，尹团很严肃地说话了："这位漂亮的司机是我们请来的客人，人家还要开车，万一说错了，就不必喝了吧。"

他话音未落，茉莉已经说出来了："武松醉打蒋门神。"

第31节：醉爱(31)

大家一阵大笑，是笑老尹的--套瓷不成功。特别是路路，一脸的幸灾乐祸。

酒一盖脸，所有的拘谨、陌生都扔到了九霄云外。到了第三节，大家乱七八糟地互相开始敬的时候，柳北桐就发现刘易有点醉了，他不停地要和茉莉喝，大家都说人家司机要开车，不能喝。他就是不听，后来他干脆说小张咱初次见面，你只要喝一杯，我就喝十杯。

柳北桐当时就想，这小子完了！一杯对一杯他也不一定是茉莉的对手。但嘴里仍然在说算了算了，你十杯没事，她一杯可能就要坏事。小张，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喝，你自己掌握吧。

茉莉微显娇态和腼腆，还是用她那沙沙的、位置特别靠前的声音说："刘大哥既然这样说了，我就喝一杯，但你不用喝十杯，这酒度数太高，你就喝一杯吧。"她端起面前的酒杯，皱着眉头，像喝药一样痛苦地喝了。

刘易显然已经喝多了，竟然说："承蒙张小姐这么给面子，我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拿起酒瓶呼呼往茶杯里倒了大半杯，端起来一饮而进。那动作之快，老尹、苏总想夺已经来不及了。

这一杯下去，他立刻就打晃了，嘴里嘟嘟囔囔："桐哥不义气，这么好的妹妹……也不正式介绍介绍……"

大家都了解他喝酒的水平，有人说他喝完酒从来不知道吃的什么热菜，因为头菜上来之前他已经醉了。

刘易在师大音乐系教二胡，人很直爽义气，就是掌握不好酒量，逢酒必醉。喝醉了还经常乱说话，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

上次他们系里主任组阁，刘易教龄职称条件都够，自己也想进步进步，就请了那位姓杜的主任吃了一次饭。柳北桐、老尹他们这一伙几乎都去了，你一言我一语，全是为他"架"的。他开始还表现不错，挺谦虚。后来慢慢放开了，说话开始变味，大家赶快递眼色。老尹说

今天大家都喝不少了，是不是就这样？但这时已经晚了，他瞪着眼睛说今天是我请客，你怎么说结束？喝！他又逼着大家喝了两个大满贯。结束时，他坐在椅子上不愿起来，最后大家好歹把他劝起来了。他已经开始发蛮，居然对那位杜主任说："你……听着，你要是不让我当副主任……你这个主任也别想当好。"

大家一起说他喝多瞎说了，柳北桐赶快给杜主任解释，但一切都晚了。那个杜主任上车时给老尹说："这个人不管乎。"

那天是老尹结的账，他一边付钱一边给柳北桐说："今天叫什么事，哎！还是那句话，人是好人，酒不是个东西。"

实际上，那天大家挺愉快的。但宴席快结束的时候，又多出了一场戏。主角就是那位省城来的的杜娟小姐。

女士那天喝的是马陵山出的绿豆烧。那酒颜色是绿的，喝起来是甜的，但实际上30多度，给人以假象。第一个上当的就是杜娟小姐，那天她特别兴奋，尹哥、桐哥、苏哥、路姐、张姐喊的贼顺，宴会不到一个小时，她拿那个绿豆烧给每个人都干了，柳北桐赶快给一丁使眼色，可一丁那天一直不太说话，思想不集中。大家见过的海量的女的多了，谁也没在意，可杜娟说醉就醉了。

也巧，正在那时一丁的传呼响了，一丁很紧张地关传呼。杜娟扑过去就抢，一丁坚决不给他看，两人撕打起来。后来她终于拿到传呼时，一丁已经把信息给删掉了。

大家故意大声说话，装没看见。可杜娟已经摇摇晃晃地端着一杯酒站了起来。

"尹哥、桐哥、苏哥、路姐、张姐……你们都是好人，我敬你们一杯。这个人是谁？我不认识他……"她把手指着一丁。

"你喝多了，别瞎说！"一丁有些恼火，平时都让着她，可今天杜鹃实在是太不给他面子了。

"丁热草是个大坏蛋，是个骗子。"她一扬手，竟给了丁热草一个耳光。

大家都愣了。

"我要在你最好的朋友面前揭穿你！"已经喝醉了的杜鹃趴在茉莉的身上就哭了起来。

路路、么妹、茉莉几个一起上，把她架到隔壁房间去了。

柳北桐把一丁拉到外面说："别装懵，怎么回事？"

潇洒的一丁那天一脸不是一脸："他妈的，臭娘们今天搅局了。桐哥，对不起了。这娘们最近有病，非他妈要我离婚，我他妈儿子都两岁了，离婚了孩子怎么办？再说她和我老婆又是好朋友，怎么这么不讲究呢？原来带她出来想散散心，做做她的工作，还没来得及，她就发作了，她是借酒发疯。"

第32节：醉爱(32)

"我看你小子有点逻辑混乱，刚才是谁的传呼？"

"我老婆的，她最近也敏感的不得了，死盯着我，妈的最近我的心情坏透了。"

柳北桐没有再说什么，一种不太好的预感突然弥漫了他的心境。

十

在认识张茉莉之前，柳北桐一直认为人一辈子只能爱一次。

他17岁就和筱晴谈恋爱，第一次写情书、第一次约会、第一次接吻、第一次懂得性，都是和筱晴。他们手拉着手，一页一页读完了爱情这本既通俗又深奥的大书。

他第一次产生欲念是在电影院，那时他们都在上高中。

电影票是柳北桐的一位男同学给他的，那位同学叫庄小平，和他们同届不同班，住在他们那个大院附近的电业局宿舍。庄小平看上了常在筱晴身边的一位女同学，但一直是隔山隔水，抖抖的不敢表达。那年淮海堂上演内部电影《山本五十六》，票紧张得要命，他通过他当电厂厂长的父亲搞来四张，请柳北桐、筱晴还有那位女同学一起前往，那时能看到内部电影不光是过把瘾，简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筱晴把票给那位高二的女同学时，她并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猫腻，也就欣然答应了。

他们三个到电影院是才发现庄小平已经把座位精心安排好了，两个女生的票在中间，柳北桐的在筱晴一边，庄小平自己已经坐好了，就在那女同学一边。那时不像现在的孩子这么开放，柳北桐和筱晴一个院子住这么长时间，还是第一次和她看电影。

那是个夏天，两个女孩子都穿的裙子，影院里面的椅子又很窄，不免就有些身体接触。再加上那部电影又有一点点刺激，在漆黑的影院里，老实的柳北桐也不老实了，那腿不由自主地就和筱晴裸着的小腿靠在一起了，令他兴奋的是，这个高傲的筱晴居然没有回避。他的

心怦怦跳着，腿越靠越紧，手试着试着也就摸到了她大腿上，那筱晴不光没有反对，还把手按在了他的手背上，轻轻地掐着。那不像是阻碍，倒像是鼓励。他全身血液沸腾、神迷意乱，急促地和她耳语，我们出去吧？我们出去吧？筱晴压低声音说你先走，你先走，在门口等我。

他们出了影院的大门，就径直进了旁边的一个马路公园，在一个黑黑的墙角边，他们四周瞅了瞅，就很饥渴地拥抱了，柳北桐第一次发现女孩的胸脯这么大、这么软。那次是他们第一次接吻，很慌忙，也很笨拙。筱晴说你的嘴里怎么有点咸，他说我晚上吃的盐豆子。筱晴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他说我也不知道今晚会是这样，我下次不吃了。筱晴说你美死了，没有下次了……但从那次以后，他们就再也离不开这些事了。

后来才知道，那女生看见他们走了，以为是个局，自己也走了。最后只剩下庄小平坐那看，哎！那小子惨了！那电影演的什么他一点都不知道--他恼死柳北桐了！

上大学期间，柳北桐在省城艺术学院就读，筱晴在家乡的中州师范学院。正是青春萌动时，整个音乐系就数柳北桐的信最多，他们几乎每星期都要通两封信。有时到了时间信没来，柳北桐会象丢了魂一样神不守舍。那时没有电话、传呼，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鸿雁双飞的书信，班级里的那个负责发信的同学就是他的精神之柱、他的释迦牟尼。

中州市和省城其实只有不到400公里的路程，现在的交通条件也就是4个小时的路。那时不行，经济条件、学校纪律都不允许，想死筱晴也只能"干烤"。

大二那年国庆节，学校放了3天假。柳北桐没给筱晴说就回了中州市，想给他的阿晴一个意外的惊喜，可到了家才知道筱晴去连云港见习去了。柳北桐几乎没和爸妈说几句话，在家里没呆一小时，就上了去连云港的火车。那时火车特慢，每一个小站都要停，从省城到家就

慢腾腾地走了8个小时，从家到连云港又是8个小时，当他到了新浦，找到筱晴实习的那个中学时，已经是夜里11点钟。看门的老大爷把他带到筱晴的住处时，他风尘仆仆，脸上脏兮兮，衣服皱巴巴。筱晴从屋里出来看到他，眼睛瞪得老大，眼泪一下就掉了出来。

他在连云港呆了两天，筱晴始终陪伴在他身边。那个小旅馆好像叫东方红旅社，很小、很简陋，每个房间除了四张硬板床之外就只有几个盆架子了。可服务员仍像防贼一样监视着住客。每天到了晚上10点，服务员就挨个房间赶人，不在这里住的人必须离开。他们能做的也就是拥抱和接吻，其它方面一事无成。

第33节：醉爱(33)

其实，高档一点的旅馆筱晴实习的学校附近就有，但他们住不起。两个穷学生，口袋里就那几块钱。

临走那天他们到了虚沟的大海边，天色已凉，曾经喧闹的海滨浴场杳无人迹。筱晴摸着他脸上的青春豆说："你是不是特想那个，我给你……"

柳北桐激动地有些哆嗦："行吗……你别后悔？"

"傻瓜……我不行了，我真的被你感动了。"筱晴扑到了他的怀里。

就在那片海湾、那块礁石下，天地为媒，大海作证，他们有了第一次。从第一次拥抱接吻到这一次实质性的突破，他们经历了三年多的探索。

回到学校，系里教他配器的那位省城张老师听说他三天内回了中州、去了连云港，眼睛瞪得老大："我的妈呀，真是不得了啊，爱情的力量真是不得了啊。"

他们之间也经常争吵，筱晴从上中学就是公认的校花，在家里又是老小，父母老师都特宠她，她从小就特霸道。有一次他们到无锡去玩，不知因为什么筱晴生了气，他正在太湖边给她照相，她突然说不照了，我要回家。说完转脸就走。柳北桐在后面追，你为什么生气，你总要说个理由吧，我哪里不对你可以说啊。筱晴绷个脸不理他。柳北桐手足无措，看着越走越远的筱晴，一个大男人蹲在湖边就哭，弄得不少游人不花钱看了场戏。

柳北桐到他们结婚以后才知道她那次生气的原因--她来例假了，她看谁烦谁。

尽管如此，柳北桐从内心深处对她仍有一种深深的依恋，从精神到肉体都离不开她。漫长的5年恋爱，他们闹了无数次，每一次都以柳北桐失败而告终。 那一次放暑假，筱晴和他在他家里吵架，筱晴对柳

北桐的母亲有意见，正在滔滔不绝地数落她，恰好他母亲回来了，在外面听了个全过程。还没过门就这么厉害，将来那日子怎么过！柳北桐的母亲为此气了一场病。那次柳北桐态度比较强硬，一定坚持让筱晴给母亲赔礼。他们闹了一个星期后谁也没说服谁，决定分手。

一瓶红酒，两个小菜。在筱晴姐姐那个经常没有人的家里，他们对几年的感情进行了盘点，认为两人性格有差异，决定分手。喝完酒、吃完菜、说完话、掉完眼泪后，又最后上了一次床。

晚上回到家，柳北桐却撑不住了。他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全是筱晴的好处，这时他才发现他在灵魂和肉体上早和筱晴长到一起了，要真和她分手，他的心就只有一半了、他的身体也不健全了。那整整一个晚上，他不吃不喝，就那么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夜里11点钟，他终于做出决定--妥协！

他连夜赶到筱晴家，抱着她就哭："我离不开你，随便你怎么样吧，我不能和你分开。"筱晴很冷静地说："我就知道你会来，如果超过今夜，你后悔也没用了。"

大学期间，柳北桐是他们那一班学习最好的，人又长的白皙俊俏、温文尔雅，特别是到了冬天，那条长长的围巾围在筱晴妈给他套的便棉袄上，别有一番风采，不少女同学对他有好感。但是一个班的同学都知道他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他又特别痴情，暗恋他的也只能是望洋兴叹。

大三的时候，他为比他低一届的一位打扬琴的女同学写了一首扬琴独奏曲《春雨》，那女孩演奏这首曲子在省里获了奖，为了表示感谢，请他在省城大三元饭店吃了顿饭。那女孩长的一般，但特别丰满，特别是那一对乳房，一打扬琴，上下翻滚。班里的男同学背后都叫她"大波"。柳北桐平时不太跟女同学来往，但那次他去了，一个原因是那段时间他比较清闲，另外他知道"大波"不会对他构成什么威胁，她有男朋友了，在苏州上大学。

吃完饭，"大波"说想走走。他们从鼓楼那边顺着北京西路一路过来，那条路幽静极了，两边的梧桐树茂密的枝叶接到了一起，整个路像一个宽大的走廊。大波过了鼓楼就搀着他的膀子，大大的"波"就紧紧地挤在他的胳膊上。柳北桐心怦怦直跳，嘴上却说"我有女朋友了。"大波说："我也有男朋友了，有什么关系，他们都不在省城啊。"就在省委大门附近，他们就糊里胡涂地拥抱了，柳北桐一边吻着她，一边死命地揉着那一对大球，他手忙脚乱地解她的胸罩怎么都摸不到扣，大波说："笨蛋，在后边。"

第34节：醉爱(34)

那个晚上， 两个想解渴的苟且之徒除了一阵慌乱之外，什么问题也没解决。

柳北桐第二天后悔万分，感到自己很丑恶，他对不起他的阿晴。他立刻就给筱晴写了一封忏悔书，坦白了昨晚发生的一切："这只是生理的冲动，不是爱，但我感到自己已经不再纯洁，我亵渎了我们的感情，你随便处置吧……"阿晴的信只隔了一天就来了，她的大度让柳北桐感激涕伶："只要你不在感情上背叛我，我能原谅你，是不是撑不住了？我星期天到省城。"

阿晴果然不食言，周六的晚上到了省城。柳北桐陪着她玩了中山陵、紫金山、灵谷寺。吃了省城的盐水鸭、烧鹅，喝了有名的鸭血粉丝汤……在音乐台那片草坪上，他们山盟海誓，永不背叛。柳北桐拿出了身上所有的生活费，在草场门一家旅馆包了一间房，他们疯狂做爱，两天就做了四次。阿晴的那次"探班"，解除了柳北桐心理和生理的所有压力。

柳北桐心如明镜，激情满怀。筱晴走后，他写了不少诗寄给他的阿晴，其中一首是："为什么疲惫的双脚，把我们带到了家具柜台。为什么理智又让我们匆匆离开。"

他和筱晴都想结婚了。

他们两个是1982年同时毕业的。同年国庆节他们就结了婚。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筱晴常用这首诗来形容他们近20年的感情历程。

有人说爱的激情只有18个月，激情过后就只有亲情了。柳北桐和阿晴婚前谈了6年恋爱，风风雨雨，一直是两地分隔。鸿雁传书，一直是激情满怀。

结婚以后，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几乎立刻成为了过去。他们立刻进入生存的现实。生孩子、培养孩子、熬职称、赚钱，他们齐心协力，

开始了他们的奋斗。筱晴楞是变了一个人，从一个好高婺远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典型过日子的贤妻良母。十几年就这样过来了，他们为了这个小家同心协力、风雨兼程。在柳北桐工作的文艺圈里，可以说是美女如云，但柳北桐从来没对谁动过心，他和筱晴是公认的郎才女貌、模范夫妻。

过日子就是过日子，那种青春浪漫、风花雪月的事情早已成为遥远的"城南旧事。"

嗨！那都是十几年的事了，连他自己都不相信40岁的自己还会恋爱，不相信自己那单薄的身体深处还储蓄着如此充沛的激情。"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他居然会很突然地爱上一个圈外的女人。

十一

柳北桐每周到茉莉家给她上一次钢琴课。

他教过许多学生，但像茉莉这样的成人学生还是第一位。

第一节课，他们就写了一个君子协定：上课时不准走神，不能拥抱和接吻。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二者不可混淆，要认真教学。

第二条是茉莉坚持的，她说这叫严肃认真。学生要交学费，每节课100元，每次交10节课的。她如果做的不好，希望柳老师也在谱子上画圈，超过三个圈，罚多交学费一次。柳北桐曾经无意之中说过囡囡在上海学琴的事，她居然记住了。

柳北桐给她画了一张大大的键盘音位图，挂在斯坦威钢琴对面的墙上。五线谱都标在键盘每一个音的下面，柳北桐让她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它背下来，高中低音的五线谱表，88个音位，谈何容易。柳北桐此举也是想试试茉莉的记忆能力和用功程度。没想到她居然慢腾腾地把大部分音都背了下来，错的几个，柳北桐真的在上面画了圈。

第一次上课，两人都不太习惯。他们坐在一张琴凳上，柳北桐给她摆手型，教她基本姿势和击键动作，她很认真，但总做不好，特别是小指，老是往上翘，柳北桐说了几次，她总做不到。柳北桐就不再

说，而是用眼睛看，这是他惯用的方法。果然，茉莉低着头在键盘上做动作，发现柳北桐半天没讲话，抬起头发现他一脸疑问地在看她的小指，茉莉马上脸就红了："柳老师，是不是对学生要求太高了？" 柳北桐说："你站起来。"茉莉老老实实地站了起来。柳北桐说："基本功就是楼的地基，刚开始就歪了，以后就没法往上盖了。"

那女人扑哧笑了出来，一屁股坐在他的腿上，抱着他的脖子耍赖："你的样子好可怕啊，你笑笑好不好。" 柳北桐一脸认真地说："下来，把协议念一遍。"她嘴里嘟囔着："好好，人家认真弹就是。"一边弹一边埋怨着："干吗这么凶，我有点后悔了。"

第35节：醉爱(35)

柳北桐点了一支烟做在钢琴对面的沙发上，愣是没笑出来。

下课半天了，茉莉还在那沉思。柳北桐走到她身边，用手扶着她的肩膀："我又想起我教囡囡弹琴的情景了。"茉莉转过身抱着他："我真想做你的女儿，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永不分开。" 柳北桐又开始调侃了："那还不容易，你就喊我爹迪呗。"茉莉轻轻地叹了口气："你又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立刻，那双边角上翘的眼睛就有些湿润了。柳北桐赶快把她抱到沙发上，像哄孩子一样拉她的头发、刮她的鼻子、用食指把她的下嘴唇拨弄的嘣嘣响："宝宝宝宝，快笑笑，跟着老师，睡觉觉。"

茉莉说过，每个星期五，都是她的节日。他们平时不太见面，甚至电话也不多，柳北桐那段时间灵感很多，接了不少活。但自从茉莉学琴以后，他每个星期五都准时到茉莉家。

茉莉家离市区比较远，每次茉莉要去接他，都被他拒绝了。从柳北桐家里出来，坐11路汽车可以直接到南湖小区。

上午9点到，一个钟头的课，下课以后，两人开始做饭，柳北桐除了他专注的事业之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做饭。在他的建议下，茉莉让刘姐周四就买好第二天需要的菜，周五放她一天假，他们尽情地享受二人世界的快乐。

他们常吃的菜是：红烧黄鳝、葱爆羊腰、萝卜沙拉、海米冬瓜……一般都是老师扎个围裙做大厨，学生当下手。但茉莉有时也根据菜谱做一两道新菜，什么鱼香茄子、蚕豆酥、咖喱鸡翅、木耳鸭蛋汤……花样不多，每周都弄一个新的。吃的时候她总叫柳北桐先吃，她很紧张地看着他，等待他的评价。

柳北桐把她做的新菜放在桌子正中一个厚厚的垫子上，称那个位置是"开发新区"，一边品尝，一边模仿上级检查工作的感觉胡乱评价一通。别管味道如何，每次两人都忙得不亦乐乎、吃得津津有味。

中午茉莉陪他喝酒，听柳北桐神聊，一瓶酒、四个小菜一个汤，他们吃个两三小时是正常的事，茉莉喜欢酒后的柳北桐，柳北桐又特别喜欢这种可以胡侃八拉的二人世界。两位是一个爱聊，一个爱听；一个爱喝，一个爱陪。茉莉常感叹他们在一起时间总比酒瓶里的酒下的快，她总是纵容他多喝一点、再喝一点……总把酒瓶控在自己手里，合着他情绪的节奏和高低，不断给他斟着酒，有时倒得多，有时倒得少，但每一杯柳北桐必须一饮而尽。柳北桐像个孩子一样听从她的摆布。当柳北桐提议结束时，她总捂住酒瓶，让柳北桐猜猜他今天喝了多少。而柳北桐每次猜的都准得出奇--他两只手指一比画，总和酒瓶里剩下的酒的高度相同，那瓶子里总是剩三两到四两之间。

下午柳北桐有睡午觉的习惯，茉莉像安排孩子一样地安排他睡下，自己在隔壁看书。

那段时间，他们一呆就是一个整天，七八个小时就这样缠在一起，直到夜幕降临，茉莉才开车把他送回去。他必须回去，那边还有个家，还有一个女人在等他过周末。

柳北桐体会到的是一种自由。

这是和筱晴生活这么多年没有感受到的。筱晴对他在生活上无微不至，但她从来没有像茉莉那样专注地、充满崇拜地聆听他海阔天空地"神侃"、抒发自己的感情，柳北桐酒后有着旺盛的表现欲，但 他喝了这么多年酒，还从来没和哪一个人说过这么多的话。

筱晴对他是一种对待孩子一样的管理。他总感到有一种微微的压抑感，这种压抑使他特别留恋酒场那种自由的发挥。而茉莉却像一个孩子，给他的留下的是一个空间、一个可以自由呼吸、自由发挥的空间。他可以自由地在这个比他小8岁的女人身上发野耍蛮，他有一种男人的强大感。而茉莉又恰恰像个托，她在纵容和鼓励柳北桐做他愿意做的事，那种自觉的小女子的柔弱感和承受力都是筱晴所不具备的。

茉莉特别喜欢吃鱼，柳北桐经常喊她"猫"，她吃鱼又快、又干净，剩下的鱼刺居然是完整的。柳北桐爱做"清蒸扁鱼"，每次蒸好以

后，茉莉都把它放在冰箱里，中午吃得时候，柳北桐吃鱼边的冻，茉莉吃中间的鱼。

柳北桐说："我就喜欢吃软的，你们女人是不是都喜欢吃硬的？"

"你是不是流氓教授啊？吃饭时也瞎说。"

第36节：醉爱(36)

"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吗？"

茉莉笑了："不知道，你也不要告诉我，反正没什么好话。"

柳北桐有时也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哎呦，今天的菜是不是不太新鲜啊，我的肚子有些疼。"

茉莉立刻紧张起来："怎么办？我去找药。"

"没关系，你给我揉揉就行了。"

"你赶快躺下，我来，是这里吗？"

"往下一点。"

茉莉的手又软又柔，典型的女孩子的手。

"再往下一点。"

"再往下就不是肚子了。"

"哎呦，再往下一点嘛。"

茉莉发现她上当了，脸顿时红了，一下站了起来："你真讨厌啊，我只能上一次当，下次你的肚子再出毛病，我打电话叫刘姐来给你揉，她可有劲了。"

茉莉家里有一个宽大的浴室，每次柳北桐走前茉莉都要逼着他洗一个澡。茉莉在他午睡未醒之前就给他放好水，然后让他直接进浴室。他多次耍赖要和茉莉一起洗，可她就是不同意。有一次他求她："不在一起洗可以，能不能给我擦擦背呀。"

"擦背可以，你把大灯关上，闭上眼睛。"

柳北桐幸福地闭上了眼睛，茉莉摸着黑给他擦着，然后又给他涂上浴液："你知道吗，我从来没给别人洗过澡，怎么能碰到你这个冤家，我发现我什么都愿意做，我变了……"

柳北桐一把抱住她，弄得她的衣服上都是浴液："茉莉，你让我有了一种从来没有的感受，我爱你，我真的许多年没说过这句话了……"

"我等你这句话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真坏，现在才说……"

一个男裸和一个穿著整齐的女人就这样在黑暗的浴室里拥抱着，亲吻着，整个世界都在他们身边消失了。

有一天吃完饭，茉莉在客厅给他表演拉丁舞。她在东北曾经参加过拉丁舞培训班。在铿锵有力的节奏中，她跳得还真有点意思，甩头和转腰的动作很到位。柳北桐点着一支烟，坐在沙发上都看迷了，他真没想到她还有这一套。那天她穿的就是柳北桐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穿的那件皮裙。

"茉莉，你的身高多少？"

"1米68。你看不出来吗？"

"哦……"

"你哦什么哦？是不是想再问问三围？"

柳北桐笑了，他还真弄不清三围在数字上的概念，他凭直感茉莉一定是最佳比例，长腿、丰臀、细腰……他一下子明白她为什么穿皮裙好看了，那裙子裙摆短、腰身细。必须腿要长、而且小腿还要细，这样才能衬托那裙子的简约和粗犷。臀部必须丰满而且上翘，这样才能把有些下垂的皮子像充气一样让它饱满起来，饱满的臀、纤细修长的腿这样就形成一定的对比。

人的体形也是天生的，尤物啊。柳北桐暗暗赞叹着上苍的鬼斧神工，人和人是不公平的，从长相和身材看就是个例子。

"你在那想什么啊？又瞎琢磨了？"茉莉结束了她的表演，一头汗走到有些发怔的他面前。

"你真性感。"

"你可是艺术家啊，脑子开小差了吧？"

"艺术家也是人。我在研究你这条裙子，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要用皮子做裙子？"

"为什么啊？"她坐到了他的腿上。

"表现一种原始的兽性。"

"你是不是在骂我？"

"我原来以为只有风尘女才穿皮裙呢。"

"你胡说……"

"来，让我仔细看看……"

老师柳北桐这时已经不能自已，一个翻身，把浑身是汗的茉莉放倒在身下，不顾她的大呼小叫，就在那宽大的沙发上再次感受了他在这个漂亮女人身上的力量和权利。

男人和女人的确不太相同。这段时间，柳北桐虽然沉迷与和茉莉那种新鲜、令人心醉的交往之中。但他对筱晴却不敢有任何疏忽，他始终是小心翼翼，心存内疚。茉莉很理解他这种心理，每次分手之前，茉莉都要把他仔细检查一遍：身上有没有她的头发，有没有她身上的香味，衣服和早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晚上睡觉他是和筱晴分开的，但周二晚上的"每周一歌"他从来没含糊过。自从和茉莉有了这层关系以后，他反而和筱晴做爱更有了一种激情，那是一种让男人为之激动的对比，像音乐中的和弦连接一样，他在两个不同的女人身上感受到一种色彩的变化。茉莉的羞涩缠绵和筱晴的激情疯狂之间反差很大，他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动物性，他从未感到自己还有这种霸占欲和权利欲，他陶醉在这种危险的对比游戏之中。

第37节：醉爱(37)

筱晴有一次对他说："你最近有点疯，是不是第二春啊？"他说："30如狼，40如虎嘛。"筱晴说："不对！你知道吗？你最近酒喝的少了，绝对和这有关系。中医的理论就是烈酒伤阳，你知道吗？"

筱晴确实对他的酒场深恶痛绝，一有机会就会教育他一番。

茉莉给他买了不少西洋参之类的补品，逼着他吃。他不敢带回家，都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茉莉从来没往他家里打过电话，也不打他的手机--因为他经常忘记删除来电--却经常把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督促他按时服用。

茉莉的电话每次都不长："吃了吗？"

"马上吃。"

"别忘了，你有两个老婆。"

"知道了。"

办公室了还有一个搞美术的老宋，那家伙50多岁，特别注意柳北桐的电话，有时电话铃一响，他就抢着接。

这时，茉莉的口气就变了："请问，柳老师在吗？"

老宋大概到更年期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啊？"

茉莉只好乱编一通，等她讲完了，老宋才说："哦，柳老师出去了。"

"那个老家伙是不是有病啊？"

茉莉恨死他了。

柳北桐那段时间的酒场确少多了，和茉莉有了这种关系以后，柳北桐的生活变的朝气蓬勃、更有节奏了。除了上班和上课，那段时间，他还为即将在中州市举行的国际胡琴节创作了大型二胡协奏曲《乡情》，共5个乐章，他已经写了两个乐章。那期间，他还到北京去了两次，聆听了著名音乐大师的传授和点拨，观摩了中州即将邀请的北京青年民族乐团的排练。他已经快有一个月没见那群酒友了，那天

尹团给他打电话喊他喝酒，他正在茉莉家的斯坦威钢琴上修改《乡情》中间那段行板，老尹说："北桐，听说你最近接了个大活？不能朋友都不要了吧？" 柳北桐说："想你们啊，再等几天，把轮廓弄下来，我请大家。"

茉莉在他打电话时，故意把钢琴弹得怦怦响。

老尹说："在上课啊？"

他说："是啊，给一个最淘气的男孩子上课，是我最近认的一个干儿子啊。"

茉莉在他的腰上拧了一把。

除了在茉莉家里喝点酒之外，他的确有些重色轻友了，他渐渐和他的艺术沙龙拉开了距离，沉迷在二人世界之中。

花落花开，冬去春来。

在柳北桐的记忆中，那几个月是他和张茉莉之间最好的一段时间。星期五、神奇的星期五、醉人的星期五、令人可以回味六天的星期五……那段时间因为有了这个星期五，生活就变成了一个长长的、连贯的、缠绵悱恻的梦。即使他们不在一起，不通电话，每天从早到晚，他们也在各自享受着那种隐秘美好的内心体验，感觉着对方的心跳、嗅闻着对方的体香、等待着对方的信息……那是一种渗透在内心深处的思念，两人在梦中都是在一起的。

那是一种超脱，它不光超脱了他们自己，还超脱了身边这滚滚红尘、远离了这座苏北都市的平庸和喧嚣。

如果人能永远活在那种意境里，谁又愿意醒来呢?

十二

可问题说来就来了。

春节半个月前的一个星期五，柳北桐去茉莉家上课，发现茉莉神情不对，一脸的忧郁，琴弹得乱七八糟。柳北桐并没有急于问个究竟，他了解她，如果不想说你也问不出来，她想说自然会说。

下了课，柳北桐点着了一支香烟，坐在沙发上审视着还坐在琴凳上的茉莉："今天弹得不好，你知道我画了几个圈吗？"

茉莉沉默地走过来，坐在他的身边，眼睛红红的。

"说吧，怎么了？"

"他要回来了。"

"谁？"

茉莉抬头看看他，伸出两只长长的手臂抱住了柳北桐的脖子，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

柳北桐明白了。这段时间，他们沉浸在卿卿我我之中，已经忘记了别人、忘记了他们的位置。他已经把这儿当作自己另外一个家，这里有他的睡衣、拖鞋、专用毛巾，厨房里的油盐酱醋、锅碗瓢勺他都是那么熟悉。但这一切原来并不属于他--包括这个让她魂牵梦绕的漂亮女人，真正的主人就要回来了。

"我想跟他说。"

"说什么？！"

"我想和他离婚！"

"啊……"柳北桐吓了一大跳，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茉莉坐在他的对面抹着眼泪，像是等待着他的意见，在那一刻，他的一句话也许就能决定这个家庭的命运……

第38节：醉爱(38)

柳北桐心里有点烦，他刚刚按灭一支烟，却又点了一支烟， 沉默地坐在那里，眼睛平视着正在抽泣的茉莉，不知该说什么。这段时间，虽然酒少了，但是香烟又上去了。每当他改好一个乐句、修正好一个节奏型，他就点着一支他挚爱的红塔山。他忙于创作、享受着爱情，他正走在他人生隧道中最迷人的一段路上，可问题说来就来了，这是他从没想过的问题。

"说吧，为什么？"

"我不爱他。"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孩子都10岁了，为什么要离婚？"

茉莉抬起头，红红的眼睛凝视着柳北桐，许多话都在她的眼神里。

"你说呢？"

柳北桐这时说了一句他为之后悔了很长时间的话。

"我不会离婚的。"

茉莉听了这句话，肩膀抽搐了一下，眼泪簌簌流了出来。柳北桐慌了，赶快抱住茉莉。茉莉哭的时候是她最有魅力的时候，用小鸟依人、楚楚动人、寂寞无助都形容不了那种感觉，这是一个女人中的女人。

柳北桐突然觉着自己那一会特不是个东西，虚伪、肤浅、自私、是个玩弄情感的骗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能言善辩的柳北桐有点语无伦次了。

茉莉的声音非常清晰："我说你了吗……我在说我自己。"

"柳老师，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

柳北桐的心情无法形容，这个时候有人喊他柳老师有点滑稽。

"无论我怎么样，我都不会影响你的家庭，我这样做，已经很对不起嫂子和远在美国的孩子了。我和钱刚的感情不是因为你而破裂，而

是根本没有感情。他常常说我是一座永远融化不了的冰山。可你只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把我融化了。认识你以后，我更感到不能和他在一起了，实际上钱刚这个人对我很痴情，他为了我痛苦了许多年，包括结婚以后、有了孩子以后，他一直在追求我、追求我的心。但他始终没有成功，我也不想这样，想努力地改变自己，但心不会作假……"

她的眼泪又流了出来。

"你知道吗？钱刚在井下曾经救了我父亲的命。"

"哦……" 柳北桐从来没有问过她的过去。

"但爱情和感激不是一回事，这么多年我一直懵懵懂懂，认识你以后，我才认识了我自己。"

"你愿意听我说几句吗？" 柳北桐递给她一张纸巾，他已经渐渐恢复了常态。

"你能舍弃他，你能舍弃你的孩子吗？你愿意伤害你的孩子吗？你能离开这么优裕的环境、房子、车子吗？你在物质上是一个享受惯了的女人，你以为爱情可以代替一切吗？"

柳北桐把她抱到怀里。

"茉莉，你能听进我的话吗？"

"你说吧，我在听。"

"不要胡思乱想，现在这样就挺好，世界上这么多的家庭，有多少是有爱情的呢？但不都在维持吗？你有这么好的生活条件，有我对你的爱，你为什么还要打破这种平衡？"

"他来了可能要呆两个多月，我想你怎么办？"

"长相厮不如长相思，思念有时也是一种美丽，爱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柳北桐就是柳北桐。

"我怕你变心。"茉莉也渐渐平静了。

"宝贝，有可能吗？"

"我听你的……但你永远不许爱上别的女人，你如果骗我，我会把你杀了……"

"我渴望死在你手里。"

"我最近不给你打电话了，你要按时吃药、少喝酒、每天都要洗澡……"

柳北桐用嘴堵住了她的嘴。

十三

春节快到了。满大街的人都行色匆匆，买年货、送礼，喝酒、聚会。这座以酒乡为绰号的城市的所有酒店的生意都进入最红火的阶段。

柳北桐那些天一直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专心修改他的《乡情》，作品有了进展，五个乐章的轮廓都出来了，请一些业内人士听了听，大家评价还不错。但柳北桐在内心深处仍不满足，那也是这部作品最致命的，主要乐章的旋律不准确，他一直没有寻找到那段主题的灵魂，它好像离他很近、又像很远，有时在梦中，它突然很清晰地出现了，但早上醒来，它又无踪无影。

茉莉果然没有了音讯，柳北桐的手机、传呼、办公室的电话似乎都失去了意义。从那次谈完话，到初八上班，他们已经整整20多天没有联系了。

柳北桐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落寞。

第39节：醉爱(39)

他是一个激情的人，无论在酒场、情场还是在工作中，他都在追求极致，很少情绪如此低落。那些天，茉莉的形象、他和茉莉几个月的交往的情景几乎每天都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他多次把茉莉和筱晴进行比较，这两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竟然如此不同。筱晴更看中的是家庭、生活、经济和柳北桐的社会形象，比较理性；茉莉却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孩子，她只看中爱情，愿意永远沉溺在爱的河流中，不愿醒来……

而正是这种纯感性的东西深深打动了柳北桐，他们俩真像歌中唱的那样，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了。他又一次回到了20年前，回到那种孩子般的激情、单纯、感动之中、回到那一种完全彻底地投入之中。

"长相厮不如长相思"，柳北桐想到他劝茉莉的话，心里一阵酸楚。若知相思如此苦，不如长相厮。他的生命中已经离不开这个比他小八岁的女人。

初十的晚上，在中州市最高的成功大厦的旋转餐厅里，几杯酒以后，他第一次向他的朋友述说了自己的故事，听众是经过他选择的，苏天明和么妹。

"实际上，那天大家都看出来了，只是没想到你陷得这么深。那女人的确不错，你们的故事也很美丽，但同时也很危险，你不担心钱刚会发现，你不怕筱晴有一天会发现吗？"苏天明太了解筱晴了。

"你认识钱刚？"

"是咱这儿工商界有名的钱老板，我们打过几次交道。那人原来是沛城煤矿的一个工人，自己辞职做了一个煤炭销售公司，后来煤炭不太景气，他又开始做石油生意，现在做得挺大的。大概有几千万的资产吧。"

柳北桐静静地听着，他从来没听茉莉讲过这些。

"那人不太讲话，但做事挺有魄力。听说他在沈阳和当地的黑社会有些牵扯，当地警方曾经调查过他，这也难怪，石油生意风险是很大的。"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你为什么不早告诉北桐？" 么妹插了一句。

"我还知道这个人是个小心眼子，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从牢里出来，他给那个朋友接风，那朋友多年不见女色，那天可能又喝多了，临走时借着酒劲握着茉莉的手就是不愿分开，你们知道钱刚做了什么事？"

柳北桐和么妹眼睛都睁的大大的，一脸的悬念。

"他能当着这么多人给了那家伙一个耳光，热热闹闹的一群人一下都懵了。那个喝醉的哥们知道他的厉害，醒酒以后又专门摆了一桌给他赔罪。大家知道他这个品行以后，谁都不敢和他老婆开玩笑了。"

么妹急了："苏天明啊苏天明，你知道这么多的事，为什么不告诉北桐，你这个人也太不义气了你。"

"我也不知道他会陷进去，他和筱晴在一起这么多年平安无事，不像我们，一国两制……"

"你别胡说八道，北桐，你是怎么想的？"

"不知道，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柳北桐像个纯情少年，一脸的迷茫和伤感。

么妹是个很感性的人，她已经泪眼婆娑："我觉着你应该珍惜，哪怕为之失去一些也是值的。人活着为什么，是为了金钱还是权利？到了你眼老珠黄，最珍贵的还不是这段真情……"

苏天明说："你不要乱说，他们的情况和我们不一样。北桐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那小子也不太好惹，真出点什么事，不太好收拾。北桐，我觉着你应该尽快从这一个误区中解脱出来，回到从前。这种事不可能两全其美，你一定要权衡利弊。

看得出来，苏天明的确是为了柳北桐着想的。他那天一改平时的潇洒，成了一个家庭卫道士。

"你说的容易，你以为真有忘情水吗？北桐已经这样了，就要想一个好办法，你不是挺有经验吗，传授两手？" 么妹还是坚定地站在茉莉和柳北桐一边。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来，不想这些事，喝酒。"苏天明拍了拍北桐的肩膀。

柳北桐一口喝完了面前的半杯48度茅台，那是一个高脚啤酒杯，那一口酒少说也有三两，但苏天明和么妹没有拦阻他，也没表示惊讶。如果酒真能浇愁的话就让他喝吧，他很少这样。那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思念和无奈只有真正陷入情网的人才能体会到，旁观者是很难相助的。

背景音乐正在放着那首很流行的歌曲："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

第40节：醉爱(40)

看人间多少故事，最销魂梅花三弄。"

……

么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看着对面为情所困的柳教授，突然说："我现在给她打个电话怎么样？"

两个男人都有点愣，都直直地看着她。

"我不是不认识她，即使是那位钱先生接的电话，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他不会怀疑一个女人吧？"

柳北桐想了想，来了精神："可以。你打她的手机。如果打不通，再打她家里的电话。给她扯点别的事。"

"可以吗？"两人都把目光看着苏天明，这种技术性很强的事情，还得听他的，柳北桐在这方面显然还很嫩。

"用我的电话。"苏天明终于点点头，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了么妹。

盲音--9638882关机。

柳北桐在餐巾纸上写了一串电话，放在么妹面前。

"嘟……通了。"

很静，苏天明的大哥大音量又特别大，两个男人听得很清楚。

"哪位？"一个浑厚沙哑的男声。

"请问是小张家吗？我是她的一位朋友。"

"请等一下。"

柳北桐心怦怦跳着。

"你好，哪位？"是茉莉的声音。

"是小张吧？我是你么妹姐啊，还能想起我吗？"

"么妹姐？哦，你好，你在哪里？"

"我在外面啊，我想问问你们银行贷款的事。"

"把门关上，电视声音开小些。"茉莉在和另外一个人说话。

大家都听到了那边的关门声。

"我最近想买套房子……" 么妹还在演。

"北桐在你身边，是吗？"茉莉的声音仍是那样坚定清晰。

"你知道公积金的利率吗？" 么妹还没完全反应过来。

"把电话给他。"茉莉的声音不容置疑。

柳北桐从么妹手里接过电话，他还没有说话，茉莉的声音已经传了过来，这女人在这方面的感觉太准确了。

"我想你……"茉莉的声音很低，更显著沙哑了。

"我也是。" 柳北桐知道她家的电话有分机，但他已经顾不着这么多了。

柳北桐清晰地听到那边的门响了一声。

茉莉的声音突然变得明朗起来："么妹姐，我正想找你，你知道那位柳老师的电话吗？他是不是很忙，请你转告他，我老公回来了，想请他吃顿饭。到时也请你一起来。另外有一首曲子我怎么都弹不下来，想请他指导一下。"

么妹已经完全进入状态，她声音很大的说："我也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听说他最近很忙，经常去北京。但我一定找到他，到时我们再通话吧。"

当地的规矩，正月十五之前都是年。

正月十四的下午，柳北桐和么妹一起来到茉莉家里。这是苏天明精心策划的，情场老手，果然出手不凡。

"欢迎，欢迎。"

钱刚皮肤黝黑，人长得粗犷魁梧，话不多，声音很浑厚。

茉莉瘦了一些，神色有些疲倦，眼睛仿佛都大了一圈，她很热情，倒水让座，但眼睛始终和柳北桐没有交流。

柳北桐比较冷静，态度矜持。

么妹大概和她老公精心策划过，表现地游刃有余。她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说："这房子太棒了，你看这落地窗，设计得太浪漫了，北桐啊北桐，你要有一套这样的房子，我会更加崇拜你。"

几个人都笑了。那位老板有些得意。

"钱老板，能否带我到楼上参观一下。"

客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一切都太熟悉。他们经常拥抱接吻的沙发、并排坐过的琴凳、墙上那熟悉的键盘音位图……只有气氛，稍微压抑的气氛和以往有所不同。这是他们相爱四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分别，那种时空相隔的感觉真的可以用流浪来形容--心在流浪。现在又突然见面了，可是又不是可以一诉衷情的环境，近在咫尺，却又如隔天涯。

一瞬间，他们的眼睛碰到了一起。什么语言都不需要，他们的心怦怦跳着，只是这一眼，所有的思念都在顷刻之间化解了，而惟有浓浓的爱淤积在他们的心头。

聪明的茉莉指了指窗下的钢琴。

柳北桐一下就明白了，他坐到了斯坦威旁时，他的心已经是晴空万里。他所有的自信都在一瞬间恢复了。他信手在琴上弹了起来，突然，那让他春节期间苦恼多日、神出鬼没的旋律清晰地显示在他的脑海中，他激情地演奏着，左手的和声转换是那样流畅，那梦中的、被他称为灵魂的东西已经在他的右手旋律中出现，那一刻，他象一个猎人抓住了狡猾的猎物，他达到了忘情的境界了……

第41节：醉爱(41)

等他从那种艺术境界中回到现实的时候，发现他们几个人都站在后面在听，那位刘姐居然也扎个围裙来了。

"小张，麻烦你拿一张纸和笔来。"他突然想起一件大事--稍纵既逝的灵感不把它记录下来，又可能在短时间内无影无踪。

"不必了。"茉莉递给他一个东西，他头一看，是一只袖珍的录音机。聪明的茉莉刚才已经及时给他录了下来。

心有灵犀。这是筱晴做不到的。

那天的晚饭是在茉莉家里的餐厅里进行的。除了几个家常小菜之外，几个大菜都是从市里的金悦鱼馆送过来的。海鲜、鱼翅摆满了一桌子，特别是那一道热乎乎的三头鲍鱼，是晚上8点钟，钱刚打电话，饭店临时烹饪，专门派车送过来的。酒是五粮液和干红。

柳北桐和茉莉那天喝的是干红，钱刚和么妹喝的是五粮液。么妹和柳北桐坐在上席，他们两个坐在对面。么妹那天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演员，和柳北桐卿卿我我，不断地给他夹菜，剥虾，不断地和钱刚干酒。

钱刚的酒量好像并不是很大，半斤酒下去就有些晕。

"我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谢谢柳老师，茉莉的琴就拜托你了。学费多少都行。这几年兄弟挣钱不多，也就几千万儿吧，你不要客气。"

"你别喝了。"茉莉有些生气。

"我偏要喝，我是主人……我不能喝吗？"

么妹接上去了："能，能喝！今天我也很高兴，沾老板的光，钱老板很豪爽，不像我们这位艺术家，只知道作曲、弹琴，典型的老夫子。来，我们一醉方休。"

"好妹妹，他们不喝，咱两个喝，有什么事，尽管给大哥提，大哥别的没有，就几个臭钱，人家根本看不上……"

茉莉看了一下柳北桐，眼神有些怨怨的。

柳北桐那天大概就喝了两杯红酒，茉莉基本没喝。可那二位居然喝了一瓶半五粮液，最后他们离开的时候，钱刚已经醉了，他一定要开自己那辆停在院子里的奔驰送他们。

柳北桐说："不要你们送，我们还有些事。"

么妹立刻接着说："给我们一点空间嘛？"

茉莉喊来一辆出租车。上车的时候，茉莉把手伸过来和他握手："柳老师，谢谢你。" 柳北桐感到他的手里多了一个小纸团。

车开了！借着昏暗的车灯，柳北桐打开纸团："下周二他到沛城去，我们11点钟迪欧见。"

迪欧咖啡是一家新开的咖啡馆，座落在中州市中山路的一个角落里，闹中取静，环境很幽雅。柳北桐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当他推开门进来时，一位小姐说："您是柳先生吧？请跟我来。"

小姐把柳北桐带到二楼的一个包间门口，做了一个请的动作，就退下去了。柳北桐打开门，茉莉已经坐在里面的沙发上。看到他，立刻站了起来，几乎在顷刻之间，他们就拥抱了，一双饥渴的嘴相互吮吸着。柳北桐用他那双细长白皙的手急促地抚摩着茉莉的头、脖子、肩膀、后背、腰……他在喃喃自语："宝宝，想你，想死你，我真的离不开你……茉莉已经泪水长流："北桐，我也很苦，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苦……"

这是四个月以来他们相隔时间最长的一次，从精神到肉体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结合、那种默契、那种温存。二十五天没有身体接触，他们已经像在沙漠上行走了很长时间没有喝水的的骆驼，急切地需要汲取水分和营养……只有经历了这样过程的人，才能感到偷情的痛苦，才能感受到婚姻的自由和宽松。

轻轻的敲门声。

"请进。"他们回到座位上。

"请问二位喝点什么？"小姐递过来一本饮料单。

"两杯爱尔兰咖啡，一杯绿茶、一杯冰糖雪梨。"茉莉好像很熟悉这儿。

小姐拿来一个空杯，里面倒了一些洋酒，放在酒精炉上烧。那酒立刻燃出蓝色的火光。小姐把点燃的酒倒进那两杯咖啡里，把房间里的灯关上。咖啡杯的上层燃了起来，幽蓝的火光立刻使房间有了一种神秘的气氛。

"不会爆炸吧？" 柳北桐显然是个老外。

"不会的。"小姐和茉莉都笑了起来。

"这种咖啡的名字叫"情人的眼泪"，这里面有一个爱情故事，先生小姐愿意听吗？"这里的服务员显然训练有素。

"故事发生在德国柏林机场。横越大西洋的飞机经常在那里降落停留。不少经过这里的旅客和机组人员经常到机场的咖啡厅喝点东西。一位很聪明的酒保爱上了一位常来的空姐，那小姐就像爱尔兰威示忌一样，浓香而纯美。他很想引起小姐的注意，希望她能点一杯威示忌，他可以借机告诉她喜爱她的感觉。但那位小姐每次都只喝咖啡，从不点酒。

第42节：醉爱(42)

怎么办呢？聪明的酒保想到了办法，经过无数实验，他把爱尔兰威示忌加到咖啡里，并发现将酒燃烧以后可以降低酒的浓度，更适合女孩饮用。

每一次小姐来时，酒保就拿出菜单，但那位小姐却迟迟没有发现这种带点酒味的"爱尔兰咖啡"。他整整等了一年，小姐终于点了爱尔兰咖啡。酒保为她煮咖啡时，激动的泪流满面。女孩问他为何要流眼泪，他说："这种咖啡还有一个名字，叫情人的眼泪"。

"后来呢？" 柳北桐很感兴趣。

从那次以后，小姐就离开了空姐的工作，再也没去过柏林机场。她有一天特别想喝爱尔兰咖啡，但走遍了巴黎的所有咖啡馆，都没有发现这种可以点燃的爱尔兰咖啡。她终于明白，爱尔兰咖啡是那位酒保专门为她兑制的。

"再后来呢？"

"带着一份美丽的误会，这位小姐自己在家乡开了一家咖啡馆，渐渐地，这种加威示忌的爱尔兰咖啡出现在巴黎、出现在世界各地。"

故事已经讲完，柳北桐仍然意犹未尽："那位小姐和那位酒保后来又见面了吗？"

小姐说："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

三个人一起笑了起来。

"请用好。"小姐很礼貌地道了别。

柳北桐端起杯："来，为了这个美丽的故事。"

茉莉端了起来："为了情人的眼泪。"

爱尔兰咖啡果然芳香四溢、异常纯美。

"你好像对这里挺熟悉，经常来？"

"春节期间，钱刚的两位沈阳的朋友到这来，我来过一次。"

"哦……"提到钱刚，柳北桐沉默了，她在他面前从来没有提过这个名字。

"其实这个人也不错，挺义气。" 柳北桐说完就立刻有些后悔。

茉莉抬起头，长久地看这柳北桐。

"别这样看我，我心里没底。" 柳北桐又想使用调侃。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到我家去吗？"

"不知道。" 柳北桐说得绝对是实话。

"是他的主意。"

"啊！为什么？"

"他想观察一下他老婆的钢琴老师，实际上他那天并没喝醉。"

"结果呢，他发现什么破绽了吗？" 柳北桐有点紧张。

茉莉笑了："那天四个人喝酒有三个人在表演，而且都很真实，谁表演的最精彩你知道吗？"

"是不是么妹？"

"么妹当然表现得不错，你的朋友对你太好了，我喜欢他们。"

"先别打岔，接着往下讲。"

"老尹太幽默了，苏天明人心地非常好，那位杜娟也不错，我不喜欢扬州的一丁。"

"先别讲他们好吗？讲讲那天在你家的事。"

"刘易那人实际上很好处。"茉莉常常故意答非所问，有时故意逗他急。

柳北桐笑了笑，开始以其人之道制其人之身了。

"我喝绿茶。"他躺到茉莉的大腿上。

"你先喝一杯冰糖雪梨，它是为抽烟的人调的，冬天调气通肺，滋润呼吸道。"

"我喝绿茶。" 柳北桐开始耍赖。

"男人吸烟喝酒都上火，你要先喝完冰糖雪梨。"

"我喝绿茶。" 柳北桐闭上眼睛，撅着嘴。

"起来，我的冤家，我求你好吗？"茉莉果然上当了。

柳北桐一下坐了起来："告诉我，那天谁表演的最精彩？"

"当然是你。"

"我，为什么？没喝酒？" 柳北桐实在想不到他精彩在何处。

"你的演奏。太好了！你那天弹琴的一场戏演绝了，那可不是谁都能装出来的，我听过你弹过这么多次琴，那天是最好的一次。"

"钱刚怎么说？" 柳北桐关心的是另一回事。

"他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对你比较放心了。"

"为什么？"

"一个对艺术如此痴迷的艺术家怎么有可能去勾引他的学生呢？"

柳北桐仔细看了看茉莉的表情，终于发现了一丝狡黠。

他扑了过去，抱住茉莉就咯吱。茉莉咯咯地笑着，求着饶。

时间过的很快，转眼已经是下午4点了，他们已经呆了5个小时。爱尔兰咖啡早已喝完。他们忘记了午饭，忘记了要点心。

茉莉说："我要走了，他快回来了，这个人看起来粗，实际上太有心计了。这几个月，如果没有刘姐的掩护，他肯定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茉莉开始补妆。

柳北桐说："茉莉，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钱刚有一天真的发现了我们的事怎么办？" 柳北桐想到了苏总那天的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第43节：醉爱(43)

茉莉放下手中的东西，仔细地检查柳北桐脸、领子、衣服有没有口红、头发……她的表情很镇静："我会用生命去保护你。你是我的亲人，我真正的老公……"

那是一种生死相许的拥抱。

十四

春天来了。

中州市政府以文艺搭台、经济唱戏，搞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活动--中州市首届国际胡琴艺术节暨中州市第六届经贸洽谈会。市宣传部、文化局等部门联合成立了艺术节组织委员会。柳北桐、尹天一、刘易几位都被借调到组委会艺术组，苏天明作为最大的赞助单位也上了组委会的名单。几个老酒友又聚首了。

老尹负责的是开场和闭幕的歌舞节目，刘易负责一个千人二胡出行的群众节目，柳北桐负责他的二胡协奏曲，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了。从艺术节前的二十天，艺术组就开始集中，他们住在中州市的四星级酒店"花园饭店"。分配房间的时候，柳北桐特意要求会务组给他单独安排一个房间，他要修改《乡情》的和声配器、给作品做最后的润色。并要求酒店把他房间的电话拆了，他不能受一点点的干扰。

作为中州市最重要的主打节目，柳北桐创作的大型二胡协奏曲《乡情》倍受市政府的关注，组委会决定花大代价邀请北京青年民族乐团来中州市演奏，特邀的领奏是红遍北京城的青年二胡演奏家林如玉小姐，指挥排练的就是作曲者柳北桐。

"天降大任于斯人"，这种机会太难得了，不可懈怠、绝对不可懈怠！在柳北桐的艺术生涯中，这是最辉煌、最出彩的一次，他全力以赴地投入了进去。

筱晴那段时间正忙于调动。

那位师大的王教授推荐他到一个外企去做翻译，工资很高，经常出国。筱晴在她那个中学当外语教师已经16年了，她自己也希望能有点发展。那个外企已经决定录用她，但到教育局人事处却被卡住了，柳北桐已经为她找了有关部门的领导，他支持她的这次选择，40岁的女人，以后再想发展，机会已经不太多了。

筱晴还要上课，还要紧张地熟悉自己的业务，为新的工作做准备。她知道市里在搞大活动、柳北桐很忙，所以也只是早晚打个电话，问问他的生活。但每次都反复交代他要抓住这次机会，不要喝酒，酒能误大事。

实际上，柳北桐在酒店只住了两天，就去了茉莉家里。

他现在只有在那台斯坦威钢琴旁，才有艺术感觉；只有在茉莉身边，他的创造力才能充分得到展示。

茉莉为了她，给刘姐放了假。自己也在单位请了半个月的假，专门在家里伺候这位艺术家。那是柳北桐最充实幸福的一段时光，有所作为是一种境界，红袖添香更是一种享受。

这次他的《乡情》是中州市唯一的一首大型民乐曲目。

柳北桐是搞西乐的，对民族乐队的编制和配器并不是很熟悉，《乡情》代表市里出场，是经过专家论证的，同时参加竞争的还有省城两位作曲家的作品，而且他们都是长期搞民乐的。而最后，请来的几位北京的大腕还是敲定了《乡情》。直接原因就是他那段足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音乐主题。

他大量地研究了国内著名的民乐合奏和独奏曲。像《长城》《新婚别》《寒鸦戏水》等等，他一边聆听，一边研究这些经典作品的总谱，一边一字一句推敲他的《乡情》。

可能是这几年晚上酒场太多的原因，柳北桐工作的时间和别人不太一样，他喜欢上午工作。早上起来，吃完茉莉为他准备的早点以后，就坐到了钢琴旁，叮叮咚咚一弄就是一个上午。下午短暂的休息

以后，他再把上午搞定的配器、修改过的乐句一字一字地誊在五线谱的总谱上。

茉莉很安静，动作像猫一样轻，投入到创作中的柳北桐几乎感觉不到她在身边。只有那不时递上的茉莉花茶、热毛巾，或者是他伸手就来的削好的铅笔和橡皮提醒着她的存在。那双充满爱和崇拜的眼光就在他的身后、关注着他的所有需要，他感到他的后背都是暖暖的、柔柔的……那整个房间里弥漫的那种相爱的、温暖谐和的气息，就这样直接渗透在了他的乐谱中、他的作品里。

晚上是他们的休息时间，晚饭总是在那个三楼平台上。天气渐暖，菜肴清淡又上口，海蛰、粉肠调青椒、清蒸桂鱼、清炖牛腩……茉莉摸清了柳北桐的胃口，每天变着花样来适应他的胃。柳北桐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喝半斤酒，茉莉从烟酒公司一下给他批了一箱子五粮液。

第44节：醉爱(44)

那几个晚上，是他们谈话最多的一段时间。春风夹带着南湖的水气、夹带着淡淡的松子香从他们面颊上拂过，天上的星星默默地眨着眼睛，羡慕地注视着人间的这一对痴情男女。

茉莉总是用干红来陪他，她欣赏他酒后的口若悬河，更崇拜他那几乎是永不凋谢的激情。

人得意时最容易喝多，喝多后最容易忘乎所以、而忘乎所以又最容易犯错误、，有些错误甚至是致命的。

那是北京民族乐团各声部首席来的第一天。他们试奏了《乡情》以后，高度肯定了柳北桐的作品。晚上市政府在花园饭店宴请北京远道而来的艺术家们，柳北桐很兴奋，多喝了几杯。散席的时候，茉莉打电话过来说如果太累你就在酒店住吧。柳北桐说不行，今天特别高兴，你赶快来接我。

他拿着手机跑到宴会厅外面给茉莉说："今晚我一定要见到你，我预感我今夜绝对大有作为，你不想试试？"

茉莉说："又想做野兽了是不是，不行，你今天太累了、又喝了这么多的酒。"

"你如果不来接我，我就走到南湖去。"

"你神经啊，你就这么想我？"

"当然，宝贝，我爱你，我觉着我从来没这样爱过谁……"

"哦……那就下楼吧。"

"啊？你在哪里？"

"傻瓜。"

茉莉实际上已经来了，就在楼下。

那天夜里，柳北桐像一头疯狂的雄狮。

那些天他们在一起时间很多，每天几乎都在拥抱和接吻，但真正的疯狂却不多。茉莉认为繁忙的时候应该节制，要有节奏，过多会伤

柳北桐的身体。特别他现在处于最紧张的非常时期。超标的两次也是柳北桐死磨硬缠成功的，每次事后茉莉把他侍侯好就立刻就到隔壁去睡了，她认为在一起睡，柳北桐会休息不好。实际上，那几天是柳北桐睡眠质量最好的几天。他多少年来，一直有失眠的老毛病，早醒的毛病长期困饶着他。可在这里一切都变了。当他第一次睁开眼睛时发现天已大亮时，那种愉悦的心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几声清脆的鸟叫使他真正感受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意境，柳北桐特别羡慕孟浩然，他虽然有些忧郁，但他肯定是个不失眠的人。

那天事情过后，柳北桐缠着茉莉不让她过去，茉莉强不过他，疲惫的两人就这样相拥着睡着了。

大概夜里12点钟多一点，柳北桐枕边的手机响了。他第一个反应是筹委会有什么急事。这个电话只有老尹知道，他这几天的行踪老尹那双"慧眼"已猜出八九，没有急事他绝不会在这个时间打过来。

他连灯都没开，就顺手摸到了枕边的手机。

"喂！哪位，老尹吗？"

"……"没有声音。

"说话。几点了，知道吗？"

那边一个粗犷又有些熟悉的声音让柳北桐一下全醒了过来。

"你是谁？"

"你不是老尹？"

"我在问你是谁？"那边的声音大了一倍。

茉莉一下坐了起来，一把抓过柳北桐手中的机子，迅速地按下结束键。

她立刻打开灯，不顾羞涩，就这样赤裸裸地坐了起来。打开来电显示。

"怎么回事？" 柳北桐从她的表情中看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茉莉给他看了一下对方的电话号码：024--沈阳的区号。

"钱刚的电话？"

茉莉没有说话，她在想着对策。

"他怎么会打到这个机子上来呢？"

"是我的机子。"

"啊……" 柳北桐目瞪口呆了，他的机子在他的裤兜里，裤子还挂在衣架上--"哎呦！"他对着自己的额头拍了一掌。

酒啊！色啊！乐极生悲。

"怎么办？"他焦急地望着茉莉。

正在这时，床头的固定电话响了。

茉莉用手堵住了柳北桐的嘴，给他做了一个别吱声的手势。

响了四声以后，茉莉把电话拿了起来。

"喂……"茉莉的声音低低的、懒懒的、睡意朦胧。

"我是钱刚。"

"你神经病啊……几点了？我都睡了，你是不是刚潇洒完啊？"

"我刚才打你的手机，是谁接的？"

"手机……什么手机？"

"你的手机。9638882！"

"手机……，你等一下。"茉莉拿起那个惹了祸的手机端详了一会。

"哎呦……我还真没发现，手机下午忘在仙尼蕾德那儿了。你有什么事吗？"

第45节：醉爱(45)

"哦……，没什么事。"

"没事就半夜三更乱打电话？"

"对不起，老婆。"

"别叫我老婆，讨厌！我睡了，以后别喝这么多酒。"茉莉挂上了电话。

她长长地出了口气，靠在床头上。

"茉莉，对不起，我给你惹麻烦了。" 柳北桐很内疚。

"没事，怪我不够细心。"

"他会相信你的话吗？"

"我估计他明天就要回来，这个人就这个德性。"

"他不相信你的话怎么办？"

"好好做你的事，不要分心。这件事我来处理。你明天回酒店住，这几天不要给我联系，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你和他是怎样走到一起的？是在沛城煤矿？" 柳北桐问出了他憋在心里好长时间的话。

"我以后会告诉你的。睡吧，明天你还有很多事。"

他们都躺了下来，柳北桐突然又想起一件事。

"仙尼蕾德是谁？"

沉思中的茉莉突然吭吭地笑了起来，她转过身，抱住他的脖子。

"你有时傻得可爱。那是美容院。"

十五

艺术节开幕只有几天了。组委会办公室门口挂了一块倒记时的牌子，一切都有条不紊、进展顺利。

市委熊副书记和宣传部李部长看了开场综合演出的彩排。青年路小学100人的开场节目《远方的客人，欢迎你》、市歌剧团的大型歌舞

《红旗颂》、总工会合唱队的无伴奏合唱《云龙湖的水呦清悠悠》都得到了领导的首肯。

北京民族乐团的全体演奏员已到中州市，但那位大明星却迟迟未到。林如玉只是北京音乐学院一个毕业不久的研究生，但早已名声赫赫。那几天她还在新加坡演出。临时代替她的是师大的刘易，效果当然差了许多。

彩排后，李部长在剧场贵宾室召集所有主创人员开了一个会。他首先肯定了大家的辛勤工作，对每一个节目都进行了点评。李部长是省文化厅调过来的，毕业于省艺术学院音乐理论专业。他比柳北桐高几届，人挺有水平。谈到《乡情》，他是这么说的："我们这次活动的全名是中州市首届国际胡琴艺术节，《乡情》的成功与否，关系重大。这个节目如果不成功，客人们会说，你们市请来这么多胡琴演奏家，不就是花点钱吗？你们市的胡琴水平在哪里？你们搞胡琴艺术节的基础在哪里啊？"

他把眼睛转向指挥和作曲柳北桐："《乡情》写得不错，很大气，中间那段《思乡》的乐章也很感人，北京民族乐团水准很高，但是大家想没想过，这是一部二胡协奏曲，假如那位林如玉不能按时来怎么办？她会不会耍大牌？假如她来太晚来不及排练怎么办？"

他又把眼睛转向文化局廖局长。

廖局长赶快说："李部，我们已经和她通了几次电话，独奏的乐谱也给她电传过去了。她后天的飞机到我市。"

"那只有一天的合练时间，柳先生，你觉着有把握吗？"

"没问题。" 柳北桐话这么说，心里却有些虚。

"好！"李部长讲话简洁明了、效率很高。

"第二点，我还有一个感觉，这种胡琴节在全国也是第一次，六场演出可以说是汇集了全国的各路高手，我们市除了千人二胡出行、二胡协奏之外，还有没有能在全国叫响的人才或节目？"

大家都陷入沉思。李部长的观点一针见血，这次活动中州市的后勤准备工作非常出色，但是在艺术上，分量的确有些轻。

"大家可以把思路放宽一些，不一定局限在二胡上，音乐的范围很宽泛嘛。"

尹团发言了，他这几句话让筱晴感激了好几年。

"李部长，我有个建议。我们中州市这几年考入北京、上海重点艺术院校的人很多，有些已经走出国门，在国际上有了影响。是不是可以邀请几位回家乡演出？不正可以扩大我市的影响吗？"

"你说说，有哪些人？"

"比如我们柳教授的女儿，几年前从上海考入美国旧金山音乐学校，最近在旧金山国际音乐节上又获了大奖。"

后边一句是"架"的。

"哦？有这事？为什么早没想到？"

"不行，不行啊，她是钢琴专业。我们是胡琴节。" 柳北桐有些欲擒故纵了。

"钢琴有什么不可以？马上联系，参加最后综合场的演出，一切费用政府承担。"

李部长一语定乾坤。

柳北桐第一次见到林如玉，心里就是一个激灵，又是一个大美女！她站在酒店大厅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下就和身边的人拉开了距离：真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京城花旦一不小心掉到中州这个小地方来了。

第46节：醉爱(46)

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她的皮肤，完全可以用洁白如玉、天生丽质来形容。两只大大的眼睛镶嵌在上面，犹像两穹深潭，那里面的水随着她的表情不断变化着色彩：忽而清澈透明、忽而涟漪突起……高高的鼻梁、浅浅的笑容，还有那略微有些矜持的风度--到底是首都来的呦。年龄也比柳北桐想象的要小的多，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甚至更小。她就是那个被业内称为东方玉女、国乐大师的林如玉吗?

第一次合练是在花园酒店宽阔的餐厅里，有500多个标间的花园酒店已经被大会全包，餐厅改成了临时排练厅，小会议室都成了琴房，大会邀请的各路好手已经陆续到达。

林如玉进入排练场的时候，北京青年民族乐团的演奏员们不少人认识她，他们是校友。柳北桐带头鼓起了掌。林如玉面有赧色，走到指挥台前给大家鞠了一躬："对不起大家了，院长安排的演出，我不敢推辞，来得太晚了，再给大家鞠一躬。"

大师就是大师，林如玉果然不同寻常。

乐队辉煌的引子刚过，她第一弓就把在场的人吸引住了! 一个纤弱的女孩子竟有如此的力度和激情、和她刚才的文静判若两人。

排练场上没有麦克，可她一把二胡竟有这等穿透力，在整个乐队齐鸣的时候也清晰可见。她肯定在来中州之前就下了功夫，第一次排练，20分钟的协奏曲，她居然没怎么看谱。从她看指挥的眼睛的余光中，柳北桐感到的是一种心领神会、一种不言而喻。她升华了《乡情》的艺术魅力，她用最短的时间理解了柳北桐的艺术构思，听着她激越的琴声，柳北桐心里像涌进一股湍急的暖流。

华彩乐段到了。整个乐队停了下来，柳北桐的指挥棒也停了下来。整个排练场的所有人都在倾听她一个人的琴声。柳北桐在写这段音乐的时候，曾经和刘易研究过好几次，甚至争吵了起来。刘易认为他写的太难了，即使用小提琴也很难拉出那几串快速的琶音，特别是

最后那16小节的人工泛音，刘易说："你是给帕格尼尼写的吧？二胡曲怎么能这样弄呢？赶快改！"所以在电传给林如玉的乐谱上，柳北桐写了一行字："小林老师，二胡演奏我是个外行，这一段你可以自由改动。"

可现在有了答案。林如玉不光没有去掉一个音，还加了一段即兴的、难度很大的急速跨弦。那几串琶音的速度不光没有减慢，还做了菱角型的力度处理。最后的泛音明亮晶莹、余音袅袅。那几句力度要求特高的上行旋律，林如玉是用连拉弓处理的，饱满的程度和丰富的音乐性让所有的人叹为观止……

第一遍曲毕，廖局、刘局带头鼓掌了。尹天一和组委会的几位在排练厅的另一侧也热情地拍手合着局头。乐队的演奏员们也敲起了自己的乐器。柳北桐走下指挥台和她握了握手："谢谢你，你的演奏很精彩。"

她标准的普通话在很嘈杂的环境中仍然很清晰："您的作品同样。"

柳北桐已经可以认定，他的《乡情》成功了。]

走下指挥台的那一刻，他是那样地想念茉莉，这首作品凝聚了他对茉莉的思念，记载了他们一段特殊的、也许是终身难忘的生活，抒发了他们之间的快乐、幸福和爱情。应该说，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作品。

她怎么样了？钱刚回来了吗？想到那个钱刚，他的心里就有一些恐惧和不安，他预感将来某一天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这种不安几乎是在他和张茉莉刚开始交往就潜伏在他的内心深处了……

他的心"咯噔"一下，柳作曲从艺术境界又回到了现实。

第47节：醉爱(47)

十六

中州市首届国际胡琴艺术节如期举行了。

央视、省台以及中州市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这次活动。千人二胡出行首先成功，一千人共奏《光明行》，和十辆花车一起，走过中州市最主要的干道淮海路。市民倾城出动，场面热烈恢弘。吉尼斯总部的有关人员当场宣布：这次活动打破了外省一个城市刚刚创造的吉尼斯记录。

首场演出是在当天的晚上。

那天的票是这六天的演出中最紧俏的，柳北桐想尽了办法，才从组委会弄到几张好票。其中两张给了筱晴，她的调动基本成功了，但她要上完这一个学期的课才能离开。她的校长是个音乐发烧友，对这场演出向往以久，筱晴要陪他来看。另外两张，柳北桐放在一个信封里，请么妹送给了茉莉--她一直没有电话过来，那位钱老板肯定来了。忙碌之中，柳北桐有时想起这件事，还有些忐忑，但想想茉莉坚定的神态，心又渐渐落了下来。

中山堂布置的富丽堂皇，台下座无虚席。看演出的人很多。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的主要领导都来了。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加经贸洽谈会的客人、来自全国各地的胡琴演奏家和音乐爱好者。在座位两边的过道上也站满了没有票，通过关系进来的观众。柳北桐知道他那几张好票在8排右侧，他也很想看看茉莉来了没有。但他一直没机会在观众席露面，他要在后台紧张地准备他的演出。

柳北桐穿了一件深绿色的短领唐装、一条白色的裤子--那是筱晴从新金鹰为他选购的。他手持指挥棒，在二道幕后面走来走去，脑子里一遍遍地过着协奏曲几个重要的乐段，指挥棒在轻轻挥舞着，他感到手里有些微微出汗，毕竟今晚的演出非同寻常啊。

林如玉是个很敬业的演奏家，她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剧场，在后台的一个角落里，她凝神静气地轻轻拉着、最后一遍背着谱子……

《乡情》安排在综合场的第二个，老尹是舞台总监，他给柳北桐说这个位置是黄金位置，是哥们专门安排的，看你的了兄弟。

开场的第一个节目就获得了满堂彩。音乐声中，100多个孩子手持鲜花从舞台两侧冲上舞台，后幕的多媒体屏幕上打出了巨大的字"欢迎你，远方的客人"，台下掌声雷动……

大幕关上了，《乡情》的所有演奏员都带着自己的乐器、谱架上了台，台侧只有柳北桐和林如玉。他们要等大幕拉开、主持人介绍完他们以后才能上台。

"柳老师，您是不是有些紧张？"林如玉好像看出了柳北桐的心思，她轻轻问着。

"稍微有点，我和你不一样，好长时间没上台了。"

"放心好了，我会和您配合好的。"

"谢谢你。" 柳北桐感到一阵温馨，这个小姑娘挺善解人意的，这时的鼓励太重要了。

"下面的节目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这是由我市的作曲家柳北桐先生用一年的时间创作完成的。这是一首描写故土、抒发乡情、畅想未来的民族管弦乐曲，大家一定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家乡的深刻感情。

"请欣赏二胡协奏曲《乡情》。

"指挥：《乡情》的曲作者柳北桐先生。

"二胡独奏：著名青年二胡演奏家林如玉小姐。

"协奏：北京青年民族乐团。"

大幕拉开，掌声雷动。首先走上舞台的柳北桐做了一个邀请的动作，林如玉身着曳地长裙，落落大方、笑嫣如花，手持二胡走了上来。柳北桐站在指挥台上看了看几个声部长，各声部轻轻地调了调音，柳北桐又看了看身边已经落座的林如玉，林如玉向他点了点头。

他举起了指挥棒。

乐队第一个辉煌的和弦奏出，就显示了专业乐团的水平--整齐、准确、训练有素。每一个演奏员的眼睛好像都在看乐谱，实际上注意力都在柳北桐的指挥棒上。柳北桐立刻感到了他手中指挥棒的权威和力量，紧张很快消失了。

指挥愈自信，乐队发挥愈好；乐队发挥愈好，指挥愈自信。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特别是当林如玉的第一弓出来以后，台下竟出现了"中途掌声"。柳北桐明白，这些掌声肯定来自她的崇拜者，在高雅艺术的音乐会上，严格说来这时是不应该鼓掌的。但下面的大部分观众毕竟还是业余的，他们并不了解音乐会的规矩，但这些掌声对不经常上舞台的柳北桐却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他渐渐地进入了状态，他感到自己慢慢变成了一只船，自由地航行在浩瀚的海洋上。他的感情正在逐渐加深，手里的动作和呼吸已经和音乐完全合为一体。特别是到了《思乡》那个乐章，他完完全全地进入了状态。他想到了茉莉、想到了她那张美丽的脸，她那曼妙的、令他激动的腰肢，想到他们之间那几乎是亲人一样的感情……他几乎热泪盈眶了，他把自己内心深处那最隐秘的感情都倾注在他的指挥棒里、他的表情里、他的音乐里……

身边的林如玉似乎已经觉察到他的内心、察觉到他和排练时感情上的不同和升级，她当仁不让地投入了音乐，她手中的二?不是在拉，她是在用心在歌唱，缠绵悱恻、如泣如诉，特别是她那双看着指挥的眼光，在舞台上明如白昼的灯光里透露出一种排练时没有的光彩，波光粼粼、朦胧多情--她已经完全投入，她真正在"演"奏了。

第48节：醉爱(48)

一瞬间，柳北桐理解了林如玉刚才在台边那句话的含义"放心吧，我会给你配合好的。"这仅是他们的初次合作，但他们的每一个呼吸几乎都是一致的，特别是《思乡》那段慢板，诺大的舞台、几十号子演奏家、近两千名观众，几乎都在倾听着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顷刻之间，一种麻秫秫的感觉顺着柳北桐挥动的手像电流一样传遍了他的全身，直冲头顶……

当最后一个强音在他的指挥棒下结束时，台下的掌声像潮水奔涌，观众们对这个掌声已经期待太久。

他转过身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手伸向林如玉。

林如玉的眼光明亮而喜悦，和刚才那种朦胧多情判若两人，她很大方地和柳北桐握手以后，一种默契呼之欲出--他们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轻轻地拥抱了，只见柳北桐那只雪白的手在她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几下，台下的掌声立刻又稠密起来……

柳北桐转过身，在强烈的灯光下，他的眼睛一片迷离，一群孩子捧着鲜花涌上台来，送给他、送给林如玉，他把花又一束束送给各声部的首席。他只留了一束，那是属于他的、别人是不能分享的，那是一束洁白无暇的茉莉花。他知道，茉莉肯定来了，她就在台下……

演出大获成功。

市政府在首场演出的当晚，在乐团下榻的花园饭店隆重宴请演出成功的北京民族乐团和组委会各路有功之臣。柳北桐到的时候，宴会已经进行了一半。

他到火车站去送林如玉去了，林如玉第二天北京还有演出。

火车晚点了二十分钟，他们站在空荡荡的月台上闲聊着。柳北桐知道了她是山东威海人，他暗暗算了一下她的年龄，最多二十四五岁吧，比囡囡大不了几岁，可人家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演奏家了。

"林老师，中州第一次来吧，印象如何？"

"没印象。我连大街都没去，能有什么印象呢？但中州市我肯定不会忘记的。"

"为什么？"

"忘不了您的作品啊，《乡情》和我以前演奏过的许多作品都不一样，有它很特殊的地方。"

"过奖了，也许是因为我不懂二胡吧，让你见笑了。"

"不是的……"她若有所思，明亮的眼光立刻变的悠远朦胧了。

虽然刚刚有一次成功的合作，但他们实际上还是很陌生，单独在一起，柳北桐稍微有些拘束，但可能是出自一种仰视的心理，他感到自己从头到脚都充满了一种跃跃欲试的活力，他想说话、想逗她乐、想让她关注自己。

"当名人真不错，全国各地都跑遍了吧？"

"去的都是城市，可是有一个地方我一直没有机会去。"

"哪里？"

"西藏……"她的眼睛里出现了一道亮光。她居然向往自然、向往那尚未开发的原始风光，这一点和柳北桐有些像，这个小姑娘不同凡响。

"为什么？"

"您听过李娜的青藏高原吧，我第一次听就放不下那种感觉了，空旷、粗犷、地大人稀。听说那里刚刚发现一条几百公里长的大峡谷，到现在还渺无人烟，那里生长着各种动物和许许多多没有名字的植物，没有任何污染的雪水从谷中流过……"

"您说的是雅鲁藏布大峡谷。"

"怎么？您去过？"林如玉像遇到知音一样。

"美啊、太美了……"他开始发挥了。

"你真的去过啊？"

"是啊，去过好几次呢，只可惜是在梦中……"他望着一脸惊讶的林如玉又加了一句："有机会我们一起去？"

"梦中啊……你真逗！好啊，我们一起去，让美梦成真。"她和他一起大笑起来，虽然只是玩笑，但他们都很愉快。

他把组委会托他转交的一个厚厚的信封交给了她，那是她这次演出的报酬，她客气了几句，也就收了起来。

火车进站了。

柳北桐帮她把拉杆箱提上车，又细心地把箱子放在她易拿易放的地方。还像照顾囡囡一样反复交代她一共几件行李，明早下车要数好别忘了。他下车时林如玉又把他送到车门口，小姑娘很有礼貌，一再说到了北京和她联系的客气话，还给他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他们又一次握了手。这么愉快的合作、这么难忘的配合，心情激动的柳北桐握手的时间就比平时就多了几秒，林如玉的脸上立刻就有些赧然，柳北桐马上就意识到了，也就立刻放开了。

市政府的招待宴会结束以后，他和老尹、刘易、赵见还有歌剧团的两个音响师去了夜市，用他们的话叫"赶二场"，那种室外的烧烤烟熏火燎、环境乱糟糟。但是这里可以无拘无束的大声开玩笑、划拳行令说粗话，甚至可以在地摊附近的旮旯随地小便……那天夜里几位哥们儿就用家乡的那种很便宜的、喝了容易拉肚的啤酒，好好为柳北桐的成功祝贺了一番。

第49节：醉爱(49)

"来！最后留下的都是自己哥们，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再次祝贺北桐兄演出成功！"

大家在老尹的号召下纷纷和柳北桐碰杯，然后七嘴八舌地议论晚上的演出。当然说的最多的是观众的反应，刘易那天说的最有意思。

"我坐在后排听身边有个人说，这个指挥很面熟啊，他是咱中州的吗？我说你认识他？那小子说，去年伏羊节我在东贺村吃伏羊的时候好像见过这个人，操！这个人光着膀子和一个女人喝了整整一瓶白干。我说你肯定认错人了，这可是个大艺术家，艺术家能光膀子吗？艺术家有可能在乡下的羊肉摊喝白干吗？那小子说也是、也是，可我怎么觉着那么像呢？"

大家都笑了，都骂刘易在瞎编。只有柳北桐不置可否，其实还真有这么回事，那次茉莉非要体会一下吃伏羊的感觉，怕碰到熟人，他们开车到几十里开外的东贺村去的，他妈的，中州就这么大，地邪啊！

老尹好像看出了什么，很快转移话题。

"刘易，林如玉的二胡声音怎么和你的琴声不太一样呢？"

"你说的真是大实话！那能比吗？她的琴可是国内最著名的制琴师为她专门制作的，一流的演员家里试用的琴都挂满了墙，哪个乐器厂家不想通过她做广告呢？"

"恐怕不光是琴的问题吧？"赵见又和他抬杠了。

"当然还有水平的原因……哦，你老哥又在琢磨什么心思，你不会看上她了吧？"

"她可是你的同行，要是我，肯定要给他套套近乎，讨个乐谱，留个电话号码什么的，你小子关键时当缩头乌龟了，这才叫错失良机呢。"

"我把机会让给桐哥了。你看她瞅桐哥那眼神，再看桐哥那表情--怜香惜玉啊！我还敢想她什么头绪吗？"刘易及时把目标转移到柳北桐那里。

大家大笑。

"小姑娘那双眼睛太不一般了，简直就是两汪秋水。北桐你这次是过足眼瘾了。"赵见说起林如玉，仍然余兴未已。

"那叫艺术交流，人家是神交。" 老尹一本正经地出面干涉了。

正当大家刚刚收住笑的时侯，老尹又转脸对着柳北桐说："当然，如果你们再有点什么别的交你就更给中州人民挣脸了，对吧？北桐。"

大家轰然笑了起来！

"什么交？你们在胡说什么……" 柳北桐若有所思，还沉浸在对晚上这场演出的回味之中，一下没有反应过来。

又是一阵更大分贝的笑声。一群酒友的笑声粗犷、放肆又亲密无间，在中州深夜的大街上传的很远很远。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已经快1点了。

筱晴还没睡，她很激动，为了给她挣足了面子的老公，为了她即将回家的女儿。那天柳北桐把李部长的决定打电话告诉她以后，这几天她几乎每天都夜不能寐。囡囡已经3年没回家了。这孩子已经完全融入了那边的社会，每次打电话过来都夹杂着不少旧金山的地方土语，筱晴都听不懂。她给柳北桐多次说我们千心万苦培养一个孩子不容易，不要就这样成为美国人了，得让她回来过几天，钱算什么，日子不过了，也要让她回来。没想到机会说来就来了。

李部长言而有信、一言九鼎。

那几天正好囡囡有时间，组委会效率很高，柳北桐提供一些资料以后，囡囡已经买了机票，后天就要从太平洋那边起程了。

柳北桐已经10多天没有见筱晴了，那天晚上他回到家发现她瘦了，下巴尖尖，也漂亮了。年轻时的她就以瓜子脸型迷倒不少人，这几年稍有发胖，但仍然风韵尤存。

她的第一句话是："你的这件衣服稍微有些肥，裤子也是。是我买的不好还是你最近瘦了呢？"

柳北桐说："衣服不重要，演出效果怎么样？"

"当然好了，那个女孩二胡拉得太好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把二胡当做一件正式乐器，二胡怎么能拉成这样呢，太奇怪了！"

"奇谈怪论。你老公表现如何？"

"你背对着我们，大家看的都是林如玉。我就看你的衣服在飘啊飘，上次如果买小一号的就好了，800多块啊。"

深夜两点了，他们才上床，柳北桐那天作为不行，一是累，二是晚上喝了不少啤酒，肚子也不舒服。他们也就草草进行、草草了事了。

"今天我见到一个美女。"事毕，筱晴躺在床上给柳北桐闲聊，她很少评价同性。

第50节：醉爱(50)

"你说什么？"

"坐在我们校长那边座位上有一位女士，没有三十岁吧，真的很美。我们校长都快成她的解说员了，老家伙在给人家献殷勤呢，爱美之心啊。"

"谁？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要在说不定比我们校长还殷勤。"

"开国际玩笑吧？谁敢和我太太比啊？"柳北桐已猜出个一二，但他故意逗着筱晴说。

"那女人不应该用漂亮来形容，而应该用气质来描绘，一个女人让人看了很高贵、很典雅是不容易的，女孩如果能做到这份上就更不容易了，哎，皮肤太重要了。我老了。"

"可能是外地的客人吧？"柳北桐知道她在说茉莉。

"一口本地话，我们这里的女孩有这种气质的还真不多。"

柳北桐心里的感觉无法形容。

第二天，茉莉打来了电话。

"你的夫人很有风度，我相形见绌了。"

"你怎么知道是筱晴？"

"一种感觉，我甚至闻到了你的气息，她没有和我说一句话，但我总走神。幸亏我们之间还隔着一个男人。"

"那是他们学校的校长。"

"她有一种成熟女人的风韵，一种知识女性的魅力，这是一些年轻女人所不具备的，柳教授的夫人吗？"

"她老了。"

"都有老的一天。你爱我就是因为我年轻？我也很快会老的。那时你是不是会爱上林如玉？"

"你在说什么啊？" 柳北桐在茉莉面前无法装佯，她的有些感觉总跑在他的前面。

"林如玉确实很迷人，青春、激情、生动，我觉着我老了。"

"茉莉，你怎么老是乱说啊？"

"我每天都在担心会失去你……你老跟这么出色的女孩在一起，谁不担心啊?我又没法监督你……我真的很羡慕你的太太，她可以随时在你身边。"

柳北桐不吱声了，这话题挺危险的。

茉莉立刻就有了感觉："你别介意，我只是随便说说。听他们说最后的综合场有你女儿的演出？到时一定得给我弄张票，我可是她的同学啊。"

"当然。钱刚来了吗？"

"我已经处理好了，你不用担心了，他前天已经回去了。这几天你好好陪陪你的囡囡吧，不要想我，我会好好练琴的。"

"我又想你了。"

"傻老公，我不是和你一样吗？等孩子走了、活动完了，我正式陪你……"

就在那个春天的夜里，柳北桐做了一个梦，他梦中那女人居然是林如玉，她正在用那种柔肠寸断的眼神地凝望着他，像是要向他叙说什么，一种柔柔的、酸甜的东西涌上心头，他情不自尽地把她揽到了自己怀里，一股馨香沁人肺腑……身后传来熟悉的咳漱声，他转脸一看竟是茉莉和筱晴站在他的身后，他一下惊醒过来，一脸的惭愧。

好在是个梦，也就算了。

十七

囡囡真的来了，是筱晴到省城禄口机场把她接来的。柳北桐是在艺术届节开幕的第四天晚上在家里见到她的。

见到她的那一瞬间，柳北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囡囡已经完完全全是个大姑娘了，个子最少有1、65米。小时侯她的个子在班级里

最小，筱晴常说是柳北桐的法西斯管制压迫的，没有童年的孩子能长高吗?

"爸爸！"囡囡扑了过来，立刻和柳北桐拥抱了，囡囡抓着他的头发，亲了他的面颊、额头，弄得他一脸湿漉漉的。筱晴吃醋了："还是和爸爸亲，她在机场见我的时候，就没有这个仪式。"

囡囡说："这就叫异性相吸、同性相斥嘛。"

柳北桐看着他的女儿，竟有些拘束的感觉。从她4岁学琴开始，他几乎和囡囡没有多少亲昵，所有的父爱都表现在他的法西斯管理中了。

"快拿酒来。" 柳北桐又想那杯中物了。

囡囡来了，家里一片生机、蓬荜生辉。

囡囡用她的洋腔滔滔不绝对他们讲她在美国的事情。不时夹带几句英语，柳北桐听不懂了，筱晴就给他翻译。

"我有一个5年计划，我要奋斗5年，买一幢房子，把你们接到美国去，我想和你们一起生活。"

"太好了！我们一起奋斗。你爸爸到了那边，就脱离了他的酒池肉林了，我喜欢旧金山，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筱晴提起美国就很兴奋。

"爸爸，你怎么不说话啊？"囡囡干脆坐到柳北桐的腿上。这大概在美国学的，在上海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过。

第51节：醉爱(51)

"我到美国能干什么呢？" 柳北桐微笑着把囡囡扶到她自己的座位上，这么大的姑娘的亲昵，当爹的有些不好意思了。

"你就留恋你那些酒肉朋友，井底之蛙。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中州很小、酒杯里的那个世界就更小了，囡囡，说说你爹。"

筱晴好为人师的职业病柳北桐已经习惯了，可今天在已经长大了、几年没有见面的女儿面前，他有些不适应了，他开始有些火，但仍能克制。

"囡囡，这次准备弹什么曲子啊？" 柳北桐努力克制自己，换了一个话题。

"今天不说那些事好不好，囡囡刚到，你是不是有职业病？"

"我和囡囡说话，你能不能少说几句！" 柳北桐真有些火了，筱晴今天怎么这么碎啊。

"哎吆，你叫什么？长脾气了是不是，不就是写了个曲子吗？"筱晴今天看样要和他斗到底了。

"妈妈……"囡囡在桌下用手推了一下筱晴的腿。

"讨厌！" 柳北桐一口喝干了一大杯白酒。

筱晴一下站了起来："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看你最近不对劲！名气大了是不是？看我老了是不是？孩子三年没回家，第一天回来你就来这一套，敢给我咋呼了是不是？告诉你，你想都别想！，"

柳北桐站了起来，正要说，囡囡把他拉到北边的琴房里。

外面传来筱晴的哭声。

"爸爸，别和她生气，妈妈是不是快到更年期了？这个阶段的女人都是脾气暴躁，我现在的钢琴老师就是这样，有一次我弹错了两个和弦，你猜她怎么着？"

柳北桐睁大眼睛看着囡囡。

"她把我的钢琴书从窗口扔下去了。让我去捡，还不让我乘电梯，你知道她的琴房是几楼啊--18楼。"

"后来呢？"这段故事柳北桐没听过。

"后来我用了半个小时把谱子捡来了。看着我一头大汗，她说："对不起，孩子，老师心里很烦，你没生气吧？"

"你怎么说？"

"我说，您这样对我正说明您没把我当外人，我爸爸教琴的时候，也这样对待我，他说过，只有自己的孩子，他才会急……"

柳北桐心里感受万千。独立生活的孩子就像野生的动物，和圈养的就是不一样，自己学会了适应环境。

这就是情商，囡囡已经可以让他放心了。

"好孩子，你这几年受苦了。"他拍了拍她的面颊。

"苦什么呀，真正的苦是小时候。"囡囡拉起了她的裤角，迎面骨上仍然有一个小小的坑。

"按旧金山的法律，我已经构成轻伤，你应该被判15天的拘役。"

柳北桐笑了，这孩子真逗！和她在一起很愉快。

"走吧，我们一起把妈妈逗乐。不然我真的起诉你。"囡囡拉着柳北桐回到餐桌旁。

看着仍然板着脸的筱晴，他已经失去了逗她的心情，以前他们经常斗嘴吵架，他从来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或者忍气吞声，或者想法把她哄好。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真的脾气见长？是不是自己确实有了变化？可能是.茉莉把他惯坏了，一个女人就是一所学校，一个女人的情怀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同时适应两个世界肯定有一边是装的，弄不好就露馅。

第二天，柳北桐用了半天的时间和囡囡在家里研究曲目。囡囡拿来了她老师给她开出的一份清单：贝多芬的奏鸣曲、肖邦的前奏曲、巴赫的创意曲……柳北桐笑了，说你老师以为你来开独奏音乐会啊，

这是一个综合场，你的时间最多只有十分钟，下面的观众有一大半是外行，你要弹得比较通俗的。

"只有十分钟啊，你们花两万块请我弹十分钟，太奢侈了吧？"

"所以你要感谢你尹叔叔，不是他那几句话，我们还不能团聚呢。"

初步拟定了几个小曲子：舒曼的《童年情景》、肖邦的《革命练习曲》、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这都不算数，最后还要彩排时由领导拍板。

家里的钢琴还是囡囡小时侯练琴时买的，琴键已经很松。离音乐会只有两天了，到哪里去练琴呢？

柳北桐想到了斯坦威，但心有疑虑。让女儿见茉莉好吗？囡囡可是个情商过人的孩子。柳北桐想了想，给茉莉打了一个电话。

茉莉又是何等的聪明，柳北桐话没说完，她已经想好了主意。

"我是么妹的朋友啊，你可以让她来介绍啊，你不说这琴是中州市唯一的一台吗？孩子从遥远的美国来，又是一场重要的演出，不用好琴行吗？"

第52节：醉爱(52)

第二天，么妹、柳北桐、茉莉几个大人就在一个孩子面前演了一场戏。

么妹先出场了。

"这是我的朋友小张，这位是文化局柳教授，这位小朋友是柳教授的女儿，一位从国外来的小演奏家，她马上有一场重要演出，想试试你的琴。"

"可以、可以，刘姐，快给小朋友拿点吃的来。"

"谢谢阿姨。"囡囡一看就知道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孩子。

刘姐拿来一筐洗的干干净净的新鲜草莓。

囡囡琴都没看，就坐在沙发上吃了起来，吃的又快又多。

"你还真不客气？" 柳北桐乐了。

"在美国，这才是礼貌。阿姨，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草莓呀？"

茉莉看着囡囡的眼光充满了喜爱："因为阿姨也喜欢吃呀，我会猜，你还喜欢吃荔枝对不对？"

囡囡把眼睛看了一下柳北桐："爸爸，是不是你给阿姨透露的啊，我爸爸在我小时候，经常给我买草莓啊、荔枝啊，每次还给我说，这些水果好贵啊，这些水果只能给那些练琴最刻苦的孩子吃……"

大家哄堂大笑。

柳北桐感受着这和谐的气氛，心里一片温馨。在性格上，囡囡不像筱晴，倒有些像茉莉，筱晴是典型的RQ型。而茉莉和囡囡却是典型的EQ型。这事奇怪了。

囡囡坐在斯坦威旁边时，刚才的孩子气已经荡然无存。随便在琴键上弹了几串琶音和音阶，已经让人激动不已。那经过十几年艰苦训练的手太熟悉那黑白相间的键盘了，音乐是技艺性最强的艺术，囡囡手下流出的声音太与众不同了。

她回过头，问茉莉："阿姨，你想听什么曲子？"

么妹逗她了："你怎么只问她，不问我啊？"

"我吃了她家这么多草莓，不好意思啊。"

大家又笑了起来，这孩子太有意思了！

茉莉说："大曲子我也听不懂，你就弹那个《蝴蝶》吧？"

"哪一个？"囡囡把眼光转向柳北桐。

"默克尔。"

囡囡稍微想了想，弹了起来。

音色晶莹，春风拂面。那双白白的小手那大家带到姹紫嫣红的花园里，各种颜色的蝴蝶就在你的眼前飞来飞去……曲子是个很小的曲子，但柳北桐从她的感觉中感到她的确长大了。

最后组委会为囡囡选定的曲子是肖邦的《革命练习曲》和贺绿汀的《牧童短笛》。第一个曲子虽然不长，但气势恢弘、动人心魄。第二个曲子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活泼生动，大家耳熟能详。

一家乐器公司主动提供一架雅马哈三角钢琴，条件是在琴上写出琴行的名字，舞台监督已经同意了这个要求。但囡囡试弹雅马哈以后不太满意，手感显然不如那位阿姨家的斯坦威。

最后一次在茉莉家里练琴时，囡囡给柳北桐提了一句琴的事，柳北桐赶快给她使眼色，已经来不及了，茉莉听见了。

"拉走，明晚用这架琴。"

"没必要，又不是独奏音乐会。" 柳北桐知道运一架琴的难度，特别是中山堂剧场本来就不是按音乐厅设计的，后台的阶梯狭窄，万一碰着哪儿，可不是小事。上次买这架琴时，柳北桐知道，这种大型三角琴钢板太宽，是把他们家的防盗门拆了以后才搬进来的。

"我来找搬家公司。"茉莉说。

"不行，琴搬不出去。"

"拆门。"茉莉的劲又上来了。

"阿姨，真的没有必要，我的两个曲子加起来只有几分钟，搬一架琴多麻烦啊，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剧场都有固定不动的钢琴，很少有搬

琴这种事。"

"就这样吧。"茉莉的固执无法动摇。

那天晚上演出前两个小时，斯坦威已经准时运到了后台。舞台监督尹天一专门派了两个工作人员守住它，后台人太多太乱。

囡囡的演出果然是成功的。除了那两首曲子之外，应大家的要求，她又演奏了一首肖邦的E大调练习曲。她在第三首乐曲演奏之前，说了几句话："这首钢琴曲是肖邦最喜爱的一首曲子。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离别》。明天，我将又一次离开我的家乡、我的祖国。我要把这首美丽的乐曲献给我的爸爸妈妈，献给为我提供演出条件的领导和演职人员，献给所有的父老乡亲，献给这架钢琴的主人……"

肖邦这首E大调练习曲委婉细腻，淳朴的和声音型，如同家乡执着地呼唤。右手的旋律亲切而优美，在深情地述说的同时，又有一种淡淡的忧郁--那是一种美丽的忧郁，像在抒发一个17岁少女内心深处隐隐的惆怅和不安……

第53节：醉爱(53)

那天回到家，柳北桐听见筱晴在问囡囡："那架钢琴的主人是谁啊？"

囡囡说："不知道，你问爸爸。"

自从那天和筱晴有些不愉快以后，柳北桐一直很忙，一边陪囡囡，一边还在修改他的《乡情》，首演成功以后，北京音协的一家刊物和他联系要发表这首作品，但提出了不少意见。

他一直没有时间和筱晴静下心谈一次，柳北桐隐隐感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在发生着什么变化，他和筱晴之间已经有了和平时不同的隔阂，也许这是他们破裂的开始？但他太忙了，他心里被许多事塞的满满的，走着看吧？他不愿意多想、也不敢多想……

囡囡只在家里呆了四天。

还是筱晴送囡囡到的上海，柳北桐事情太多，只把女儿送到中州火车站。在月台上，看着即将离开他的孩子，他已经不再拘束，他和囡囡紧紧地拥抱了。

"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爸爸真的放心了。"

囡囡附在柳北桐耳边说了一句话："可是，我不放心你……"

"放心吧，爸爸会把酒管好的。"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要好好对待妈妈，你们都是我最亲的人，我不愿意看到你们之间……"

"你什么意思啊？"

"那位阿姨和你是什么关系？"

"小孩子，别瞎说。"

"那墙上的键盘图是你画的，除了我，你没给任何人画过，我认识。"

"哦？你这孩子……"这孩子是个人精。

囡囡悄悄放到他西服口袋里一个信封，让他交给那位阿姨。

火车开了，他打开那个信封，里面是一张她和筱晴在旧金山照的照片。夕阳西下，地阔天广，背景是世界闻名的金门大桥，囡囡依偎在筱晴的身边，他们都在眺望着东方……

后面写了几行字：

"漂亮阿姨，谢谢你的无私帮助。我走了，送你一张照片，这是我和妈妈去年照的，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张，你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吗？"

十八

筱晴的调动成功了。

柳北桐为这件事通过不少关系，找了一位管教育的副市长，这位副市长又给市教委的主任写了条子，市教委主任在筱晴的请调报告上写了几个字："支持中州市重点外资企业，同意放人。"于是，一切OK。

柳北桐的几位朋友有次聚会时曾经谈过这件事。大家都认为这个调动没有必要，特别是苏天明竭力反对。他认为对一个妻子和母亲来说，教师是最好的职业，工商界是个大染缸，谁进去都会变色。老尹甚至说北桐你后悔在以后，环境可以改变任何人。

柳北桐的观点很固执，他认为环境固然重要，但人与人太不同。筱晴和他一起快半辈子了，他太了解她了。她父母都是教师，从小受的都是传统教育，几辈子也没有人在婚姻上出过什么问题。再说筱晴已经40岁了，徐娘半老，就是掉进染缸又能染到啥，比在他耳边天天唠叨强。苏总说妻子是妻子，情人是情人，家里红旗不倒，外面才有可能彩旗飘飘，你不要把她往外推。

柳北桐没听他们的意见，他一意孤行了。

筱晴五一过后就上了班，那是一家合资的房地产跨国公司，除了开发房子之外，经营范围很广，酒店、旅游、物流甚至娱乐都是公司的业务范围。老板马涛，是筱晴的校友，比她高两届。他们都是那位王教授的学生，马涛10年前辞职去了福建，不知怎么就发了。几年前回到中州，和香港、台湾的几位商人合资做了这家公司，机会好，起

步早，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目前公司已经上市，马涛作为最大的股东，一跃成为中州最大的合资公司的董事长。

柳北桐不太熟悉这位马老板。刘易的弟弟在这家公司，据说这位马老板人很有能力，挺义气，口碑还不错。

筱晴初到公司，就在公司的对外联络部当了一个副部长，当月的工资就拿到了3000元--97年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这是一种和教师完全不同的生活，有压力、有挑战。谈判、协调、出差、策划……有时晚上部长或老总一个电话，她立即就要登上去深圳的飞机或者去大连的火车。一切都是崭新的，她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她身上的一种潜力被激活了，她逐渐适应了这种新的工作。

他们那个小小的家更冷清了，筱晴每天中午都在公司用餐，她早上把做好的饭菜放到冰箱里，柳北桐用微波炉热热，自己在家里简单地对付对付。筱晴晚上有时也回来很晚，她开始有了应酬。柳北桐开始在她身上闻到酒味，他并没大惊小怪，还给她开玩笑："大酒鬼尚未改造好，小酒鬼又开始成长了。"

第54节：醉爱(54)

"我完全是为了工作，不像你们，喝得都是些闲酒。"

胡琴节过后，柳北桐的生活又回到了以前。

筱晴的工作发生变化以后，柳北桐的生活也随之起了变化，他和茉莉的联系明显增多了，他们更大胆了，茉莉经常把电话打到他家里来，只要他中午没有应酬，茉莉总要打电话询问他的饮食。周末他们经常开车到中州附近的风景区散心。云龙山、云龙湖、骆马湖、新区水库是他们经常去的地方。每次茉莉都为出行做了精心的准备。席子、摇床、菜肴、白酒，甚至水、筷子、酒精炉都放在她车后的后备箱里。

天气渐热，茉莉找到一处荫凉以后，立刻开始准备午餐，一瓶酒他们经常三七或者二八开，柳北桐喝七八两、茉莉也陪他喝几杯。酒后的柳北桐神采飞扬、信口开河。他谈到自己少年时的故事、大学时的趣闻。谈到他的许多朋友的浪漫，柳北桐有些重色轻友了，酒后讲了不少朋友的隐私。他经常提醒茉莉要保守秘密，茉莉总是说我这个人没记性，听完就忘。茉莉最喜欢听的就是他讲自己的浪漫经历：他第一个喜欢的女同学、第一次接吻、第一次拥抱、第一次性体验她都听得津津有味。每次都逼着他讲一点新的，有次酒后，柳北桐险些把他和那位艺术体操教练的浪漫经历讲了出来，咬了咬舌头，又把话咽了肚去，那个早晨发生的传奇故事实在不太好出口，隐私性太强。

有次柳北桐问她："你总是让我讲这讲那，你为什么不讲讲自己呢？"

"我可没有你这么复杂，脑子开窍晚。"

"什么时候开窍的呢？"

"去年在省城，碰到你这个坏蛋。"

"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你有一把钥匙，它不费力就打开了世界上最难打开的锁。你知道吗？钱刚愿意用他所有的财产去买这把钥匙，但他永远都不会成功。"

"有这么神奇吗？"

"男人和女人很多地方是不同的，女人是把锁，她需要的只是一把钥匙，男人是把钥匙，他却想用这一把钥匙打开很多锁……"

"什么意思？"柳北桐有些不解。

茉莉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忧郁："没什么，我在胡说呢。"

饭后，茉莉就铺开席子或者把那个吊床栓在两棵树上，让他躺在上面，她坐在他的身边，抚摩着他的头发，嘴里哼着歌，像哄小孩一样哄着他睡觉。那段时间恰恰流行着周冰倩的《真的好想你》，茉莉在学，有时唱着唱着就跑调了，装睡着的柳北桐"扑哧"就笑了，茉莉就拧他的耳朵。

他们去的比较多的是铜山新区的一个水库，水库不大，但水质很好，清澈见底。茉莉常常把他的袜子脱下来，在水里为他洗袜子，洗完晾在水库边的石头上，拿出指甲刀为他修指甲，修完手指，又给他修脚趾甲，柳北桐像皇帝一样享受着这一切。

天再热一些，柳北桐常常下水库游泳。茉莉在水边兴致勃勃地忙碌着，为他洗衬衫、体恤、长裤。有时让他在水里脱光，人在水里不要上来，她用肥皂给他洗裤衩。洗完再扔给他穿上。有一次，柳北桐不知哪句话惹得她不高兴，她给他洗完短裤后就晾在汽车的大灯上，无论他怎样赔礼，就是不扔给他。柳北桐在水里实在呆不住了，居然赤裸裸地从水里爬了出来，把茉莉吓得尖叫起来，那边有个看水库的老大爷听到声音，从那小房子跑出来，看到这个情景，又摇着头钻了进去。

下午睡醒，茉莉就教柳北桐开车，那个无极变速的车很好学，新区那边又刚刚开发，地广人稀，柳北桐开着车，在教练的指导下，围着水库边的马路转来转去。有一次开着开着，柳北桐一个急刹车，人一下趴到方向盘上，低着头不起来。

茉莉吓了一大跳："吓死我了，你怎么了？"

柳北桐慢慢抬起头，神色凝重，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身边的茉莉："你不爱我了吗？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你神经啊？"茉莉一头雾水。

柳北桐笑了，他说他在模仿电视剧里情人突然受到打击时的感觉，把茉莉气得用拳头直打他的后背。

快乐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一晃几个月就过去了。

9月份快到了，柳北桐开始考虑一件事，9月5日是茉莉的生日，这是他们相识以来两人之间第一次有人过生日。如何能给茉莉一个惊喜，柳北桐确实动了脑筋。

第55节：醉爱(55)

9月3日的下午，柳北桐打电话给在单位上班的茉莉，请她务必在下午四点到新金鹰三楼来一趟。在广东一家专卖柜台，他已经看中一件衣服，那是一件绿色的连衣裙，腰身很细，布料档次次很高，价格也不菲--1800元。他提前把钱付了，坐在三楼的椅子上等茉莉。他从来没给谁买过衣服，也真够难为他的了。多年来，他几乎没陪筱晴逛过一次服装店，他的衣服包括裤衩袜子都是筱晴给他买的。

茉莉按时赶来了，看到这个场面不知说啥。柳北桐说这种品牌的裙子只有一件，我有一种预感，它很适合你，因为我太了解你的"结构"了，怎么样，愿意打个赌吗?

当茉莉从试衣间出来时，不光柳北桐、连那位广东专卖的售货小姐都被镇住了。湖绿色的衣服和她细腻的、象牙黄的皮肤搭配地如此协调，纤细柔软的腰肢和那裙子的尺寸不差分厘。胸部高耸，臀部的轮廓线条在那根细细的裙带下显得分外妖娆。

因为腰细，更显得胸部和臀部突出，因为胸部和臀部突出，又更显得腰细。女人的身材细品起来，也像音乐的力度和音色一样，有一种哲学的意味。

"小姐，这件衣服像是专门为你设计的啦，我可以保证，你们市不会有第二件的啦。"那位广东服务小姐谦恭地给她说。

"谢谢你，你挺有眼力，的确很合适。" 她深情的眸子望着她的北桐。实际上，茉莉最差的衣服也没有低于一两千元的，但这件衣服是北桐送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衣服一般般啦，主要是底版好好正点的啦。" 柳北桐模仿着广东话。

大家都笑了起来，茉莉娇嗔地打了他一下。

4日晚上，柳北桐在市内新开业的鳄鱼大酒店定了一桌饭，先请了苏天明和么妹，后来又想了想，又请了尹团和路路。下午快下班的时

候，接到刘易的电话，他最近出了一盘光盘《通俗二胡》，晚上想请大家吃饭，柳北桐一时没了主意，只好把他也请了过来。

这是柳北桐第一次带着茉莉以朋友身份的在他的圈内亮相。

实际上，不光苏天明和么妹，大家早已心领神会。

茉莉来到鳄鱼大酒店202号包间之前，柳北桐的几位酒友已经提前到了。路路的姐姐是开蛋糕坊的，她和老尹提前去定做了一个硕大的冰点蛋糕，放到了餐桌的正中。

苏天明在安排座位：柳北桐是庄家，坐在正中，左边的主宾位子是给茉莉留的。他和么妹坐在庄家右侧，老尹和路路坐在茉莉左侧，刘易在男人之间年龄最小，坐在柳北桐的斜对面，旁边是空的，那叫菜口。

当茉莉在晚上7点准时出现时，大家都感到眼前一亮。她身上穿著那件柳北桐送她的绿色连衣裙，挎着一个竹子编的黄色小包，亭亭玉立，面带羞涩。毕竟是第一次，她有些拘束，看到这个排场，脸上顿时泛上一层红晕。

大家都站了起来。

"欢迎小张，今天好好漂亮哦。"老尹开始发挥。

么妹、路路迎了上去，拉着茉莉，说起了女人之间的悄悄话。几位男士则喊来服务员，开始点菜。

凉菜上齐，酒水倒满。

大家都看着柳北桐，苏天明说："主人，弄两句？"

柳北桐举起酒杯："哥们，姐们，晚上好！啥都不说了，几天不见，非常想念，都说酒不好，就是少不了。建议先喝一杯再叙后话如何？"

大家起立，纷纷响应。

"桐哥今天好好帅哦。"

"今天是什么日子？应该是什么节日吧？"

酒杯没放、屁股没落板凳，路路和么妹两位伶牙利齿就开始一唱一合，给柳北桐调侃了。

柳北桐那天专门换了了一件红色长袖的新体恤，下午刚和苏天明从澡堂出来，显得神采奕奕、年轻潇洒："今天还有一位新朋友，上次在马陵山大家已经见过了。她就是那架斯坦威的主人，一直想感谢她而未果。今天恰恰又是她的生日，大家说这杯酒该怎么喝？"

大家都看着老尹，他一向是主角。

他开始装佯："当然要先吃蛋糕了。

他伸出那两条长长的胳膊，打开早已放在桌子中间的蛋糕盒子。

"呦，这上面还有字呢，什么意思？大家是不是念念？"

大家这才注意到蛋糕上那一行字："梧桐叶茂，茉莉花香。"谁在煞费苦心？茉莉的脸更红了。

柳北桐也有些不自然，他心里明白，老尹又在动脑筋了。

第56节：醉爱(56)

路路和么妹都在捂着嘴笑。

苏天明笑眯眯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高瞻远瞩。

只有刘易没有弄懂，他只知道茉莉姓张，名字还不知道，他一边念字一边很夸张地皱着眉头站那想。

"北桐，你总该正式介绍一下吧，不能再说人家是个司机吧？"尹天一开始提意见了。

"张茉莉，我的钢琴学生。"柳北桐介绍的很简单。

"哦……茉莉……梧桐……"刘易明白了。

"关灯，点蜡烛，请张小姐许个愿吧。"

烛光闪烁、桌子一圈都是祝福的笑脸。茉莉站了起来："谢谢大家。"她双手合在一起，闭上眼睛，像拜佛一样静静地沉默了片刻。

灯光大亮，大家一阵掌声和欢呼："寿星切蛋糕了！"

那天喝的是湖南出的"酒鬼"，所有的女士喝的都是白酒。

第一个有酒意的又是刘易。他又站起来，把酒杯举起："北桐兄，你不够意思，我发现什么事都是我最后知道。今天我要先给小张妹妹喝，张妹妹，你喝完这杯酒，我立马给你献上一首我创作的诗。"

茉莉那天很痛快，大家都是为她来的么。她端起一杯"酒鬼"，一饮而尽。

刘易喝完以后，大家哄着他念诗。

"这首诗献给桐哥和张小妹。"他站了起来，夸张地运了运嗓子。

"春眠不觉晓，

事情真不少，

夜来风雨声，

小妹变大嫂。"

哄堂大笑！刘易今天超水平发挥了，绝了！大家一片欢呼，逗着柳北桐和面如桃花的茉莉，共同喝了一杯。

老尹站了起来："我建议大家共同敬北桐一杯，祝他事业成功，爱情进步，官场、情场、酒场三得意。"

又是一片欢呼。

不到一个小时，两瓶酒鬼已经底朝天。

柳北桐吩咐小姐搬来一箱蓝带啤酒。又到豪言壮语的阶段了。

老尹和柳北桐去了卫生间，不到一会老尹一脸严肃地自己回来了，他在刘易耳边耳语几句，拉着他坐到了柳北桐的位置上，又附着茉莉悄悄地说了几句。正当其它几个人不知所云的时候，门开了，大家吓了一跳，柳北桐和端着酒杯的筱晴走了进来。

所有人的酒都醒了。

那天很巧，筱晴公司老总在鳄鱼大酒店201房间请深圳的业务关系，筱晴恰好负责那边的联络。她下午还给柳北桐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晚上公司有应酬。并没有说什么事，在哪里。刚才她从卫生间出来，迎面碰到了老尹和她的老公。柳北桐一阵慌乱的时候，老尹已经有了主意。

"今天是你们两口子邂逅鳄鱼，这边是北桐的老朋友，那边是筱老师的新领导，北桐你应该陪老婆先过去一下。但筱老师，你过一会得过来一下，到这边坐一会，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筱晴说："我马上过来，我要谢谢你呢，上次囡囡的事……"

"好好，北桐，你们先去吧，我看看这边的酒怎么样了？"

……

柳北桐和筱晴来到201，很大一个房间、很大的餐桌，只有几个人。筱晴首先把他带到中间那位跟前，介绍说这就是我们马总。他是第一次见到那位大名鼎鼎的马涛。高高的个子，有些矜持，比柳北桐想象的年轻，像是个儒商。见到柳北桐他站了起来："音乐家，久闻大名。"

他们握了握手，马涛的手很软，握手几乎不用力，完全是礼节性的。

柳北桐看到他的酒杯，里面是雪碧。他们轻轻碰了碰。

柳北桐说："筱晴干教育十几年，初入商界，没有经验，不到之处，还承蒙各位多多照顾。"

马涛说："筱老师可是我们公司最纯洁的职员，她像清洁剂，改变了我们公司的铜臭气，公司蓬荜生辉了。"

那几位外地人也在齐声附和。

筱晴面有赧色、声音很小地说："马总过奖了。"

柳北桐还真没见过筱晴这种感觉。

他又和那几位外地客人寒暄了几句，碰了碰杯，轻轻抿了抿酒，就离开了201。

柳北桐第一次对马涛的印象还不坏，有些风度，有些傲、有些矜持，身居高位，也是理所当然吧。

筱晴到了202，气氛显然和刚才大不同了。

筱晴到这边显然松弛多了。柳北桐的这几位朋友她都很熟，她说话的音量都比在那边大了许多："苏总，尹团，刘教授，么妹……各路人马都在啊，今天是什么主题啊？"

第57节：醉爱(57)

她和柳北桐坐在刘易刚才坐的位置上。

"你看不出来么？刘易年龄最小，为什么坐首席，他有喜事，这小子最近出了一个个人专集，今天是他做东请客。"

老尹的反应之快，没有人不佩服。

"这几位呢？"几位女人筱晴只认识么妹。

"路路，歌剧团白酒协会秘书长，专门来给刘酒鬼助兴的。"

筱晴拿一杯红酒和么妹、路路每人喝了一杯。她的眼睛转向茉莉。

柳北桐还没说话，茉莉已经开口了："是柳夫人吧，我们见过。"

"你是？"筱晴似乎联想到了什么，眼睛里闪过一丝疑问。

"那天我们听音乐会坐在一起。"

"哦……，我想起来了，我和北桐还说起过你呢。"

"她就是囡囡要感谢的那架钢琴的主人，你们两口是不是要谢谢我呢？"坐在茉莉身边的刘易那天没喝多，表现不错，进入角色很快、很准确。让人感觉茉莉是他带来的，大家和茉莉都不太熟。

"哦，谢谢，谢谢，我代表女儿和全家谢谢你们。"

筱晴倒了一大杯啤酒，和刘易、茉莉碰了碰，一饮而尽。

"你要好好感谢老尹呢。" 柳北桐抓住机会，赶快转移她的注意。

"谢谢尹团，我听北桐说了，我们这次全家团聚就是你一句话，囡囡这次回来真是个机会……谢谢……"说到女儿，筱晴立刻眼睛就有些红。

有惊无险。

晚上回到家里，筱晴像是很随意的问起那个漂亮女人的事，柳北桐回答的很含糊，只说是刘易的一个熟人。筱晴没再问什么，这是她一贯的风格，但眼睛里的疑问并没完全消失。可能就从那天开始，她

一贯的自信已经开始动摇。柳北桐--她的老公在她的眼睛里已经开始陌生。

十九

不知不觉，柳北桐和茉莉已经相处一年了。

那天在茉莉家里，茉莉神色忧郁地拿一张报纸给柳北桐看。

那是一篇有关爱情的文章，上面讲到人的激情经过调查平均只有18个月，不会更长，从爱情到亲情，最后到无情是所有情人的必经之路。喜新厌旧是人的天性……

"18个月就是一年半啊。"

"什么狗屁文章，你还真信？" 柳北桐看着茉莉的一脸认真就想笑。

"北桐，你如果对我没激情了，一定告诉我，我能接受，但你一定不能骗我……"

"又在胡思乱想是不是？我怎么会没激情呢？我们的感情是永远的，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尽期……" 柳北桐的话是真诚的，但不知为什么，语调有些飘飘的，像是底气不足。

"不准你爱上别人！"

"小姐，你最近怎么了？是不是中了邪了，我给你找个神婆叫叫？"

"你以后会不会爱上林如玉?"

"天哪！你脑子天天都在乱想什么呀？"

"她看你的眼神不对。"

"唉呦喂，那是演出啊。" 柳北桐把茉莉抱在怀里。

"我担心……就是担心。"

"我永远只爱你一个、永远、永远！" 柳北桐抓着她的肩膀，狠很地看她的眼睛大声说着。

"再说一次！"

"永远爱你。"

"再说一次。"

"唉呦，你累死我了……"

"我总觉着你有一天会离开我。"茉莉依偎在他耳边说。

"那是肯定的，我肯定要死在你前面。"

"不……"茉莉一下捂住了他的嘴。

女人的感觉是天生的，有时的预感准确的一塌糊涂。特别像茉莉这种女人，敏感、多思，30年积蓄的爱被柳北桐调动出来，她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她进入了一个神秘的、梦寐以求的、令人心醉的天堂，她最担心就是有一天会醒过来，发现这只是一个梦……

10月底的一个早晨，柳北桐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

北京音协的一个刊物在胡琴节闭幕时就准备发表柳北桐的《乡情》，但后来这首二胡曲引起了不少争议，反对的意见还是作者不懂二胡演奏，曲子难度太大，缺乏普及性。这件事就这样一直耽搁下来。最近在弘扬高雅艺术和民族音乐的呼声中，编辑部又把这首作品拿了出来。

那个电话是《音乐新声》编辑部打来的，请柳北桐到北京去面谈。

柳北桐很激动，《音乐新声》是中国仅有的几本在世界上发行的大型音乐刊物之一，也是国内严肃音乐的权威刊物，这是一个新的台阶、是圈内同行梦寐以求的。

第58节：醉爱(58)

柳北桐和编辑部约好下周一到北京，中州到北京有两列直达火车，大家俗称它们为大北京和小北京，时间相差两个小时，都是夕发朝至。星期天晚上，他和筱晴一起吃完饭以后，他就拉着他的小箱子和筱晴告别了。

一整天，他们因为昨晚的不愉快，一直没有讲话。筱晴默默地给他收拾着东西，最后说是不是让她公司来个车送一下，他说打个的也就是5块钱，不麻烦你们公司了，你也不要送了，也就是个三五天就回来了。

出了家门，他打的直接去了南湖。

他必须来，茉莉那段时间有些忧郁，总是疑神疑鬼。柳北桐告诉他要去北京的消息以后，她的心情一直不好。从上周四开始，柳北桐就没和她见面，在家里一边陪着筱晴，一边修改他的作品。他知道茉莉也许会不太高兴，但筱晴那几天难得的休几天假，他出去不太好。

星期6晚上9点钟，柳北桐家里的电话响了，是筱晴接的，筱晴喂喂问了几句，那边也没有声音。筱晴一气把电话挂了。

"哪个神经病，是不是找你的？"那时还没有来电显示，如果有，按筱晴的脾气肯定要打过去问个究竟，筱晴正生气呢，电话又响了。

"我来接，可能是打错了。" 柳北桐从钢琴房出来了，他有些心虚，有些疑惑，但茉莉从来不在这个时间往他家里打电话。

"哪位，我是柳北桐。"

电话依然没有声音，但一种特殊的感觉透过电波传了过来，柳北桐可以肯定了，是茉莉。

"你到底是谁？想干什么？"筱晴在分机上吼了起来。

"都……"长音，那边电话挂了。

"典型的骚扰电话，柳北桐，你没在外面惹什么事吧？"

"我能惹什么事，可能是打错了吧？我也接过几次这种电话呢。"柳北桐有些火，为了筱晴的咄咄逼人，也为了茉莉的反常表现。

筱晴平静地看着柳北桐，那眼神里有一种柳北桐很陌生的东西，这种东西让柳北桐不寒而栗，它最近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筱晴的眼睛里了。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不会在玩火吧？"

"玩火者必自焚。我说你不要瞎猜了好不好，我最近为了这个曲子都要焦头烂额了，哪来有什么别的心情啊，你最近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太劳累？工作不顺利？可也不能迁怒于我啊。"

"我们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不容易，你要珍惜。"

"我已经够累了，你别给我添心思了好不好，家庭在我心中永远是第一位的，谁都不会动摇我的信念。"柳北桐这句话是真的、发自内心的。

"说漏了吧？谁是第二位呢？"筱晴看样真像钻进牛角尖了。

"你……柳北桐一脸的无奈，不能往下说了，这种事是越抹越黑。他摇摇头没说什么，进了他的琴房。

"家里红旗不倒，外面红旗飘飘"，现在里面外面都出了问题。

晚上，他在他的被窝里，用手机拨了一个号码，他只和那边说了一句话："明晚我从你家走。"就挂了电话。

柳北桐到她家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她家里黑灯瞎火的，但是门却没有关。柳北桐进了客厅发现茉莉正摸黑坐在客厅的一张椅子上。柳北桐打开了灯，也没说话，静静地坐在沙发上。过了好一阵子，柳北桐说话了："说吧，怎么回事？"

茉莉依然没有说话。

"你是从来不干这种事的，有意义吗？"

"我想知道你在哪里？"

"知道了吧，你达到目的了吧？"

"我想你……"

"我懂，但是她在家，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

"我想你。"

"她最近神经兮兮，很反常，你知道吗？"

"我想你。"

"唉呦，你累死我了。"

……

柳北桐发现已经没法给她谈下去了，茉莉一旦固执起来，是很难用道理说服她的。

柳北桐打开琴盖，沉浸片刻，手放了上去，是默克尔的《蝴蝶》。

从第一串和弦出来，气氛就变了，优美如歌的旋律几乎立刻就改变了两人糟糕的心情。那些色彩斑斓的蝴蝶又飞回来了，它们在这个诺大的客厅里自由地飞舞着、歌唱着，驱赶着这里的紧张和沉重--他们第一次相识他就弹的这一首曲子，就是那一次，他的才华、他的风度、他那瘦瘦的后背就埋在了她的心里……

当最后一串琶音渐渐消失在高高的、仿佛在太空的云端上以后，茉莉走了过来，在柳北桐背后默默地抱住了他。

第59节：醉爱(59)

"茉莉，你知道怎样才能让爱情永不丢失吗？"

"不知道。"

"有一个女儿这样问她的妈妈。她的妈妈捧起一捧沙子，那些沙子在妈妈紧紧靠在一起、没有一点缝隙的的手里，一粒也没有露出。而当妈妈把沙子紧紧抓在手中的时候，大量的沙子纷纷流了出来，抓的愈紧，流的愈多。等妈妈松开两只手，剩下的最后一点沙子已经丑陋的变了型。"

"我知道了……我最近是不是有点神经啊？"

柳北桐转过身来，把茉莉抱在腿上，亲吻着他，这才发现她已经是一脸泪水。

"我还没有吃饭呢。"茉莉幽幽地说。

"唉呦！那怎么行呢？赶快吃饭。"他拉着她进了二楼的餐厅。

一桌丰盛的饭菜就在眼前，一瓶已经打开的五粮液，两只高脚杯放在它们各自的位置上。

"啊，你怎么这样，我没说我要来吃饭呀，9点半的车，已经来不及了。"

茉莉已经开始倒酒："吃一口吧？象征性的，我从中午等你到现在。"

柳北桐有些瞠目，他看了看表，已经8点多了。他端起一大杯白酒和茉莉碰一碰，自己一饮而进。

他有些烦，他的生活最近有些乱。

茉莉也看了看表，扔下了筷子："不吃了，我送你走。"

从南湖到中州火车站大概要40分钟，别克车沿着湖边的公路开得飞快。他们一路无语。过了涵洞，前面就是市区了。柳北桐说时间来得及，注意安全，茉莉说和你在一起，死了也值了。

到了车站广场，茉莉说："我不下去了，你要注意安全。"她趴到了他的身上。柳北桐扶着她瘦弱的肩说："你最近瘦了，照顾好自己，放心吧，我会好去好回。"

"不准你花心，到北京不准和林如玉见面。"

"唉呀，你简直是跳跃性思维，你天天都在想些什么？"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听见了……来不及了。我走了。"

"你等一等。"茉莉从车前的小匣子里拿出一个微型录音机交给他。

"我下午给你说的话，你在车上听吧。"

火车在津埔线上急速的奔驰着。15号卧铺车厢里的柳北桐几乎没有一丝困意。刚才路过软卧车厢时，他迎面碰到一个很熟悉的人，他一时没想起来，握了一下手就过去了。找到自己的位子，他才想起那个高高瘦瘦的人就是有一面之交的马涛，筱晴的老总。

筱晴知道他坐的是8点钟的小北京，碰到马涛可是9点40的大北京，会不会又出什么问题，柳北桐开始考虑对策，他躺在铺上晃晃悠悠想了一会，也没想出什么高招，后来自己安慰自己--说不定那位日理万机的马总早就忘记他是谁了。

车到济南，他才想起茉莉给他的录音机，他按下机键，把机子贴在耳边，里面立刻传来茉莉的声音："柳老师，我昨天几乎一夜无眠，为了想听一听你的声音，我做了一件这么严重的蠢事。我是不是有些疯了，一想到我将会一个星期见不到你，我就心就在急速下沉，我有些喘不过气的感觉……我爱你，我离不开你，我们是血和肉的关系。你如果真的会离开我、会爱上别人，我会死，这个世界对我已经毫无意义……你可能已经渐渐开始厌烦我，我很会缠人，但我没有办法，和对你的爱相比，我的智商已经为零。原谅我吧，我最近有些变态，但这都是爱的太深的原因……

为了补偿我昨晚的错误，我为你唱一首歌吧，别笑我。

"真的好想你，我在夜里呼唤黎明，

追月的彩云呦，也知道我的心，默默地为我送温馨……

录音机没有耳塞，柳北桐担心别人听到，他用被子蒙住了自己的头，立刻，火车车轮的隆隆声、乘客的呼噜声都被隔开了，那歌声变的那么近，就像茉莉伏在他耳边唱一样。

你的笑容就像一首歌，滋润着我的爱，

你的身影就象一条河，滋润着我的情……

茉莉的歌声断断续续，音不是很准，还带着抽泣声。但柳北桐又一次被打动了。在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中，如此挚热投入的爱，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茉莉，这个美丽高贵的女人已经完全成了自己感情的奴隶。

真的好想你，你是我灿烂的黎明，

寒冷的冬天呦也早已过去，但愿我留在你的心……"

柳北桐在感动的同时，又感到一种沉甸甸的压力，他已经感到了累，他开始问自己："你配得上这份礼物吗？你能永远把她留在心中吗？你还能让茉莉轻松快乐吗？你还能坚持多久？"

第60节：醉爱(60)

二十

出了北京站，编辑部的车已经在门口等他了。一个姓王的小姑娘接待了他，时间还早，小王直接把他送到了西郊宾馆，那是一家部队招待所，柳北桐曾经住过。

9点刚过，《音乐新声》的孟主编就来了，一首乐曲创作惊动了主编，这种事还真不多见，柳北桐有些受宠若惊了。听了他的一席话，柳北桐才知道了这次请他来的原由。

明年三月份，台湾国乐团准备举办一个国乐作品创作比赛，主题就是寻根，表现两岸关系。在调动作曲家们参赛的预备会上，一位到过中州参加过国际胡琴节的音协领导向大家推荐了柳北桐的《乡情》，并呼吁大家要把眼光放宽，不要总盯在北京。现在已经报名的作品已有100多首，经过初选，现在还有10首。而比赛规定大陆只有5首参赛，所以这些已经入选的作品还面临着更残酷的淘汰。

为了公平、公正和公开，组织者准备在三天以后，进行一次作品听赏会，评委不是仅仅依靠乐谱，而是直接聆听作品。北京的作者可以直接聘请演员当场演奏，外地的作者如果没有条件可以放放录音或录像，当然，这有些不公平，录像和现场演奏的效果是不好比的。但时间紧迫，也没有补救的办法了。

"严肃音乐搞个活动不容易啊，经费有限，不可能请外地的演员啊。不像通俗音乐，刘德华一场演出比我们一个大乐团演出的费用高几十倍啊。"

"祝你好运。"孟主编结束了自己的话。

柳北桐想到的第一个能帮助他的人就是林如玉，他在中州时曾经有事拨打过她给他留的一个手机号，但是没有通，可能那时她不在国内。现在时间只有三天，即使在北京找到好的二胡演员，从头开始时间也是来不及的。

柳北桐立即开始了搜寻行动，林如玉的手机始终是盲音。他又打到北京音乐学院一个朋友那里，请她务必找到林如玉家里的电话，那位朋友说林如玉现在可能在澳门，三天以内回北京不太可能。不过电话号码已经找到，你就试试吧。

在北京办点事真不容易，在中州如鱼入水的柳北桐感到一筹莫展。

他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里面传出："这里是录音电话，主人不在家，有事请留言……"

柳北桐怀着一线希望，对着电话说："小林老师你好，我是中州的柳北桐，现在正在北京，三天以后《乡情》将参加选拔，非常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如果您在北京，请拨电话：9638881。

第一天过去了，那个手机没响一次。是不是手机漫游出现了什么问题？柳北桐跑到街上用公用电话打自己的机子，响了--机子没问题。

第二天又过去了，又是毫无音讯。

第三天柳北桐已经失去信心，他开始整理他从中州带来的录像资料，中山堂不是音乐厅，录出的声音嘈杂中还有一些电流的混响，效果显然不行，此次北京之行可能要失望而归了。

晚上11点，柳北桐刚洗完澡，他正躺在床上想着明天的事情，电话响了，不是床头的内部电话，而是他的手机在响。

他迅速地打开手机，里面传来的竟是林如玉纯正的普通话："请问您是中州市的柳老师吗？我是林如玉。"

柳北桐很激动："林老师您好，我是柳北桐，您在哪里？在北京吗？"

"刚刚到家，听到您的录音，就给您打过来了。"

"谢谢，谢谢，太好了！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也不知道时间还来不来及，明天下午作品试听就要开始了。"

"哦……伴奏怎么办？"

"看样只能用钢琴了？"

"谁来弹？"

"我自己来。"

"你自己……哦，好的，让我想一想，这样吧，现在太晚了，明天早上你在西郊宾馆北门等我，我去接你，学校太远，我们到我家里来吧。"

柳暗花明，柳北桐放下电话，心里别提多有底气了。

那天是林如玉自己开车来接的柳北桐，那是一辆白色的国产车。她家住在西直门附近的一栋高层公寓里，两室一厅的房子，里面有些凌乱，一看就能看出不太有人住，客厅的几只沙发上还盖着挡灰的被单。

时间紧迫，他们几乎没说什么话，就进入了紧张的排练。柳北桐没有写钢琴谱，也来不及写。但是这首乐曲是他自己的作品，每一个和弦和转调他都很熟悉，再加上他即兴伴奏的功夫，他扮演这个角色绰绰有余。

第61节：醉爱(61)

林如玉已经不像上次那样熟悉，她需要又一次看谱和背谱。

柳北桐的钢琴水平把林如玉吓了一跳，她大概没想到这个小城市的作曲家居然还有这一手。那个辉煌的前奏绝对不像是即兴的--左手严密的和弦连接，准确无误，右手连续的八度上行，气势宏伟。柳北桐处理即兴伴奏是他的一绝，音域广阔、踏板深浅恰到好处，音色变化富有层次……左手丰富的和声织体在不断地对比出现时，像在讲述一个古老而又不断翻新的故事。

柳北桐坐在那里，不时地用默契的眼神看着正在演奏的林如玉，他的风度是与音乐天然合一的，在柔情如水的林如玉的衬托下，更给人一种高贵深沉的感觉和男性特有的浪漫。

林如玉几乎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找到了在中州时的感觉。

他们的语言不多，但一种艺术上的默契使他们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速度稍微慢一些，这里可以再柔和一点。"

"好的，明白。"

"行板，再流畅些……轻快一点点。"

"OK。"

……

"哦，柳老师，不好意思，我拉错了，这里有一个反复。"

"不怪你，这个记号不太清楚。"

"别着急，这里我要单独走两次……好了。我们继续。"

"这里有一个气口，下面的重音我们还不太整齐。"

……

现在想一想，他们也就是合了三四遍。柳北桐的艺术功底和林如玉与生俱来的悟性又一次在短时间里成就了这首作品。中午12点时，

合练已经基本成功，但林如玉停下来想一想，还坚持要再来一遍完整的。最后那一遍，柳北桐把它录了下来。

下午三点钟，在《音乐新声》编辑部一个不大的试听室里，所有作品开始了展示。大家都很仓促、准备不足，有的外地作品自动弃权了。北京的有些作品由于编辑部通知的较晚，演奏即兴的成分很多，有些甚至是拉拉停停，不少临时请来的演奏员还不会背谱，只好一边翻谱一边试奏。

孟总编在试听开始之前就对那几位知名的作曲评委作了说明，对时间的问题作了一些解释，并一再表示了歉意。

柳北桐的《乡情》是倒数第二个，这里的评委几乎都认识林如玉，当她笑盈盈的背着二胡进来时，大家都很惊讶，这里不少是她的老师，她走到那儿和他们寒暄着，还不时回过头指指柳北桐，向他们说些什么。几个大牌人物观察柳北桐的眼神有些迷惑，他们不知这位默默无闻的外地作者是如何认识北京这位民乐界的当红花旦，他们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合作。

房间很小，也就是七八十平米吧，林如玉坐的位置和评委席很近，大概就是三四平米的空间，许多演奏员都惧怕这种距离和环境，不像舞台，灯光一打，台下漆黑一片，演员很容易投入音乐。在这里，评委的一个眼神、一声叹息都会影响演员的情绪……

林如玉则不然，她从《乡情》的前奏响起开始，她已经投入了一种既定的情绪环境中，她的眼光美丽而朦胧，偶尔抬头，眼神的焦距也早从评委的头上掠过，落在那无垠的想象之中……

其它作品的演奏员都进来了，站在后面看林如玉的演奏。中国拉二胡的人很多，但顶尖人物就那几个，林如玉就是其中一位。

他们的配合又一次获得成功，林如玉的发挥自不必说。而这位瘦削的、非常投入的作曲者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作曲家能弹钢琴的很多，但达到这种水准的的确很少。柳北桐为大家展示的不光是他的音乐构思和作曲手法，同时还有他那行云流水的钢琴演奏技艺。

到了那段《思乡》慢板，他们又找到了在中州演出时的感觉。柳北桐上次是指挥，这次是伴奏，感觉又有不同。他感觉和她的关系更近了。林如玉如泣如诉的旋律和他那上下裹挟着主旋的和弦如同鱼和水的关系，它们在凝视、在对话、在亲昵……每一个气口都是吻合的，他甚至有一种错觉，感觉到她就是张茉莉、几个月之前的那个张茉莉，他们在相互诉说……

他坐在林如玉的身后，正好可以看到她的侧面，她雪白的脖颈和起伏的胸脯使他激动不已、浮想联翩，1996年在他的生命中太不同寻常，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他的人生高潮竟在他41岁时猝不抵防的出现了。

最后一段《故乡新时空》，他们已经找到了成功的信息，评委并没说话，但成功的感觉和气氛已经出现。

第62节：醉爱(62)

他们离开编辑部时，那位可爱的孟主编悄悄对柳北桐说："成绩还没出来，但我已经感觉你胜利了。"

二十一

他们走到大街上时，已是华灯初放时分。

车轮滚滚，他们默默无声。这一天不光对柳北桐，对林如玉也是紧张难忘的一天。

"我应该怎样谢谢你呢？" 柳北桐在思衬着她的出场费，他已经打听好，北京一般独奏演员的出场费是两千元，林如玉这种顶级的演员就不好估计了，最好让她自己说。"

"我只有两个要求。"林如玉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前方，她在开车。

"说吧！"

"请我吃一顿涮锅，我已经10个小时没吃饭了。"

"哎啊，不好意思！"这时柳北桐才想起，从早上到现在，他们都没吃饭，中午练完已经一点多，开车就往这边赶--午饭，忘了！

"你带路，到最好的饭店。"

林如玉开着她的海南马自达在京城的车海中快速地穿梭，柳北桐已经不知东南西北，只是不停地像长辈一样地关照她开慢些，注意安全，他的心里充溢着兴奋和一种期待--那绝对又是一种新的感觉。

她在她家附近的西直门高架桥边上找到一家"正宗东来顺涮羊肉"。当她把车停好进来时，柳北桐已经找到了座位，那是靠窗的一个二人小桌，并已经把菜点好了。

"喝点什么？"

"我很少喝酒，但今天为了庆贺你的胜利，我就喝一点吧。"

柳北桐要了一瓶张裕干红。

菜已经上齐，鲜红的羊肉卷、碧绿的新鲜菠菜、紫色的鸭血、雪白的粉丝摆了一桌子，那个大大的火锅里面已经是热浪滚滚，一种温暖迎面扑来。

"在这里请你有点委屈你了。" 柳北桐端起了第一杯酒。

林如玉脱去了外套，仍然穿著她刚才演奏时穿的那件绿色的毛衣，匀称的上身、白皙的脖颈都被这件毛衣衬的更有质感……

"我喜欢这样的小店，卫生、清静，在日本也有许多这种中国餐馆，我上次去录音，每天和同事们工作完了，经常去那里喝一种黑啤酒、吃的也是这样涮的肥牛。"

"林老师，谢谢你。"柳北桐举起了杯子。

他们碰了碰杯，林如玉轻轻噙了一点，柳北桐将整整一高脚杯干红一饮而尽，心中充满了成功的喜悦和对她的感激之情。

"说吧，第二个要求。"

"能给我讲讲《思乡》后面的故事吗？"

"讲故事？这就是你的要求？" 柳北桐很惊讶，他和她是两个思路，他正在盘算他带来的钱够不够她的出场费，现在的音乐界是很实际的，林如玉也不会例外吧?

"你的思乡实际上不是思乡，你在思念一个人……"林如玉沉浸在她的思路之中，没有任何客套，直奔主题。

"你怎么知道……" 柳北桐还没完全反应过来。

"首先，是你的音乐。那段旋律不是取材于中州的什么民歌，而是你的一种冲动后的灵感爆发，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你诉说的是一种思念、对一个女人的思念……"

"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是的，如果说你在音乐中表现的东西还比较隐秘，可你的手势、你的眼神就瞒不住人了。"

"什么眼神？"

"它不是那种遥远的、深沉的思乡，而是那样热烈、充满了几乎要溢出的欲望，有人说，恋爱中的男人的眼神是最无遮拦的，你就是。"

"哦……你说得我都坐不住了，你还是个孩子啊，你多大了？" 柳北桐没想到他们会一下子谈到这么深的话题。

"不准问女孩子的年龄。"

"哦，对不起。谈朋友了？"又错了，柳北桐问完就后悔了。

"你能告诉我吗？"林如玉没做正面回答。

林如玉仍然沉浸在她的思想里，她的眼睛看着那燃烧的火锅，像在冥想着什么、等待着什么。

……

"你想听什么呢？"

林如玉的眼睛抬了起来："是不是这属于你的个人隐私，我有些过分？"

"如果是你，你会告诉我吗？"

"我……你够狡猾的，你可是一个大男人啊。"

柳北桐说："不是……你还小，不知你能不能理解……"不知为什么，在林如玉面前，柳北桐一向流畅的语言变的淤塞了，他失去了讲述自己和茉莉之间故事的激情，甚至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像是要交代问题的拘束。是酒没到位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

第63节：醉爱(63)

"是的，你猜的基本对。一年多以前我认识了一个女人，一个我圈外的人。我们突然相识……成为了很好的朋友。那段音乐是在她家里写出来的，只用了几分钟……在这之前，我曾经为这段音乐苦恼了几个月都没把它弄出来……"

……

给一个仅有几面之缘的女孩说这些干啥？他不应该把那种神圣隐秘的二人世界这样轻描淡写的暴露。如果茉莉听了他这些话……柳北桐突然有一种内疚.，那是一种叛变的感觉。

"现在呢？"林如玉仍在穷追不舍。

"什么意思？"

"还像以前那样吗？"

"你是指的我和她？"

柳北桐不吱声了，这正是他最近经常考虑的问题，他和茉莉在哪一个环节上可能真出了什么问题。

"柳老师，你说世界上有地久天长的爱吗？"

"不知道。" 柳北桐回答的象个孩子。

林如玉大大的眼睛看着柳北桐，很平静地说了下面一段话，这段话像是对他说，又像自言自语，因为她省去了许多过渡性的语言和背景介绍，坦率地有些惊人，这是她故意让柳北桐对自己怯懦心理的汗颜呢，还是对他刚才的难堪的补偿呢？

"我是在附中开始恋爱的，我那时只有16岁，对爱情有着一种朦胧的憧憬。他和我同岁，他激情、阳光，甚至有些疯狂。我们到北大演出，为了我的一根二泉琴弦，他在最热的天，可以骑着自行车从海淀到复兴门，然后再骑回来，来回就是三个小时。当他把琴弦送到我手上时，他一头一脸都是水，身上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我生病发烧，他逃课也要坚持每天陪我打水。烧退了以后，我嘴里没有味道，他竟

然跑到三里囤农贸市场买来四只大闸蟹，在学校门口的小饭店里蒸好，求人家饭店老板调好姜沫香醋，他端着饭盒送到我的床头……您在听吗？柳老师。"

"我在听呢，你今天辛苦了，边吃边聊、边吃边聊。" 柳北桐用漏勺给她捞了一勺羊肉和鸭血放到她面前的小碟里.，又很细心地给她剥了两只鸡尾虾、盛了一碗汤，他从来没有对哪个女孩这么殷勤过，无论是竺请晴还是茉莉还是他认识的任何一个女人。她们如果看到这个场面，眼睛可能要跳出眼眶了。好在现在只有他们两个，这就是怜香惜玉吧?

柳北桐渐渐走出了尴尬。

"谢谢。"林如玉低头吃了一口，用柳北桐递过来的餐巾纸擦了擦嘴角，又继续讲了下去："读大学时，他学的是作曲指挥，学校民族乐团演出二胡协奏曲《新婚别》，我独奏，他指挥，那时他刚上大三，艺术上还有些粗糙，但他那种激情和投入却感染了许多观众。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对我来的。主课老师给我们开玩笑说大家现在才发现理解《新婚别》不一定非要结过婚呦。"

"非常美好，那么……后来呢？"

"毕业以后，他去了维也纳读硕士。我在学校读硕士。快三年了，我们都很忙，见面很少。感情开始平淡--太远了。也许我们都对感情要求太高了，也许是我对他以前那种激情和呵护太习惯了，我从来不主动给他电话，这可能是我的问题。慢慢的，他的电话越来越少，有时甚至一个月音讯全无，偶尔通话，也总是深不下去。但我并没有想去解决，这可能又是我的问题吧？"

"哦……现在呢？"

柳北桐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他没想到林如玉会给他谈这么隐秘的事，心里开始有些莫名的兴奋。他的心怦怦跳着，一切都像在梦中，这个坐在他面前向他袒露心扉的女孩，就是那个美丽的东方玉女

吗？就是那个风靡京城的国乐大师吗？他突然想起老尹那个玩笑："当然，如果你们再有点什么别的交就更给中州人民挣脸了……"

命运之神真有那么神奇吗？

林如玉端起她面前的红酒，轻轻地对着柳北桐示意了一下，没等他有反应，自己就噙了一口。柳北桐一怔，知道自己走神了，但并没有端起自己的杯子，喝了这么多年酒，他熟悉女人这种自饮的感觉。他很深地给她点了点头，眼睛里除了已经返回的专注之外还多了一种东西，他在鼓励她说下去。

"去年我到台湾演出，特邀请他合作了他在大学时专门为我改编的协奏曲《梁祝》，我发现他变了，他虽然在技术上已经非常娴熟，但已经没有了激情，只剩下了动作、没有音乐精髓的动作……"

第64节：醉爱(64)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不是，音乐来不得半点虚假，我认为他不是对音乐没有感情，而是我们彼此之间已经没了激情。"

"他承认吗？"

"当然不承认，他说指挥国外作品太多了，对中国的东西却陌生了。哎，不谈他了，他在自圆其说。"

柳北桐默默地举起手中的酒杯，轻轻地和林如玉的杯子碰了一下，没有说话，在酒桌上，有时动作的效果要远远超过语言。果然，他们喝完这一口酒以后，林如玉的眼神变得明朗起来。

"这次在你们中州市演出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一种顿悟，那是许多年前曾经有过的感悟：艺术的灵魂永远是情感，它永远统帅着技术和形式，甚至可以说，它是艺术的生命。你的激情把我震撼了，特别是《思乡》那个乐章，我又一次感受到什么是爱，它赤裸裸、咄咄逼人，我第一次试奏它时就感到有一种难以言传的东西……"

"不亏是研究生啊，小林你高抬我了。"

"不，那段音乐的确很神秘，甚至有些暧昧，你不要生气。它像一只很柔和的手，不停的在你的心灵最隐秘的地方拂摸一下、又拂摸一下……它是一个心灵的秘密。后来在几次排练的过程中我的感受又一次得到印证：你在讲述一个自己的、与别人无关的故事。"

柳北桐几乎是屏着呼吸在听她的讲诉，一个人能用这种感觉来理解他的心情和音乐，的确有些神奇。

"最后演出时，你的眼神、动作和音乐处理又和排练时不同了，你已经完全游离在和主题不太相关的情绪中，你旁若无人地在你自己的思绪中漫游，你骗了不少人……

"骗人？也骗了你？"

"是的，可你骗不了我啊。那种境界是我几年前曾经感受过的，《新婚别》中也有一段和《思乡》类似。但你那种眼神、那种手势、那种借意抒发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虽然你不是为了我--对不起--但我和你一起走进那个神秘的、一般人不太容易进入的思绪和情景中了，你没感觉到吗？"

柳北桐站了起来，他伸手握住了林如玉那只演奏过无数动人的音乐的手："谢谢你小林老师，我想起了余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了，有你这样一位知音，我此生无憾了……

"几天前，我在澳门演出加演了一个节目，就是这段《思乡》，我没经过你的同意，给它换了一个名字……

"什么？"

"《心灵之手》。"

"心灵之手……啊……" 柳北桐今天的感觉如在梦中，搞了几十年音乐，今天被一个小姑娘给"镇"了！

"吃点，吃点，你不是饿坏了吗？"只顾说话，他们几乎没动筷子。

"现在她还能给你灵感吗？" 这个女孩是个人精，她的话让人意味深长。

……

他沉默了，如果爱情是一首奏鸣曲，他和茉莉现在是第几段？是呈示部？展开部？还是尾声？

"嘟……" 柳北桐的手机响了。

柳北桐看了一眼，正是茉莉。

"喂，你好。"他的声音有些底气不足。

"你在哪里？"

"在北京。"

"我知道你在北京，我问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外面吃饭。"

"我知道你在吃饭，对面还坐着林如玉，是吧？"

柳北桐看了对面的林如玉一眼，强装笑容对电话里的茉莉说："你怎么了？不高兴了？"

"你应该感到惭愧。"

"为什么……你不了解情况，停一会我打给你吧，我在忙。"

"忙着表达？"

"好了……好了，停会再讲吧？"

"不要挂电话。"

"晚上我打给你吧！"

"你曾经对我保证的，永远不挂我的电话！"

"好了，晚上再说吧！"

……

柳北桐还是把电话挂了，他的脸色很难看，茉莉最近是怎么了？是哪根筋搭错了？她怎么会猜得这么准呢？是不是她每天什么都不干，专门研究他？干吗这么咄咄逼人呢？这就是她的爱吗？一股火气在他心中慢慢升起。

林如玉仿佛什么都没听见，坐在柳北桐对面吃的津津有味。

"对不起。" 柳北桐很难为情。

"柳老师，我帮了你一次，你能帮我一次吗？"

"说吧，只要我能做到，没问题。"

林如玉从身后的胡琴盒子里拿出一份合同，一份她和日本某演出公司已经签好的合同。

第65节：醉爱(65)

"春节后我要到日本去演出，我能再次和你合作吗？"

"我？钢琴伴奏？去合作"心灵的手"？"

"没有这么便宜你，还有六首曲子需要你伴奏。"

"春节？现在是十一月了，只有不到两个月了，让我想一想？" 柳北桐有些犹豫。业务没有问题，筱晴那边也不会什么问题，茉莉呢？要不要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她最近敏感得不能碰。

"嘟……" 柳北桐的电话又一次响了起来，让他心惊肉跳。

"接吧。"这句话居然是林如玉说的。

柳北桐人已经有些木了，他机械地打开了手机。里面正是茉莉清晰而坚定的声音："你要为你今天的行为引起的一切后果负责。"

"我怎么了……什么后果?"

"你自己明白。"

"你有些过分了吧？"

"过分的是你。"

"以后我会给你讲清楚的……"

"没有以后了！"

"嘟--嘟……"那边把电话挂了。

"你没事吧？你脸色不好。"

"没事。" 柳北桐慢慢的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

他的脸色苍白，木讷的眼神慢慢地移到桌上的合同上。突然，他狠狠地关上了手机，一把拿起了那几张纸狠狠地说："放心吧！小林，我一定去。我一定要陪你去日本。小姐，拿一瓶二锅头。"

"拿瓶二锅头。"林如玉也跟着他响亮地对着小姐喊了一声。

那天晚上，一连几天都紧张疲惫的柳北桐喝醉了，他隐隐约约地记着，后来是林如玉把他架上车，他在车里吐得一塌糊涂。后来的事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早上醒来时，他才发现自己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张陌生的床上。他头痛欲裂，一口气喝完了床头一杯水。待他仔细观察以后，才发现这是林如玉的家，他的酒一下子全醒了。

林如玉不在家，外面的桌子上有一个纸条：

"柳老师，你今晚喝醉了，西郊宾馆没有电梯，我架不动你，只好把你弄到我家里来了。明早我有课，我到学校去住了，你明天走时把门关上就行了。我明天很忙，就不送你了，一路顺风！ 别忘了你的承诺，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纸条的下面又加了一句：

"茉莉是谁？不准叫我茉莉，我叫林如玉。"

柳北桐紧紧地皱着眉头，使劲想着昨晚的事情。他是怎样回来的？他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什么？他头很疼，脑子一片混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你说你怎么能在北京出洋相呢？你怎么能在人家林如玉面前出洋相呢？

什么茉莉？你喊她茉莉了？你还干啥了？哎嗨！事儿大了。请人家吃饭没结账，请人家演奏没给钱，哦， 还吐了人家一车，柳北桐对着自己的额头使劲拍了一下。嗨！啥别说了，又喝高了！

二十二

柳北桐回到了中州。

他是乘晚上的大北京回中州的，那列车是红旗列车，曾被铁道部命名为"共青团员号"。他一夜无眠。

筱晴、茉莉、林如玉三个不同年龄的女人在他脑海里绕来绕去，他的确应该反思了，豪无疑问，这是几个非常出色的女人，无论什么男人，想和她们零距离接触，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柳北桐啊，你何才何德，有这等艳福？人生苦短，没有回头路。光阴似箭，大家都是匆匆过客。再过几天，他就四十一岁了，人到中年，四十而不惑，他却陷入一种从没有过的迷惑之中。你究竟想干什么？谁是你的真爱？你是不是过于贪婪、对生活索取太多了？

回到家，筱晴几乎没给他说什么话，他们仍处于冷战之中。他很想主动，但自己都觉着自己假。结婚这么多年，筱晴每一次生气，都是柳北桐先"瓤"，都是他化干戈为玉帛，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但这一次不同，他和筱晴都和以前不一样，筱晴选择了沉默，他选择了无奈. 他真的迷失了，何去何从，他已经无法选择，走着看吧。他一向认为，人不能经常反思，反思害死人。向前走，不要老回头看，不就是还有万把多天吗?

他来到家第二天，筱晴就出差了。那天他下班回到家里，看到桌上有个纸条，上面写着："我到省城出差，回来时间未定。"在他的记忆中，筱晴从来对他没有这么冷漠过，连一个电话都不能打了吗? 看着那张既没有主语也没有落款的纸条，他坐在空空如也的家里，心里一阵凄凉。他心里装着三个女人，可这三个女人现在都离他这么远。

第66节：醉爱(66)

茉莉还在和他赌气，一直没有电话，他不知该怎么办，也没打过去。

生活如潮起潮落，高潮过后，一切都回归平静。

单位是年复一年，依然故国。大家都在无精打采的做着自己的事情，50来岁的老宋已经是满头白发，还是在那个角落一如既往地涂鸦。他们已经一个办公室十几年，他的这个形象几乎没变过。搞艺术的人不少有心理疾病，他们基本上就没掏心窝讲过什么话。这个老宋是个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性情乖僻，没有结过婚，至今还是个童男子。筱晴曾经给他介绍过一个女老师，可他和人家第一面就告诉那人自己没有性能力。

"你早说，我还给你介绍吗？"筱晴那次气得不轻。

办公室的桌上已是一层尘埃， 柳北桐坐在那儿像个木乃伊，什么都不想做，思想一片空白。那几天中州天气闷热，如同柳北桐的心情。他一直像在等待着什么--等那场凉爽的秋雨？等谁的电话?

第一个电话是他没有想到的人。

那天他刚回到家，电话响了。可能是筱晴--他思衬着拿起了电话。

"哪里？我是柳北桐。"

"你是柳老师啊，我是北京《音乐新声》编辑部，我是上次到北京站接你的小王啊。"

"哦！小王你好、你好。"

"上次作品选拔比赛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你的《乡情》入选了。孟总让我通知你，请你在三十天以内，把作品的录音直接寄到台湾，地址是……"

"好好好，请您稍等，我去拿支笔来。"

柳北桐的眼前又一次彩霞满天，好的信息对沮丧的心情来说，不亚于一剂良药。他又一次要忙起来了，他渴望忙碌。现在该干什么呢？他兴奋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妈的！应该庆祝一下，那帮酒友又有不少时间没见面了，他今天想一醉方休。

一帮子酒友只用了一个小时就集结完毕--他们是在市酒业总公司的内部餐厅见的面。苏天明晚上有个广东客户的应酬，他必须出面，但北桐这件事又非同小可，他想想说干脆到我这儿来吧，我们可以两不耽误。

说是内部餐厅，可比起外面的星级宾馆毫不逊色。装修看起来一般，可菜味和服务态度绝对一流。大厨和服务小姐知道这一桌是王总的朋友，分外热情。一个满头大汗的胖厨子专门从厨房拎过来一只两斤重的大甲鱼，告诉他们这条鱼绝对是野生的，是苏总的一位外地朋友自己钓来的。

那天的气氛很热烈，没有女人，几个哥们喝酒比着耍野、说话比着放粗。刘易到处抢话说、到处抢酒喝，没有外人、没有女人，也没有人管他。头菜还没上，他已经有了酒意。

只见他摇摇晃晃站起来说："今天是桐哥的好日子，我得给桐哥敬一杯。你今年是春风得意，事业女人双丰收。你要是看得起弟弟，咱就喝个肥的。"他手里拿着一个玻璃茶杯，里面咣咣档当的大概有四两酒。

尹团说："刘易弟，咱能不能稍微悠着点，今天苏哥给咱准备了二十道热菜，不能一道未上就晕了，明天说人家没上热菜吧？"

赵见也衬起来："咱这一圈最年轻的也有三十五六了，也该注意身体了，什么事业、女人、金钱、权利，都是零，只有身体是个一，有了这个一，下边那些零才有所附丽。"

"哦！"大家为赵见鼓掌了。

老梁站了起来，大家都不吱声了。

老梁是他们这一圈子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官称五哥。原来在京剧团当导演，现在体制改革，54岁以上的副科级都退养在家，他又开始拿起他几十年没动过的小提琴，开始带家教。他酒量很大，但话很少，每次大家都在闹，他就眯个小眼在旁边笑，大家讲个笑话，他经常恰倒好处地衬它一句，锦上添花。他自己说这在相声里叫捧哏，可要有功底了。那次老尹有点高，和一个认识不久的朋友划拳，几个回合下来，不见输赢。老尹急了，开始用语言激他。

"好拳不在嗓门高，大家看看，他眼瞪得像射精似的。"

大家哄堂大笑又很快刹住。那位朋友有些尴尬，不太适应，毕竟不是太熟。酒场有时闹事，往往就在某一句话。

老梁慢腾腾地说话了："尹团长，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射精还要瞪眼吗？"

大家又一次大笑，气氛立刻放松了。

只见老梁慢悠悠地说："刘易弟听我一句，喝酒重在品，不在酗，这其中的乐趣看似在酒盅里，实际在酒盅外。白居易有一首诗唱到：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里的意境是你这种大杯饮者体会不到的。人家北桐才比你大三岁，喝酒就比你能控制……

第67节：醉爱(67)

"五哥，我说一句。" 柳北桐打断了老梁的演讲。

"今天大家都为我来的，图个高兴，今天我也破个例，酗它一次，来个李白的：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刘易弟，桐哥今天陪你喝个肥的。"

柳北桐拿起酒瓶骨碌骨碌往茶杯里倒了半杯酒，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一饮而尽--他想把自己弄醉。

刘易喝完酒又抢话了："桐哥今天不够意思，自己不带女朋友也不让大家带，一圈老杆子，喝得多没劲--尹哥，有什么新段子吗？"

大家纷纷请老尹讲一个。

老尹一本正经地说："我今天就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吧？"

他站了起来，双手放在胸前，改成了地道的普通话："为大家献上唐诗新编，静夜思。原作：杜甫。改编：尹天一。

"窗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大家开始笑了。

一对狗男女……

"下边哪？""刘易有些着急了。

老尹突然用地道的中州话对着刘易叫了起来--"其中就有你！"

又是哄堂大笑。

那天在柳北桐的带头豪饮下，大家都喝了不少。等苏总端着个杯子笑盈盈地进来时，看到三斤白酒已经见底，把他吓了一跳。

"中州人好好可怕的啦，刚上两个热菜三斤酒就没有的啦，二十个热菜上完，我的酒柜是不是要空啦？"

一阵欢呼，大家纷纷起立，给苏总让座。

"今天大家都很谦虚，都没带"家属"？苏天明笑眯眯的看着大家。

"北桐的通知没提这一条，现在发现没劲了吧？"

"没劲都下三瓶了，有劲不得把瓶子喝肚子里去？"

夜里十点多时，几个振奋人心的雷在窗外响起，大家一阵欢呼。顷刻之间一场大雨不期而至。

柳北桐已经晕了，看人有些模糊。一只硕大的母螃蟹就放在他面前的盘子里，他根本没动。他想起了在省城的那个晚上、那个盘子、那只剥的干干净净的螃蟹……想起了茉莉看他一嘴蟹黄时的莞尔一笑，想起她递过来的纸巾……想起茉莉给他斟酒时的神态……对那种令每一个男人为之陶醉的温柔、对相爱了一年多的茉莉的思念突然出现了--于是，参杂着酒精的激情也像外面的风雨一样突如其来了。

雨越下越大，尹天一打开窗子，狂风一下子把厚厚的窗帘裹挟起来，他赶快把窗子关上了。

"风雨交加，咱们打个赌怎么样？"他又来了主意。

大家都看着他，这家伙脑子的确好使。

"每人给自己"伙计"发一个传呼，看谁第一个伙计来接。第一个来接的，有权指定在座的任何一个人下次请客。"

大家又是一阵欢呼，尹团经常在酒场快结束时把下一场安排好。

他老尹拿出了他的手机。

"公平起见，大家每人报一个传呼号，我让传呼台发一个群呼，内容完全一致："我被困在酒业大厦三楼餐厅，未带雨伞。"

"老婆的号行不行？"晕忽忽的老梁又幽了一默。

"别管老大老二，第一个来就行。"

大家纷纷报号。

柳北桐借着酒劲，毫不犹豫地报了一个：5688999--茉莉的汉显。

老尹给信息台打完电话后，请大家把汉显传呼交出来。

他叫服务员拿来一个空的大鱼盘，把大家的传呼一字排放在盘子里，盘子放到了桌子中间，大家静等红灯闪烁和那熟悉的逼逼声。

第一个响的是苏总的大哥大，只见他笑盈盈的接了："不需要，我们在做一个游戏，今天我在公司住了。"苏总放下电话，大家说："这个不算，要见活人。"

"逼逼……"中间一个响了，是五哥的。

老尹打开就念："老东西，今天怎么这么嗲啊，我都睡了，雨停了自己回来吧。"

大家笑的前仰后合--是五嫂子。

"怎么样，大嫂不如二嫂吧？二嫂子人在深圳，现在没有航班了，要是有班机，别说这个天气，就是枪林弹雨，她也会立马飞过来。"刘易一本正经地在逗五哥。

"那绝对、绝对……刘易说的对，这是真的。"五哥一脸认真，没发觉刘易的坏，酒高了，他辨别"坏人"的能力也在下降。

"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赵见又不讨人喜欢地衬了一句。

"你有近水，怎么没有声音呢？"老梁一向不太喜欢赵见，有些较真。

"逼逼……" 赵见的传呼说响就响了！赵见眼睛一亮，想抓传呼，但已经被刘易提前抢到了。

第68节：醉爱(68)

"你不是认识酒业大厦的老总吗？可以向他借把伞。"

大家又一次大笑。

赵见一点面子没捞着，恶狠很地骂到："臭东西，有我治她的一天。"

刘易有点幸灾乐祸："这样的朋友不如没有吧？"

赵见说："你什么意思？我怎么也比你强吧，你的响都没响呢。"

盘子里还有三个，没有任何动静。

柳北桐有些醒酒了。刚才借着酒劲，一冲动把茉莉的传呼号报出去了，她会回吗？她能知道是他发的信息吗？她家离这儿这么远，雨又下这么大--这玩笑开的有点大了。

"我的信息怎么还不过来呢？"老尹佯装胡涂，把自己的传呼拿在手里想了一会突然大叫了一声："操！我发错了，我把信息发到老莫那去了。"

老莫是他们团的书记，也是他的死对头。

大家这一次笑得差点岔气了。

柳北桐也在笑，但是已经很勉强了。他和茉莉的关系现在很微妙，其实顺其自然最好，大家都需要冷静，有些事情需要时间来弄清楚，现在见面又有什么意思呢？老尹这个主意实在有些缺德。

苏总走到窗前看了看，外面的雨还是大如瓢泼，雨水打在路面上，在白炽路灯的照耀下，溅起一道道水花。

"继续喝，不行大家都在我们招待所住下吧。"苏总在和老尹递着眼色，大家都在看那两个不响的传呼，左边一个是刘易的，右边是柳北桐的。

"喝酒，不等了，我那位肯定关机了。"刘易把他的传呼拿了过来，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了。

那剩下的唯一的摩特罗拉汉显仍然没有任何动静，大家都没说话。

"哎呦！你们知道几点了吗？11点半了，谁不关机啊，今天的游戏到此结束，下次再比。"老尹显然在给柳北桐找台阶了。

大家眼睛转向柳北桐，他今天显然有些较真、有些变态。

"逼逼……逼逼……"那唯一还放在盘子里的、沉默了将近一个小时的东西突然响亮、急促地叫了起来--大家一起欢呼起来，眼睛都亮了，好像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老尹率先把它抢到手中。

他大声念到："请下楼，我已到楼下。"

大家都离位跑到窗口--对面马路上，那辆银白色的别克轿车正停在风雨中。老尹激动地在念车号："苏 XB0008，北桐，对不对．"大家回过头来，仍然坐在桌边没动的柳北桐已经泪流满面。

第69节：醉爱(69)

二十三

从柳北桐上车，一直到茉莉家里，他们没有说一句话。到那个关键的路口时，茉莉甚至没有问他一句你去哪里，一个急速打把，就把车开到了去南湖的路上。大雨如注，马路上空无一人，车子也很少。茉莉把车开得飞快，过三环路路口的时候，她甚至没有减速，一跃而过。如果再有一个疯子这样从旁边开过来，必定是车毁人亡。

到她家门口时，柳北桐看了一下表：12点10分。她从酒业大厦到南湖，只用了20多分钟，说明她是以80码的速度穿过了整个市区。

进了那个熟悉的院子，柳北桐发现房门竟然是大敞着--她走时很匆忙，没有锁门。柳北桐在她停车时，一个人先进来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不开灯，一动不动，像一个闯了祸的孩子。他听到她在外面锁大门，又进了客厅锁房间门。后来听到她脚步走到他的面前，就这样摸着黑站在他面前，他们都清晰地听到对方的呼吸声。过了大概几分钟的时间，柳北桐双手抱住了她的腿。她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任何反应。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推开了他的手，上了楼。柳北桐听到了水声，她在放洗澡水。

柳北桐经过这几天的折腾，已经疲惫不堪。再加上酒精的作用，他竟然和衣在沙发上睡着了，后来的一切他如同在梦中……

一个穿著纱裙的仙女袅袅飞来，牵着他的手来到楼上浴室。给他脱去全身的衣服，领着全裸的他进了浴盆。他在朦胧之中抱住了她，把她也拽了进来，她穿著薄薄的裙子和他一起泡在水中，他们相吻了。后来，他撕去了她全部的衣服，她挣扎着关闭了浴室的大灯。他们在黑暗的浴缸里翻来覆去的滚打着，嘴里嘟嘟囔囔都在说一些对方听不懂的话……她用牙齿在他身上咬着，用手在他身上掐着、扭着……他几乎吻遍了她的全身……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们都筋疲力

尽了，他们甚至没擦干身上的水，就挣扎着摸到了卧室，几乎同时进入了梦乡……

柳北桐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11点钟。头还有一点痛，但精神是彻底地休息过来了。

这几天，他几乎没有睡一个超过5小时的觉。中州市出的一种叫双脞仑的药已经成为他每晚的必须，这种药有一定效果，但有依赖性，长期服用有一定的副作用，筱晴以前都把这种药给他藏起来，尽可能地少用。现在没人问他了，这药成了他的必须。他没有办法，失眠的痛苦只有失眠的人自己最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滋味。

他睁开眼睛在回想昨天的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素质的下降，现在喝酒以后常会失忆，特别是后半段的事情，有时只能记个轮廓，有时甚至连自己是如何回家的也想不起来。

但昨晚的事他还是记得比较清楚，茉莉疯狂飚车的一幕像电影镜头一样，还在他眼前反复。而晚上到她家以后的事就不太清楚了，一片混乱，他甚至怀疑那是不是一场梦。

等他洗漱完毕，穿戴整齐的走下楼时，茉莉已经把早点做好，一个人坐在餐桌边看都市晨报。他们默默地吃完早饭，柳北桐预感到一场艰难的谈话已不可避免了。

当她把饭后茶放到茶几上以后，柳北桐主动说话了。

"说吧，为什么？"

茉莉坐在对面低着头，她的确瘦了，大大的眼睛里有一种无助的东西是柳北桐从未见过的，实际上，他更喜欢她的坚定和自信。

"说说她吧？"

"谁？"

"柳老师，我们以前说好的。"

"说什么？什么说好的？"

"你永远不能欺骗我。"

"是啊，你问吧，我对天发誓，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你和她到什么程度了？"

"和谁？"

"不要回避。"她眼睛里那种执拗坚定的东西又回来了。

"你说林如玉？"

她一直抿着的嘴角往一边撇了瞥，有些讽刺的意味。

"茉莉，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人家还是个孩子，只有24岁，我和她是一种工作上的联系，这次多亏了她无私的帮助，请她一顿饭不也是理所当然吗？"

"24岁，你以为24岁很小吗？"

"茉莉，你完全在钻牛角尖了，在北京几天那么紧张，我哪有那个心思啊？你以为我和谁都会一见钟情吗？"

"为什么挂我的电话？"

"你的口气这么吓人，我怕她误会。"

"误会什么？误会你这个大作曲家外面有个情人？"

"不是，这个她知道……"

"哦，连这个也交待了，你好像是去工作的吧？"

"茉莉，不要这样咄咄逼人好不好，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的心里只有你，一年多以来，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是那种居心叵侧的人吗？"

"好，那我问你，你那天喝了多少酒？"

"红酒啊，我喝了一大半吧？"

"你醉了？"

"可能吗？我的酒量你不是不知道。"

"请你看着我，我再问你最后?个问题，你在北京的最后一天晚上在哪里住的？"

柳北桐大吃一惊："你说什么，你在跟踪我？"

"请你正面回答。"

"我能在哪--住西郊宾馆啊。"

"几号房？"

柳北桐想了一会："8316室。"

茉莉打开自己的手机，有两个已拨电话，一个是10月28日深夜11点，一个是10月29日凌晨5点。号码是010--87558316--柳北桐房间的电话。

"对不起，我睡着了。"

"你睡眠这么死吗？"

"那几天我实在太累、太紧张……" 柳北桐已经被逼到无路可走了。

"柳北桐--她第一次直呼其名--我对你怎么样你应该有数，我不希望你欺骗我，我也不想这么做，很累、很苦、很自卑，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但我确实管不住自己，你就把我当作神经病吧，那几天我始终在想着你和林如玉在一起的情景，一夜夜的失眠。我甚至不怕你和谁有一夜情，因为像我这样对你的女人世界上恐怕没有了，失去我你也会受不了的。

我最担心的是你会爱上别人，哪怕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我也受不了。林如玉年轻、漂亮、又有才华，你们又是同一专业，就是你没这个心，她也不会放过你的。"

柳北桐一把把她搂在怀里："茉莉，求求你了，你把我看的也太高了，我既不是刘德华，也不是王志文，我只是一个小城市的半老头子。你这样我很难受，你不要这样胡思乱想好不好，你不觉着你牛角尖钻地很深吗？你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第70节：醉爱(70)

茉莉推开他坐了起来："那我问你，你还爱我吗？"

"爱。"

"你说完整一些。"

"哎呀，有这个必要吗？"

"心虚了吧，不说算了。"她转过了身。

柳北桐搬过她的肩膀，眼睛直盯顶地看着她："我--爱--你。"

她终于笑了，为了这一个笑，柳北桐真的快累死了。

"还有一个要求。"她又来了。

"姑奶奶，说吧。"

"和林如玉的合作到此为止。"

"好的！但要等录完音以后。"

"录什么音？"

柳北桐又不厌其烦的从头讲了一遍，这些是茉莉第一次听他说，她好像有些理解他了。

"录音可以，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行……一起去……" 柳北桐已经完全处于无奈了。

二十四

柳北桐很快就和林如玉联系上了，林如玉还是那么忙，但她答应得很干脆。她说她目前在北京准备元旦团拜会的节目，不过都是老节目。过了元旦，江苏扬州电视台请她做一个女性访谈的节目，请柳北桐在那段时间把一切准备好，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这件事搞定。

柳北桐立刻给丁热草联系了，他在扬州混得很顺，又是老朋友的事，他答应的就更爽快了--最好的录音设备、最好的调音师、扬州最好的钢琴，当然还有最优惠的条件："在我的地盘上，桐哥怎么能提钱呢？在狮子楼请他们吃一顿就行了，其它的事我来摆平。"

元旦期间，柳北桐又把自己关到了琴房里，开始写钢琴伴奏的谱子。录音和当场演奏是两回事，要求更严，即兴伴奏很容易漏出马脚。好在有上一次的基础，和弦转换、音型选择、间奏前奏的处理都有了雏形，所以他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把这件事搞定了。

筱晴回来了，情绪好像稍微好了一些，但眼睛深处的那一种陌生的感觉仍然没有消除，有些感觉他们暂时仍然无法沟通。柳北桐尝试着把自己最近做的事给她一一做了汇报，她听得也挺认真，还主动提到了钱的问题："这件事肯定要花钱，不要小气，事情重要。"她给了柳北桐一张两万元的定期存折。这几年，都是她管理家，柳北桐的工资卡在她那里已经好几年了，家里有多少钱，他根本不知道。

他每天都主动给茉莉打电话，询问她的情况，汇报自己的进展。每天下班早早到家买菜做饭，筱晴有时回来很晚，他也要等她回来一起吃。有一天，筱晴到了晚上10点才回来，嘴里还一股浓浓的洋酒味。看到一桌已经冷了的饭和仍然饿着肚子的柳北桐，她什么都没说，就进了厨房热饭菜。正好那天囡囡来了一个电话，两口又像以前一样，按下免提，头碰头的给囡囡说话。那天晚上，柳北桐主动上了筱晴的床，她挣扎了几下，好像很勉强，但很快也就跟上了节奏。

一些好像都不是太坏，在柳北桐的努力下，他的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任何事情都不要走极端，还是安定团结好。

林如玉的电话是2月8日打来的，离台湾作品截止的日期只有十天了。她说她9号到扬州，晚上录像。录音时间只能放在10号。10号晚上她要到省城，坐第二天一早的飞机到广州，那边还有演出。

柳北桐放下电话，就去了南湖。

他要说服茉莉，让她放心，他会早去早回。她曾经说过要陪他一起去，但现在想不太合适。柳北桐工作起来是很投入的，他反对外界的任何干扰。另外茉莉如果在场，多少会影响林如玉的发挥。他们创造的是一种精神产品，需要一个自由广阔的空间，如果心里有结，"心灵之手"肯定会失去它的神秘和灵性。当然，不能给茉莉这么说。

没想到的是，柳北桐吞吞吐吐的开场白还没说完，茉莉就打断了他的话。

"柳老师，我喜欢那个激情洋溢的柳老师、喜欢那个喝完酒胡说八道的柳老师。你是不是怕伤害我？只要不是欺骗，我天大的事情都能承担、能忍受。"

"茉莉，你不要激动。我这一次纯粹是专业活动，你千万不要多想，我这么爱你，怎么可能去伤害你。如果将来我们之间必须要伤害一个的话，那肯定是我自己。"

茉莉抬起头认真地听着。

"多疑害死人，我们相处这么长的时间，你不了解我吗？你是我唯一的一次感情走私，我是全身心的投入的，你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女人，我如果对不起你，我不是在否定自己吗？我们在一起已经一年多了啊！"

第71节：醉爱(71)

"是啊，快18个月了。"茉莉自言自语道。

"哎……" 柳北桐一脸的委屈和无奈。

茉莉扑吱一声笑了出来；"行了，行了，别在我面前做痛苦状了。我告诉你，我上次只是说说而已，我不会去影响你的工作的。钱刚这几天要回来，我可能连电话都不会给你打了。祝你成功。"

柳北桐走到茉莉跟前，又一次拥抱了这个美丽的女人。女人啊，你又想让人感情细腻、又希望人家心胸开阔，要求太高了吧。

"钱刚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

"大概明天吧？这次来他可能就不走了。"

"什么？"刚刚释然的柳北桐被她后面一句话吓了一跳。

"国家出台了新的政策，石油越来越难做了。他想回来投资房地产，和别人联手弄家公司。"

"哦……，那我们怎么办？"

"你真的离不开我吗？"

"你说呢？" 柳北桐心里的感觉很复杂，他已经适应了茉莉的一切，她的呵护、她的默契、她的身体、她家里的环境、甚至她的多疑，如果真把这些从他身边连根拔掉，他们都会受伤的。

"只要心里有，你不是说过吗--长相厮不如长相思……"

那天直到离开茉莉家，他都觉着哪里有点不对劲。

二十五

柳北桐是二月九号中午乘大巴到的扬州。

刚走出汽车站，就看到丁热草那瘦削的身影。他好像更瘦了，脖子向前伸着，胳膊显的特别长，远远看去，像一只孤独的丹顶鹤。柳北桐想起了"仙风道骨"这个词，但这小子只是形象而神非，他太离不开人间烟火了。人生苦短，折腾吧！他不知现在怎样了，那个杜娟还和他闹吗？

他们是在一家小饭店吃的中饭，当然是一丁做东。他点了扬州著名的红烧狮子头、大煮干丝。又要了几个凉菜，问到酒时，被柳北桐拦住了，下午林如玉从省城过来，明天就要录音，不能喝酒，还有许多事要商量。

"那就委屈你这个大酒鬼了。"一丁要了一瓶干红。

是一丁首先端起的酒杯。

"欢迎大作曲家光临扬州，我代表扬州人民为你接风洗尘。"

"谢谢小弟的厚爱，这次要麻烦你了。"

"大哥的话还不是最高指示？"

"谢谢。"

"那位司机为什么没有来？我觉着她应该送你过来呢。"

"哪位司机？"柳北桐还想装佯。

"桐哥，你隐藏太深、太老辣，今天你不和我好好交代，我不会帮你的。"

"你说的上次去马陵山的小张吗？"

"别管什么小张小王，就那位女司机，风情万种啊，都说扬州出美女，可你满街瞅瞅，和小张相比，有几个能望其项背的。快给小弟说说，你是怎么把她勾搭上的？"

"你小子身边美女如云，怎么老记着她？"

"她今天上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什么？给你打电话？她说什么？"

"怎么样，吃醋了吧？人家是关心你，问你住在什么地方？"

"真是有些多余，直接打给我不就完了吗？"柳北桐思衬着喝了一口酒，心里不太舒服，茉莉怎么会知道一丁的电话呢？这女人鬼着呢。

不知为什么，他不太想提茉莉。虽然一丁绝对不是外人，但现在让他很激情地回顾他和茉莉的相识过程，讲述那些曾经发生过的精彩

故事，他的确没有情绪，他的确也在变，以后会怎样，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以后再给兄弟谈吧，现在我和她的关系很微妙。还是谈谈你吧，杜娟怎样了？后院有没有起火啊？"

一丁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从他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绿色的小本子交给了柳北桐。

"离婚证？你的？你和你老婆离婚了？"

"是的，只用了三十分钟就协议完了，只有两句话：孩子归女方、一切财产归女方，我又一次净身出户了……"一丁像在说别人的事。

"哎呦……" 柳北桐没想到三杯酒没喝完就整出了这档事，他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他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一丁，一脸的惊讶。

"都是那位杜娟惹得祸，她居然去找我老婆，把我和她的一切都告诉了她，他们居然联手来治我，扬言如果闹到法院，她愿意去出庭作证。"

"证明什么？"

"证明我的婚外恋行为啊。"

"杜娟不是想和你结婚吗？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呢？"

第72节：醉爱(72)

"哎！不瞒桐哥你说，我和小莲在一起被她发现了，杜娟这女人应该改行到刑警队了，嗅觉比警犬都灵……"

"小莲是谁？" 柳北桐打断了他的话。

喝了几杯红酒就上了脸的一丁立刻就来了精神。

"师范学院音乐系大四的一个学生--哎，绝对正点。"

柳北桐基本明白了，他讲述的是一个四角恋爱的故事。老大老二在激战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小三，于是老大老二停止了战斗，回过头来，齐心协力把他给办了。

柳北桐把一只脚搬到膝盖上，用食指指着一丁说："一丁，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不知疲倦地折腾？你不感到累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他妈的方式可能就是折腾了。看到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我就不行了，这是我的性格，我也曾经想到去改，可是真像吸毒一样，就是他妈的该不掉。"

"一丁，你的皮也真够厚的了。你可以稍微收敛一点吗？为什么要这么张扬呢？你以为世界上就你一个人有情人吗？"

"桐哥，我已经37岁了，经科学统计，人一辈子从20岁到70岁可以有性生活5000次左右，而且这5000次有近4000次是在40岁以前做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和一个人做的。我想我大概已经用了3000多次了，下面的要追求质量了，不折腾能行吗？"

"一丁啊，我真是服了你了，典型的弗洛伊德的孝子贤孙，质量就是换人吗？你要有多少个女人才能满足啊？现在我知道的就有三个了吧？"

柳北桐扳起手指头给他算着，实际上也在为自己算呢，他的心怦怦跳着，这种玩笑挺危险的--自己也有好几个了吧。大概每个男人心里都有一笔账，绝对保密地隐藏在内心最深处，甚至带到棺材里。

"一个女人就是一个世界，我接触过的这几个都不行，包括这个小莲，太小了，不解风情。我有一种感觉，肯定还有一个能让我最有感觉的女人在等待我，但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相识，这就是生活的残酷，人生的确太短了了……"

一丁很投入地谈着，他们认识许多年了，这种倾谈也有好多次，但这一次和现实太接近了，柳北桐感到很刺激也很过瘾，他早不是以前那个只知埋头苦干的老夫子了。

"你想象中最有感觉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呢？"

"很模糊，那次到中州，一看到你那位女司机，我就愣了。那女人不是仅仅用漂亮能形容的，她的一举一动都有她自己独特的韵味，这就是气质吧。如果说女人的漂亮可以化妆、可以整容，而那种高贵就是不可模仿的了。杜娟在她面前相形见绌，我那天看她哪眼哪眼够，真是烦得鼻眼滴醋……

柳北桐在沉思，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别人这么激情地评价茉莉。的确，茉莉是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她的爱既像惊涛骇浪又像涓涓溪流，她是一个完全为爱而生活的人，但这种爱有时又是那么沉重，压的柳北桐喘不过气来--这可能就是一丁不能理解的了。

"怎么样，和她进展如何？"

"还行吧？咱谈点别的吧，明天还有很多事呢。"

"桐哥，我不想问你的生活，你大概也永远不会像我这样坦诚。但你绝对不会少了这些事。我以前喊你老夫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你只是隐藏得很深而已。但我可以说，你不会隐藏太久，我有这种预感。"

柳北桐是第二天早上在扬州电视台门口见到林如玉的。

这次录音都是一丁的关系，10号是星期六，是大家休息的时间。一丁根本就没惊动台长，直接把他的几个朋友请来了，他们把这叫干私活。调音的、布话筒的、摆钢琴的来了不下五六个。林如玉昨晚在这里做了一个女性夜话的节目，他们都已经提前认识了。柳北桐和一

丁从出租车里下来时，他们正围着林如玉说话。林如玉背着二胡，胳膊上搭着一件很长的棉大衣，看到柳北桐立刻走出人群，脸上有些红晕。

"柳老师您好！怎么样，我没有食言吧？"

"再次谢谢你，你千里迢迢从北京赶过来，我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怎么感谢你呢？扬州可没有涮羊肉啊？"

"日本有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不对，那是肥牛……"

"你不是喝多了吗？怎么还记得肥牛啊？"

"我对吃的东西比狗记得都牢靠。"

他们像老熟人一样的大笑起来，和这个小姑娘在一起，柳北桐感到全身充满了活力，真的很快乐。

第73节：醉爱(73)

由于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录音很顺利。9点钟开始，12点多一些录音师就宣布OK了。

一丁这几个朋友很卖力，也很义气。柳北桐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包塞给他们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要，弄得柳北桐很难堪。后来一丁赶过来，一车把大家拉到扬州市中心的一家"狮子头大酒店"，大家好好吃了一顿。

扬州的菜属于淮扬菜系，和中州的辣咸的确不同。柳北桐和林如玉几乎对每一道菜都大加赞美。小林那天也喝了两杯红酒，她那天好像特别高兴，说了不少话，吃得津津有味。她和柳北桐坐在一起，不时指挥柳北桐给她拿这拿那，一个狮子头她只吃一半，另一半她很自然地夹到柳北桐的盘子里。吃"软兜长鱼"的时候，弄得她嘴上都是红油，柳北桐递给她餐巾纸，她竟然撅着嘴让柳北桐给她擦，弄得一桌都是笑声。柳北桐一边喝着酒，一边用一种慈爱的眼光看着身边的林如玉。她这时已经不是那个红遍全国的二胡演奏家，而像一个爱吃的、在长辈面前撒娇的大孩子。

两瓶白酒、一瓶红酒见底以后，那几个录音师个个酒酣耳热，红光满面。一个个直夸柳北桐是海量。柳北桐那天大概喝了七八两酒，但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醉意，思路清晰、彬彬有礼，不断地招呼大家斟酒吃菜，不时地给林如玉夹菜。他是东道主，热情一些也是理所当然。但一丁那眼睛里总有一种只有柳北桐能看懂的会意，这小子又在琢磨什么事了。

宴会结束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电视台的轿车已经在饭店门口停着了，那是来接林如玉的，她的原计划是今天晚上到省城，明天上午从省城乘飞机到广州。

柳北桐结完账出来时，见她正和一丁在说什么。一丁看见他直给他招手。

"小林是第一次到扬州来，连瘦西湖都没去过，北桐，这可是你的责任，人家把时间都贡献给你了，你说怎么办吧？"

"我当然想把小林招待好，可是她明天有活动啊。"

"明天几点钟的飞机？"一丁从林如玉手里拿过机票，表情很认真又带着一点诡秘。

"哦！没问题，明天上午11点啊，你可以明早7点从扬州出发，8点半到省城。吃点东西，最迟10点到禄口机场，保证不会晚的。"

听了一丁的话，她的眼睛转向了柳北桐，好像在等待他的意见。

"行吗？" 柳北桐试探性的用眼睛询问着。

林如玉眼睛里那犹豫的东西渐渐变得坚定了："行。柳老师你陪我到瘦西湖去吧。"

柳北桐还没来及说话，一丁就急急忙忙地对她说："你们去吧，我通知电视台的司机明天早上到你的住处接你，北桐你可以明天先送她到省城，然后从省城乘火车回中州。"

"一丁啊一丁，你真是个人才呦。" 柳北桐在心里笑了。

二十六

二月的瘦西湖仍然还属于冬天，依旧枯黄的草坪上还有一些残雪的痕迹。但它那独有的细腻和幽静仍然让人赏心悦目，春天的气息已经悄然而至。

他们进园的时候已经快到下午5点了，冬天天短，光线已经有些暗淡，几乎没有任何游人，也不见导游的影子。柳北桐只好做了临时的导游。他们沿着湖边走着，御码头、莲花桥、白塔、钓鱼台……柳北桐上大学时曾经来过这里，他根据自己很遥远的印象给林如玉做着解说。

湖边的小路是用一块一块小青砖铺就的，几乎每一块砖头都是活的，竟然可以动，踩在上面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走在上面，路面立刻就发出清晰、柔和的踏踏的声音，湖边尚未发芽的柳枝依然妩媚地低垂着，有时需要低下头钻过去。

从进了公园，林如玉就非常自然地挎着柳北桐的手臂，到了需要弯腰钻树枝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手放到柳北桐的手里。

"如果三月份来，这里是一片花的海洋，你会很陶醉的。"

"和三月相比，我更喜欢二月，你看过《早春二月》吗？"

"啊……你看过？"柳北桐有些惊讶，《早春二月》是他这一代人熟悉和喜爱的电影，林如玉小小的年龄居然知道文革前的电影。

"读大学时看过，很古典，很美。"

"是很美。小林啊，你总在给我惊喜。"

"你有些像那位肖涧秋。"

柳北桐一愣，想说你有些像谢芳扮演的那位陶岚呢，但话到嘴边又觉着不妥还是咽了下去。

第74节：醉爱(74)

的确，一切都太美了。对柳北桐这种年过不惑之年的中年人来说，今天的美美得有些突然、有些不太真实……

"第一次来瘦西湖，高兴吗？"

"你看不见我已经陶醉了吗？到底是南方，我好像已经隐隐听到了春天的声音。"

"春天有声音吗？"

"你别说话，仔细听……"林如玉抓住柳北桐的手让他别说话。

"听到没有？"她很神秘。

"听到了。"

"听到什么了？"

"听到了我们的心跳声啊。"

"不对，是花开的声音，你别说话，继续听……"

天更暗了，湖对岸的景色已经是一片朦胧。白塔的身影已经很模糊了。瘦西湖实际上并不大，长度也只有10几里路，但蜿蜒曲折、景色多变。不知不觉，他们已经走到了湖的西头。

"柳老师，您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林如玉指着湖边草坪一片尚未开花的植物问他，柳北桐沿着她的手的方向望去，那是一片他不能再熟的灌木从，黑幽幽繁密的花枝、暗绿色肥厚的树叶，在每一簇树叶的最上头，已经提前露出了尖尖的花蕾。

"迎春花，我们大学校园里都是这种花。"

"还有一个名字呢？"

"茉莉……茉莉花，它大部分的花都是白色的。"

"你和那位茉莉现在怎么样了？"

"哦……" 柳北桐想起了她给他留的一张纸条："茉莉是谁？我叫林如玉，不叫茉莉。"这个小丫头记性太好了。

沈默了一会，柳北桐说："我们今天不提这件事好吗？"

"可是你已经提了。"

"我？什么时候？"柳北桐一头雾水。

"在你的音乐中，你的感觉又不一样了--我们合作了三次，你每一次都不一样。"

"这一次是什么样？"

"你已经渐渐回到了现实……"

"哦……"这女孩简直像个小巫婆，柳北桐的思路有些跟不上。他们默默地往前走着，柳北桐心里让她弄的乱乱的。

"你和那位维也纳先生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今天不提这件事好吗？"

两人对视了一下，突然一起笑了出来。

他们拉着手爬到小金山的山顶，这是十里瘦西湖的最高点，上面有一个小亭子叫"风亭"，亭柱上有两行对联。

"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

柳北桐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给她做着导游。

"知道吗？扬州也称月亮城，特别是秋天的晚上，瘦西湖更加迷人。当月亮上来的时候，那边莲花桥的十五个桥洞里面都有一个月亮，再加上天上一个，你算算一共几个？

"二十个。"

"啊，怎么会这么多呢？"

"我们眼睛里还有四个呢。"

"哈哈……"他们一起大笑了起来。

"晚上你要把你的二胡拿来，在这风亭中演奏一首，扬州市旅游局会邀请你做形象大使。你坐下，我来给你朗诵一首杜牧的诗。"

柳北桐把林如玉按在亭子里的石凳上，开始了他的表演，他在大学时就是文学课代表，这首诗一直记忆在他脑海中。

"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教吹箫。"

……

林如玉快乐地鼓起了掌："太美了！柳老师，秋天你再陪我来一次好吗？我们晚上来，好吗？你快说好--快说啊！"她兴奋地脸通红， 抓着柳北桐的胳膊使劲摇着。

"好的，我一定奉陪。那时杜牧的诗就要改成"二十四桥明月处，玉人何处教二胡"了。"

"玉人风亭教二胡。"她快乐的大叫着。

柳北桐哈哈大笑着，他很久没这么笑了。和这个小姑娘在一起，他一下年轻了许多。下山时，兴奋的林如玉几乎是一个一个台阶跳下来的，柳北桐担心她被台阶上的雪水滑倒，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跟着她后面小跑。当他们气喘吁吁跑到山下时，天色已经很暗了，身后的小路曲径通幽、杳无一人。柳北桐松开了自己的手，身边的林如玉脸色红晕，头上冒着热气，一对又深又黑的眸子正在盯着他……

"擦擦汗，别感冒了……"他话音没落，她突然踮起脚，很快地在他的面颊上亲了一下，然后撒腿就向前跑去，"快看，那边有船，我们可以坐船回去。"林如玉兴奋地指着湖的尽头，寂寥无人的湖边果然停着几条船，几个打扮成村姑一样的女孩子正拿着船桨在那闲聊。

第75节：醉爱(75)

，柳北桐摸着自己的脸，楞楞地站在那里，他手足无措了。

他们上了一条船，两人齐齐地坐在船头小小的木板上。那个摇橹的女孩很有意思，开了船就唱歌给他们听。她唱了扬州的民歌《拔根炉材花》《杨柳青》，那是一种不加修饰的天然嗓音，别有一番味道。唱完才给他们说她是公园里的最佳歌手，平时唱一首要收十元钱的。今天免费。

"为什么要免费？" 柳北桐故意逗她。

"因为你们很懂唱歌。"

"为什么？"林如玉也有些不懂了。

"我唱歌的时候，你们没有说话，听得很认真。"

柳北桐和林如玉相互看了一眼，这是他们多年养成的专业习惯，这个小孩还真聪明。

"平时我给客人唱歌的时候，他们有的乱说话、有的抽烟、有的吃东西，我就不能唱了，管理员要看到船上有人吃东西、抽烟马上就要罚我的工资的。"

"哦……"

"我能猜出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说，猜中有奖。"

"你们是教师。"

"为什么？"

"你们都很斯文……另外现在是旅游淡季，这个时候只有教师放寒假在家，有时间出来玩。"

"说得很好，奖励20元。"

"我还能猜出你们之间的关系。"

"别瞎说了。快到了吧？" 柳北桐真有些怕她瞎说，让林如玉难堪。

"让她猜。" 林如玉来了兴趣，这个村姑还真有意思。

"他是你的干爹对不对？"

他们俩同时大笑起来："说的不对，扣去10元。"

那小姑娘不高兴了："你们不懂，我们这里说干爹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

"什么意思？"

"干爹就是老情人！"小姑娘狠狠地说。

"又胡说了吧？再扣10元！" 柳北桐佯装生气。他偷偷地瞅了林如玉一眼，她正若有所思低着头、撇着嘴，脸上赧然一片。

二十七

他们走出瘦西湖大门时，大街上已是万家灯火了。他们就在附近的小吃摊上随便吃了一点扬州小笼汤包，喝了具有扬州特色的鸭血粉丝汤。柳北桐那天兴致很高，真想再要瓶酒，来个一醉方休。可想了想自己上次在北京的恶劣表现，疑疑的也就没提。

林如玉告诉他："我很喜欢这座城市，宁静、舒适、到处绿草如茵。北京和这相比，太嘈杂热闹了。"

"欢迎你今后经常来。" 柳北桐由衷地对她说。

她抬头认真地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

柳北桐把他送到她的住处--瘦西湖附近的西湖宾馆，到了地方，才发现那里到处一片漆黑，人出来进去，乱糟糟的。原来是旅馆的电路坏了，正在抢修。

柳北桐看看她，发现她有些疲惫，从昨天就坐火车、换汽车、访谈、录音，又跑了一下午，这孩子够累的。

"先到我那儿去歇歇吧，一会再打的过来。"

"好吧。"

柳北桐住在瘦西湖另外一头的瘦西湖度假村，是一丁给他安排的。他住在206室，这是一个普通的标准间，两张床，不是很豪华，但

是很干净。柳北桐给她泡了一杯水，她坐在另外一张床上，他们闲聊着。

柳北桐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他从旅行袋里拿出一个大信封，那里面是他准备好的一万块钱。

"小林，你帮我这么大的忙，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柳老师，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说好什么？"

"一顿涮羊肉、一个小故事。"

"不行！绝对不行！上次我喝多了，什么都没来及，还是你买的单，我还把你车里弄得挺脏，想想都惭愧，这次你一定要收下。"

柳北桐一边发着感慨，一边找着她的小包。上次在北京，林如玉的表现真够豪气的，这个女孩子身上有一种内在的气质，用什么词来形容呢？也许这种气质对男孩子来说不算希奇，但对一个纤弱的女孩来讲，就难能可贵了。

"柳老师，如果我们一起去日本，你也会这样斤斤计较吗？"

"你还是一个孩子，我怎么能让你白白辛苦呢？"

"如果我真是你的女儿呢？"

"那当然不一样。"

"那就把我当女儿吧。"林如玉把他手里的钱接过来，不由分说地放到他的旅行袋里。

"小林，你这样不好，你听我说……"

"想认我当干女儿吗？"

"当然……我能行吗？"

"为什么不行？"

第76节：醉爱(76)

"你可是玉女啊！"

"玉女……玉女也得有爹啊。"

他们一起大笑起来，笑完以后又同时停止了，他们都有些尴尬，林如玉不知想到了什么，睫毛下那双大眼睛忽然有些黯然。可能太累了吧？柳北桐却在想那个划船女孩的话"干爹就是老情人！"

今天够疯了，老柳，适可而止吧--柳北桐暗暗交代自己。

"哎呀，都10点多了，我得给那边打电话了，看看电路修好了没有。"

不知为什么，那边总机电话总是盲音。

"别打了，今晚我就在这住吧，明天早上过去。"

"啊……不行吧？" 柳北桐心里咯噔一下，他很犹豫。

"有什么不行，我是你的女儿啊，我困了，你是不是周扒皮啊，你想把我累死啊？"

"好好……那你就睡吧。"

林如玉脱掉了外衣，到卫生间洗了洗，一头钻到柳北桐对面的床上，拉开被子就这样合衣睡了。

也只能这样了。

柳北桐在卫生间里抽了一根烟，把事情前后又想了想，觉着也没有多大事，只要自己心胸坦荡，有什么问题呢？实际上他也很困、很累。他蹑手蹑脚地走进来，把那个放着一万块钱的信封悄悄地塞进她的小包里。然后把灯光调暗，躺在自己的床上，眼皮立刻有些沉重了。

夜里12点左右，电话响了--是一丁。

"北桐，你睡了吗？是不是小林在你房间里。"

"你怎么知道？"

"我是干什么的？"

"那边电路坏了，她太累了，我把她带过来歇歇，结果她睡着了……"

"行了，哥哥，别给我解释了，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明天吧？"

"不行。"

"好好，你说。"

"你那位朋友也来扬州了，你知道吗？"

"谁？哪位朋友？"

"张茉莉。"

"别胡说八道，我不喜欢开这种玩笑。"

"你往楼下看一看，她的车就停在下面停车场。"

"啊？！"

柳北桐走到窗前：皓月当空，月光如水，楼下的院子明如白昼．那辆他坐过无数次的、银灰色的别克车真的停在招待所院内，车号：苏 XB0008.

他愣住了。

身后，疲惫的林如玉已经进入了梦乡。

柳北桐的第一个应急反应就是立刻给一丁回拨了一个电话。

"弟弟，我有一种预感，今晚可能要出什么事，请你立刻赶到我这里来。"

"有数，我立刻到。"

他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喊醒了沉睡的林如玉。

"小林，你醒醒。"

林如玉眼睛睁开了，但好像还没反应过来，她的确太累了。

"我好困啊，你干吗？"

"小林，快醒醒，我以后再给你解释。"

大概只有十分钟，忠心耿耿的一丁就赶到了。

"一丁，我什么都不多说了，大哥拜托你了，请你马上把小林送到西湖宾馆，一定注意安全。"

"你放心吧桐哥，我一会给你电话。"

小林从卫生间出来了，她洗了一把脸，好像明白了眼前的事情。

"怎么，她来了？"

柳北桐看着还有些懵懂的小林，焦急的心里突然涌出了一种疼爱的感情，他的眼睛里充满了灼热的温柔，林如玉的确是一个知情达理的、侠骨柔情的（他找到合适的词了）女孩儿。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这种女孩太少了！他走上前一步，轻轻地抱了一下她的肩膀："以后再解释，你快和丁老师一起走吧。"

"你不会出什么事吧？" 林如玉大大的眼睛充满了担心和依恋。

一丁的电话15分钟以后就打来了，告诉他小林一切平安，西湖宾馆的电路已经恢复正常。让他早些休息，不用过于担心，也许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巧合？比如说谁借了她的车、又恰好在扬州办事？

柳北桐打开手机，没有任何"未接电话"。他点着了一只烟，思索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凭他的直感，茉莉肯定在扬州，而且一定发现了什么！她太聪明、太敏感，也太任性了。钱刚不是回来了吗？她居然为了一点疑惑，追到了距中州300公里以外的扬州，这几乎是一种疯狂的行为了，她自己把自己落入了一个多疑的陷阱，她的目的一定是要证实柳北桐对她是否忠诚，他以前的话是否真实。而柳北桐啊柳北桐，你是永远也说不清楚了，茉莉不会在房间里，她很有可能就在楼下院子里、就在大厅，她正在用那双敏感的眼睛在观察着这里的一切，她要让你无地自容……

第77节：醉爱(77)

窗外传来了汽车发动的声音！柳北桐一个激凌，他迅速地从窗帘缝向外望去：那辆别克车发动了，车内的灯是打开的，驾驶座上那司机的身影他再熟不过了，正是他恋爱了两年的情人张茉莉。这么晚了，她要到哪里去？她真的疯了吗？柳北桐一阵心痛，他不假思索地冲出门去，冲下楼梯，冲到院子里，那车已经出了招待所的大门，上了马路。

"茉莉！茉莉！"

他冲到路上大声喊着，那车似乎稍微减慢了一下，但立刻就加速，在他的呼喊中绝尘而去。

柳北桐望着车开走的方向，失魂落魄地在马路上站了半天。

生活全让他自己给搞乱了！他手抖抖的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又抖抖地把香烟点着。突然，他摸到了裤带上的手机，他拿出来迅速地拨着茉莉那个熟悉的号码，但几次都没有拨对。正当他四处观望，想找个亮一点的光线时，眼前来了两个陌生人。

"请问你是中州来的柳先生吗？"

"是。"

"你是住在206房间吗？"

"是。" 柳北桐还沉浸在他沮丧的情绪中，没完全反应过来，在他模糊的记忆中，那两个人的普通话里有着明显的中州口音。

第一拳很重，是打在他的眉骨上的。在他捂住眼睛的同时，第二拳又打了过来，这一拳打在他的左下巴上，既准又狠，他像一个大袋子一样倒下了，脸上粘呼呼的，他知道，那是血，从他嘴里和眉骨上流出的血。他没有吱声，也没有反抗，他静静地躺在地上，脑子特别清楚--他被人暗算了。

那两个人很平静，这种事大概经常做。一个人吹着口哨在四处张望，另外一个人蹲到他的跟前。

"知道什么是见血了吧？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要碰，懂吗？"

"你是谁……为什么？" 柳北桐的牙齿很痛，说话都有些困难。

那人抓过来柳北桐的一只手，抚摸着他那细细的、修长的手指。

"记住了，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要碰。你不会想永远离开你的钢琴吧？"

"是张茉莉吗？" 柳北桐很坚毅地从牙缝里又挤出一句话。

那人冷笑一声，甩开他的手，扬长而去。

快一点了，马路上空无一人。柳北桐一阵晕旋，他躺在地上，望着扬州的夜空，感到一切都很滑稽、很不真实。过了好一会，他才摸到电话，凭着感觉打到了一丁的家里…….

二十八

那天夜里，是一丁把他送到的市人民医院急诊室，一丁告诉大夫说他是不小心摔的。那大夫也不说话，会意地笑了，这种事他见多了。

眉骨处缝了三针，大夫挺逗，说你挺会摔的，再往下一点，你就该到眼科了。左边的牙齿活动了，整个左腮肿了。大夫说这一块没摔好，这属于牙科，急诊没有牙科。你只能忍到明天了。晚上再疼，也只能先吃点药了。

大夫给他开了一些止疼、消炎之类的药后，他们走出了医院。

他们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

"我们去哪儿？"

"回旅馆。" 柳北桐知道一丁现在连个住处都没有，临时住在朋友家，他现在只能回旅馆，他的东西还都在那个206室呢。

一丁从见到他起，那只能说会道的嘴几乎什么也没说，他也在思考呢。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他的身上，可能很正常。可是偏偏发生在他稳重的桐哥身上了。自己真是乌鸦嘴--他想起他前天给柳北桐说的话："我以前喊你老夫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你只是隐藏地很深而已。但我可以说，你不会隐藏太久，我有这种预感。"

头在痛、牙齿也在痛。头上包着一块纱布的柳北桐躺在床上什么也不想说，这不到二十四小时发生的事够他用一生去品味了。在他42年的人生中，他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暴力、真正的暴力。这是生活的另外一面，他很陌生的一面。他似乎并不害怕，而有一种劫后余生、如释重负的庆幸感。这一天他在冥冥之中似乎已经等待很长时间了，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新鲜的感觉，一切都比想象中的简单的多，就这样一拳、两拳，他倒下了，事情就结束了。

"桐哥，吃药。"一丁端过一杯开水走到他床头。

柳北桐突然笑了起来，又立刻停住，牙疼！

"你笑什么？"一丁吓了一跳。

"我想起我对你说过的一句话。"

聪明的一丁立刻向他摆手："你不要说，牙痛少说话。小弟还记得，请听小弟为你复述。"

第78节：醉爱(78)

一丁坐在对面的床上，把腿盘在另外一只腿上，用食指指着对面的柳北桐，模仿着中州普通话很深沉地说：

"一丁，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要这样不知疲倦的折腾？你不感到累吗？"

他们俩又一次大笑起来，柳北桐马上又捂住嘴呻吟起来。

天已经蒙蒙亮了，吃过止痛药的柳北桐眼睛有些睁不开了，那药有催眠作用。他把正在打瞌睡的一丁喊到跟前交代他："我可能要在扬州住几天了，记住，一会把林如玉安全送上车，但一定不能告诉她这件事。"

"为什么？事情已经这样了，你还准备和张茉莉继续来往？现在告诉小林不正是一个好机会？你不知道女孩的同情心是多么的脆弱。"

"别瞎说，人家还是个孩子，我算个什么东西。我头上的天塌下来，都不能殃及这个可爱的女孩儿。你自己编一个我不能送她的理由吧，我相信你，这不是你的强项吗？"

"你放心吧，我送走她立刻过来，上午我们去看牙。"

一丁真够意思，这朋友没白处。柳北桐昏昏然地睡了过去。

那个止痛药药力很大，再加上他又累又困，等他真正醒来时，已经是中午了。他躺在床上，眼珠子转了几转，才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事情。哎！如果是一场梦该有多好。可那头上的纱布和阵阵发痛的牙床不断在印证着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一丁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在对面床上睡得正香。

该考虑考虑下边的事了。

刚到扬州的时候，他给筱晴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这次的时间安排和回家的大概时间。筱晴那天态度还不错，交代他不要多喝酒，花钱要大方，现在家里和以前情况不一样了，钱花在事业上值。放下电话，他的心里热呼呼的，家是重要的、筱晴是重要的，他的确有些事

做的太不是东西了。人的反思有时不是因为受到打击或批评，而是遇到了爱和温柔。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根避海神针，它在关键的时候会起作用……

他想了想，拨了筱晴的手机。

"嘟……"筱晴的手机是她公司最近给她配备的，新型的无盖摩托罗拉，灵敏度清晰度比前几代手机又大有改进。

"喂……"是筱晴的声音，好像在酒场上，很嘈杂。

"我是北桐，我给你说……"

声音突然被那边一个更大的声音打断了，那是从话筒传出来的声音，带着很重的混响。

"我要把这首《迟来的爱》献给我的校友筱小姐，用歌声来表达我心中的思念……"

电话了传来筱晴急促的声音："这里太乱，我一会给你打过去。"

"嘟……"她把电话挂了。

柳北桐放下电话愣了半天，那扩音话筒里的声音有些像那位马涛。

操！这世界真有些乱了。

筱晴的电话直到柳北桐从牙科出来才打过来，他看了看表：下午三点。

"你刚才在哪里？" 柳北桐有些气。

"公司开会啊。"

"开会还唱卡拉OK啊。"

"哦……联络处的几个小年轻在开玩笑。"

……

"我在扬州还有些事没办完，可能还要呆几天，你一个人在家里注意安全，我办完事就回去。"

"你安心做事吧，事业重要。有事晚上往家里打，不要打我的手机，公司有规定。好了，就这么说吧，少喝点酒……"她把电话挂了。

"他妈的！" 柳北桐很想发作，他心里有一种凄凉感，这种感觉对他来说太陌生了。

大夫告诉他，牙只是活动了，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不需要拔，但永远不能使力了。

那么情感呢？基础如果动摇了，他还能修补得完好如初吗？

柳北桐的手机一直开着，但一直没有电话进来，筱晴的、茉莉的、林如玉的，都没有任何声音。不会是墙倒众人推吧，他们不会像一丁那几位一样来个联合反击吧？在柳北桐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愈来愈强的信念：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不会是茉莉，筱晴更不会参与到这件事情里来。"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要碰。"他碰了什么？茉莉？一个曾经说过要用生命来保护自己的妇人？是林如玉？一个仅有几面之缘的女孩儿？

在扬州的几天，他基本上没出招待所，柳北桐在思索着，他生命中的这几个最重要的女人走马灯似的在他脑海地转悠，真的会"爱有多深，恨有多深"吗？真的会反目成仇吗？"回家以后，需要进行调查吗？还能和茉莉相处吗？他想了不少带有情感色彩的行动，又被他一一做了否认。

第79节：醉爱(79)

回程的前一天晚上，他终于做出决定：顺其自然，以静制动，让时间做出判决吧。

他的伤好得很快，三天以后就拆线了，疤痕并不显眼。嘴巴里的红肿也退了下去，他该走了，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在长途汽车站旁边的一家小饭店里，一丁又向他端起了一杯红酒，他们默默地喝了，那种气氛，真有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剧色彩。

"桐哥，我们是不是对生活索取太多，活得太浮躁？"一丁这几天也在反思，柳北桐身上发生的事比他自己的事对他触动还要大。

"不知道。实际上，我在时尚和古典之间，一直倾向古典，我崇拜那天长地久的爱情。但在现实生活中，做到这一点非常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爱情的确会变化、会退色，这时一些新的感受是不可抗拒的。"

"你和林如玉还会有什么发展吗？"

柳北桐的表情怔了一下，立刻又变的明朗起来。

"她还是个孩子、一个大孩子、一个可爱的大孩子……" 柳北桐这时眼睛里露出的光彩是温柔的，这是他最有魅力的表情，不少女人为之而陶醉。这几天，张茉莉的形象已经被是是非非弄得模糊不清，筱晴的表现也让柳北桐大惑不解。而惟有小林，这个接触最少、年龄最小的女孩儿能在他纷乱、苦闷的心境中，给他带来一缕清风，他们之间确实没有什么，他们非常清白。而正是这种清白，让人回味无穷。早春二月的气息还长存在他们的心里，那一幕幕细节仍然让柳北桐如此留恋。

二月既然如此美丽，为什么一定要用三月、四月来取代它呢？永远定格在二月的意境中吧，永远保持这种关系吧，不要再深入，不要再索取，许多东西都是毁在欲望上。

"劝君更进一杯酒。"一丁又把杯子举向了还在沉思的柳北桐。

"西出阳关无故人。" 柳北桐很感动，一丁对朋友确实没说的。这几天他一直守在他的身边。

"桐哥多多保重。"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老弟对我情。"

他端起一大杯高度白酒一饮而尽--无论他所在的那所城市有多少风雨在等待着他，此时他还是温馨的、他还有着朋友真诚的友谊……

二十九

柳北桐当天晚上就回到了家，筱晴并不不知道他今天回来，家里黑糊糊的没有灯光，她还没回家。他打开门就躺到了自己床上，一连四个小时的汽车，他的脑子想了一路，他有些后怕了。不知为什么，他这时非常想见筱晴，他有好多话要给老婆说。他准备和她心平气和地谈一次，需要检讨就检讨，需要自己后退的必须后退，她如果真说什么难听话一定要忍住，他们毕竟是十八年的夫妻、二十多年的恋人，建立这个家，他们都付出了许多努力，不会有一个人愿意破坏这种平衡的。

经历这一场风雨，他更感到以往那种平静的家庭生活的魅力。

他迷迷糊糊地醒来的时候，筱晴还没有回来。他看看表，已经是夜里11点了，他还没吃饭，早已饥肠辘辘。他到了厨房，冰箱里空空如也，好不容易找到一包方便面，正准备下锅，就听到楼下传来了汽车的声音。他从厨房的窗子伸头往下望去，楼下停一辆车，筱晴正从副驾的门钻出来，正驾伸出了一个头和她招手，他看的很清楚，正是那位身居高位的董事长马涛。又是他！筱晴给他讲了几句话又回过去把头伸到驾驶室里讲了几句，还指了指楼上的窗户，柳北桐一股无名火起，迅速地离开了窗口。

筱晴进了门，换鞋脱衣服，她知道柳北桐在厨房里，但她不慌不忙地弄完她的事才进了厨房。

"什么时候来的，也不打个招呼。"

"你不是刚刚到家吗？你们公司不是有规定私事不能打手机吗？"柳北桐的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我们公司最近有人事变动，比较忙。"

"你这个年龄不会当公关小姐吧？"

"我在你的眼里也许只配做做饭、擦擦鞋，侍侯你，对不对？"

"你好像好长时间没做饭了吧？你也瞧瞧冰箱里有什么？"

"我们晚上在开会，我到办公室工作了，以后你要自己弄点吃了。以后可能要回来更晚了。"

"都是马总亲自送来吗？"

"哎呦喂，吃醋了，你吃醋还真不容易。别下面条了，到下面夜市买点吃的得了。"

"你以前不是总嫌楼下夜市不卫生吗？"

第80节：醉爱(80)

筱晴转身走了出去，没理他。

柳北桐走进客厅，她才看到他眉骨上的伤疤。

"你……怎么回事？"

"在扬州不小心碰了一下。"

"还挺厉害吗？缝了三针，你不是一向稳健吗？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一不小心碰到录音室多媒体的铁架子上了。"

"你电话里没讲吗？"

"怕你担心。"

筱晴眼睛里充满了疑惑，最近她的生活很忙也很乱，家里的平静和节奏已经被彻底打破，她可能已经感觉到柳北桐有什么难言之隐。但她一向不喜欢刨根问底，她认为那是一种自卑的表现。

"柳北桐，我不想说什么，只希望你好自为之。"

"你也同样。"

"是的，如果你真的欺骗了我，你就不要再问我的一切。"

"我希望我们还能回到以前那种平静的生活，筱晴，我们的这个小家庭风风雨雨不容易啊！"

"这好像是我以前的话，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柳北桐像抓到一根救命草，他一把抱住了筱晴："我希望回到以前，你还是调回学校吧，我来想办法。"

筱晴的身体在柳北桐的膀臂中有些僵硬，她已经不太适应他的热情了。她挣脱了几下："这已经不可能了，我已经适应了公司的节奏和生活。"

"也适应了那位老总的热情？"

"你不要胡说，我的心很乱，你不要逼我……"

"我看他没安好心。"

"你安好心了吗？！"筱晴终于爆发了。

"你上次到北京明明给我说是坐小北京，为什么坐的是大北京，那几个小时你到哪里去了？上次下大雨你说和苏天明在一起，我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那一夜你到那里去了？你脸上的伤疤是碰的吗？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没及时告诉我，非要养好了再回来……你很神秘，你把一切都掩饰得自认为天衣无缝，可是我还有我的眼睛、我的感觉。"

愤怒的筱晴终于说出了她心中多日的疑惑。

"你别急，听我慢慢给你讲，老婆，好吗？" 柳北桐理屈词穷，差点在她面前跪了下来，他眼前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的家--他的老婆、他的孩子，他已经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的确要浪子回头了。

那天晚上，柳北桐用尽了浑身解数来解释那几个问题，当然不能说真的。他几乎是一边想，一边编，筱晴不相信，他就说你明天问扬州一丁、你明天问苏天明……他深知这些朋友都会保护他，也深知筱晴绝对不会真的去问。

那天晚上，柳北桐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又像一个勇猛的骑士，缠着、强制着和筱晴做爱，他把多日冷落的妻子骑在身下，嘴里夸张地呐喊着，呼唤着以往的爱情。

筱晴最后好像终于有了一点感觉，但那种似乎已在她心里扎根的牵强始终在她脸上没有散去。

那一晚的努力的结果是，一切好像暂时稳定下来。但让筱晴调回学校的提议没有成功，这一点上，她非常坚决。

又一个春节到了。

柳北桐的研究所和筱晴的公司都放了10天假。柳北桐决心做一个模范丈夫。他年前就大包小包地买了许多年货，找人给那架老钢琴调了音，自己用一天的时间把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筱晴也有所改变，她把家里所有的被褥都拆了，用两天时间洗和晾，把柳北桐春夏秋冬的衣服进行了全面的清理。

年前，两口子带着礼物给两家老的送了节礼。大年三十，囡囡从美国打来电话，三口子在电话跟前说了很长时间的话。筱晴说你爸爸进步了，不太出去喝酒了，居然会做家务了。柳北桐给囡囡说你妈妈脾气越来越好了，也不唠叨了，囡囡说你们的团结就是我的幸福，还在电话里用英文给他们唱了一首歌《可爱的家》，柳北桐在这边和她一起唱着，筱晴也在一边拍着手……

一切迹象都表明，这个三口之家的小航船已经避开了风浪，驶入了风平浪静的港湾。

初四下午，风暴突然来临了。

那天中午，他们两口子在家里喝了点酒。柳北桐喝完就上了床，昏昏然就睡着了。筱晴在厨房拾掇碗，这时，电话铃响了。柳北桐迷迷糊糊接了床头的电话，里面是一个男人在唱歌，那是比较流行的一首歌《牵手》：

"因为爱着你的爱，

因为梦着你的梦，

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

第81节：醉爱(81)

幸福着你的幸福……"

音准节奏都不行，一听就是像喝多的。柳北桐想不会是哪个哥们在给他拜年吧？就睡在被窝里听着，声音有些熟，柳北桐一时想不起来是谁。

歌终于唱完了，那人说话了。

"筱晴，我把这首歌献给你，我忘不掉你那天的温柔……"

"你疯了，他在家！"筱晴在客厅里接的电话。

"我想你……他在家又怎么样……我要和他竞争……他对你不行……"

"你喝多了，我下楼给你打，你赶快放下。"

"嘟……"电话挂死了。

柳北桐赶快把床头的电话放下，把头埋在被筒里装睡着。

他听见筱晴悄悄地进来了，在他床头站了一会，就掩上门出去了，随后就听见大门弹簧锁轻轻关闭的声音，她下楼了。

柳北桐睡意全无，那人的声音他很熟悉，就是筱晴的老总马涛。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忘不掉你那天的温柔……"

什么意思？哪天？什么温柔？

筱晴，他的太太，那个一向已傲慢著称、以家为生命的女人怎么了？温柔？红杏出墙了？

柳北桐感到一阵晕旋，这种感觉让他不知所措。自己在外面胡作非为没有任何内疚，甚至遭到别人暗算也没让他大彻大悟。而这一个电话却让他如坠冰窟--报应啊，报应！他在顷刻之间理解了许多人的感觉--茉莉的多疑、钱刚心中的仇恨、杜娟愿意出庭作证的勇气都有了充分的理由。

大门弹簧锁又轻轻响起，柳北桐心里突然出现一个念头--筱晴是从来不说谎话的，她曾经多次说过，宁愿不说，也不说谎话。

"阿晴，我想喝水。"他嘴里嘟囔着，显得睡意朦胧。

"来了，来了，又喝多了吧。"筱晴迅速地倒了一杯水进来，扶他起来喂他喝。

在那一瞬间，他甚至想取消这个念头。干吗不能装胡涂呢？世界上有些事不适合太精明，不需要太清楚，什么叫"难得胡涂"？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但谁又能预知未来呢？

若干年以后，他可能都要为他以下的话而后悔。

"你到哪去了？"

"没出去，我在看电视呢？"

"不对，我好像听见门响。"

"哦，我下去买了瓶酱油。"

"刚才好像有谁来电话了吧？"

"没有，你睡迷糊了。"

柳北桐一下从被窝里坐了起来。

"你演！你演！你再演！我什么都听到了，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电话已经打到家里来了。"我忘不掉你那天的温柔"，什么意思？你对我要求挺高，你倒很潇洒。你才调动几天就到这一步了"我想你了，我要和他竞争，他对你不行……""

"别说了！"筱晴突然大喊了一声。

她拿起电话，迅速地拨了一个号码，把电话递给柳北桐。

"你自己给他说。"

"你以为我不能给他说吗？"

他把话筒放到耳边。

"你要说些什么？他喝醉了啊！"筱晴又把电话的弹簧键按了下去。

"喝多了就可以往别人家乱打电话吗？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柳北桐去抢筱晴手里的电话，想再拨一次，但又让筱晴按了下去。

"嘟……"电话铃突然响起了--肯定是他。

筱晴一愣，柳北桐迅速把电话抢了过来。

"喂，谁打的电话？"那边的人这会儿大概醒酒了。

"你是马涛吧？我是柳北桐。"

"你好，柳老师，你刚才打电话了吗？"

"你没有什么话要给我说吗？没有什么事要给我解释解释吗？"

"哦，我不懂你的意思。"

"很不好意思，刚才无意当中聆听了你美妙的歌声，你的《牵手》唱得不错嘛。"

"哦……"

"我们可以谈谈吗？"

"我们？"

"对。"

"当然可以。"

"好吧，我们明天见。" 柳北桐挂了电话。

后来想想，这一切都是事与愿违的，直率和激情有时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许多事不挑明，效果会更好。当然，这些道理柳北桐当时无法理解的，后来当他明白这一切时，已经时过境迁，无法挽回了。

三十

他和马涛是第二天中午在铜山新区的一块广告牌下见的面，这个地点是筱晴建议的，其一是离两个人都不远，其二她担心两个人会闹起来，那个地方地广人稀，视野辽阔，一般很难遇到熟人。

第82节：醉爱(82)

那天是入春以来最冷的一天，天气不明不暗，北风呼啸，除了不多的几辆车开过，几乎没有几个行人。马涛是上午11点准时到的，他是自己开着一辆车来的，他到时柳北桐已经到了。

他下了车，他们默默地对视了片刻。

"我建议我们到车里说好吗？外面风太大。"

柳北桐没说什么就上了他的车。

"说吧。" 马涛平视着前方，他也很平静，他们都是有备而来。

"你自己不想说什么吗？"

"我有什么过错吗？"

"你昨天在电话里讲了什么？"

"我说了我想筱晴。"

柳北桐想了半夜他会怎样掩饰自己，就没想到他会如此直率。

"那你还说你没有错。"

"想她是错吗？我没骗她，我是真的想她、非常想，你为什么要偷听我们的电话呢？"

"我是她的丈夫，你打的是我家里的电话。我在偷听我自己家里的电话吗？你这不是强盗逻辑吗？你以为你是谁，有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柳老师，我知道你是她的丈夫，但你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了吗？"

"这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太有关系了！我爱她，我从大学时代就爱她，她是我们许多男生的梦中情人……"

"住口！你是不是有些无赖？"

柳北桐愤怒起来，这种以说真话为武器的人还真难对付。这种局面和他来时想到的恰恰相反。他总以为他会回避、会狡辩、会不承

认，然后他再用事实来一一击溃他，让他发火、让他无地自容--可首先发火的竟是自己。

马涛半天没有说话，后来他掏出一支烟递给柳北桐。柳北桐激动的手还有些发抖，他接过烟，马涛又要给他点上，他一把夺过火机，自己点上了。

马涛自己也点着了一支，又把两边的车窗都打开一条缝。

"柳老师，我建议我们都不要激动，不用使用过激的语言。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可以使用外交途径解决的，不要过早就使用攻击性的武器。其实我们还是有共同语言的。"

"好吧，你接着讲。" 柳北桐已经感到这个人不好对付。

"筱晴已经四十二岁了吧。"

"这个重要吗？"

"当然重要。我们两个人在社会上怎么也不能说是无足轻重吧。我们不在家里过年，跑到这样一个西北风呼啸的野外，为了一个打过的电话死掰，可见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是多么与众不同了。"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与众不同又怎么了？她是我老婆，你说这些是不是有些跑题？" 柳北桐已经渐渐上了他的圈套。

"当然和你关系更近。但我想问你，你究竟对她怎么样？"

"这和你有关系吗？"

"太有关系啦。你对她不好，还不许别人对她好，她是你的私人财产吗？"

"我怎么对她不好了？"

"你认识张茉莉吗？"

"你什么意思？" 柳北桐又愣了一下，马涛的思维一直在他前面，他发现自己一直在跟着他走，也许他和这种生意场上的老手逗心眼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他怎么知道茉莉的呢？

他有些得意，大概看到了自己的优势，他脸上露出了笑容。他看了一下手表说："现在是中午12点半了，我建议我们暂时停止争论，我

们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喝几杯怎么样？"

柳北桐说到底还是个艺术家，这种煞费心思的争论已经让他筋疲力尽。即使继续掰下去，他大概也没有什么优势了。喝就喝，随他吧。

马涛直接把车开到南郊宾馆一个对外承包的酒店，他带他来到一个叫水云轩的房间。要了几个菜以后，马涛问柳北桐："喝点什么？"

"随便吧。"

他给小姐轻轻说了几句，小姐出去了。

他从包里掏出一包红塔山香烟，递给柳北桐。自己又从包里掏出一包万宝路，自己掏出一支："在南方这么多年，抽惯了这种烟。"

柳北桐没有客气，他点着了一支香烟。看着对面的马涛，他突然有一种错觉，他们不是敌人，而是一对朋友、一对在某些问题上有些争议的朋友。在那一刻，他甚至觉着今天自己有些无聊、有些可笑。

这间房间里的气氛和那野外完全不同，温暖如春、光线柔和。轻轻的背景音乐隐约地在柳北桐耳边萦绕，那竟是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中女主角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

第83节：醉爱(83)

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柳北桐脑子里突然冒出普希金的一句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不要悲伤、不要气馁，那过去的，都会成为亲切的回忆。"

"能问你一句你的年龄吗？"

"我48岁，比你大7岁，比筱晴大6岁。"

"马涛，我真的有些不懂，筱晴已经42岁了，不是二十多岁的小姑娘，你身边美女如云，你为什么却总盯着她？"

"你想知道？"他的眼睛里突然出现了一种可以称做温柔的东西。

"我虽然年龄比她大不少，但只比她高两届。有一次她和一位女同学在校园里打羽毛球，我从她们之间走过时，后脑勺突然受到了羽毛球的袭击。我转过脸，她说对不起。我说没关系。可后来我才听说是她故意用手砸过来的。从那以后我就再也忘不掉她。"

"你以为是彩球啊？"这件事柳北桐也听说过，那是筱晴的得意之作，没想到那个挨球的就是他。

"我觉着和她之间始终有一段未解的缘分，她到了我的公司，我更坚信了这一点。"

"可你的缘分马上就要尽了，她会很快向你提出辞呈。"

"不会的……"他吓了一跳，他显然没想到还有这么一说。

"她的女儿会做到这一切。"看到有些被动的马涛，柳北桐又感到筱晴年轻时的魅力，那时有多少个马涛啊！一个信念在他心中升腾着，无论什么情况，绝不放弃，阿晴是他的，谁都不能想她的头绪。无论她是四十岁还是五十岁，她都是阿晴，柳北桐的妻子，囡囡的母亲。这如果是一场萨拉热窝保卫战，他就是瓦尔特。哪怕是一个犯过错误的瓦尔特，但仍然是瓦尔特。

服务员用托盘端来两瓶酒，一瓶是五粮液，一瓶是XO。

"是不是你感到我很可笑，我在谈对你妻子年轻时的感受。实际上我们之间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达到真正的理解。你既然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为什么不珍惜？我可是一个十来年的老单身了，你对筱晴不好，我有权和你竞争。"

柳北桐的确对他了解很少。

"你刚才提到张茉莉是什么意思？"

"前几天在外地遭遇不测了吧，你以为钱刚那家伙是什么好鸟吗？"

"你怎么知道？你在调查我……"马涛这段话显然击中了柳北桐的要害，这件事是他心里的一块隐痛，他怎么知道？那么说筱晴一定都知道了，她一直在装佯？他脸色一下变的苍白。

"我不知道。但钱刚在生意场上已经不止一次采用这种手段了。我和他有过多次来往，你不是他的对手。"

柳北桐端起服务小姐给他斟的一大杯白酒，他想把自己弄醉。

"别管从哪一个角度，我都要谢谢你的信息。但你怎么知道我负伤了？"

"去问筱晴吧。"

"什么？她告诉你什么了？"

"她在猜测、在为你担心，她想保护你。"

"你都跟她说了？"

"你放心，我还没有卑鄙到去告诉筱晴，情场也讲究游戏规则，一切靠她自己去感觉，她是一个聪明人，她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要换一种手段，你们早就离婚了。"

柳北桐受惊了。他没想到在他的背后，有这么多的眼睛在盯着他、在审视着他，他把社会看得太简单了，他太忘乎所以了。他的话渐渐少了，他的口气渐渐变软了。

吃饭期间，马涛又接了几个电话，其中一个好像是筱晴的。马涛的口气，好像在给他的领导在汇报工作。

"你放心，不会喝多。谈得很好，一会我送他走……好好好，我请宾馆的驾驶员送他走。"

柳北桐感到心里一阵凄凉，他不明白筱晴为什么不给自己打电话，而要打给马涛，她是不是知道他一定能控制局面？一定是强者？柳北桐是一个需要照顾的弱者？在他面前是个毛孩子？

筱晴，你现在到底和谁近？你到底和谁是两口子！

那天，马涛有些醉了，他喝酒比柳北桐差多了。他们最终谁也没说服谁。柳北桐也喝了不少，一瓶五粮液快见底了，关键是他基本没吃什么菜。

后来马涛思路已经不清楚了，他醉眼朦胧地告诉柳北桐："兄弟，筱晴、张茉莉可都不是一般女人……多少人想她们的头绪都没成功，你可不要把什么好事全占完了……你的胆可比我大多了，我不过打了个电话……"

后来服务小姐把他扶上了楼，上面是客房。

第84节：醉爱(84)

是宾馆驾驶员开着马涛的车把他送回家的，其实打的很方便。但那位司机很固执。

"对不起，这是马总吩咐的。他是我们老板，这个店是他的。"

"他妈的！" 柳北桐感到今天像个套，猎人去捉一只狐狸，让狐狸三晃两绕，最后把猎人套住了。

三十一

春节后边的几天假，柳北桐几乎没有离开过筱晴。他苦口婆心，每天都在劝她，希望她能离开公司，甚至提议他们一起离开中州，到美国投奔孩子去。柳北桐说得嘴起沫，她就是不吱声，柳北桐有时急得掉了眼泪，她也陪着掉，可就是不吐口，柳北桐真想把一切都告诉囡囡，但又怕囡囡着急，使事情升级。

女人啊女人，都说女人是弱者，可这弱者一旦走火入魔就太可怕了。

柳北桐一筹莫展了。

这时他才想起苏天明几个劝他的话"对老婆来说，教师是最好的职业，工商界是个大染缸，谁进去都会变色。环境可以改变任何人。"

无论怎样，家庭要捍卫，老婆、孩子，一个都不能少。虽然筱晴有些变化，有些陌生，但柳北桐有信心改变这一切，毕竟他们已经在一起18年。不要逼她，欲速则不达，先从自己做起吧。

上班的第一天，邮递员给他送来一个邮件快递，当他看到北京音乐学院的落款时，他沉闷多日的心情又一次充满了生气，压抑了多日的那颗心突然像打开了窗户，变得鲜亮起来。

是林如玉寄来的，那是一个兰色的、画着海洋的波浪的大信封。里面是她最近在香港出的二胡CD，扉页上竟写着"心灵的手"四个很醒目的美术字，共有10首曲子，第一首就是"心灵的手"，上面写的很清楚--作曲、伴奏：柳北桐。里面还有一封短信：

"柳老师，您好！努力了近一年的专辑终于出来了，第一片就寄给了您。没经过您的同意，就把您的作品改名以后放到了主打位置，您不会见怪吧？我想您不会的，您还记得那位扬州划船的小姑娘的话吗？就当作是女儿的任性吧。我们认识时间不长，但合作的那么令人难忘。

日本的事可能要稍往后拖一些，先把邀请书给您，到时我们再联系吧。我们分手以后，我每天都在为您祈祷，您没有什么事吧？如果真是出了什么与我有关的事，一定告诉我，我会和您分担的。

祝一切都好！

林如玉

柳北桐把自己关在琴房里听了一天CD，那封信他看了好多遍。他的精神已经走出了陷入了十几天的沼泽地。

那是1997年，离香港回归的日子只有半年了。各单位都在做着宣传庆祝的准备，宣传部、文化局、文联已经联合成立了领导小组。柳北桐又一次被上级定为音乐创作小组组长，他又开始忙碌起来。他每周要到文化局开例会，自己还要为中州市7月份的庆祝香港回归文艺晚会创作一部声乐套曲，每天还要抽出至少两个小时练习钢琴，那是林如玉寄来的6首二胡曲的伴奏。

在他的记忆中，他每年都要这样忙一段时间，他每一次都是很投入的。工作着是美丽的，只有闲散才会忧郁，做好每一天，不要为未来发愁。扬州那一幕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他心灵上的阴影正在逐渐散去。

他那段时间酒场很少，只和几位酒友在一家新开的"卧龙堂酒店"见了一次面。那是赵见单位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请客，赵见和路路合伙做媒，给他介绍了一个歌剧团的女孩，两人接触感觉还不错。小伙子决定请请媒人，赵见就小事当大事办、费了好大劲把这一伙酒友都弄过来了。

一向豪饮的尹团和刘易都喝的不多，年前全市机关体检，他们身体都出现问题。尹团和赵见都是三高，指征挺惊人，老婆已经给他们下了最后通牒：再这样喝大家就拜拜。刘易是严重的酒精肝，大夫说想死就继续喝吧，你的肝快成黑色的了。

柳北桐那天喝得很少，话也不多，那天筱晴在家，他要早些回去。家里的事情和他的惊险遭遇，他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人。有人问他眉骨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时，他只说酒害死人啊，就没有了下文。

大家那天的主题都是身体，众说纷纭，讨论着取代酒的方法，一个比一个说的有道理，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两瓶酒仍然没剩多少。

"喝也难受，不喝也难受，累哦！"

"酒可以喝，关键是掌握一个度。"

第85节：醉爱(85)

"性情中人，难哦。"

"我为什么喝不足比喝多了还难受呢？喝它妈多少是恰倒好处呢？看样这个胃也得科学经营喽。"刘易望着空酒瓶大发议论，那位请客的小伙子不知他什么意思立刻要去拿酒，被五哥一把拽住了。

"什么不需要经营呢？家庭、身体、财富、精神，人一辈子都在经营中，每一个阶段都有目标、有侧重呦。" 五哥的话挺耐人寻味。

"老前辈，能不能说得别太深刻？"请客的那位小伙子也挺幽默。

"像你现在，二三十岁，经营的是爱情，终身伴侣，重要呦！像他--他指了指刘易--三四十岁，经营的是财富，使劲挣钱，要为一辈子打基础喽。像他，赵见，四十多岁，经营的就是亲情了，儿女啊，父母啊，前妻啊、后母啊，人到中年，责任大呦！"

老尹和苏天明面面觑，不知他还想说什么。

"五哥，像你，年过五十，又在经营什么呢？"

"过了五十的人，已到知天命之年，那么经营的就是心情了。心情好，万事都好。心情不好，全盘皆输啊。你们还差几岁，感觉不到。五十和四十看是差了十岁，心情可要差二十年啊。"

"你的心情不好吗？不会和深圳的二嫂子有啥关系吧？"赵见抓住机会给五哥调侃，可是没有人笑。

"庸人自扰、庸人自扰喽！"梁五哥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那天他一脸愁云。大家都知道他每月有两千块钱的退休工资，再加上教提琴的外快，衣食无忧啊。老婆是个退休老师，孩子已经自立成家，他还有什么心思？这个年龄大概又是一种心境。看样生命不息，忧愁不止啊。

没有人追根问底，老哥肯定是有感而发了。

苏天明和么妹坐在他的对面，么妹不断地给他老公剥虾、剥螃蟹，弄得大家思想常常走神，说着说着话眼睛就转移到她那双灵巧的

手上。

"嫂子，往这里放点。"

刘易赖皮地把自己的小盘子放在么妹面前，大家立刻起哄了。

"呦--小叔子嗲喽了，你和大哥挣待遇啊？"

"这是我嫂子，嫂子不能疼疼弟弟吗？"

么妹笑了，顺手把桌子中央最大的一只螃蟹放到刘易的盘子里。

"今天刘易弟表现不错，酒喝得不多，自己剥吧，你们这位大哥最近喝酒一点菜都不吃，你们说是不是老了？这样身体能行吗？"

"老了，现在应该叫老东西、老家伙、老不中用、老货了。我也要开始经营心情喽。"苏天明眯着个眼睛笑着自嘲着。

可么妹已经板起了脸，强制性地把一个剥光了的大虾蘸了塞到苏天明嘴里，他没有防备，弄得一嘴醋汤。

大家哄堂大笑。

柳北桐静静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若有所思。他刚过四十，为什么心情总是郁郁寡欢呢？是不是已经提前进入五哥说的那个阶段了？去年的现在已经恍若隔世，那是他和茉莉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和茉莉每次在一起吃饭她都像么妹一样，强制他吃菜，他不吃菜，她就夺他的酒杯，不让他喝酒。剥螃蟹、剥虾就更是常事了。可那一切，现在都离他那么遥远，真像上个世纪的事了。

人生无常啊！

路路那天特有意思，她坐在柳北桐旁边，不断地把菜往他盘子里加，弄得赵见在对面直喊。

"错了！错了！是右边。"

右边是尹天一。

"今天我就要给桐哥夹菜，最近桐哥瘦多了。不像他，他也瘦了，是眼睛瘦了，瘦成一条线了。"

大家看着老尹大笑。

柳北桐终于放声笑了，自己是不是有些过虑了？从小，他就有焦虑的毛病，神经特脆弱，13岁时得过孤独症，小小年龄就无缘无故的失眠。他那时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敢出去，认为只要上街就会被汽车轧死。他母亲担心他会得自闭症，给他买了一件乐器陪伴他，而他立刻就在音乐中找到了他的寄托、他的依靠。音乐把他救了，他全身心的投入了学习之中，用激情抵御了青春期纷乱的神经症。上高中、上大学，在当时那种学习氛围中，他的文化成绩、音乐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他曾经纷乱过的精神开始有序，但多愁善感、胡思乱想、甚至从小养成的焦虑一直没有完全离开他。

直到最近几年，酒把他改变了，他简直变成了一个和以前完全相反的人。他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他变得奔放、激情、快乐、粗犷，甚至纵欲！他欣赏新的自己，他似乎已经完全融入了这个社会，似乎彻底改变了。但他自己知道，这只是他的表面，他的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少年时的抑郁的底子。他一旦受到打击、一旦从繁忙的工作中停下来，这种抑郁会像虫子一样爬出来，会加倍地折磨他、会把他往死里整……

第86节：醉爱(86)

不能停下来，无论是脑子还是行为，他要永远处在一种运动的态势。

大家分手时，苏总从车窗里露出头问了问柳北桐。

"最近没出什么事吧？"他一向不是一个多嘴的人。

"没事。"

"该收的要收，该淡化的抓紧淡化。"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柳北桐，就开车走了。

柳北桐知道，"收"是收敛的"收"，淡化肯定指的一些紧张的关系。几十年的交情，他们心知肚明。

他说的对，经历过那一劫，柳北桐才真正感受到了平静和安全的魅力和意境。

三月份的一个星期一，他刚到文化局的大门口，他的手机响了，是扬州的长途，一丁的。

"喂！北桐吗，我一丁。"

"你好，好长时间没有你的电话了，你死哪去了？"

"我到广东去了一趟，干了一个月私活，物质是基础啊。"

"赚多少钱？又瘦了吧？"

"别说我，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柳北桐走到院子的一个角落里，他当然知道这个"情况"指的是什么。

"弟弟放心，没什么事。"

"前天茉莉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起上次的事情。"

"茉莉？她给你打电话？你怎么说的？"

"我当然实话实说。首先我把你和小林的关系洗干净了--哦，不对，你们原来就很干净。"

"你怎么说？"

"我说小林那天太累，我们送她回宾馆，正遇停电，她只好先到桐哥这边休息一下，我在那边宾馆等电，后来又把她接了过去。"

"她怎么说?

"她半天都不吱声，后来我问她说，桐哥的伤好了吧，她居然问我在说什么，北桐负伤了吗？出什么事了？你说她是不是在演？"

"你继续往下说。"

"我说你们最近没见面啊？桐哥在扬州被小痞子给暗算了，你说他半夜去散什么步，我看艺术家都是神经病。走到旅馆门外，就被人放倒了，头被打开了个口子，牙齿也打松了。"

""她说什么？"

"她当时就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我劝她说没事，现在肯定好了，那天他身上没带钱，手机也没被歹徒发现。碰到坏人嘛，挂点彩也属正常。后来她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谢谢你，就挂了电话。"

一丁就是一丁，这件事他处理的天衣无缝，他在茉莉面前树立了一个无辜的、善良的、受到委屈而泪往心里流的男人形象，柳北桐简直有些崇拜他了。

看来这件事情还远远没有完。

果然，就在一丁来电话的当天下午，电话又响了：9638882。这是一个久违了40天的电话，茉莉的手机。

柳北桐几乎不假思索就按了不应答键。十分钟以后，手机再次响起，他再次按下。然后，他关了机。

他现在真的不想见她，第一不是时候，他的家庭已经危机四伏，他现在的最佳选择就是做一只情场上的缩头乌龟，筱晴正处于最敏感的时期，他要用行动证明他的"表现"，她每天有事没事都要给筱晴打几个电话，汇报自己的行踪。第二他现在的确没有心情，经历了扬州事件、马涛事件，他已经身心俱疲。也许茉莉真的很无辜，但现在改变他的心情已经很难。

让时间作出结论吧！他心里经常这样对自己说。

那天的会是文化局廖局长主持的，参加人员有文联主席、教育局长、各文艺单位负责人以及各创作组组长。

廖局讲完话以后，文联肖主席又讲，各有关单位领导都表了态。后来就到了实际阶段，请各创作组汇报自己的构思。舞蹈、曲艺、音乐等创作组轮流来。正当柳北桐准备发言的时候，裤带上那只汉字传呼忽然震动起来。他看都没看，伸手就把传呼关了。

上午散会后，他打开传呼，上面正是茉莉的留言：

"我一切都明白了，我要见你。"

他关死了传呼的电源。

中午他们在文化局吃的盒饭，下午还要分组讨论。他用会议室的电话给筱晴打了一个，告诉她晚上他回家吃饭，筱晴说晚上我给领导安排一个饭局，我不在那吃，安排完就回家。要不然你先带点菜回家。

他在会议室一个角落里吃盒饭，饭还没吃完，就看见那个玻璃门外有个熟悉的身影在向他招手，他定神一看，是么妹。

么妹很急，一脸汗站在走廊的暖气片旁，见到他出来，才松了口气。

"桐哥，你赶快给茉莉打个电话，你为什么要关机啊？"

第87节：醉爱(87)

"什么事啊这么急？"

"她找你有重要事。"

"看不见我在忙吗？你不要多事，这事和你没关系。"

"哎呀！你不知她多急啊，你打个电话能用多少时间？"

"好，你别问了，我立刻就打。"

"你一定要打，一定啊。"

么妹走了，柳北桐心里很矛盾。茉莉总是那么一惊一咋，可以四十天杳无音讯，也可以一个小时内发疯找你。有什么事啊，不就是听说事情真相以后内疚吗？这种创伤能是一个电话就抚平的吗？可这个电话必须回，他太了解茉莉了，接不到这个电话，她不知又会做出什么惊人的事情来。

会议室人很多，他来到艺术处的办公室，里面没人，他拿起桌上的电话就拨了过去。

"喂，我是柳北桐。"

对方已经接了，但没有应答，只有轻轻的喘息声，是她。

"我在工作，不能开机，有事请讲。" 柳北桐努力按捺自己，使自己的声音更平静柔和一些。

"我想见你。"她终于讲话了。

"我很忙。"

"我有重要事，很重要。"

"好吧，我在文化局开会。大概6点散会。"

"我去接你。"

柳北桐犹豫了一下，几乎是凭惯性说了一句："接我……好吧。"

"

三十二

从他上了车以后，他们就没怎么说话。柳北桐已经快四十多天没见她了，这之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他感到的是一种陌生，他们之间已经有了障碍，一种很深的心理障碍。一种预感提前到来了，他们到了分手的时候，无论这两年他们有着多么深刻的爱情、有多少难忘的、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故事，但那都已经成为了过去。

那天就在车上，柳北桐作出了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这个决定使他志坚如钢，这个决定像发动机一样在他耳边隆隆作响……也许这个决定来自他心灵深处家庭至上的观念，也许他脑海里还真有林如玉的身影或者是想象的空间。他把那天看成了一个可以说些绝话的机会、一个分手的机会……他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也可能是他永远的错误、是他永远的遗憾和伤痕。

一路无语。茉莉直接把车开到他们第一次约会的东湖茶社"自由时光"，仍然是上次那个房间、仍然是他们两个，但气氛已是今非昔比。

"喝点什么？" 茉莉先说话了。

"茶吧。"

他路上已经想好，今晚绝对不能沾酒，否则将前功尽弃。

茉莉没和他争，招手要了两杯乌龙。她默默地望着他，打量着他眉骨上那隐约可见的伤疤，眼睛里渐渐晶莹起来。

"柳老师，你知道我今天约你的意思吗？"

"你说吧。"

"前天我给你的朋友打了一个电话，在这之前我真的不知道……" 她低下头，眼泪簌簌流出。

"不要再解释了好吗？我知道不是你的原因，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是你的原因。但我一直认为，这一天总会到来，我早有思想准备，我是咎由自取。"

"我也不好，我真的是一时冲动……我很后悔……那天下午和他吵架以后，我开车直接就去了扬州。我不是去监督你，我是想你、真的很想你。"

" 于是，他就跟上了你，对不对。"

"是的。"

……

"你好像还提前给一丁打了个电话吧？" 柳北桐话很冷静，情绪控制的很好。

"哦，你知道了？我请他不要告诉你的。"

"你以为我的朋友都是重色轻友之徒吗？"

"你什么意思？我是善意的，我是想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的，我真的没有其它意思。"

"后来呢？"

"后来，我看到了你……我在瘦西湖的西门看到你，看到林如玉挎着你的胳膊，看到你们走进了瘦西湖度假村。"

"再后来呢？"

"我不知我应该干什么，我一直坐在车里等她下来……"

"一直？你一直在车里？你是不是神经错乱了你？"

"后来我看见一丁匆匆赶来，我知道你可能看到了车。我想立刻走，但又想证实一下她到底在不在你的房间里，她也有可能在别的房间的呀。"

柳北桐一切都明白了，但一切也都晚了。

"你为什么和钱刚吵架？"

"我们经常吵啊，那天他提到了你，说你很花，是个感情骗子，让我提防着你，我跟他闹翻了。"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事？我怎么花了？我骗谁了？" 柳北桐有些莫名其妙，他们两口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第88节：醉爱(88)

"我曾经对他说过我们的事。"

"啊？你真是不可理喻。你说什么了？"

"我说我爱你。"

"哎呦喂！"柳北桐像被烫着似的，皱着眉头叫了一声。这个茉莉真是疯了，这个世界要大乱了，这不是火上加油吗？"

小姐轻轻敲了敲门："先生小姐，你们不吃点什么吗？"茉莉幽幽的眼光试探性地看着柳北桐，像一个闯了祸等待原谅的孩子。

"不吃！"柳北桐把手一挥，把那个小姐吓一跳，一下缩了回去。

柳北桐看了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了，他想起筱晴让他买菜的事情，不可恋战，要快刀斩乱麻，尽快有个了结，他的生活、他的前途、他的家庭都不能再这样乱七八糟地折腾下去了。

"就这些事吗？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们不再提它了好吗？"

茉莉点了点头。

"还有什么事吗？"

茉莉果真没有再提什么，她默默地从她的小包里掏出一张纸，递到柳北桐面前。柳北桐把它拿过来，放到灯下，他一下愣住了。

离婚协议书！

"钱刚与妻子张茉莉因感情不和，提出协议离婚。离婚后，孩子归男方抚养。南湖住房、汽车（苏XB0008）归女方所有，男方一次性付给女方人民币1000万元……"

1000万元！对柳北桐来说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他们玩真的了，这是柳北桐一路上没有想到的。

"你这是为什么？"

"我和他从沛城煤矿开始就没有感情。这个孩子是他强迫的。"

……

"早年的那次井下坍塌，我父亲被他从煤灰中救出来，送进了医院。矿上开始时把这起事故定位为操作事故，不愿意承担责任。那时我只有16岁，我弟弟只有10岁，我妈妈没有工作，他当时也没什么钱。但他带着一伙人把矿长、院长连唬带诈全部摆平了。医疗费、赔偿金都有了着落。后来他开始做煤炭生意发了财，他实际上早把眼睛盯在了我身上。"

"这不正是知恩图报吗？"

"是的。我父母都是这个意思，当时在沛城，我父亲是个懦弱的南方人，又伤了一条腿。在那些粗人中间，就像一只羊，软弱可欺。母亲是个基督信徒，整天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困难只会向上帝求援，那几年，我和弟弟主要靠他的照顾。"

"这不是挺好吗？"

"是的，我甚至在上初中时就在考虑将来如何报答他。那时，我喊他钱叔叔，我经常到他的宿舍去，帮他洗衣服、打扫卫生，可就在我要高中毕业的那一年，他把我的所有梦想都摧毁了。"

……

"那时他已经开始做煤炭，经常喝得烂醉。有一次，他喝醉了回来，我正在他那里给他洗衣服，结果他……"

茉莉又开始抽泣。

"我知道了。" 柳北桐明白她说的是什么。

"他醒酒以后，就给我跪下了。他发誓他没有坏心，他爱我。他向我许诺，只要我同意，他立即和我结婚，结婚以后带我离开沛城。

"哦……"

"但这并不是我报答的方式，我从没想到会和一个比我大15岁的人、一个小学都没读完的人结婚。"

"那是被逼无奈了？"

"我怀孕了，就那一次，命运却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想流产，他死活求我，甚至给我许诺，我将来无论爱上谁，他都只会放

行，不会干涉。"

"最后他仍然干涉了，是吗？"

"是的。我和他结婚以后，我曾经想改变他，但都没成功。他改不掉的野性，打打杀杀的习惯一直让我担惊受怕。在东北那几年，如果不是我在中间斡旋，他可能早就进去了。我两年前从东北回来，就是想永远和他分开。"

"他不是对你很好吗？"

"仅仅在经济上。"

"这还不够吗？夫妻在一起不都是这样吗？你有充足的经济条件，自由的活动空间，你还需要什么呢？"

"你难道不知道我需要什么吗？"

"我不知道。"

"你真让我失望，我们可是相爱了两年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柳北桐当然很清楚，她需要的是爱情--她视为生命的爱情。但今晚始终在想着撤退的他，没有勇气再提那两个字，他只是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听到他在扬州对你动手的消息以后，我跟他谈了一天一夜。这次是他背信弃义，他最终答应了离婚……"

第89节：醉爱(89)

"什么时候？"

"昨天。"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什么意思？"

不能在有丝毫的犹豫了！柳北桐一咬牙把话说了出来："我跟你说过我不会离婚，我永远不会离婚！"

茉莉突然站了起来，走到窗口，打开窗子，对着夜空哈哈笑了起来，那声音怪异、已经完全失真，让柳北桐毛骨悚然。在月影的照射下，她的肩膀在发抖，身影是那样的孤单--形单影只。

柳北桐终于坐不住了，他走到她的身边，关上窗户，给她披上外衣，递给她几张纸巾。

她突然转过身，直直地望着他。

"柳北桐！我也告诉过你，我从来没说要和你结婚，你太不懂我了。而你的每一点心思我都能懂，我也理解你女儿去年给我那件礼物的含义，我永远都不会去破坏你们的家庭。"

"那你究竟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步？"

"你真的不明白还是在装？"

"不知道。"

"再说一遍。"

"不知道。"

"戏子无情！"

"你说什么？"

"你自私！我不想再见到你！"

"你说的都是真的？你不要后悔……"

"你走！你立刻走！我要一个人呆一会！"

……

柳北桐推开门走了。他真的走了、真的丢掉相爱了两年的张茉莉走了。这里离市区最少20里路，而且这里基本上没有出租车。他沿着东湖的湖边公路向市内走着，心乱如麻。他几次想回去，趴在茉莉身上大哭一场，告诉她这不是他的本意，这只是他的无奈。告诉她他对她的爱是真的，他依然爱着她、甚至超过以前。但一个声音始终在他耳边回响：柳北桐，家庭第一、保住家庭。你必须痛下决心！柳北桐，你必须停止和茉莉的交往！柳北桐，你必须给自己的生活下一剂猛药！

直到他走出几里路之后，他才感到慢慢平静下来了。他可以向筱晴说清楚了，筱晴彻底胜利了，浪子彻底回头了。

可生活之水能倒流吗？他真的能够回到过去那种平静吗？

后边来车了，一道汽车的灯光照射到柳北桐的身上，是出租车吧？柳北桐迎着灯光举起了手，但那车飞快地从他身边驶过，没有任何放慢的意思。等车过去，柳北桐才看到车尾的车号：苏XB0008。

三十三

柳北桐足足走了两个小时，当他终于走到他家的楼下时，已经是夜里11点了。他抬头望瞭望他们家的窗台，看到依稀的灯光，那不是卧室的，它来自客厅，筱晴还没睡，在等待他回来。

上楼梯的时候，他就想好了托词。进了门第一件事就是编，他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习惯。

"不好意思，和文化局几个人凑了个饭局，我没喝多少，但不好意思走啊，我们局长都没走。"

但情况并没有他预料的乐观。筱晴一脸不是的坐在沙发上，没有理他。

"又怎么了？是不是因为我没买菜？你怎么吃的啊？"

筱晴仍然没说话，看着他的眼神又出现了那种陌生的东西，一年来，这种东西已经出现好几次了，每次都让柳北桐不寒而栗。

"给你打电话，干吗关机？"

"哦……忘了，今天开会把手机、传呼全关上了，忘记了给你打过来，对不起。"

"柳北桐，你春节跟我谈了好几天，我能不能和你谈一次。"

"当然可以。" 柳北桐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特别是他已经对过去的所作所为做了了结，心里特别有底气。

"你是不是在外面认识一个女人？"

"我认识的女人多了，你说谁？"

"上次吃饭那个，坐在刘易身边的那个，姓张的那个。"

"你今天怎么想起提她？"

"她刚才打电话来，问你在不在家。"

"不会吧，她怎么会往这里打电话呢？"他说的模棱两可，他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第一次没吱声，我发火了，她把电话挂了。第二次又打来了，她说话了。"

"她说她是谁了吗？"

"没有。"

柳北桐哈哈笑了起来："那你怎么知道她是那个姓张的？"

"她的声音很特别，我已经两次听到她的声音了。"

"你怎么知道是她的声音？"

"柳北桐啊柳北桐，你别把我当小孩耍。我问你，第一次在中山堂是不是她？第二次在鳄鱼大酒店是不是她？你那天是不是和刘易临时换了位？你和你的朋友已经蒙骗我很长时间了，我们今天一定要说清楚。"

第90节：醉爱(90)

"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你凭什么这么说？" 柳北桐想起了马涛，他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出卖他？他的家庭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她已经发出最后的吼声， 一定要顶住。

"凭我的感觉，凭我和你生活了18年的感觉！ "

"她说什么？" 柳北桐拉过筱晴的手。

"滚！我特别讨厌你。你知道我想怎么说你吗？我认为你特别的虚伪！"筱晴用力甩开他的手。

"就是认识又怎么样？你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吗？"

"我以前说过，我筱晴再老、再丑，也不会允许你在外面胡作非为，我筱晴再老、再丑，也不愁没有人爱我。"

"你胡说什么？你今天怎么了？是不是有人给你撑腰了？你不是在有意闹事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到底在外面有没有什么事？我最后一次问你。"

"没有！"

柳北桐看到这个情景，不可能解释什么了。筱晴今天已经像一发就要出膛的子弹，给她解释张茉莉和他如何分手的故事等于自投罗网，今天到此结束，明天再说。

那天，他们是分床睡的，这是他们春节以来第一次分开。柳北桐那一夜辗转反侧，始终难以入睡。两个女人的脸始终在他眼前萦绕，筱晴究竟怎么了？她到底想干什么？她真的有第六感觉吗？她是不是又听到什么了？张茉莉为什么还要打电话过来？她马上要有1000万！1000万是什么概念？那是柳北桐10辈子也挣不到的一笔钱。她又想干什么？爱情？不破坏家庭，只需要爱情，如何得到？天下要大乱了，这些女人都疯了。关键时刻，柳北桐，你一定要冷静、要冷静冷静再冷静……

一点--也许一点多，朦胧中的柳北桐突然被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他一个激灵从床上坐起，抓起了分机电话。

那是一个声音很粗的男声，柳北桐几乎没有仔细辨别已经听了出来，是钱刚！

"是柳北桐的家吗？"

"你是谁？现在几点了你知道吗？"是筱晴愤怒的声音。

"我找柳北桐，请把电话交给他！"

"请你懂点礼貌，说明身份！"

"请你把电话交给他！"

"嘟……"筱晴把电话挂了。

"柳北桐！"筱晴声嘶力竭地在隔壁叫了起来。

柳北桐穿著睡衣走进了筱晴的房间，他什么也没说，就这样默默地坐在她的床头。

"他是谁？你要给我说清楚！"筱晴披头散发，对他神经质的大叫着。

"你别这样，你听我慢慢解释。"

正当柳北桐在考虑如何进行这一场艰难的谈话时，电话又一次响起。柳北桐伸手去拿的时候，筱晴已经抢先一步，把电话拿到了手。

"你是谁？你到底想干什么？"

钱刚的声音很粗很响，在这寂静的夜间，柳北桐听的请清楚楚。

"那小子为什么不接电话？请你告诉他，有人要给他长点记性。有人要砸断他的手指，让他永远不要再用他的琴来骗人。我是谁并不重要，等柳北桐给我跪下的时候，你自然会认识我的。"

"嘟……"那边把电话挂了。

筱晴和柳北桐都像木头人似的背对着坐在床上。那没有挂的电话还在筱晴手里长鸣着。

半晌，她慢慢地转过身来。

"这个人是那个女人的丈夫对不对？他是张茉莉的丈夫，对不对？"

"是。"

柳北桐已经无话可说，这个电话已经把他逼到了绝境。实际上，这个电话的的攻击力已经远远超过那次扬州的暴力，这是伤害柳北桐的最佳办法。他再没有勇气来解释什么，就这样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后来柳北桐就听到筱晴在那边打电话，好像在述说着刚才发生的事。对方好像是马涛。柳北桐已经没有心情再研究筱晴的意图，但有一点他很清楚：假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永远不会伤害他的话，那就是筱晴。因为他是她女儿的父亲，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

第二天早上，柳北桐从房间出来的时候，筱晴已经穿带的整整齐齐地坐在客厅里了。他知道，他将面临着一场艰苦的谈话。这场谈话也许筱晴已经准备了很久了。

"别担心了，钱刚那边已经没什么事了。"

"我没听懂你的意思。"

"马涛今天去找他，他向我保证他能做到，我也相信。你和张茉莉仅仅是一般朋友的关系，他会说清楚的。现在是法制社会，即使真有什么事，也有法律、有法院。"

第91节：醉爱(91)

"谢谢你。" 柳北桐很感慨，筱晴又一次扮演了他的保护神，在这危险的时候，面子已经不重要了，安全和影响对他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离婚吧。"筱晴很平静。

这是柳北桐意料之中的，也不是他的力量可以阻拦的，他们的激情、痛苦、欢乐、猜疑已经在岁月中耗尽，他们都太累了，也只有这一条路了，虽然这不是他们的本意，但时光是不可倒流的，很多事物都是不可逆转的，尤其是人的情感。这是柳北桐在这场情感的战役中最大的体会。

"我同意。"

三十四

他们是在泉山区民政局办理的手续，手续简单得惊人。那几张表上的很多空格都是毫无实际意义的，重要的话只有几句。

"因感情不和，双方同意离婚。现有住房给男方，现有存款10万元，男女方各一半。孩子现居国外，18岁之前，如需要经济上的支持，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

只用了半个小时，他们就拿到了各自的"绿卡"，离婚证书比结婚证书要洋气的多，绿色的封面象征着绿色信道，下面有几个烫金的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那是1997年4月28日，正是他们结婚18周年差3天。

走出区政府的大门，正是上午10点。春意盎然，晴空万里，大街上人流如梭。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没有人注意已经做了人生重大选择的他们。他们已经脱离了夫妻关系了吗？他们真的和18年的生活告别了吗？

走到岔路口，柳北桐停了下来。

"你回家去收拾收拾吧，需要什么你随便拿，咱那个小家你清楚，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最值钱的就是咱囡囡了。"

筱晴低着头，眼睛开始红了。

"北桐，还有一件事，我们暂时不要告诉囡囡好吗？她再过一年就18周岁了，到时再告诉她也不迟。"

"好的。如果她打电话过来，我就说你出差了，让她打你手机。"

"没人照顾你了，你自己要关心自己，需要我的帮助就给我打电话。少喝点酒……"筱晴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相识是缘分，分手是缘分已尽，再过三天就是我们结婚18周年了，但我们的缘分就差这三天。我会珍惜自己，你嫁给我这么多年也没享什么福，却为这个家庭付出这么多，我真诚地说一声：谢谢。"

"我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你会和马涛走到一起吗？"

"不知道。但我永远不会再结婚了。我希望你能结婚，再成立一个家庭 。"

"为什么？"

"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特别是你这种男人。"

"我这种男人是什么样的男人？"

"一个不适合独身的男人，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男人，你永远是个大孩子。也许这正是你比较吸引人的地方。你的浪漫和激情已经伴随了我20多年，说句真话，我值了。你以为我会喜欢马涛吗？会爱上他吗？不会的。他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但并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你却恰恰相反。"

"可爱却不可靠？" 柳北桐好长时间没听她说这样的话了。

……

筱晴脸上出现了很长时间没有过的红晕，笼罩在她眼睛里几个月的阴郁和陌生都不见了，那眼神朦胧中还有些羞涩。太奇怪了！柳北桐恍惚又见到了年轻时的那个筱晴。

"筱晴，你错了，我是非常珍惜这个家庭的。我有我的弱点，但任何时候家庭都在我的心中没有动摇过，那天晚上，我原来想给你好好

谈谈，但你没给我机会。也正是那个晚上，我刚刚和张茉莉分手，我是为了家庭和她分手的。"

"你为什么不早说？"

"没来及。"

……

"北桐……"

"筱晴……"

默默无言两眼泪--他们轻轻地拥抱了……

在他们二十多年的恋爱和生活中，他们拥抱了无数次。有青春期那激动人心的第一次拥抱、有在床上那赤裸裸的充满爱欲的拥抱、也有吵完架和好以后那种忏悔式的甚至流着眼泪的拥抱……而今天，他们的最后一次拥抱竟在这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柳北桐轻轻把她揽在怀里，用手轻轻拍着她瘦削的肩膀，她把头搭在他那熟悉的胸前，热泪滂沱……

与其说这是拥抱，不如说是在举行一个简单而又永远的告别仪式，他们的彼此熟悉的身体几乎没有接触，他们在那一瞬间都明白了一个道理：永别了、他们真的和他们18年的婚姻永别了……

第92节：醉爱(92)

他们心中都有几多遗憾，但大势已去。有些解释不了的问题也许只能用"命"或"缘分"来解释了。如果时光倒流，允许他们重新来一次，他们也许会处理的更好一些、他们会学会珍惜、他们也许真的会白头到老。但生活是不能重来的，每个人只能有一次。

三十五

那天他们从区民政局分手以后，柳北桐就和组委会几个人去了教育局所属学校去看他们准备的合唱和歌舞。下午又去电视台去听录音，那是他们创作组新来的孟星创作的开场合唱《母亲》首次录音，准备送省参加省电视台庆回归节目预选的。孟星是中国音乐学院新分到他们单位的大学生，小伙子才华横溢，二十多岁已经有好几首曲子上了省台和央视，这次是局长专门点将，推荐他参加创作组，后生可畏，柳北桐已经感到了压力。这段时间他心思都放到家里了，那首声乐套曲到现在还没有轮廓。原来他打算春节后立即动手的，但生活中一件件突发事件完全打乱了他的时间表。

晚上，文化局刘建副局长在电视台附近的老汤馆请他们创作组吃饭，刘局表扬了孟星，说他给活动贡献了一个开门红，大家都要抓紧了，时间已经不多等话。柳北桐知道这话有些点他，但自己确实拖沓，心里发虚，也就只能装糊涂了。那天他脸色苍白，眼袋有些肿，一看就是没有休息好的样子，嘴上在说话，但思想总是不太集中。

8点多，他们就散了场。刘局要送他，被他谢绝了。因为他家就在附近，他就这样溜达着回了家。

这套房子，是文化局宿舍，房改以后，他们还没来及把它买下来。几天前，柳北桐曾经想把房子留给筱晴，自己搬出去，她没有同意，她的理由是这套房子离柳北桐的单位很近、另外房子的产权还属于文化局，她住不合适。她可以临时住在公司里，他们公司正在盖房子，明年就差不多了。

打开那扇熟悉的门，家里一切如旧。

筱晴走了，比柳北桐想象的要果断的多，她没有带什么东西，只是把她的衣服拾了拾，就离开了他们相依厮守了18年的小窝。临出门时，她还把钥匙放到了客厅的茶几上。

柳北桐呆呆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脑子一片空白。这三间房子少了筱晴显得那样空旷。这里再也不会有人争吵，有人唠叨，他再也不会担心有人监听他的电话，回家再晚也不必担心有人生气，再也不需要编一些理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寂静、一种寒彻入骨的寂静，他觉着空气中都有一种静出来的声音在他耳边嗡嗡作响。他打开电视，又立即把它关上。他把大门反锁上，把每一个房间、甚至卫生间都检查了一遍，仍感到心里不太踏实。最后他把厨房的门、晒台的门、囡囡和他卧室的门都关上，只留下客厅和书房这两个空间，但仍然赶不走那种陌生的空旷感。

实际上以前筱晴经常出差，他也是一个人在家，但从来都没有这种感觉。他甚至感到那是一种自由和放松。但现在不同了。不是彻底自由了吗？他为什么却有一种失去自由的感觉呢？

客厅里的那部常常招惹是非的电话没响过一次，安静得像个摆设。他的所有亲朋似乎都把他遗忘了，没有一个人关心柳北桐在干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柳北桐正在期盼着他们之间任何一个人的电话。

他走到书房的钢琴旁，轻轻地按了一个和弦，那突发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这架钢琴不是音量很小吗？打开他放在钢琴上的五线谱本，那是他准备写的套曲草稿，他愣愣地看了一会，又把它合上，回到客厅。

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在精神上对这种生活没有任何准备。他甚至还有一种错觉，筱晴只是暂时离开了，她很快还要回来。但茶几上那串钥匙却又一次次提醒他：筱晴不会再回来了，她已经不是你的妻子。她已经没有这个门的钥匙。这套房子里只有你一个人。

大概10点多，那部沉寂的电话终于响了，他扑过去把电话抓起来，里面是一个刻板的语音提示：您的电话已欠费、您的电话已欠费……

一夜无眠。楼上老李家的水管子可能漏了，那清晰的滴水声在柳北桐耳边滴了一夜……

那几天，他关掉了所有的通讯工具，把自己关在家里，他翻出了他和筱晴在大学时代的所有信件和他们照过的许多照片，他甚至可以清晰地想起每一封信的背景和来历，每一张照片所发生的故事。

有一封信是筱晴在大学四年级写给他的：

"桐桐，我的"老朋友"还没来，已经过了两个星期了，我不相信我们这次真的要失误吗？这个月不就那一次吗？他（她）真的会提前来吗？人家都说第一个孩子最聪明，我都想好了，明天我去医院，如果真有了，我就拼了，反正我们都快毕业了……

接到这封信，他没有任何犹豫，当夜坐车回了家，他不能这个时候不在筱晴身边。第二天，是他陪筱晴去的郊区一家医院，正当他们鬼鬼祟祟挂号时，筱晴突然把他拉走了，他左右环顾以为见到了什么熟人，没想到筱晴趴到他耳边说来了来了，他说谁来了谁来了，筱晴说你傻瓜呀是"老朋友"来了……哎呦喂！看着筱晴冲向厕所，他真有些傻了。

后来有了囡囡以后筱晴给他说，如果那次真有了一定是个男孩。他说你怎么能知道，她说我有预感，我妈我姐我姨都是"老朋友"过后第一次就怀孕，都是男孩，柳北桐说行了行了，你们家的繁殖能力也太强了，给我三个男孩我都不会换囡囡一个。她笑了，说那当然了。

他自己给自己倒了一大杯酒，一饮而尽。无论筱晴将来如何，无论他自己将来如何，都不应该遗憾了。他们虽然没走到头，但青春无价、青春无悔，他们彼此已经将自己最珍贵的那一段青春时光献给了对方……

有一张照片是四个人照的，除了筱晴抱着不到一岁的囡囡之外，还有他和一个农村姑娘，那姑娘叫传凤，是筱晴的亲戚给他们找来的保姆。那女孩只有十七八岁，山东人。他们那时刚刚工作，筱晴甚至还没有转正，都是几十元的工资，没有住房，临时住在大沙河边两间租来的农房里。传凤那孩子很义气，她看到他们家的情况后就表示不要工钱，有口饭吃就行。感动的柳北桐每天下班后都到大沙河边去钓鱼，晚上拿个手电筒到河边去照田鸡，变着花样给她和筱晴弄点野味吃。

那张照片是在出租屋的院子里照的，那几天柳北桐和单位几个人到县里采风，回到家里才发现那天是三八妇女节，他什么礼物也没有。他灵机一动，说今天是你们三个妇女的节日，作为当家的也没有什么拿出手的礼物，就给你们表演一个节目吧。

他搬出了几张凳子放在院子里，请她们坐好，然后用《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曲调即兴编词，献给她们三位"妇女"。

"世上只有妈妈好，囡囡的妈妈好中好，

为了宝宝不转正，为了宝宝睡茅草。

世上只有宝宝好，筱晴的宝宝好中好，

多呆娘肚一个月，脐带绕脖不哭闹。

世上只有小妹好，筱晴的小妹好中好，

照顾囡囡不收费，这样的小妹哪里找。"

他边唱边跳，用手指轮流指着她们三个观众。把她们笑的前仰后合，后来筱晴掉了眼泪，传凤也跟着抹了起来，只有不到一岁的囡囡抓着小拳头对着他大叫，好象知道爸爸在说她。

他找来房东，用单位采风的相机在院子里帮他们照下了这张照片。

沉浸在往事中的柳北桐又喝了第二杯酒，喝了10多年酒的他这是第一次自斟自饮，他有一种预感，筱晴肯定忘不掉这些，她会受到记忆的折磨。她的心情可能还会变化，事情还没有完。

有家的时候往往感觉不到家的温馨和珍贵，而一旦失去，那每一件往事都会成为你心头的隐痛。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从来没有这么仔细地回忆那似乎很平凡的过去，可现在那一幕幕竟如在眼前一样清晰，是那么生动、亲切、自然、珍贵……

结婚、离婚，这是窗外的世界每天都在上演着的悲喜剧，但许多人都不知道，离婚也需要心理素质，素质差的不要铤而走险，它会使你的心灵落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有时是很难自拔的。

很快，他醉了。